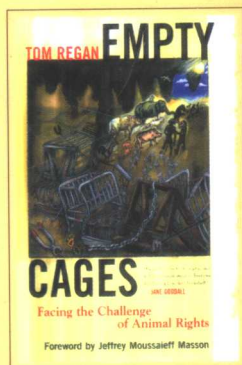


© 莽萍 主编

Animal Ethics Series

护生文丛



打开牢笼 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

汤姆·睿根 著
莽萍 马天杰 译

EMPTY CAGE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ANIMAL RIGHTS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护生文丛

莽萍 主编

打开牢笼

——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

汤姆·睿根 著

莽萍 马天杰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开牢笼：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 / (美) 睿根著；莽萍，
马天杰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3
(护生文丛)

ISBN 7-5620-2713-7

I.打... II.①睿...②莽...③马... III.动物-权利
-研究 IV.D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826 号

* * * * *

书 名 打开牢笼
——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

出 版 人 李传敦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本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20-2713-7/D·2673

定 价 28.00 元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电 话 (010)62229563(发行部) 62229278(总编室) 62229803(邮购部)

电子信箱 zf5620@263.net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发现缺页、倒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社法律顾问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打开牢笼: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

Empty Cage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Animal Rights

by Tom Rega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Rowman & Littlefield, Lanham, Maryland U. S. 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owman & Littlefield, Lanham, Maryland U. S. A.

首次出版于美国

经许可方可重印,所有权利保留。

致所有躊躇不前者

吾人如何对待其他生灵，乃吾等每人每日撰写各自墓志铭的别种方式——携入此世光明与生命或黑暗与死亡之讯息，或益其欢娱，或增其绝望。

——Matthew Scully

要立场鲜明。中立帮助压迫者，而绝非受害者。沉默鼓励施虐者，而非受虐待者。

——Elie Wiesel

没有人有权利裹足不前，徒发悲叹。这里大有可为。

——Dorothy Day

总序

1975年,一位名叫彼得·辛格的哲学家出版了一本有关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人与动物关系的书,书名是《动物解放》。这本书的出版不但在伦理学、哲学和其他领域激起波澜,而且引发了意义深远的社会运动。

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世界上不同文明和宗教各有其对动物的思考。在现代社会,由于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也由于工厂式密集饲养动物,以及在科学实验中广泛使用动物和把动物用作娱乐工具等现象的出现,人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求人们对人与动物关系问题做出新的思考。《动物解放》就是这一思考的一个结果。而它之所以引人注意

和特具影响力,就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从伦理的角度,有力地揭示出人对动物的剥削关系,指明人类的“物种歧视”偏见对动物造成的持久伤害。他的书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具有某种深刻的道德含义;而动物的活法,动物的命运,与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密切相关。

从那以后,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在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之外,又出现了动物权利理论和动物福利理论;在世俗的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考量之外,又有神学的动物福利和权利理论。在这个主题下面,人们不仅重新探究和诠释传统;并对以往支配我们行为的道德、法律和文化理念进行反思。新的思考促成了新的观念和态度,并影响行为,引发社会运动、制度变革和新的生活方式。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业已对人类的道德和生活世界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就是这一历程的一部分:它反映这一历程,同时也参与了这一历程。

何为动物福利?动物权利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讲动物福利?动物权利的根据又在哪里?这些问题听上去似乎有点陌生和遥远,其实距离我们很近。难道我们的生活能够须臾离开动物?难道我们的经验中不是充满了与动物有关的内容?即使我们不曾有意识地思

考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行为不是依然受到某种动物观念的影响和支配?我们的这些观念和和行为不是依然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动物们的命运?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置身事外,拒绝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更不能闭起眼睛,无视我们自己对其他动物的责任。

读者们可以透过这套丛书来了解和思考上面提出的问题。这里有关于动物权利问题的哲学思考,也有从日常经验出发对动物问题的探究;有围绕人与动物关系问题展开的道德推理,也有对于人类社会中动物之道德和法律地位的反思;有从伦理学甚至神学方面入手对动物福利和权利观念的思考,也有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动物福利法的介绍和评述,有对动物福利政策和实践方式的简明扼要的阐述。

读者们一定会注意到,这些书的作者在国别、肤色、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迥然不同。共同的关切和目标令他们走到一起:那就是对人类的动物伙伴之命运的深切同情,和为让牠们获得人类的同等道德关切所做的不懈努力。无论这种同情和努力涉及人群的范围有多大,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超越古今,渊源久远,跨越了不同的文明、宗教、社会和人群。这些正是其生命力所在。

当然,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动物的道德地位问题,也像其他许多棘手的政治、伦理和社会问题一样,既具挑战性,又难获得共识。围绕动物权利思想所进行的论辩就很能够表明此一问题的复杂性。不过,平等而理性的论辩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去除自以为是的态度和傲慢心态,不管这种傲慢态度是来自知识上、道德上还是物种上的优越感。本丛书收入动物权利观点代表人物、哲学家汤姆·睿根(又译雷根)与其批评者卡尔·柯亨合著的《动物权利论争》一书,就是为了让读者在了解相关争论和论点的同时,也了解对棘手的伦理和社会问题进行平等、理性的思考和对话的意义。

本丛书取名“护生文丛”,其意有三。其一,爱护动物,尊重生命,这不只是现代人的主张,也是见于世界上所有伟大文明的传统和实践。“护生”二字正可以表明此一伟大传统的深厚与久远。其二,“护生”传统虽然可以藉诸如动物福利思想或动物权利观念而得到发展,但是“护生”的理念和实践却不会囿于任何一种具体的理论。“护生”是一种伟大的情怀,一种责任意识和超越个体乃至物种之私的善,就是凭借这种伟大的情怀、责任意识 and 善,古人、今人和后人才能够不断超越一己之私,把爱与道德关切扩展到更广大的范围。其三,“护生”二字首先让人想到佛教的教义,想到佛陀的慈悲胸怀。这

种辞源上的联想向我们昭示了一种我们的先人曾经参与创造过的传统以及与之相伴的责任。我们今天正面对并且要担负起同样的责任。

今天的世界,通讯发达,沟通便捷,但是真正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与合作其实并不易得。编辑和出版这套小小的丛书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在编者与著者、译者、版权持有人、出版者和一些关心这一事业的个人和团体之间,有无数次的联络、讨论和意见往还。正是因了所有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理解、热情、慷慨和远见,这一小套丛书今天才能够顺利同读者们见面。编者在这里却无法一一表达对他(她)们的谢意。首先要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钱永祥先生。他对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问题的关切和对该领域前沿问题的了解使编者受益。感谢莽伟时先生。他总是及时地从“亚马逊”网上书店为编者邮购所需要的英文书籍,尽管他所工作的那家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的自然观恐怕与编者的并不相同。感谢梁治平先生,没有人比他为促成和改善这套丛书所花费的精力更多。此外,也要感谢“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的苏佩芬女士和“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的李博先生。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为编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当然,我也要特别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李传敢先生、社长助理张越

女士和编辑们,没有他们的耐心和坚定不移的支持,这样一套丛书就不可能面世。

我希望并且相信,这一小套丛书的出版可以引发人们内心深处对于动物以及人与动物关系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莽萍

2005年初春于北京奥运

前言

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

你手里拿着的这本书,依我的看法,是所有谈论动物权利这一主题的书中最最好的一本入门读物。汤姆·睿根清楚地阐明了动物权利意味着什么和应该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没有人比他贡献更大。作为数十年来公认的动物权利运动的哲学代言人,汤姆·睿根的观点,在激进这个词的本意,即“直抵根本”这个意义上,一直是激进的。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够基于纯粹的道德理由谴责任何动物试验,无论这些试验被认为对人有什么好处。我全心赞同这一立场,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由汤姆·睿根最雄辩地予以阐述的立场。

汤姆·睿根关于动物的哲学,其核心思想是原创性的。它并不依据已有的哲学体系,也不附着于功利主义学说或者任何其他传统的观点。它是一种头脑与心灵独特组合的

产物。正是这一点使得汤姆·睿根受到那些关心动物的人们的爱戴,也正是这一点令本书如此令人振奋。这本书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刻的思想,其阐述清晰而简洁。尽管本书出于一个哲学家之手,但是读者无须哲学学位就可以理解和欣赏这部力作。

动物权利运动中也许是最著名的(也理应如此)说法很久以前由伦理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问题不在于‘他们(动物)能说话吗’,或者,‘他们能推理吗’,而在于‘他们能感受痛苦吗’”?汤姆更新了这一说法: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生命主体”。汤姆增加了同样重要的内容,而在汤姆系统阐明这些内容之前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问题不只是动物能否感受到痛苦,而是他们是不是生命主体。这是那些在你读过很久之后还能在你心中萦迴的说法之一。开始了解这一思想,你会意识到你正面对一种全新的观念,一种潜在地改变生命的洞见。动物有过去,有故事生平。他们各有其历史。貂和熊,大象和海豚,猪和鸡,猫和狗:每一种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东西。

想想这些含义的意味吧:动物有妈妈和爸爸,通常也有兄弟姐妹,有友情,有童年期,青年期,成熟期。他们经历生命的循环,其方式与人类的正相仿佛(精神分析学家 Erik Erikson 因描述人类生命的这些阶段而著名,但是这些阶段

在动物的生命中同样重要)。此外,正如汤姆所说(这是另一个萦绕人心、考验良知的发人深思的表述),动物生存状况的好坏,取决于人是否在乎这一点。

汤姆的反对者经常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事情能让一个动物幸福。胡说!再没有什么事比这更容易了。母牛要活着,要哺育小牛,要在充满阳光、煦风和其他各种自然物的自然世界中漫步。一头母牛做了所有母牛依其本性所做的事情,她便是幸福的:有牛伙伴、家庭和生活,而不是死亡。这就是一头母牛想要做的;这就是令一头母牛幸福的事情。想一想发生在动物生活中最糟糕的事情会是什么,你知道,那就是受到折磨和过早地死去。所以,汤姆的哲学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一定要让动物免受不自然的、不必要的或者并非基于仁慈考虑的死亡。

领会了汤姆简单陈述中的所有复杂层面,你会意识到你正经历着一次智识的航行,它会把你带到那些你也许从来没有想要去的地方。你将面对一些你也许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就好像我读完汤姆的书后所感到的那样。在仔细研究之后,我的家人发现,沃尔沃旅行车(Volvo Cross-Country)在儿童安全保障方面是最好的(我们有两个小孩子)。但在我住的地方(新西兰),沃尔沃车全都配有皮座。如果我可以为了我的车而牺牲十几头母牛的生命,我如何能够认真看待汤姆的见解?不可能。对我来说那是不可能

的。

或者想想鸡蛋吧：产蛋鸡是怎样被对待的？我能在多大程度上信赖那些靠销售鸡蛋获利的人的说法？它们究竟是母鸡的蛋还是养鸡人的蛋？如果我认真看待汤姆的见解，而我买了鸡蛋，那些我并无迫切需要的鸡蛋，岂不是支持了那种因为一些鸡下蛋不够快就杀死她们的习惯做法？人怎么能为恐吓和杀戮无辜动物的行为辩护？如果母鸡是生命主体，我的决定是在表明对她们的尊重吗？如果她们的生存状况好或差，我的决定是在帮助还是阻碍她们的福利吗？关于鸡蛋就有这么多问题。

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是汤姆第一次使我意识到，夺去任何一个动物的生命都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不容轻忽。我们不能躲藏在语词的后面，或者试图通过以含混模糊的语词谈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来掩盖这些事情的真意。今天，甚至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美国人就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一面在谈论着震慑、敬畏和法令，一面在屠戮人民。在这本书中，汤姆解释说，我们必须使用人人都理解的语词，而且以这些语词一贯被使用和理解的方式来使用这些语词。他绝不允许我刚刚提到的那种含糊其辞，尤其是那些躲藏在“人道对待”和“负责地照顾”等修辞后面的虐待动物者所做的虚饰。汤姆不断地唤起我们回到自己最好的本能。

我确信,动物,所有的动物,都像人一样能够感受到爱。我知道汤姆会同意我的看法。这里就是他的书,一本缘爱写成的书。它要求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但这要求是彻底而决绝的:在我们努力以相互尊重的方式生活的同时,也去过一种尊重动物的生活。去读这本书,看看在放下它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相信,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这种要求对于我们星球的存亡乃是最好的希望。

目录

总序/1

前言 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1

序言:猫/1

第一部分/普通的美国人

第一章 动物权利论者究为何人/11

第二章 你如何成为一个动物权利论者/31

第二部分/道德权利:何为道德权利以及 道德权利何以重要

第三章 人权/57

第四章 动物权利/83

第三部分/言与行

第五章 我们跟爱丽丝学什么/121

第四部分/变形

第六章 变动物为食物/135

第七章 变动物为衣物/169

第八章 变动物为表演者/199

第九章 变动物为竞赛者/225

第十章 变动物为工具/254

第五部分/齐心协力

第十一章 “是的……但是……”/289

结语:那只猫/317

致谢/320

注释/324

索引/353

关于作者/384

译后记/386

序言:猫

几年前,HBO 电视网播出了名为“爱或杀戮:人对动物”的节目。它讲述了一个吸引人但同时也令人不安的关于不同文化以不同方式对待同样动物的故事。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片段向观众展示了一个东亚小镇里的晚饭。你知道在一些美国餐馆顾客们怎么选择活的龙虾或活鱼?以及在那之后动物怎样被杀死,然后大厨烹出一顿顾客选择的菜肴?在这家中国餐馆,除了菜单不同,其他事情是一样的。在这家餐馆,顾客在活的猫和狗中选择。

录像带慢慢地播着。我们先是看到饥饿的顾客挑选那些被拥挤地塞在木笼中的猫和狗;接着看到他们在讨论;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做了选择;最后,我们看到一个男人(我想是厨子),用一个长铁钳,从笼子里猛地拉出一只毛茸茸的白猫,急急地放到厨房里。下面的事情读了会让人不舒

服,所以读者可以自由地跳过下一段。

在白猫的抓挠和吡叫声中,厨师用铁条数次击打她的头部。现在,抓挠和吡叫更厉害了,她被突然地浸入一个沸水盆中大约十秒钟。一从沸水中取出,趁她还活着,厨师迅速地一撕就把她的皮从头到尾地剥去。然后,厨师把那只气息奄奄的动物扔到一个大石桶里(由于镜头拉近了),我们看着她越来越困难地慢慢吞咽,她的两眼变得迟钝,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她溺死了。这整个过程,从选猫到猫死,花了几分钟。菜被端上来,食客们立即大嚼起来,他们向厨师道谢,称赞他手艺好。

2 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从未受到过如此震撼。我完全陷于失语状态。像许多人一样,我已经知道韩国和东亚某些国家的一些人吃猫吃狗。录像带没有告诉我任何新的关于饮食习惯的事实。对我来说是新的东西,令我感到大为震动的事情,是看到这件事是这么做的,是目睹了这整个过程。看着那只猫所遭受的可怕打击和痛苦对我是毁灭性的。怀疑和愤怒交织的情绪在我胸中涌起。我想要大喊:“住手!你们在干什么!住手!”

但是,使事情更糟的,至少对我来说,是那些人如何行事。对他们来说,这一切不过如此普通,如此平常,如此不值得关注。食客们说“我们晚饭要吃这只猫”,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要吃卷饼加咖啡”一样。厨师呢?那个厨师原本可以对那只猫的命运多一点关心。但在他那里,那只可怜的动物大概也只是一段木头罢了。我从未见人面对动物的痛苦和死亡表现得那么无动于衷、那么怡然自得、那么漠不关心。我想许多人看了这个片段都会像我一样问自己:

“这个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

不同的版本

在第一次看了“爱或杀戮”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就刚才描述过的这节场景想象了几种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除了狗和猫被装在更大的笼子里而不是挤在一起，一切都同原来录像中的一样。我问自己，“把他们的笼子做得更大会使我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吗？我会说‘好吧，既然那只猫住在一个更大的笼子里，我就不再反对发生在那只猫身上的事情了’？”我的回答总是一样的。我仍然反对那样对待猫。

第二个版本：除了让猫住在一个更大笼子之外，厨师也小心地处理那只猫，并且为她注射一针硫喷妥钠来结束她的生命，这样从表面上看，她死得很平静。在这些改变之外，录像中的其他一切都不变。我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这些改变使我的想法改变了吗？我会说，‘好吧，因为猫住上较大的笼子，被小心地处理，并且平静地死去，我就不再反对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我的回答总是相同的。我仍然反对那样对待猫。

这意味着我所想象的那些变化跟原来的情形一样糟糕吗？不。大一些的笼子比小一些的好。轻柔地对待比暴力对待要好。尽管如此，当那毛茸茸的白猫被当作晚餐杀死和剥皮，即使她被装在稍大的笼子里，没有遭到过度的痛苦，我仍然要大喊（或至少要恳求）“住手！你们在做什么？住手！”我禁不住要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中国

人和韩国人,都会赞同我的意见。

动物权利论者

基于我在本书第一部分解释的原因,像我这样的人(即相信动物权利的人)感受鹰和大象、猪和海豚的方式,与大多数人感受猫和狗的方式一样。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动物权利论者(ARAs)并不是想让猪睡在我们的床上,或者让大象坐在我们的车里。我们并不想把这些动物变为“宠物”。我们要求的是更简单的事情:我们只是要人们停止残害动物。

为什么动物权利论者这样考虑问题?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信仰和价值?没有一个适合全部答案的回答。动物权利论者从不同的路径到达相同的目的地。对非动物权利论者来说,重要的是对动物权利论者有所了解;这会增加文明地讨论问题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讲到其他人生活经历的同时,我也要谈谈自己的生活历程。

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十分曲折。我成为动物权利论者的部分原因是我研究哲学。当我在别人那里发现清晰、有力、合乎逻辑和合宜的思维,我的老师们便教导我要珍视这种思维,并且激发我(天哪,那是怎样的挑战!)使我自己的思维达到这些极高的标准。这就是三十多年来我怀着对他们的无声的敬意力图在哲学写作中做的事情。

我知道有一种关于动物权利论者的老套论调,它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描写成情绪冲动的人,不会承认对自己不利的逻辑论证。我会在本书第一章讨论这种和其他关于动物

权利论者的神话的来源。这里只需表达我的希望：了解了我的生活经历将有助于破除这一套陈词滥调。有一种支持动物权利论者信念的强有力的合乎逻辑的哲学，一种公平对待那些与我们见解不同的人的哲学。在本书第二部分，我尽我所能去解释这种哲学，并尽可能清楚简单。对于那些想要通过抽象的哲学方式做进一步思考的人，不妨从本书的姐妹篇《动物权利，人的错误：道德哲学导论》开始，在那本书里，我通过批评性地检视各种不同的道德理论来为动物权利辩护。

解释这个哲学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讨论另一个关于动物权利论者的神话，即我们是厌恶人类的人。我们或许爱动物，但是，哎呀，我们厌恶人类。我成为动物权利论者的生活经历说明这种说法与事实相距有多远。如果我不是首先成为人权的拥护者，特别是对那些缺少知识和力量去主张自己权利的人（比如特别年幼和老迈的人），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动物权利论者。动物权利论者不会厌恶人类。怎么会呢？我们将来可能取得的任何成功都要求那些与我们共同拥有这个脆弱的地球的其他人的合作。在为动物权利所作的努力中，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同盟者，而他们的尊严和权利也得到动物权利论者无保留的支持。

更多的版本

我在前面描述了关于那只猫的片段的两个版本。这里是另外一个版本。版本三：发生的事情与原录像带播出的完全一样，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面对厨师并指他犯了残

酷罪。他对我把他想得那么坏而感到震惊。他坚持说他对待他的猫和狗是“人道的”，并且“恰当地照顾了他们的福利”。我说，“你不是认真的！”。他说，“我是！”

对这种意见不合我们要说些什么呢？我们应该说那位厨师人道地对待那只白猫了，因为他说他是这样的？说他对那只猫的福利尽到了适当的关照，因为他是这样说的？我不这样看。人道不是出于一厢情愿的看法。那个厨师做了非人道之事。这是一个存在于世上的客观事实，而不是对于世界的主观设想。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的观点，考虑一下这个场景。版本四：每一情节都与原来的录像相同，除了一点，厨师抓到厨房里的是你的猫。你马上会说，“是的，厨师确实人道地对待我的猫；毕竟他说他是这样做的。”你甚至马上梦到他说了这样的事。好吧，非人道对待没有成为人道对待，就因为另外某只猫正在被杀死。如果厨师说他人道地对待猫，我们说“不，你没有”当然是对的。

我列出上述第四个版本的理由与一个中国厨师可能要说的没什么关系，而与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代表们实际上说的话大有关系。（我在本书第三部分检视他们的论调）。就像在上面的第三个版本中的厨师一样，比如肉品行业和灵猩犬竞赛业的代表们说他们的行业总是人道地对待动物；说他们总是对动物福利予以适当的关照。但是在我们证实了（在本书第四部分）这些行业对待动物之糟糕正像那个中国厨师对待猫一样（如果不是更坏的话）之后，要再相信这些行业的代言人就很难了。

我相信，有些人会怀疑我上面所说的事情的真实性。

那些行业对待动物肯定不像那个中国厨师一样糟糕(更不用说更坏了)。我一定是在夸大其词。不过这些是真实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与动物怎样被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对待相比较,尽管行业和政府保证情形完全相反,那只毛茸茸的白猫算是幸运者之一了。

本书的限度

我在本书第四部分的讨论主要限于美国的情形。尽管我很愿意能对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如何在全世界活动也加以讨论,但是本书篇幅的限制和我知识的有限使我不能这样做。然而大体而论,我认为这些行业在其他国家怎样做事与他们在美国如何行事没有很大不同。自然,有时有些地方的有些动物或许受到较好的对待,正如有时候有些地方的有些动物遭到更坏的对待。但是,作为一般规则,我并不认为一个国家同另一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和系统的差别。不管是不是真的如此,读者可以通过查询 [www. tomregan-animalrights. com](http://www.tomregan-animalrights.com) 上的相关国际信息作出判断,这个网页上有与本书讨论的主题以及一般地同动物权利问题相关的各种资源。

第二重限制也应指出。人们用如此之多的方式剥削如此之多的不同种类的动物,以至于本书不可能论及虐待动物的每一种形式:有组织的斗狗、捕鲸业、美国野马的悲惨境遇、海牛保护、“现代的”动物园的不合时宜、路边动物展演的野蛮、偷猎非洲野生动物、斗牛。动物在宗教习俗和节庆的名目下所遭受的许多痛苦,我们不难列出一个长长

的被省略的名单。

6 我不打算浮光掠影地讨论许多做法,而是要深入地描述几种做法。想要寻找更多的信息——关于本书讨论和未讨论的问题——的读者,可以在前面提到的网页上找到。同一网站上的其他资料包括那些表现其他动物的美丽与尊严、温雅和神秘的图片和录像。此外,这些资料中有些(那些尖锐的图片)真实地描述了动物在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那里受到的对待。预先警告(你可以选择看或不看这些资料):这些视觉资料没有想掩盖或减少悲剧事实。几十亿动物生活在悲惨不幸之中,并在人们残酷的无情掌握中死去。这些是痛苦的事实,但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动物权利论者面对的一个挑战是,让隐蔽的事实现身;否则,人们就无法完全了解比如他们盘中的肉或是他们身上的羊毛的历史。在这方面,“尖锐的”图片和录像具有基本的教育功能。

最后一个版本

在结尾部分,我描述了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版本,我们在那里最后一次回到那只猫。在那之前的第五部分,我探讨了人们因动物权利论者而转变的各种方式,并且试图对这些路径有一个合理的观察。如果只有极少的人想要把动物权利的目标变为现实,动物的未来便是黯淡的。像其他社会正义的倡导者一样,动物权利论者们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的希望是,人们不要让一小部分动物权利论者的自以为是、无畏和暴力妨碍他们自己成为动物权利论者。

第一部分

普通的美国人



第一章

动物权利论者究为何人

动物有权利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有时候，人们有不同的回答是由于对事实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一些人相信，猫和狗，鸡和猪，不能感受任何事物；另一些人则相信他们可以感受。有时候，人们有不同的回答是由于价值判断不同。比如，一些人相信动物在人的利益之外没有价值；另一些人则相信有。这两类分歧自然都很重要，我会在后面逐一讨论。与这两种分歧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没有一个触及一个更基本的分类渊源，而这关系到动物权利观念本身。

有些人认为动物权利观念与善待动物同义。既然我们

应该善待动物,那么显然可以推断:动物拥有权利。或者,有些人认为动物权利意味着避免残酷。因为我们不应该残酷对待动物,所以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动物拥有权利。既然有了这样两种理解动物权利的方式,为什么这种观念在动物权利论者及其反对者之间还有如此大的争议,这一点难以解释。

倡导者和反对者所陷入的激烈甚至经常是辛辣的争论告诉我们,这些熟悉的思想方式(我们应该善待动物,我们不应该残酷对待动物)没有捕捉到动物权利的真实含义。它的真正含义其实既简单又深奥。

动物权利为一简单观念是因为,在最基本的层面,它只意味着动物有权受到尊重的对待。其为一深奥观念是因为它的含义影响深远。影响有多么深远?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我们学会尊重动物,世界将会被怎样地改变。我们将不得不停止为了肉类而饲养他们。我们将不得不停止为了皮毛而杀戮他们。我们将不得不停止为了娱乐而训练他们。我们将不得不停止在科学试验中使用他们。

每一个事例都说明同样的道德逻辑。当我们了解人是怎样地剥削动物,就会承认,动物权利要求的是废止剥削而不只是改革。只是善待动物还不够。只是避免残酷对待动物还不够。不论我们为了吃、穿、娱乐还是学习而剥削动物,动物权利的真实含义都要求放空笼子,而不是扩大

笼子。

不真实的标签

反对者认为动物权利是一个极端的观念，他们常常把“极端主义者”的标签钉在动物权利论者身上。了解这个标签是怎样被用为夸张的工具以阻碍充分和公平的讨论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机会进行充分和公平的讨论。

“极端主义者”和“极端主义”是极其含糊的词汇。在一个意义上说，极端主义者是那些为促成其目标不择手段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摧毁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的恐怖分子是极端主义者；他们乐意尽一切可能来促成他们的目的，哪怕这意味着杀死数千无辜的人。

动物权利论者 (ARAs) 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极端主义者。让我再重复一遍：动物权利论者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极端主义者。甚至最强硬的动物权利倡导者（比如动物解放阵线“Animal Liberation Front, ALF”的成员）也相信，可以动物解放之名去做的事情是有绝对的道德限制的；有一些事情是决不应该做的。比如，动物解放阵线反对打猎，更不必说杀人了。

在另一种意义上，极端主义者这个词指的是人们信仰的无条件性。在这个意义上，动物权利论者是极端主义者。让我再次重复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动物权利论者确是极

端主义者。动物权利论者确实相信,比如,为了娱乐而训练野生动物表演总是错误的。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极端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所有人都无条件反对的。

比如,如果谈到强暴事件,每一个读者都会是极端主义者;因为我们从来都反对强暴行为。涉及虐待儿童事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极端主义者,因为我们从来都反对虐待儿童。实际上,涉及残酷虐待动物之事,我们也都是极端主义者;因为我们从不赞许这样的行为。

11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极端的观点有时也是正确的观点。如此,动物权利论者在对错问题上持有无条件信仰的意义上是极端主义者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是认定我们必错的理由。所以,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动物权利论者是极端主义者吗?”,而是“我们是正确的吗?”。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问题从未被公平地提出,更不必说被公平地回答了。媒体与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谋竭力要保证这一点。

媒体

公平讨论动物权利问题的障碍之一有时就是媒体。正如今天常有的情形,我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乃是基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或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这应该被视为

危险的信号。保罗·华生(Paul Watson)说：“媒体只关心四个元素：性、丑闻、暴力和名人，如果你的故事中没有这些元素中的一个，就等于没有故事”。他这样说或许夸张了。但是他的说法里面有很多是真实的。飞机安全着陆？这些事很难被报道。媒体喜欢飞机失事。增加一些性、丑闻和几个名人，混合加刺激，你的头版新闻就颇有竞争性了。不信就请看看今天晚上的新闻或读读明天的报纸吧。

由于媒体追求耸人听闻的东西，所以只有发生了不合法或不可思议之事，才能指望它们去报道动物权利。动物解放阵线的成员向一个实验室投掷了燃烧弹，一个反皮草活动者向 Calvin Klein 的店面扔了一个水果派。这些就是我们能看见和读到的故事。至于昨天在皮毛商店外面举行的和平抗议，或昨晚在法学院举行的关于动物权利的讲演，则一向难以被报道。不够骇人听闻的动物权利消息对于媒体的趣味来说不够“血腥”。难怪普通公众把动物权利人士视为一群快乐的爱开玩笑的人和不适应社会的人。这往往是惟一经过媒体过滤而起作用的信息。

特殊利益的政治

普通公众倾向于对动物权利论者有一种奇怪印象，这不仅仅是媒体追求耸动新闻欲望的结果；也由于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公共关系部门供给媒体的消息使然。我

所说的“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是指肉类行业、皮毛产业、动物娱乐业和生物医学研究行业。在这些行业工作的人们
12 异口同声地讲述同一种故事,甚至使用同样的词汇,来诋毁他们共同的敌人:动物权利极端分子。

这个故事在美国最新一章的源头不难发现。它是从1989年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白皮书《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动物使用:挑战与回应》的出版开始的。在美国医学会的建议书中,相信动物权利的人“必须被指明不仅是反科学的,而且(1)应对危及生命和财产的暴力和非法行动负责,和(2)是对公众选择自由的威胁”。动物权利论者们必须被视为“反对人的福利”的“激进者”、“态度强硬者”和“极端分子”。相反,那些头脑健全、有感受力、正派体面的人必须被说明是赞成动物福利,必须被理解为是“由人”和“为人”去人道而负责任地使用动物。

美国医学会的策略既简单又富有灵感。如果公众可以把在研究中使用动物理解为一场斗争,斗争的一方是无知的动物权利激进人士,另一方是智慧的科学的动物福利稳健派、真正的博爱之友,那么动物权利论者就会被否定,而所谓人道而负责任地使用动物的意识形态就会占上风。

1989年以来,一股经由新闻稿、备忘录、电子信件、新闻发布会和网络杂记责备动物权极端人士和赞美理性的动

物福利者的趋向,已经从美国医学会和其他生物医学研究行业的公共关系部门直接转到记者、新闻主管和编辑手中。这是怎么奏效的呢? 这里有一个例子。

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FBR)把自己描述为“致力于通过促进公众对在医学和科学研究中人道而负责任地使用动物的理解和支持,改善人与动物健康的全国历史最长和最大的组织。”FBR的网页中有一页的题目是“记者资源”,该页的特色是有三个链接。一个链接是“专家意见”,它是这样被描述的:“FBR 致力于把科学家和记者联络在一起,以鼓励优秀的、杰出的和及时的促进公众对在医学和科学研究中人道而负责任地使用动物的理解和支持的新闻报道。如果你需要引证美国研究群体中某专家的研究成果,首先联系我们。”

“鼓励优秀的、杰出的……新闻报道。”如此积极和富有吸引力。谁能够反对这些呢?

第二个链接是“FBR 新闻提示”,它被说成是“每月为新闻记者提供的内情报告,它鼓励将加强公众对在医学研究中人道而负责任地使用动物的理解和尊重的新闻理念。它在提供可靠的联络信息之外,也提供最新医学发现的概要。在每一个研究个案中,被提到的研究都证明在医学研究中对于实验动物的基本需要。”¹³

“在医学研究中人道而负责任地使用动物”，这是“基本需要”。人们也很难反对这种做法。

那么第三个链接呢？这个链接是“动物行动主义”。FBR 在这里发表“一个自 1981 年以来所有已知的以‘动物权利’之名所从事的违法活动的记录。”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动物行动主义”等于“以‘动物权利’之名所从事的违法活动”，后者又等于“非法和暴力行动”。如果那就是“动物权利”所涉足的事情，谁还可能支持它呢？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故事原型：动物福利温和派对抗动物权利极端分子；聪明的人道对待动物的科学家们对抗嗜好破坏的、无知和情感泛滥的动物权利论者。这些就是诸如 FBR 这样的特殊利益群体填喂给媒体的信息。它管用吗？媒体有没有因为 FBR 的这类努力而做有倾向性的报道呢？在回答之前，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有一个最诚实的四十多岁的记者，幸运地拥有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他的薪水，加上他太太的薪水，却远不够付所有的账单，现在他们的两个孩子又进入了有名望的大学。他的工作范围包括生物医学研究方面。他每个月都收到 FBR 的内情报告。每天都收到最新一期对支持在研究中使用动物的专家的权威引证。而每过一段时间，他都收到一份更新的“以‘动物权利’之名所从事的违法活动”清单。

那么让我们自问：这位记者公正客观地报道“最新的使用动物之医学突破”的几率有多大？这种几率会稍稍偏向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我们应该提到，在报纸最大的广告客户里面就有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包括 FBR 所代表的经济上强大的利益集团（比如制药业）吗？或者，我们应该提到，那位记者所持有的 401(k) 基金股也像报纸出版商和编辑人员的 401(k) 基金股一样，主要都投资于这些行业上面吗？如果客观地思考这件事，我们真的可以认为，公正客观报道“使用动物的最新医学突破”的几率是机会相等的吗？

也许一些人会作肯定的回答，但是经验告诉我，这些人会是少数派。大部分人，一旦了解牌局是做牌的结果，就会理解为什么新闻是这样被报道的。记得古老的格言吗？承担费用者有支配权^①。收费吹奏的流浪艺人已经成了濒危物种，但格言中的真理并没有过时。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许多人对动物权利抱有一种消极印象，是因为许多媒体都对动物权利论者做这样的报道。而许多媒体给与动物权利论者负面报道，则是因为它们被财大气粗的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代言人们无情地灌输了消极信息。一旦我们停下

14

① “承担费用者有支配权”原文为 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意为由为吹奏付费的人定调。故下文提到“收费吹奏的流浪艺人”。——译者注

来想想这件事,这种现象就不那么让人觉得奇怪了。

人伙啦!

像美国医学协会这样富有声望的群体已经“扬起风帆”,没用多长时间,其他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就入伙了。肉品工业;动物娱乐行业;运动狩猎者和牛仔拴小牛套野马竞赛的热衷者等等。所有地方讲述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动物福利温和派对抗动物权激进分子。守法公民对抗违法激进分子。举例来说,考虑一下美国皮毛信息委员会对动物福利和动物权所作的下列讨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对那些赞同动物福利的人的健全而明智的立场的描述:

动物在许多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他们提供食物、衣物和伴侣情谊。动物在医学研究中的使用为我们带来医药方面的重大进步,这些医药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在人道环境下使用动物是重要的。

动物福利组织也支持在人道条件下聪明地使用动物。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动物福利伦理为包括皮毛产业在内的许多团体所推动。与政府和兽医团体一道,使用动物的产业采用了对待动物的高标准。比如,现在有严格的管理家畜的规定;为

关心用于医学研究的动物而制定的指导原则得到实施；对动物的人道关怀标准在皮毛产业得到执行。

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对主张动物权利的“脱离现实的”的激进分子的描述:

然而在过去几年里,出现了一个名为“动物权利”的极端运动。这些团体的基本哲学主张,人无论为了什么目的都没有权利使用动物。这些团体反对为了食品、衣物、医学研究和在动物园、马戏团里使用动物……。

大部分美国人支持动物福利团体,而不支持脱离现实的动物权利团体……动物福利团体支持人道而负责地对待动物,而动物权利哲学则不仅反对以任何名义使用动物,而且也因为其持续增加的极端策略为人所知。动物权利运动目前的思想倾向是,“相信我相信的东西……. 否则。”

15

与美国医学会白皮书的精神完全一致,围绕皮毛的论争在这里被弄成动物福利温和派与动物权利激进分子之间的一场争论,前者赞同“人道和负责地对待动物”,后者

则像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的犯罪分子,诉诸“极端策略”。

但是(你可能要问)动物权利论者真的都是这样吗?我们都喜欢极端主义和威吓行动吗?这正是皮毛信息委员会所说的。他们竟然告诉我们“动物权利运动的现行思想倾向”是什么,而不是一小群动物权利论者想的是什么。“这个运动的思想倾向”是“相信我相信的东西……否则……”,这里的“否则”带着这种或那种“极端策略”的威胁之意。

“他们决不会那样做,对吗?”

因为采用了一种先发制人的策略,其中一个主要办法是把动物权利论者描述成无法无天的极端分子,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便面对令人生畏的挑战。要让他们的策略开始奏效,就必须把违法、极端活动加于动物权利论者。而且这种事不能只有一点。需要做的很多。反动物权利论者的势力很快就决定,他们需要自己动手撰写一些具有恐怖色彩的文章。

考虑一下这样一个可能的情节。何不雇一个奸细潜入动物权利运动中,只有一个目的:在这个运动中发现一个易受影响的人,这个人可以被怂恿(我们要说)尝试去做一些会真正损害动物权利论者的事情。比如,这个人也许可被

怂恿去试图谋害什么人。当然,不是随便什么人。不,这个“什么人”应该是社会名流,并且恰好是(多么奇怪的巧合)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一个领导人,也恰好是某位因为激烈批评动物权利论者而广为人知的人。谋害这个人性命的企图堪称完美。它会向公众表明,动物权利论者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主义者。不难想象新闻的大标题:“动物权利恐怖分子企图谋杀社会栋梁”。

有几个问题必须解决。要花时间找到一个适当的人担当此任。要给所有参加这场游戏的人付钱。谁打算为所有这些花费支付足额的现金呢?好吧,假定名流本人可以为试图加害他的人付钱。假定名流自己(诸如以他的影响)可以安排当地警察在场以拘捕设想中的谋害者。“不”,你或许会说,“这太过离奇,太富于阴谋色彩。我认为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人不会做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再想想吧。

16

李奥·赫斯彻(Leon Hirsch),前美国外科医学公司(位于康州诺瓦克)主席,就扮演了这个社会名流的角色。赫斯彻以前拥有的公司生产多种手术用的普通缝合针。赫斯彻任职期间,医生们在活狗身上练习来接受培训,那些狗被活体解剖,然后被杀死。1980年代末,动物权利人士(由同样位于康州诺瓦克的“动物之友”领导)发起了一场当面反对赫斯彻和他的公司的上门抗议活动。赫斯彻天才的反

击之道则是提供必要的金钱去安排一个动物权利人士试图谋害他的事件。

1998年11月11日,一个赫斯彻的公司的男雇员开车载着一个自称动物权利人士的名叫弗兰·楚特(Fran Trutt)的年轻妇女从纽约城到诺瓦克,这位妇女随身携带了两枚新近买来的铁管土炸弹。当她把那两枚土炸弹放置在靠近赫斯彻家的停车位时,赫斯彻在诺瓦克警察局的朋友恰好在场并逮捕了她。

故事结局却是像是一个真正的“炸弹”(而不是那两枚从未爆炸的铁管土炸弹)。那正是“动物权利恐怖分子试图谋杀社会栋梁”的版本。正如约翰·C·斯道伯(John C. Stauber)和塞尔丹·莱普登(Seldon Rampton)所观察的,“在正常情况下,公司总裁当然不会安排对他们自己的谋杀,但是赫斯彻既没有发疯也没有想自杀。他处心积虑地想要导演的是一个会损害动物权利运动名誉的令人困窘的丑闻而已。”

赫斯彻本来可以取得成功,但有一件事阻碍了他:继之而来的审判把大量的磁带副本曝光了,它们牵连到赫斯彻以下所有参与策划这场诋毁动物权利论者的阴谋的人。“动物之友”在1998年起诉了赫斯彻,后者则出卖了美国外科医学公司,不过这个案子没有胜诉,赫斯彻始终没有面对任何刑事指控。弗兰·楚特是惟一个坐牢的人(入狱

一年,缓刑一年),这也许在意料之中。

只是变得更糟

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里的人去干这种事以确保有足够多的“动物权极端分子”供其使用,这不是仅有的一例。不过,不只是人,书籍也可以欺骗人。声名狼藉的三 K 党领导人大卫·杜克深知这一点。他的一本书,《非洲杀手》,是一本为黑人街头暴力团伙而写的手册。这本书假装是由一个“内部人”(即一个黑人黑帮团伙成员)撰写。他的另一本书(像第一本书一样,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本书也不以杜克署名出版),是一本性手册,由“解放了的”妇女为其同类所写。你知道那类模式:不顾“家庭价值”,想要在随便什么地方与陌生人进行性冒险。

17

在这两本书中,杜克的目的都是要强化他想要自己的支持者害怕的充满偏见的陈词滥调:在一本书里是有攻击性的黑人男性;在另一本书里则是解放了的妇女(不论其族裔)。关于动物权利论者也有人们熟知的陈词滥调:厌恶人类的暴力的违法者,反科学、反理性、反美国、反一切合宜的人类价值,鉴于这一点,人们大概可以指望看到一本由某个假冒的动物权利论者内部人写的欺骗性的动物权利报告了。

这个预期因为一本名为《宣战》的书的出版而得到实

现。此书由匿名者杜撰，作者署名“嘶吼之狼”。这位“嘶吼之狼”，一个真正的术士，说得很清楚，真正的动物权利论者（解救者）准备实施的暴力是没有限度的。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不是一直在说这些吗？嘶吼之狼只是确认了这些行业关于动物权利论者一直在说的那些话而已。这些行业要诋毁动物权利论者，再没有比雇佣某个虚构的嘶吼之狼为他们撰写此书更好的法子了。

实际情形正是如此。至少这就是我在十几年前评审此书时作出的判断，一个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反驳的判断：《宣战》一书不过是欺骗性的挑衅之作，一本伪装成事实的虚构之作。而这也是一本聪明的虚构作品。因为，你瞧，解救者绝少会因为其行为而获得赞誉。他们通常宁愿不为人知。

想一想这个逻辑的不合逻辑吧。假设一个研究者的车被炸了。或者，假定她死了或是神秘地失踪了。解救者们或者因此而获得称赞，或者不会因此而获得称赞。如果他们因此获得称赞，那么他们就做了那件事。倘若他们不会因此获得称赞，他们很可能还是做了那件事。这里最确定的是，制造动物权利极端主义正在增加的表象的策略总能奏效。

那么，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下一次媒体再向我们显示或者讲述关于“动物权利极端分子”

的故事,我们应该对其真实性多想一想。我们不知道,那些被媒体归于动物权利论者的非法活动有多少次实际上是由什么人花钱制造的,这些人想做李奥·赫斯切曾经做过的事情,即通过怂恿易受人影响的动物权利人士行违法之事去为动物权利运动抹黑。我们也不知道,被媒体归之于动物权利人士的暴力行为多少次实际上是由与动物权利运动毫无关系的人(领取或者不领取报酬)所为。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倘若我们翻开明天早晨的报纸,读到类似“动物权利极端分子”做了这样或者那样出格的事情的报道的时候,所有这些不时发生的事情应该成为让我们对之保持怀疑的充分理由。

普通的美国人^①

完全坦白地说,我妻子南希和我涉足动物权利事业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我们所接触的绝大多数动物权利论者都是热情而理性的人。他们善于行动,富有牺牲精神。虽然,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无可救药的幼稚莽撞之人、厌

① 原文为 Norman Rochwell American。诺曼·洛克韦尔(1894—1978)系美国插图画家,他的绘画表现美国社会的普通生活,比如标准的美国人的家庭生活,小城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等等,刻画细致,具有现实主义风格。他为《星期六晚邮报》所作的封面插图尤其受人欢迎。Norman Rochwell Americans 意指普通美国人。——译者注

世者、性情刻薄的人等等。这些人嫌恶猎人，嫌恶捕兽者，嫌恶屠夫。我们也遇到可以称之为(说得厚道些)古怪的或说奇异的动物权利人士，还有一些不尊重理性和科学的人。此外，我们也知道个别动物权利人士，他们相信只要是了解救动物，暴力违法行为以及对动物使用者的人身威胁，在道德上都是正当的。是的，有些动物权利人士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上面所描述的那些动物权利人士的态度和价值观是令人遗憾的。一个原因是它影响到公众对动物权利的认知。几个人的违法行为和极个人的怀恨态度正好让动物权利的反对者从中获益。比如，肉类和皮毛产业的代表们想要的不过就是让大众接受他们把动物权利人士说成是暴力违法者的老套说辞。对这些行业的发言者来说，幸运的是，个别动物权利人士的行为恰好配合了这种说法。他们需要的特例不必费力去寻找。

我得说，如果我从这些年所从事的动物权利事业中得到了什么经验，那就是，符合那些老套说辞的动物权利人士是罕见的例外，而不是常规。虽然，如上文所说，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绝大多数动物权利论者只是普通人：邻里和生意伙伴；开印刷品商店的家庭或者马路清洁工；运动馆里在你旁边骑车锻炼的人；当地学校里的学生和教师；在教堂合唱团里领唱的女士；属于路德团(Luther League)或卫斯

理联谊会 (Wesley Fellowship) 的青少年;为“上门送饭服务”(Meals on Wheels)^①做志愿者的夫妇;家庭主妇,护士和医生;律师与社会工作者;白人,黑人,棕色人,红种人,黄种人,每一种肤色的人;富人,穷人,中产阶级;老人和年轻人;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和所有其他信仰者,也包括无宗教信仰者;政治上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还有热爱家国、努力工作、按时割草纳税的人。

此外,公众得到的关于动物权利人士的信息有时是因为其反对某些事情而得到的(比如动物权人士反对灵猩犬竞赛[grehound racing],反对运动狩猎,反对牛仔拴小牛竞赛),但同时这个故事积极的肯定性的一面却很少能够被听到。事实上,动物权利人士热爱家庭,热爱祖国,也主张人权和正义,赞同人类自由与平等,拥有同情心和仁慈心,主张和平与宽容,赞成对有特殊需要者(孩子、残疾人、年长者和其他人)给与特别关怀,愿意维护洁净和可持续的环境,关心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未来世世代代的人的权利。

总而言之,绝大多数动物权利论者是诺曼·洛克韦尔笔下的普通美国人,活脱脱地出自他为《星期六晚邮报》所做的著名的感恩节封面,只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不同——我

① Meals on Wheels:是美国一种公益性慈善服务事业,每天上门为老人或残疾人送饭到家,通常由政府资助。——译者注。

们完全不要火鸡。谢谢你。我们不吃我们的朋友。

所以,让我们来结束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散布的关于“动物权利极端主义”的不实之词吧。绝大多数动物权利人士并不是粗暴的违法者,“动物权利运动现在的思想倾向”也不是“相信我相信的东西……否则……”。这不过是特殊利益集团旨在阻止公平与充分的讨论的宣传而已。不过,说到这里,也必须承认,动物权人士,好吧……我们……是与多数人不同。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得过且过踌躇不前的人,你必是想知道,我们是怎样变为动物权利论者的。我想,开始我们的讨论的最好方式就是从回答这个问题开始。

第二章

你如何变成一个动物权利论者

在今天的世界上,动物权利论者显得不合时宜:他们不吃肉;他们不喝牛奶,不食奶酪或者鸡蛋。穿戴皮毛?那更不可能。他们甚至不穿皮革或者毛料。动物权利论者们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节拍如此明显地脱节,以至于人们会想,是什么样的品性或者命运令他们变成这个样子。这也是一个我曾经多次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并不假装知道全部答案。我可能知道部分答案。以下所述就是我的经验教给我的东西。²¹

动物意识:达芬奇党人

有些孩童似乎生来便具有我所谓的动物意识。从很早开始,他们就具有一种能力,能够进入动物内在生命的神秘之域,那种可以说存在于“眼界之外”的生命。这种能力不是被教会,不是他们须要“计算”得出,也不是他们经由科学或者道德推理的复杂环节得出的结论。我并不是说这些孩童无所不知。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们并非无所不知。比如他们不会知道狗儿穿过林中时嗅到的所有气味,或者,海豚通过其声纳系统所“看见”的东西。有些东西对我们所有人永远是神秘的。

22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在很小的年龄,有些孩童便能够与动物感同身受,能让“他者”的生命成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们的这种同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感觉到与动物之间有一种真正的亲缘关系。他们知道动物何时高兴,何时痛苦,知道牠们觉得什么东西有趣,什么东西困难,知道什么令牠们厌烦,也知道什么让牠们害怕。狗和猫,熊和狮子,鲸鱼和海豹:这些孩童与其他动物有一种超出其言词能力的融洽关系。他们知道的多于他们能够说出的。

把这些孩童和动物联结起来的纽带是一种特殊友情,一种表现为尊重和忠诚的友情。这些孩子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借用马丁·布伯的有益的说法)是“我与你”而非“我与

它”之间的关系。动物被了解和想象为独一无二的主体而不是另外一类什么东西。

这些超常孩童如何掌握了这类知识？我能够提出的最佳类推如下。想想你有过的最最忠诚的朋友吧。问一问自己你怎么知道他们忠诚不贰。并不是通过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地观察他们的忠诚行为，直到有一天作出假定，“或许我的朋友们品性忠诚？”相反，是通过了解那些是你的朋友的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对这些孩子也是如此。他们知道发生在其他动物身上的事情对牠们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了解那些动物。

这一知识决定了这些孩子要如何去做。一旦他们理解了比如肉类是什么，它取自哪里，他们就会去而远之。为了体育运动而杀死动物或者把牠们关在窄小的铁笼里面？这绝对无法想象。朋友总是照顾朋友；朋友们相互忠诚；朋友们相濡以沫，保护彼此。对这些孩子，动物们是他们的朋友。吃一个死去的朋友是他们决不愿为的事情（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父母不会让他们这样做）。

我把这些孩子叫做达芬奇党人，他们追随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具才智的人物。他以世上最辉煌的绘画，包括《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而名垂青史，并以其无所不及的才智闻名，他的智识活动囊括了他那个时代所有已知领域，及于解剖学、

天文学、数学和自然史。不那么有名但与这里谈的问题非常相关的，是列奥纳多对动物的自然淳朴的爱。史家爱德华·麦克迪(Edward MacCurdy)写道：“仅仅是允许有不必要的痛苦的观念，更不必说杀生，就令他感到厌恶。”

据说从很早开始他就因为伦理的原因而素食。列奥纳多批评人的虚荣，极尽讥讽之能事。他这样说：“人类自诩为动物之王，我倒要说是百兽之王，汝乃兽中的最大。因为尔等确实帮了牠们，为的是牠们奉上自己的孩子来满足尔等口腹之欲，汝将口腹变为所有动物的坟墓。”我们的胃是“一座坟墓”？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意象。甚至牛奶和奶酪也在可疑之列，因为它们是盗窃得来。“奶酪取自兽类”，他写道，“乳汁要从细小的幼崽身边夺去”。

被认为是出自列奥纳多的最著名的引语碰巧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一句话。乔·维尼—泰森(Jon Wynne-Tyson)在其《延伸之圆：动物权利札记》一书中认定这句话出自列奥纳多。据维尼—泰森讲，列奥纳多写了这样的句子：“我早年就已发誓不食肉。终有一日，人将视杀害动物之事就像他们现在看待对人的谋杀一般。”自《延伸之圆》问世之后，这句被认为出自列奥纳多的语录在素食者群体中成了老生常谈。

不过，列奥纳多全集里面似乎找不到这些话；它们只是见于迪米崔·麦瑞考斯基(Dimitry Merejkowski)的一部文

学作品《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爱情故事》。所以,很有可能,列奥纳多本人从未说过维尼—泰森归之于他的那些话。即使这样,了解了这个人做的事情,相信这些话离他个人的信念不远也并非不合理。

列奥纳多的动物意识并不止于对食肉的厌恶。他曾经对了解飞翔极有兴趣(比如他的笔记本里有一些直升飞机雏形的草图),并且无法忍受看到笼中鸟儿。有一个故事说他如何在不同场合买下禽鸟,把牠们托出牢笼(我们一定想象得到他怎样轻轻地托起鸟儿),然后放飞。

并非很多动物权利论者都是达芬奇党人。至少其他动物权利论者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达芬奇党人的那种对动物的发自天性的同感和同情,我们缺少他们那种(似乎是)天生的要帮助和保护动物的意欲。对大多数动物权利论者来说,我们对动物的最初的理解是一种习得的知识。就像通过逐渐地积累,我们原先不加检讨地吸收了已有文化范式。我们依照我们的文化看待动物的方式看待动物。由于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范式认为其他动物是为我们而存在,除了服务于人类或者满足人类欲求之外别无生于世上的目的,我们也就这样来看待动物。如此,当比如猪最后变成夹在两片面包之间的午餐肉的时候,猪们便实现了牠们的目的。

观念转变

2000年,两个独立制片人詹姆斯·拉维克(James LaVeck)和甄妮·斯特恩(Jenny Stein)出版发行了名为《证人》的影片。影片讲述了艾迪·拉马(Eddie Lama),一个大半生都是照着上面提到的那种文化范式行事的言谈粗鲁的纽约人的动人故事。艾迪的动物意识之旅始于他受人之托照看一只猫。艾迪在《证人》中讲的故事十分精彩,没有人能比他讲得更好了,我也不会做此尝试。不过,艾迪讲的一件事总是萦绕我心头。由于他花在那只猫身上的时间,以及他开始从中学到的东西,艾迪经历了他所说的“观念转变”。

我把他的观念比作我们看到视觉幻象时的那种经验,一种比如在这一章里再生的经验。初看时,我们看到一种图像;之后(多长时间因人而异)是另一种图像。开始我们看到花瓶;然后我们看到一些面孔,或者相反。

艾迪的观念转变并不涉及视觉幻象;它涉及到一个活生生的能够呼吸的动物。而在他把动物看成是可能供人利用的物件,一些可供食用、穿戴或者实验的东西之前,他已开始像达芬奇党人那样看待动物,即把动物视为拥有牠们自己生活的需要保护的不可替代的生命。

动物意识:大马士革人

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因不同原因和在不同时间经历这种“观念转变”。有些人是在一瞬间经历这种转变。还沿用上面的类比:他们刚开始看到花瓶,紧接着又看到面孔。我借用《圣经》上关于扫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发生的故事,把这些人叫做大马士革人。

扫罗(读者可能记得)被召去大马士革帮助平息所有关于一个叫做耶稣的男子的赞许的言辞,对于此人,扫罗和他的朋友均极反感。根据《圣经》的记载,当扫罗在往大马士革的途中,耶稣神奇地现身,并直接对他讲话。这件事足以永远地改变扫罗的生命。诋毁者扫罗变成了使徒保罗——《新约》中《罗马人书》以及《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的作者。

大马士革人以类似方式进入动物意识。他们前一刻还接受上面描述的那种文化范式;但马上便不复如此。我记得听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德国动物权活跃分子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天,他从炸弹掩体中出来,迎面看到一匹马沿街狂奔,因为汽油覆体引起燃烧,她从头到脚都在火中。那匹母马奔过时,直直地看着当时还年轻的士兵,她的眼睛充满恐惧和控诉之情。似乎(那位德国人说)她在问他:“我做了什么应当遭受这些?”

为什么你们不帮我？”

25

从那一刻起，这位德国人的心中便充盈了动物意识。而一旦他的头脑和心扉敞开，他便能够经由同情而进入到动物的内在生命当中，这是他以前从来无法做到的事情。发生在动物身上的事情对他也变得重要。因为牠们不能够出声，所以他要为牠们说话，拿那匹马曾经问他的问题去问其他的人：“动物做了什么应受他们所受到的对待？为什么你们不帮助牠们？”

又有一次，南希和我晚饭时坐在一个单独用餐的年轻妇女旁边。我们攀谈了几句，慢慢地，在并不知道我们的观点的情况下，她开始同我们谈起她在一个小农场长大，她在那里养了一只羔羊的事情。每天早晨上学之前她都要去看那只羔羊，为她梳毛、清扫和喂食。每天下午放学之后她也要做同样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她放学后到羊圈发现小羊不见了，晚餐上的菜是小羊排。

这个年轻女子（她大约 25 岁）在跟我们讲这个故事时几乎泪下。“至今，”她说，“我也不能原谅我的父母。”但是从那天开始，她的生命中便充盈了动物意识。不是一只羔羊的苦境，而是所有动物的苦境，成了她进入那个世界的门。

动物意识：得过且过的人(Muddler's)^①

多数动物权利论者是大马士革人而不是达芬奇党人。这至少是我的经验。涉及到我们怎样看待其他动物，多数人是因为单独一次令人改变的经验而改变，而不是因为生而具有而且从不失去他们天生的感同身受的能力。不过，如果我的经验是靠得住的，则多数动物权利拥护者既不是达芬奇党人，也不是大马士革人。他们并非生来如此。他们的转变也不是如此具有戏剧性。毋宁说，成为动物权利论者的绝大多数人只是马马虎虎地过日子，先学习一件事，然后又习得另一件事；先经历此一事，再经历另一事；提出一些问题，找到一些答案；先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做另一个决定，再做一个决定。在我看来，人具有一种慢慢做事情的特殊才能。我们倾向于要求更多的合理证据，更多的逻辑证明；在我们能让自己站在动物权利一边之前，有如此之多的事情我们认为必须要“想清楚”。就如我下面要简要解释的那样，至少我的情况就是如此。

无论经由什么途径，也不管用多长时间，(我称之为)得过且过的人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具有了动物意识。用

^① Muddler, 为得过且过, 糊涂度日之人, 也有踌躇不前之意。本书根据上下文有时译为“得过且过”, 有时译为“踌躇不前”。——译者注

比喻的说法,我们要花片刻时间才看到花瓶而不是面孔,反之亦然。即便如此,这种转变也值得注意,而且它一旦发生,便不再改变。对得过且过者而言,当我们向镜中观看而意外地发现动物权利拥护者正向我们回望,那一刻,黎明终于显露。

我描述的这几种原型(达芬奇党人、大马士革人、得过且过的人)并不限于动物意识。我知道一些儿童,他们生来慷慨。他们的敏感和善心,他们感同身受的能力和对周围每一个人的同情,从他们能够与他人互动的那一刻起便极明显。他们表露的善没有止境且不分彼此。就好像这些孩子看不到另一个人皮肤的颜色,或在比如涉及服装、语言和习惯时看不到他人同他们的不同。这些孩子之于其他人正是一些孩子之于其他动物。自然,有时候一个超常儿童会兼有对人和对动物这两种能力。

此外,有些人,就如我描述的大马士革人,因为一次脱胎换骨的经验而认识到并且克服了各种各样对他人的偏见。而另一些人只是得过且过,慢慢改变因而具有一些孩子与生俱有的敏感和对他人的尊重,那种一旦获得便终生保有不被损耗的品质。

我还应当指出,我描述的这三种原型即使是在动物意识方面也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比如,与玛里特·柯利夫特(Merritt Clifton)和他们的儿子沃尔夫(Wolf)一道出版

了《动物人群》的金·巴利特(Kim Bartlett)这样写到她的经验：

我相信,正常的儿童的文化适应过程(使之信仰宗教;教育系统;对食肉或者至少流行的残忍行为的接受)……具有阻碍和扼杀孩童可能与生俱有的无论何种意识的效果。你可能有一个生而不具有偏见的孩子,其心智开化只是因为我们社会的文化适应过程而遭封闭。

换言之,孩童可以生来就是达芬奇党人,只是其动物意识逐渐被阻遏或者耗尽。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她身上：

我知道,在大约五六岁知道自己在吃各种动物之后,我陷入了一种极度排斥的状态,所以我知道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即使是那种在情感上极为敏感而在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均不能适应的孩子。

逐渐地,金能够找回她的达芬奇之道,而这是她的儿子沃尔夫从未失去的东西：

27 沃尔夫从未被“封闭”。他从来没有被教导说动物什么都不是,也从未被灌输以任何一种宗教。如果他要问有关精神方面或者道德方面的问题,我就会告诉他我的想法、其他人的想法,或者,各种各样的宗教所教导的东西,但总是鼓励他去决定自己相信什么。当沃尔夫发现其他的人吃动物的时候,就会有关于这个问题长时间的讨论(现在有时还继续这样的讨论),而沃尔夫的结论是:吃动物是错误的,“因为动物们不想被吃掉。”

因此,我希望当我使用这些我在前面一直在解释的观念的时候不会被误解。谈及不同的人如何看待动物,并不是所有的人要么是达芬奇党人,要么是大马士革人,要么是得过且过的人。世界远比这复杂。

我自己就是一个得过且过者,我以为我对这种获致动物意识之道有所了解。事实上,本书(如其题献所言)便是为所有的得过且过者写的。坚定的达芬奇党人无需读此书。生而具有不会失去的动物意识,他们已经拥有得过且过的人只是可能获得的东西。而尽管所有的作者都希望他们的言辞具有某种劝善的力量,但如果我相信单单我的言辞就可能具有瞬间改变人们看待动物——有如世界为大马士革人改变——的力量,那我就是自欺欺人。

不,如果我的想法对什么人可能有一点用处,那就是对那种慢慢地获得动物意识的人了,可能甚至是那些从零开始或者差不多是从零开始的人们。从这一章开始,我要谈谈我生活历程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不是因为它们太不同寻常,而是因为,它们太普通了。

一个得过且过者的生活

在差不多我的前半生,我对于动物意识只有极其微小的感受。年少时我们在家里养过猫和狗,婚后几年,在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前,南希和我有一条狗(我们叫牠格列果)。所以,是的,我曾经喜欢有伴侣动物,但是仅此而已。

像我那一代许多男孩子一样,我喜好钓鱼,尽管我从不打猎,但我羡慕邻居那些打猎的大男孩们。我记得曾经央求我的父母给我买一只来福枪,并让他们允许我在猎鹿季节的第一天和我的朋友们一道去猎鹿,但他们觉得我不应当做这些事。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愿意在生物实验室里解剖动物。而且我不只是热衷于吃各种类型和做法的肉,在大学时我还去帮厨助学。每天我都进到堆积到我肘部的母牛、小牛和猪的尸体中间。我切片、切丁、切块、绞碎,我剥、砍、劈、锯。牠们冰凉的血肉正合我冰冷的意志。那时,我并不觉得这种工作血腥残忍,只觉得太累。我那时将那种文化范式内化得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在南希生日时

28

我送了她一顶貂皮帽。我当时惟一的遗憾是没有钱为她买一件皮毛大衣。

虽然我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写了很多东西,进研究生院读哲学之后甚至写得更多,但我不记得写过任何一篇关于动物的文章。不过,在同南希结婚前两年我曾给她写过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我用大象做比喻谈到了我的动物观。带着强烈的浪漫情调(我那时 20 岁),我这样写道:

我认为我们必须仔细区分我们对大象的爱和我们对人的爱。马丁·布伯讨论了我——大象和我——他人关系上的截然区分。我同大象的关系是一种我——它关系,一种我——物关系。这种关系不向我要求个人的善意和情感……它也不要求对平等、自由等的主张。一头大象就是一个物,一个它,而我同它的关系将总是受到这一事实的节制……但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却是一种我——你关系;那是一个我,汤姆·睿根,面对一个你,南希·特克[南希的娘家姓]。这种关系受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节制……把人当作物来对待就是把他们当作大象、黄瓜或者布袋装来对待。爱他们如“物”实际上即根本不爱他们。

大象是物,就如黄瓜和布袋装一般。我们同其他动物的关系不要求“个人的善意或者情感……也无……对平等、自由等的任何主张。”谈谈成功的文化适应吧!我已经把那种文化范式内化得如此彻底,如此盲目,以至于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原创的思想家,因为我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如果我们勾画漠然对待动物的图景,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未被光照的洞穴,在我生命的这一时刻,我隐在这洞穴深处。我同达芬奇党人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但我们肯定是居住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道德世界之中。

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南希和我则是典型的美国父母。我们的餐桌上没有一天没有肉(否则我们的孩子怎么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蛋白质)7月4日国庆日的时候,我烧烤热狗和汉堡包。南希则在每年感恩节烤制肥大的火鸡。我们全家去麦当劳和汉堡王(Burger King),去看动物园和马戏团,在那里,所有人都快乐无比。

总的来说,在我的整个青年和青壮年时期,我对于动物的信念和态度相当地平淡无奇。实际上,如果美国没有到越南参战,我可能不会在动物意识方面有什么长进。

最初的变化

在我开始教授哲学的时候,美国正在越南参战。政府的参战理由是援引多米诺效应理论:如果今天我们不打败

29

越南的共产党人,那么明天他们就会睡到我们的床上去。

我那一代人里的许多人,更不用说更多的大学生,积极反对美国卷入越战。南希和我也不例外。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错误的,暴力不具有正当性。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其中许多是孩子,正在被杀害或者致残,他们的家被摧毁。与我们班上学生同样年龄的年轻人被征召入伍、受训,然后派往海外,经常被装在黑色的裹尸袋里送回来。这些年轻人,我们相信,不必像贵族派和平主义者那样相信所有战争都是错误的也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参加这场战争。人们需要大声疾呼。牺牲人类生命的悲剧必须终止。

为此,南希和我,和其他许多人一起,组织了“北卡罗来纳反战者”,一个试图终止美国参战的州内草根群体。在我们家举行的“北卡反战者”第一次会议上,南希烤了一个火腿,准备了满满一大碗伴了鸡蛋和蛋黄酱的土豆沙拉。当数十万人在华盛顿游行表达其反战立场的时候,我们全家也在场。

那时我想到,我或许能够以一个哲学家而不只是组织者和抗议者的身份为这场反战运动贡献点什么。毕竟,哲学家就是被训练来批判性地思考和有力地论辩的。也就是如何发现重要的真理。如果这场战争如我所相信的是错误的,如果在入伍年龄的年轻人如我所相信的有拒绝服役的权利,那这应当是我可以证明的事情。

怀着对理性的信念,我埋首于论述战争和人权的卷帙浩繁的哲学文献之中。一天,在大学图书馆,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书名是《自传:我探寻真理的故事》。那位作者是一个我知其名而且间接地对其观点有所了解的人;但我实际上从未读过他写的任何东西。他的名字是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这真是一个决定性的选择!这本书改变了我未来生活的方向。我并不赞同甘地的和平主义。我当时相信(现在依然相信),有时候使用暴力并不是错误的。我还相信(现在依然相信),有一些战争可以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如果一场战争使用了不必要的暴力,那它就是错误的,我相信越南战争就是这样的战争。如果进行这场战争侵犯了人权,包括处在入伍年龄的年轻人的权利,那它就是不正义的。

在其和平主义之外,甘地对我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挑战直指我生活的习性。虽然是为所有读者而写,甘地的话却像是针对我个人而发。好像他要知道,我,汤姆·睿根,怎么能在牺牲者是人的时候就反对诸如越南战争这种不必要的暴力,而在牺牲者是动物的时候却支持同一种暴力(不必要的暴力)。“请跟我解释一下,睿根教授,”甘地从书中向我提问,“那些动物尸骨的部分(亦即‘肉片’)在你的冰箱里做什么?请解释一下,教授,你怎么可以把反战积极分子们聚在你家,而吃另一种战争——人类对动物的不宣而

30

战的战争——的牺牲者？”我不肯定，但我想我看到了甘地脸上狡黠而挖苦的微笑。

甘地显然在有些问题上是对的。像我那样食用动物，吃牠们的肉，无疑是支持对牠们的屠杀，那种屠戮是真正可怕和暴力的致死之道，后来我观看猪、鸡和牛们被屠宰的场面（尽管我对观看这种场景极为厌恶），亲眼目睹了这种可怕的致死之道。

此外，我也开始了解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我从中知道良好的健康并不要求在饮食中增加肉类。所以，逻辑很清楚：为食物而暴力杀戮动物是不必要的。我手中的刀叉是像凝固汽油弹一样的暴力武器吗？出于伦理考虑，我应该成为一个素食者吗？

我当时并不打算接受这样的想法。改变，尤其是涉及到一生习惯的改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做了所有普通有理性的人都会做的事：我试图避免面对那个真正令我感到不安的问题。为此，我让自己埋头于一些更大的无关个人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是不是公正的问题，文明的未来，核子威胁。但是即使我试图为免除这种道德上表里不一的折磨而找寻寄托，在我无意识的深处，甘地的幽灵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从不能因为假装良心的冲突不存在而解决这类冲突。

碰巧就在这个时候，南希和我必须要面对格列果的突

然死亡。13年来,他一直陪伴我们左右。然后,有一天他死了。南希和我感受到极大的悲伤!我们流了那么多的眼泪!我们在情感上陷入混乱,怅然若失。

我从甘地书里了解到印度有些人对吃牛的行为如何深恶痛绝。我意识到自己对猫和狗有同样的感受:我决不可能吃他们。但是母牛与猫和狗有那么大的不同?以致存在两个道德标准,一个适用于母牛,另一个适用于猫和狗?猪们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我吃的动物们有那么大的不同吗?这些问题挥之不去。在我准备好接受它们之前,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答案。

我越是思考这些问题,我越是相信必须放弃某些东西: 31
要么我必须改变我关于应当如何对待伴侣动物的信念和情感,要么我必须改变我关于应当如何对待农场动物的信念和情感。最后,找不到一个摆脱两难的诚实之道——因为旧习惯的力量,还有与羊排、烤鸡和炭火烧烤的汉堡联系在一起的味道诱惑,我必须承认我曾经绝望地想要找到一条出路——我选择了后者。

因此,在我的经验中,一方面是甘地的生活和思想,另一方面是一条四足犬友的生命和死亡,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脑与心的结合——激发我开始了我的扩展的动物意识之旅。我最初的变化(南希同我一道或者先一步经历这过程的每一步)是就我吃的食物提出伦理上的问题。我在

1970年代早期得出的结论让我决定做一个乳蛋素食者。大概就在那时,我能够让自己相信,虽然吃动物是错误的,却不妨碍我在日常饮食中食用蛋类和各种奶制品。

“那儿有一个运动……”

可以说,我只是悄悄地决定做一个素食者。那时,我并不知道素食主义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许多著名人物也奉行素食(比如奥维德、普鲁塔克、夏洛特·勃朗特、苏珊·安东尼、维尔德·杨阔维克)。此外,我也不大知道有一些倡导素食生活方式的组织和书籍,有些是为了健康的理由(素食的饮食有益于你),有些是为了伦理的理由(素食的饮食表现了对动物的尊重)。令我颇为意外的是,我发现有一些围绕动物保护问题尤其是素食主义而组织的全国和国际会议。看上去好像有某种“运动”,或至少是某种运动的萌芽。生活在那个时代令人兴奋。南希和我参加的第一次国际动物保护大会将会永远铭刻在我们随时光褪色的记忆当中。

那次大会于1978年夏天在剑桥大学举行。大会由英国一个颇有声望的动物协会主办,集中讨论将人类和其他动物联系在一起的伦理纽带。大会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思想家。与这些思想家共聚一堂就是一种荣幸。

因此,你可以想象,当南希和我赴第一天的晚餐,发现

那晚的主菜竟是威灵顿牛肉时我们是如此的惊讶。自那以后情况变得更糟。早饭有火腿、熏肉、熏鱼和肉肠。午饭备有各式各样的肉食,其中有些(比如各种杂碎和血舌块)是美国人所未见或仅见的。第二天的晚餐上的是鹿肉。第三天是烤小羊腿。最后一晚的盛大宴会吃什么?一流名厨烹制的小牛肉。

在会议参加者当中,有少数的志同道合者。我们联合起来,用最礼貌的方式要求某种膳食。我们说,如果我们打算整日谈论我们对动物的义务,那我们宁愿不吃肉类。

这种要求被视为异端。我们怎么敢要求特殊对待?如果会议的组织者能够随意使用烙铁,我甚至相信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把字母 V 烙在我们的额头上,为我们的素食者的无礼来羞辱我们。我们这群不驯顺的素食者们被移到远处餐厅角落的一张桌子上,远离其他餐桌(以免他们受到我们的污染),我们被当成了道德上的不可接触者。而这样对待我们的正是那些声称他们关心动物的人。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南希和我懂得不同的人对动物保护问题有时有不同的理解。

那是一次重要的教训。当从剑桥回到家里,我们变得更加坚定。我们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和我们相信什么都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我们不打算改变。组织可敬的英国动物协会的那些人才需要改变。而他们(逐渐地)也真的改变

了。8年之后,当他们组织另一次关于动物保护的国际会议时,餐饮中就不再有肉食。只是到了那时,素食者们才又发展成纯素主义者并且再次要求有不同的膳食。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扩展的动物意识

我们迈向更为广泛的动物意识的第一步很快就有了后续的发展。南希和我了解到一些不涉及虐待动物的产品,包括不经动物试验而生产的美容化妆用品和家用洗涤剂。我们不再去动物园和马戏团,我所有的渔具也被束之高阁。皮毛变成了过去的事情,尽管我们还是认为可以使用皮带,穿戴皮手套和皮鞋,或买毛线衣裤和外套。

至于在科学活动中使用动物,对这问题我的态度是谨慎的。我最早的想法并不像我今天认为的那样应当完全取缔这种做法。甚至当我呼吁“大量减少用于研究的动物”的时候,我也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些这类研究活动是有道理的。这类研究活动会是哪些?我在哪里划出界线?说一点就够了,在我生活的这个阶段(那时要明白这一点也33 也像今天一样困难),对诸如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主要汽车制造商在设计使安全带更加安全的撞车试验中杀死狒狒的做法,我采取了辩护的立场。与达芬其党人和大马士革人不同,我愿意给与动物的保护是有限度的。

术语用法

我开始了解到,一气不停地谈论我想要谈的一切是多么困难。经过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一个人要相信动物不应当被变成食物或者制成衣物,并不需要信仰作为哲学概念的动物权利。达芬奇党人相信动物不应被如此对待。那些因为一次脱胎换骨的经验而获得充分动物意识的大马士革人也是如此。涉及问题的关键处,不同的人塑造了什么样的信念较他们如何塑造其信念更加重要。就眼下这个问题而言,共同的信念可以借一个简单的形象来概括:动物们身陷笼中,而他们不应该在那里。或者(换一种说法):不是要更大的笼子,而是打开牢笼。达芬奇党人、大马士革人和(如果他们完成了旅程)得过且过的人殊途同归,全都到达了同一地方。

这些差别真实而且重要。但是为了节省篇幅,提到达芬奇党人、大马士革人和得过且过者的共同信念时用一个单一表述是有帮助的。鉴于我们的文化是在发展变化之中,也考虑到规范当下论辩的术语的用法,我会继续用(如我一直使用的)“动物权利论者”(ARAs)指称为所有具有充分动物意识的人共同拥有的废除论者的信念,而不管他们经由什么途径到达那里。

前行之前的后退

34 这大体上就是我当时的状况：作为一个男性，又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有那么多东西我认为需要“弄清楚”。因为我日益发展的动物意识，我开始思考一个几年前会显得不可思议的观念：动物权利的观念。这样的观念是可以理解的吗？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人会这样思考？其含义会是什么？我意识到我并不知道如何去回答这些问题。更糟的是，我意识到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回答关于人权的最基本的问题。那么我怎么有可能回答我关于动物权利的问题呢？要知道对那个问题的答案并不要求我具有了不起的哲学智慧。

我已经在生活中走得很远，开始要探究动物权利的可能性，在那之后，我勉强决定，在能够继续深入之前我必须后退。我必须回到关于人权的问题上。在下一章，我要讲讲这样做时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第二部分

道德权利：何为道德权利 35
以及道德权利何以重要



第三章

人 权

人权塑造了我们的历史。无数普通人和仁人志士为保卫人权而死。《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们当然笃信人权。³⁷他们认为,建立政府的惟一理由首先便是保护公民拥有并非源于政府的权利,今天我们称为人权和道德权利之物。

过去的情形现在依旧。对人权的信仰渗透于所有代议制民主体制中。作为一个人权的拥护者,我和美国的创建者们立场一致。当年派去越南作战的年轻人拥有道德权利,包括对生命、自由和肢体完整的权利。那些遭到杀害和伤残的越南儿童也有同样的权利。不管美国政府或所涉及的任何其他政府是不是承认,他们都拥有那些权利。

显然,当人们打算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或者夺去他人生命的时候,某些重大价值必定系于一线。这重大价值究竟(或大体上)是什么?我对于其他哲学家的想法了解越多,就越是感到迷惑不解。我决定回到一个问题。不是问“何为人权以及人权何以重要”,而是在一大堆最坏的情况中发现我在寻找的东西。让我对此稍作解释。

38 美国历史上有那样一些时期,在那些时期里,我们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做了可怕的事情。这些最坏的情形包括针对本土美国人的种族屠杀,将非洲裔美国人贩卖为奴,把日本裔美国人强行拘禁。在这些地方可以发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例。不过,美国的历史还昭示,同样的恶有时也发生在可以说是较小的场景之中。声名狼藉的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事例。

塔斯克吉梅毒研究

时间:1932年。地点:阿拉巴马州塔斯克吉地方的塔斯克吉研究所(现为塔斯克吉大学),全国最古老、最受尊敬的非洲裔美国人高等研究机构之一。研究赞助者:美国公共卫生署。参加者:399名贫困的非洲裔美国人,他们自愿接受据说是治疗其“坏血病”的免费“特殊治疗”,但不知道实际上他们患的是梅毒,而他们所服用的药物根本不是什么药,也不会产生什么疗效。

参加者对这项研究的理由也一无所知。这项研究并不是要帮助他们祛除疾患；甚至也不是要找到治疗梅毒的妙方；做这项研究是要判定如果这些人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他们的病情会如何发展。研究者认为，了解这些将有助于医生们了解梅毒的长期作用。获得了这一知识，未来的梅毒患者就可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个建基于“人的权利”的国家里，这项研究被施于蒙在鼓里但是从未感觉怀疑的人们的身上，从1932年到1972年，长达40年，而且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和有意的支持。

所有这些实在是糟透了。但是更坏的是，甚至是在1957年此事曝光，而且梅毒可以通过青霉素而得到治愈之后，那些研究者们还束手旁观。结果呢？待这项研究的真实目的被揭出，28人已经死于梅毒，另外100人死于相关的并发症，40个人的妻子被感染了梅毒，19个孩子生下来就带有梅毒。这就是塔斯克吉研究的可悲的遗产。

人权论者一致谴责发生在塔斯克吉的事情。如果我能够理解在这个特定案例中为什么人类“实验品”的权利遭到侵犯，那我就能够一般地理解人权。这就是我的策略。我认为这个策略是有效的。这就是我学到的东西。

道德保护:不得侵入

39 拥有道德权利即是拥有一种我们可以描述为“不得侵入”无形标志的保护。这个标志禁止的什么？两件事。第一，从道德上言，他人不能任意伤害我们；也就是说，他人不能随意夺去我们的生命或伤害我们的身体。第二，从道德上言，他人不得任意干涉我们的自由选择；也就是说，他人不得随意限制我们的自由选择。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得侵入”标志就是要通过在道德上限制他人的自由来保护我们最重要的物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由）。

当人们越过其权利而侵犯我们的权利，事情就不同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便有权反击，即使这种反击对入侵者造成严重伤害。然而，我们为自卫而采取的措施不能被理解成对伤害无辜者的一般许可。比如那些被用于塔斯克吉研究中的人们。那些人没有任何过错。他们也没有威胁到任何人。在那个事例中。人们所遭受的任何伤害、死亡和自由的丧失都既无正当理由也不能得到正当的辩护。那些实施这项研究的人侵犯了他们的牺牲者的重大利益。

道德地位:平等

道德权利蕴含平等。对拥有它们的人来说它们是一回

事,虽然我们在诸多方面容有差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出于专断的、偏见的或者道德上不相干的理由而剥夺人们权利的做法都是不正当的。种族就是一个这样的理由。试图根据种族来决定哪种人拥有权利无异于在茶里面加盐以使之甜。我们是什么种族与我们有什么权利全无关系。

我们之间的其他差异也是如此。南希和我可以将家系追溯至不同的国家——她可以追溯到立陶宛,我可以追溯到爱尔兰。我们的朋友里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犹太教徒,有的是穆斯林。另一些是不可知论者或者是无神论者。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极为富有,更多的人却很贫穷。如此等等。人类在许多方面容有差异。这一点不容否认。

尽管如此,信奉人权的人决不会认为这些差异标示出重大的道德分界。如果我们用人权观念确有所指,我们所指的便是,我们平等地拥有这些权利。无论我们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贫富、智力或者比如年龄或出生地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平等地拥有人权。实施塔斯克吉研究的学者们享有道德权利。接受他们治疗的那些人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平等地拥有这些权利。而有些研究者不这么想不过表明了他们是何等荒谬。

道德重要性:王牌

每一个严肃的人权论者都相信,我们的权利较其他重⁴⁰

要的人类价值在道德上更加重要。借用桥牌中的类比,我们的道德权利乃是王牌。这个类比的意思是这样的。

拿到一手牌。红桃是主牌。出的前三张牌分别是黑桃 Q、黑桃 K 和黑桃 A。你(最后出牌)手里没有黑桃。但是你有两张红桃。因为红桃是主牌,你的两张红桃小牌可以盖过黑桃 Q、黑桃 K,甚至黑桃 A。桥牌中主牌就是这样厉害。

桥牌中的王牌同道德上个人权利之间的类比应当是很清楚地。在我们要作出一个道德决定的时候,有许多重要价值需要考虑。比如,某个决定的结果将对我们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我们的家庭、朋友、邻里和国人会有什么影响?这方面的考虑可以很多。当我们说“权利是王牌”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尊重个人权利是“道德游戏”中第一位的考虑。我们特别是指从侵犯他人权利中得来的好处绝不能成为侵犯这些权利的正当理由。

实施塔斯克吉研究的研究者们认为,他们做的事情于人类有好处。他们相信,将来的梅毒患者会从他们的研究中获益。没有理由怀疑或者不相信他们的美好动机。尽管如此,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压倒了这类考虑。塔斯克吉研究说明良好的动机并不能令邪恶的手段成为正当。那些研究者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其之所以错是因为他们将多数人的善置于对少数人权利的尊重之上。

道德要求:正义

在长达 40 年的时间里,塔斯克吉研究的参加者们信任他们的医生们。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便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意味着什么?主张权利和要求慷慨之间的不同很能说明问题。

比如,我碰巧要一辆时髦的跑车。这辆跑车又恰好比南希和我买的房子更贵。比尔·盖茨(恰如大家都知道的)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我写信给他:

亲爱的比尔:

41

我要一辆自动挡的奥迪 TT3.2 升六缸跑车。我付不起这辆车的要价。我知道你能。所以,你若能送我一张够买这辆车的支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用快递),我不胜感激。

你的朋友

汤姆

有一件事再清楚不过。我并不能提出主张要比尔·盖茨为我买一辆奥迪 TT 跑车。从他那里得到一辆车——任何一辆车——并不是我有权得到的东西,不是我该得或应得的东西。如果我的好朋友比尔为我买了这辆我梦想的

车,他的礼物只是表明他的非同寻常的慷慨(或者非同寻常的愚蠢),而不是不同寻常的公平。

相反,当我们主张自己的权利,我们并不是在要求任何人的慷慨。我们并不是在说:“求求你,请发发慈悲给我原不应我得的東西吧。”相反,当我们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们是在要求公平对待,要求得到我们应得之物。

部分塔斯克吉研究的悲剧,就在于那些贫穷的人对研究者的信任。在他们的时代,在那个地方,还有在那样的情境之下,那些患有“坏血”的人从未想到要主张他们的权利。他们怎么会呢?他们以为他们在接受高超的医学治疗,昂贵得他们支付不起(就像我买不起奥迪 TT 一样)的治疗。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更早地发现真相?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从一开始就了解正加于他们的不公正?最后,在出现死亡和殃及下一代之后,幸存者终于明白了。而当他们主张自己的权利,他们就不是在要求施舍。

道德错误:援助

塔斯克吉研究说明不义的牺牲者有时不了解他们的权利何时或者为何遭到侵害。弱势群体中的成员(比如孩子和穷人)常常是受害者。由于其易受伤害,孩子和那些生活于贫困中的人便成为那些想要谋取某种好处(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公众的)的人可以轻易捕获的猎物。当这些弱势

者被利用来谋他人的好处,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就有义务挺身而出,为受害者说话。不仅如此,这种义务本身就是对公义的要求,而不是对慷慨的祈求。这些受害者应该得到我们的援助;帮助是他们应得之物,而不是我们“大发善心”施与之物。人们保卫其权利的能力越是弱,我们帮助他们的义务就越大。

限于我们的力量 and 影响,我们无法什么都做,去保护每一个不义的受害者。但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做事情总胜于什么都不做。我们不能够为所有不义的受害者做所有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满足于对任何受害者什么都不做。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知道塔斯克吉研究受试者在遭受着什么的人都有义务去制止这件事。

道德统一:尊重

侵害。平等。王牌。我们在审视塔斯克吉研究案件时浮上表面的这些和其他观念有助于说明人权。即使这样,我还是禁不住想这里少了什么东西。应当有一种方式来统一和简化这些观念。那就是尊重的观念。

一般意义上,本章所讨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身体的完整)是一个基本主题的变化,那个主题就是尊重。我通过尊重你生活中的这些权利来表明对你的尊重。你通过做同样的事情来表明你对我的尊重。尊重是基本的主题,因

为彼此相待以尊重不过就是以尊重我们其他权利的方式对待彼此。我们最基本的权利,统一我们所有其他权利的权利,就是受到尊重对待的权利。

如果我们把这种想法付诸塔斯克吉研究案,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有同样的回答。那些实施这项研究的人表现了对那些其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的人的身体完整性的尊重了吗?没有。他们表现了对死去的受害者生命的尊重了吗?没有。更根本的是,这项研究的受试者受到了他们有权要求的作为一项道德权利的尊重对待吗?没有。1997年,前总统克林顿代表国家向塔斯克吉研究中仅存的几个人类“实验品”的幸存者和那些死者后人道歉,那个道歉迟到了六十多年。

向后看,向前看

何为人权?人权何以重要?这是我想我在开始讨论动物权利问题之前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我把我学到的东西概括如下。

- 43 无论我们的差异有多少,我们的道德权利是一样的。这些道德权利是要保护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自由。不仅如此,它们所提供的保护不是一点,而是很多。我们的权利——你的和我的,还有那些在塔斯克吉研究中受到虐待的人们权利——应当受到

尊重,即使他人能从对我们权利的侵犯中获得极大的利益也是如此。

主张我们的权利不同于要求施舍。尊重的对待是我们应有之物,应得之物。当我们言及权利,我们便是在主张什么,我们所要求的乃是正义,不是慷慨;是尊重,不是施舍。我们不仅为自己提出这些主张;我们也为那些缺少为自己提出这些主张的权力和知识的人主张权利。在道德世界中,没有比我们的受到尊重的对待的权利更重要的了——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为保卫他们的权利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或者夺去别人的生命。没有对一个人权利的尊重,就没有对这个人的尊重。

我正在进步。此前,“道德权利”一直是一个我向往的理念,一个我并不完全理解的理念。现在我开始理解它。实际上,我对它的理解已经令我知道什么是我所不知道的。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需要填补。说什么是道德权利以及它们为什么重要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拥有这些权利。在我摸索的过程中,这就成为我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

解释人权

为什么我们拥有我们现在享有的这些权利?这又是数百年来哲学家们一直想回答的问题。而且我也又一次寻找简化问题的途径,这次我遵循几何学的证明模式:

假定：人类赋有道德权利。

假定：木棍和石头没有道德权利。

问题：为什么？适用于人类而不适用于木棍和石头的、那解释为什么我们赋有道德权利而它们没有的是什么？

不管这个“某物”是什么，这一点很清楚：它必须要以同我们拥有的权利相关的方式，说明那令我们是同样的和令我们是同等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也仍然是）：“这个‘某物’是什么？”我着手去发现最有影响的各种可能。有些可能是基于宗教信仰；另一些则不是。为公平起见，我要考虑这两种情况。历史上，吸引大多数信徒的有下面这些回答。

人有权利是因为

44

1. 人(humans)具有人性。
2. 人类乃人(persons)。
3. 人有自我意识。
4. 人使用语言。
5. 人生活于道德社会。
6. 人有灵魂。
7. 上帝把权利赋与我们。

基于各种理由,我认为这些回答中无一令人满意,而我要解释为什么。不过我也要解释能够克服那些不足的另一可能。

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

1. 人有权利是因为人具有人性

这里我们有了一个部分是真理但是完全不相干的观念。人是人,这是真的,正好像石头是石头是真的一样。问题在于,像这样的真理并没有道德含义。它们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个既定的观念(人或者石头)与它自己是同一的,而且自我同对理解为什么我们有权利而石头没有并无干系。

说得更清楚些,假定我宣布:“石头有权利!”你(自然)茫然不解。“为什么你会相信这种事情?”你问。我回答说:“因为石头是石头。”现在你更加茫然。“不,”你说,“我的意思是哪里有什么关于石头的东西可以解释它们的权利?”“石头是石头,”我又说一遍。“好,”你说,“随你相信什么,但是你没有给我任何理由令人相信石头拥有权利。”正是。这正好比如果说“人是人”,则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理由去相信人拥有权利。

也许这里的含义有所不同。也许这个观念是说,人有权利是因为我们属于一个特定的种——人类,智人类。按

照这种方式解释,作为一个科学(生物学)论断,答案 1 仍然是部分为真但也仍然是完全不相干。是的,人类属于智人类。我们不属于灰狼类。但是问题仍然在于,像这样的真理不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有权利而狼却没有。它们告诉我们的只是有些生命(人类)属于一个生物学上的种,而另一些生命(狼类)属于另一个生物学上的种。但是谁属于什么种同我们的问题不相干。如果我们认为狼没有权利,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属于灰狼类。

2. 人有权利是因为人类是人

显然,答案 2 是否为真取决于“人”的意思为何。哲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在相关的意义上,人指的是在道德上对其行为负责的个人,对这种人可以说“他们所为是对的,值得赞扬”,或者,“他们所为是错的,应当谴责。”你和我都是这样的人,所有那些参加塔斯克吉研究的人也是。因此,答案 2 的意思就是,我提到的那些人有道德权利,是因为他们都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与答案 1 不同,答案 2 所说当然像是有关系。如果任何人拥有权利,只有认为在道德上对其行为负责的人拥有权利才说得通。换一种方式说,如果这些人没有权利,那就很难理解还有什么人拥有权利。

不过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是成人的人拥有权利,答案 2 对不是“成”人(persons)的人(humans)

的权利却什么也没有说。而这遗漏了数亿甚至可能数十亿的人。比如,刚刚出生的人、婴儿、年幼的儿童在这个意义上都还没有成人。他们都不能在道德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虽然成为“成”人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拥有他们现在拥有的权利,但它无助于理解相当大一部分人所拥有的权利。

3. 人拥有权利是因为人具有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以致我们可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的能力。我们看我们面前的东西。我们看到的一物是一本书。所以我们意识到一本书。然而,我们还能够意识到我们意识到一本书。可以说,我们能够在“己身之外”去看我们自己。这种更高水平的意识(意识到我们意识到某物)便是自我意识的核心。我就这样想到它。我们不仅意识到世界,我们还意识到是在世界之中。

自我意识据说是恐惧死亡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是在世界之中,那就很难理解我们怎么会害怕离开此世(也就是说,害怕生命的终止,害怕死亡)。因为这是真的,我们也许可以预知某些哲学家下一步的推论。他们论证说,人如果不了解他们终有一死,他们就不会有生命权;而由于人若没有自我意识就不明白他们终有一死,这些哲学家的结论就是,只有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才有生命权。

46

这种思考人权的方法即使在其他方面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仍然不够。比如，要了解具有自我意识如何与理解我们对身体完整性的权利有关就很困难。但是这样的话，答案3在其他方面又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儿童在9岁或者10岁之前并不知道他们生命有限。这意味着数亿甚至可能数十亿儿童不能够满足答案3。如果满足答案3对于拥有生命权乃是必要的话，所有这些孩子就都没有这一权利，而这是荒谬的。即使自我意识对于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生命权，它还是无助于理解为所有不具有此种能力的人所拥有的权利。

4. 人有权利是因为人运用语言

可能一望即知，答案4面临同答案2和答案3同样的不足。许多不能够满足答案2和答案3的人——比如婴儿——也不能满足答案4。同样，即使能够运用语言与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拥有权利有关，它也无助于理解为什么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人也拥有他们所有的这些权利。不过事情还不仅在于此。与答案2和答案3不同，答案4提出了一种同我们所讨论的任何权利均无明显关系的考虑（运用语言的能力）。必须有比这个答案更好的答案。

5. 人有权利是因为人生活于道德社会

赞同答案5的哲学家们依下面这种方式来理解“道德社会”。一个“道德社会”即是一个道德权利的观念在那里

被援用和理解的社会。因此,所有的人都是道德社会的成员,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道德权利的观念在那里被援用和理解的社会成员。

令哲学家们赞同答案 5 的动因不难发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前面提出的几个答案都有不足,因为它们都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婴儿或者小孩子的权利。答案 5 想要通过让权利的拥有脱离每个个人的能力(比如自我意识)来弥补这一不足。答案 5 包含这样的意思,即所有的人都拥有权利,而不论其个人能力如何,因为所有的人都是道德社会的成员。⁴⁷

尽管这种思想方法后面的动机可能令人赞赏,这种想法本身却不然。一个观念在社会中被用到和理解,这个事实绝对没有为这个观念的确切含义提供任何解释。考虑一下女巫这个观念。就我们所知,这是一个产生于人类而且仅见于人类的观念。假定是这样。假定我们被问起是不是有女巫。即使是一个不十分审慎的思想者也不会说:“为什么有女巫,那是因为女巫的观念在我们的(人类的)社会里被人用到和理解。”我们有女巫的观念与解释女巫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无大关系。没有理由以不同方式思考权利。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因为权利的观念在我们的(人类的)社会里被援用和理解”,这对了解为什么我们拥有我们现在享有的权利并无帮助。

6. 人有权利是因为人有灵魂

现在我们遇到了人权的两个最常提出的宗教依据中的第一个。(宗教观念在下一章有更详细的讨论)。许多世界性的宗教,古代的和现代的,都教导说人有不朽的灵魂。但这些教导常常并不相同。比如,印度教相信投胎转世;我们的身体死亡之后,我们的灵魂会借其他动物之形再生。相反,基督教不相信投胎转世;在我们的身体死后,我们不会在此世再生。尽管有这些不同,根本观念却是一样的。说我们有不朽的灵魂,即是说在我们的身体死后我们却并不衰朽。相反,我们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继续活着。

对灵魂的信仰可以是一个让人感到欣慰的观念。当我们面对家人或者亲密朋友的死亡,如果我们相信超越死亡的生命,我们的悲痛便能减轻。反对在艰难时减轻悲痛的事物是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就我记忆所及,我总是很倾向于灵魂的观念,并且深切希望人有灵魂。同时,多年来我一直很清楚,拥有灵魂与理解为什么我们拥有现在我们所有的权利没有关系。我这样想的理由如下。

48 权利可以保护我们最重要的物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自由,我们通过指出这一点来解释拥有现有权利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些权利所提供的保护不是一点,而是很多。我们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即使他人能从对这些权利的侵犯中得到极大的好处也是如此。在道德世界

中,恰如我们所见,我们的权利乃是王牌: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权利受到尊重对待更加重要。

现在我们要求帮助理解为什么我们拥有我们所有的权利。有人回答说:“我们拥有这些权利是因为我们拥有不朽的灵魂。”显然,我们拥有不朽的灵魂(假定我们有)这件事同问“我们在身体死后还将继续生存吗?”有关。但是同样清楚的是,我们有灵魂与下面这个问题一点关系也没有,即“当人们生活在此世的时候,谋害他们的生命、伤害他们的肢体或者剥夺他们的自由是错的吗?”换句话说,我们死后的情形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拥有我们活着的时候所有的权利。

7. 人有权利是因为上帝赋予我们权利

这是人权的最普通的宗教依据。这个观念看上去极尽简单。我们力量有限,无法创造权利。上帝无所不能,上帝能创造权利。事实上,上帝不仅能够创造权利,而且实际上认为应当创造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拥有我们所有的权利。

这种思想方法不会得到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的赞同。根据答案7,如果不存在赋予我们权利的上帝,人类就不会拥有权利。然而,不信上帝的人(无神论者),还有不知道信什么的人(怀疑论者)却都坚信人权。我们要说他们肯定错了,说倘若没有上帝赋予我们权利则我们便不可能拥

有权利吗？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不大可能接受这种看法。

对这种思想方法感到不满意的绝不仅限于不是信徒的人。甚至最热忱的信徒也有深思熟虑的理由质疑答案7。我们可以基督教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有些基督徒无疑相信上帝是我们权利的渊源。毕竟，美国的建国者（顺便说一句，他们有些并不是基督徒）不是说过我们“为我们的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吗？如果我们不信任建国者们，我们还信任什么人呢？

49 在其他方面可能如此，但在这个方面建国者们却不是可靠的向导。记住：这些人的上帝带着惊人的偏见分配权利。他们的上帝没有把权利给与妇女或儿童或有精神障碍者或奴隶或印第安人或没有财产的公民。他们的上帝认为按照有利于像建国者那样的人而不利于其他人的方式分配权利是正当的。建国者有上帝在他们一边，那是何等便利！如果有人要我们证明偏见如何发生作用，要发现比这更好同时也更糟的例子还真不容易。伟人们也不能免于大错。

朴素的审慎要求我们在其他方面寻求智慧的指引。还有什么比《圣经》是更好的地方（在现下的语境中）去寻这种指引呢？而当我们去看《圣经》，这便是我们发现的——或者毋宁说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我们在《圣经》没有找到一处表明上帝把权利赋予人。我们没有读到一章一句记载着上帝说（比如）：“人啊！听着！我将权利赋予你

们,这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之权!”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干脆什么诸如此类的表述都没有发现。

我们发现的则是在语义上和道德上都不相同的东西。《圣经》伦理,尤其是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伦理,乃是爱(*agape*)的伦理,而不是权利伦理。我们的存在乃是上帝宏富之爱的礼物,而我们被要求给与邻人的爱,是我们追随上帝爱我们的榜样自由给与之物,却非我们的邻人视为正义而有权要求于我们之物。我们爱邻人的义务并非基于我们的邻人被爱的权利。在《圣经》的语境里,我说“我有权要求你的爱”就像我告诉比尔·盖茨“我有权要求你的钱”一样让人困惑。用甘地的话说,“爱从不要求,爱永远给与。”把《圣经》中的上帝赞为我们权利的渊源的人们错在将自己想在那里找到的东西“读”进去,而不是接受《圣经》本身的内容。

但是设想我们为论辩的缘故假定上帝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是权利的渊源。换言之,无论何人拥有他们所有的权利,是因为上帝认为应当赋予他们权利。即使我们作出这些重大假定,我们还是不知道谁有权利或者为什么他们有这些权利(即那些有权让上帝赋予我们权利的人是些什么人)。此外,就像建国者的例子所表明的,人不只会有过错,我们在回答“上帝把权利赋予什么人”的问题时已经铸

成大错。结果是，把上帝引入答案，即使作出我们上面所作的假定，留下许多重要问题没有回答（关于上帝和权利问题更多的讨论，见下章对反对意见的讨论9—10）。

答案何在？

50 如果答案不在人的生物学，不在我们的道德责任，也不在我们的灵魂，不在上帝，不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任何可能性，那么，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拥有我们所有的权利？一定在什么地方有一个答案。我决定继续寻找。而当我找到我所寻找的答案，那就像是一个发现，令我耳目一新。

本章前面的讨论提到人类彼此不同的许多方面中的一些方面——比如在性别、种族和族群方面。尽管有着许多差异，在有些方面所有享有权利的人却是一样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是因为我们都属于同样的种（这是真的，但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因为我们都是成熟意义上的人（persons）（这可能有关但是不真）。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相关的方面彼此相似，这些方面涉及到我们所有的权利：我们对生命的权利、对身体完整的权利和对自由的权利。

想一想。我们不仅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都意识到这个世界，意识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仅如此，发

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无论是涉及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自由,或者我们的生命本身——对我们都很重要,因为,不管别人关心与否,它们都改变我们生活的质量和延续,我们能感觉到这些。不管我们有哪些差异,这些是我们基本的相似性。

我们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旧词来命名这个相似性家族。“人类”(human being)不是一个合适的词(比如,死人是人但是意识不到世界)。“[成]人”(person)这个词也不是(婴儿可以意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但却不是[成]人)。但是这些相似性足够重要,应当有一个它们自己的词。我用“生命主体”(subject-of-a-life)这种表述来指这些相似性。根据这种用法,这个词的作者,汤姆·睿根,是一个生命主体,读到这些词的读者们也是。

什么是生命主体?所有那些具有上述相似性的人都是。谁是这些人呢?啊,我们周围这60亿人都是,不管我们住在哪里、年龄大小、种族、性别、阶级、宗教信仰、政治信念、智愚程度以及其他种种差异。

为什么成为生命主体是一个重要观念?因为在我们考虑过的其他可能性失败的地方它成功了。界定这个观念的这组特性以一种令我们的道德平等有意义的方式使我们所有人平等。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就如上述讨论所隐含的那样,人类生命主体在许多方

面不同。比如,有些生命主体是天才,有些则有严重的精神智障;有些有音乐天赋,而另一些五音不全;有些跳得高、跑得快,投掷棒球超过每小时 95 英里,而其余的人却没有(我们可以这样说吗?)这样的才具。这些差异真实而且重要。如果匹兹堡海盗队要找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的主要投手,他们要是敲我的门那就是找错了地方。

然而,如果我们根据基本道德平等来思考世界,这些差异就没有意义了。从道德上考虑,一个可以用单手弹奏肖邦练习曲的天才并不居有比一个精神严重受损、从不知道钢琴为何物也不知道肖邦是谁的孩子“更高”的位置。在道德上,我们并不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划分世界,把爱因斯坦放在“上等”者流,高于世界上“下等的”侯马·辛普森(Homer Simpsons)一家(美国电视连续剧《辛普森一家》中的主角,是一个普通美国人。——译者)天分低者并非生来就是要伺候天分高者。与后者相比较,前者并不仅仅是物,是被用来实现后者目的的手段。从道德的观点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同等是人,而非一物,是生命主体,不是一个没有主体的生命。

因此,何以生命主体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讨论过的其他答案不能解释我们的道德相同和道德平等,而它可以:

作为生命主体,我们都是——一样,因为我们都生

活在世界上。

作为生命主体,我们都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意识到这个世界。

作为生命主体,我们都是一样,因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对我们是重要的。

作为生命主体,我们都是一样,因为发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自由,或者我们的生命)的事情对我们至关重要,无论别人不在乎。

作为生命主体,没有上等或者下等、高级或者低级之分。

作为生命主体,我们在道德上都是一样。

作为生命主体,我们在道德上皆为平等。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讨论开始时提出的问题:

假定:人类赋有道德权利。

假定:木棍和石头没有道德权利。

问题:为什么?适用于人类而不适用于木棍和石头的、那解释为什么我们赋有道德权利而它们没有的是什么?

52 不管这个“某物”是什么,它必须要以我们所与的权利相关的方式说明那使我们一样、令我们平等的东西。

对我们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因为我们是生命主体,而木棍和石头不是。我第一次写下这些话并且为了解其真谛的那天,我记得曾这样想:当人们说他们有了重大发现,他们的感觉一定也是如此。发现和惊奇实在就是这样令人兴奋。我关于人权所学到的东西是不是能被用来解开动物权利之谜,这个问题则有待了解。

第四章

动物权利

我的所有关于人权的知识都与我在动物权利问题上 53
的思考直接相关。判断动物是否拥有权利完全取决于对一
个问题的回答：动物是不是生命主体？我们需要问这个问
题，不仅因为它关乎动物，也因为其实关乎我们自己。从
逻辑上来说，我们不能如此向世界宣布：“我们人类之所以
拥有平等的权利是因为每个人同样都是生命主体，但是其
他动物——虽然他们如我们一样也是生命主体——没有这
些权利！”这听起来就像是站在世人面前喊叫着：“沃尔沃
汽车不是汽车，因为他们不是福特车！”没人会愿意显得如
此愚不可及。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在世界上数十亿计的动物中,有没有一些能够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及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他们是否在乎外界对他们所做的这些事,不管别人在不在乎?如果任何动物满足了上述要求,他们就是生命主体。而如果他们是生命主体,他们就拥有权利,就像我们一样。我逐渐却肯定地意识到,这就是关于动物权利的所有问题的最终归宿(惟一结论)。

当然,没有一事实或者一条论点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相反,我们需要考虑多种相关事实以及考察一系列的论述。这一过程与庭审比较类似:很少有一事实或者一条论据就可以决定有罪或者无罪的。虽然有时候罪犯的狐狸尾巴会被一把抓住,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通过不断积累不同的事实以及论据来最终倾斜法官的天平,向这边或者那一边。我相信,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上,事实与论据的累积最终只会决定性的导致判决有利于一个结论:许多非人类的动物也是生命主体。

54

常识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提到了曾经与南希和我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的小狗格列果。他是一个很棒的朋友,聪明伶俐,有着令人愉快的脾性和小小的独立性格。他有一点像猫,永远期待我们给他更多的爱,却狡黠的不情愿以同样的爱

来回报。你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的精怪。

南希和我有没有把格列果当作生命主体？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过“生命主体”这种说法，所以也许并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但是如果当时有人问：“你们认为格列果能够意识到这个世界吗？你们认为他知道别人对自己做了什么并且这一点对他很重要，不管别人在不在乎？”南希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那还用问吗？格列果当然全（部满足）都知道了！”

我和南希的所想，与天下所有正与他们的猫狗分享着生命的人们是一样的。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常识了：在我们的动物伴侣的双眼后面藏着的是一个有着复杂心理的生命，他们作为生命主体的地位一点也不比我们低。当然，他们生命中的许多参数与我们大相径庭。一些人喜欢听嘻哈乐或者逛商场，一些人阅读史书或者烤面包，一些人摔盆扔罐或者打电子游戏。猫狗们不喜欢这些。所以我们可以不费力地列出一长串单子显示我们的生命与他们的多么不同。

但是（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但是”），在这些区别之间却深藏着一种共同点。在作为生命主体这一点上，我们与他们是别无二致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们猫和狗并不能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存在，或者他们并不在乎别人对自己做些什么，我们只能认为这个人的脑子可能有点问题。

普通的语言

想象你的邻居每天把几条狗关在笼子里，二十四小时不放他们出来。当你走过的时候，他们狂叫乱吼，显示他们见到你时的激动。当你停下来抚弄他们时，他们摇头摆尾，舔你的手。当你离开时，他们奋力用爪子挠地面，试图将地面挖出小小的空隙，再挤出来。你的邻居叫你离他的财产远一点，否则他就要采取措施了。你则坚持自己的立场：
55 “你看不出来这些狗想出来吗？你不知道他们渴望得到注意吗？他们每天被关在笼子里都快闷死了！”

会有人听不懂你所说的一切吗？你的遣词造句使你的语言不可理解吗？我们可以想象在别的情境中这也许是可能的。如果你告诉我们冰块希望从冰箱里出来或者路上的鹅卵石渴望得到人们的注意，正常的语言使用者都会奇怪你在说些什么。但是没有正常的语言使用者会有哪怕一点点的困难来听懂你对那位邻居所说的话。在那双狗的眼睛后面有一个“他”（或“她”），那个“他”（或“她”）有需求和渴望，会记忆也会感到受挫。

一样的行为

我们之所以能够正确理解狗以及其他动物的需要，部

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在许多程度上与我们很像。如果我被关在笼子里而想被放出来,我就会试着出来(例如,我会试着撑宽栅栏的间距或者往栏杆上撞)。如果你邻居的狗想离开笼子,他们也会试着去做的(例如,用爪子挠地面)。我们理解他们和他们的行为,是因为我们理解自己的行为。正如我的行为可以告诉你“我要出去!”,狗的行为也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渴望,而无需他说出来。

当然,对动物的意愿所做的这种有意义的判断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你的另一个邻居告诉你他的狗想去哈佛大学学古人类学,或者他的猫决定皈依某个异教,我想,无论如何宽容,我们都会表示出不理解。确实有一些人在理解动物方面走的太远了。但有时候,动物的行为不像冰块或者鹅卵石,而与我们十分相似。在相似的情景之中,我们可以正确推断他们对周遭的感受与我们相类。

一样的身体

如果别的动物体态都与我们极为不同,那么将他们作为生命主体看待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例如,假设他们没有我们的感官系统(眼、耳、口、鼻等等),没有我们的内脏(心脏、肺、肾脏等等),没有一个稍微有点类似中枢神经系统的东西,更不用说什么大脑,我们也许会将这些动物想象为一团一团没有分化的原生质,像油脂一样流淌在这个世

界上。

假定关在笼子里的是这样一种团状物。我们能够想象团状物的行为同我们被关在笼子里的行为相像,以至于我们被触动而要说(并且理解):“这些团状物要出去”吗?我想,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有良好语言能力的人对此可能有不同回答,这是完全可能的。

不管在这个理论上是可能的事例中,真实的情形是什么,现实的情况是大不一样的。许多动物的体态在很多方面与我们惊人相似。例如,他们有与我们相同的感觉器官和内脏。人类在解剖结构上与某些动物的相似不仅十分明显而且令人瞩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物与我们拥有一样的身体。

一样的系统

还有一个障碍会使我们很难将其他动物视为生命主体。想象一下,尽管其他动物在生理结构上与我们十分相似,但是当他们受到外部伤害的时候,也许疼痛的讯息却不是像我们一样由神经系统传向大脑,而是传向了身体的其他部分(比如胰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很难坚持“动物意识到别人对自己做了什么”(即那个外部讯息被接收到了)这一论断。

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当伤害发生时,讯息被以同

样的方式传达到了相同的部位,在我们的体内是这样,在他们的体内也是如此。在两种情况下,这些部位都是大脑。在他们的体内,讯息并不会被传递到胰腺。正如人类与动物在身体上物理结构十分相似,神经系统的情况也一样相似。

一样的起源

最后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共同点。当谈到人类生命的起源时,有两种可能性呈现在我们面前。人类的生命可能是因为上帝的特别创造而肇始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撇开对其他形式生命——包括所有动物——的起源的理解来看待人类的起源(在后一章里我将讨论更多关于上帝的问题)。第二种可能是,人类的生命可能是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才逐渐形成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自始至终离不开上帝的指引。如果事实情况如此,那么对人类起源的理解就必须与对其他生命起源的理解联系起来,这其中当然包括其他动物。

57

在查尔斯·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著作问世以前,对于上帝造人的信仰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并驾齐驱。但是当达尔文的著作出版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的存在再也不能脱离其他生命形式而孤立地进行理解了,因为我们就是由这些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事实上,对于所谓

“低等动物”，这一点也完全适用，在这里，达尔文指的是其他哺乳动物。尽管细节十分复杂，但达尔文理论的主线却清晰简单：我们与其他动物有着相同的祖先，我们相似的生理构造以及智能都是那些遥远先辈的遗存。达尔文写道：不同动物的智慧“只存在量的差异，不存在质的区别”。

这意味着什么？“只存在量的差异，不存在质的区别”？这意味着决定人类思维的那些因素也可以在“低等动物”身上被找到。事实上，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拉切尔（James Rachel）所注意到的那样，在进化论问世以后还找不到动物身上的这些因素“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拉切尔写道：

进化论使我们接受延续性，而不是突兀的断层。它揭示了如果我们以不带偏见的眼睛去观察，我们将会发现一幅由相似性和区别交织而成的复杂图景。我们将在人类身上找到记载着其进化历程的蛛丝马迹，并且在其他物种那里——尤其是那些在亲缘关系上与我们最为接近的物种——发现某些我们所拥有的特征。

当达尔文以“不带偏见的眼睛”去审视其他哺乳动物的行为时，他的确发现了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不仅能感受

欢乐与痛苦,而且达尔文认为那些哺乳动物还“(或多或少地)经历着焦灼、悲伤、沮丧、绝望、愉悦、爱慕、柔情、热爱、愤怒、阴沉、决绝、憎恨、生气、厌烦、鄙视、负罪、骄傲、无助、耐心、惊奇、震惊、害怕、恐惧、羞愧、腼腆和谦卑等种种情绪状态”。

我可以想象某些人会对达尔文的这些话投去怀疑的眼神(例如,动物会显示出厌烦和谦卑)。但是即便有批评者想要质疑上述清单中的某些条目,所有具备基本常识、具有正常语言能力的人士都会同意,猫、狗以及其他的哺乳动物可以表现出诸如焦灼、愉悦、决绝、惊讶和恐惧等等情绪。 58

还可能出现另一种怀疑的声音。许多人根本不相信进化论。他们认为上帝分别创造了人类和其他的动物,并且这一创造只是大约一万年之前的事情。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或者其他任何进化理论都是凭空臆造的不真实伪说。对于这些人来说,用进化论作为支持动物有思维能力的证据根本行不通。

尽管乍一看去,这种对进化论的拒斥会否定达尔文关于动物思维能力的结论,但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涉及动物问题时,世界上几大主要宗教的观点空前一致。当你阅读圣经、可兰经、律法(圣经旧约前五卷),或者研习儒教、佛教、印度教和印第安人的原始信仰时,你就会发现他们所传达的讯息都是相同的。绵羊和鲸鱼、山羊和牛、猫和

狗都绝对可以意识到周遭的世界。这些动物也绝对可以意识到他人对自己做了什么。这些影响对他们来说是绝对重要的。在这些方面,世界主要宗教的教义都没有不同。

因此,虽然我的结论来自进化论的支持,但是它与那些认为上帝分别创造人类和动物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结论是吻合的。那么对于那些既相信进化论又相信上帝的人们呢?他们就拥有了双重的理由来承认其他动物的思维能力了。

动物是不是生命主体?

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动物是不是生命主体?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我建议大家通盘考虑一系列相关事实和论据,而不仅局限在单个事实和论点之上。只有在这么做了以后,我们才能观察证据使得天平朝哪个方向倾斜。动物是不是生命主体?根据我们以上所列举的理由,至少在哺乳动物方面,天平毫无疑问的倒向了肯定的答案。

常识和我们生活中的一般语言支持这个答案。我们与动物之间行为上和生理结构上的共同点也支持这个答案。我们共同的神经系统以及我们共同的起源,无论是通过进化论还是上帝的创造,也都支持这个答案。如果我们“以不带偏见的眼睛”审视面前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些熟悉的身影,他们不仅在生理上是我

们的亲戚,在心理上也是我们的同门。和我们一样,这些动物生活在世界上,意识到世界的存在,也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像我们一样,他们在乎别人对自己做了什么,这种关注是完全自足的,与他人是否在乎毫不相关。尽管存在诸多区别,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在一个最核心和最根本的方面是一致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命主体。这种共同点是否适用于其他非哺乳动物将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问题。

打破物种界限:哺乳动物权利

在我以前的得过且过的生活中,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所要做的只是向前再迈一步。如果我要保持前后一致,我就必须承认其他哺乳动物的权利。我可不想站在世人面前喊叫:“沃尔沃汽车不是汽车,因为它不是福特汽车!”对于一个符合逻辑并希望做出公平和正确判断的人来说,在这一问题上他是不能走回头路的。既然决定人拥有平等权利的原因是我们作为生命主体的平等地位,那么对于那些与我们一样是生命主体的哺乳动物来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同样拥有权利,包括受到尊重的权利。

我可以肯定地说“动物也有权利”这个结论不是我挖空心思去找出来的。还记得年轻时的那个我,那个喜欢思考并把动物划分为“它们”而非“他们”,并将他们与其他

“东西”归为同类,就像黄瓜和布袋装一样吗?当我(一个曾经吃肉、钓鱼、解剖动物、购买貂皮帽子、为动物实验辩护和观看马戏的人)发现自己得出动物也拥有权利这一结论时,我的惊讶并不比旁人少。

划定界限

支持将哺乳动物视为生命主体的考量并不排斥将其他非哺乳动物同样包含在内的可能性。特别是鸟类,他们绝对可以满足所有条件。常识和常言再一次支持了这一判断。我们在行为模式以及生理构造上的诸多相似之处也支持了这一点。我们相类似的神经系统以及共同的起源,无论来自进化还是上帝的分别创造,也支持这一答案。另外,最近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研究都显示了鸟类丰富多样的认知能力。鸟类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学到东西,他们可以教育同伴,他们进行逻辑推理。他们甚至可以根据是否有其他鸟类窥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例如,桤鸟(scrub jays)如果发现自己隐藏食物的行为被别的鸟发现,会单独回巢将食物挪到其他地方(第六章将会提到其他关于鸟类认知能力的证据,本章和后续章节也会提供更多关于其他动物认知能力的资料)。

鸟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他们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存在吗?他们知道别人对自己做了什么吗?不管别人在不在

乎,他们自己在乎身上发生的一切吗? 举证的责任毫无疑问将落在那些要给出否定答案的人身上。当圣方济与鸟儿讲话的时候,他显然不是在同自己说话。

鸟类有权利吗? 我们是否有义务不夺取他们的生命以及剥夺他们的自由? 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吗? 从逻辑上说, 这些问题都只有肯定的答案。因为鸟类与我们在道德领域的同等地位(同为生命主体), 又因为作为生命主体的地位是决定我们享有同等权利的关键因素, 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鸟类也享有这些权利。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 应不应该认为所有的脊椎动物, 包括鱼类也有心理活动? 我们并不缺乏支持肯定答案的理论基础。像人类一样, 鱼类也拥有复杂的心理、生理结构、大脑和脊髓。另外, 在他们体表, 尤其是口部附近有高度发达的神经末梢。根据伏尔泰的精神, 如果承认鱼类有一切令他们可以感受疼痛的生理结构却转而否认他们的疼痛感受, 这是不是一种荒诞的遁词? 这些可不是牵强附会的人鱼同形论。兽医瑟尔玛·李·格罗斯(Thelma Lee Gross)总结了目前为止人类在该领域的知识, 他认为“直接的临床经验以及科学研究都使得鱼类研究专家相信这些动物可以感受到痛苦”。

还有一些专家揭示了一些生活在稳定群落(“家庭”)里的鱼能够通过外表或声音认识彼此。他们可以记住同伴

过去的行为,并且根据这一知识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相应调整。鱼类可以记忆周围环境的特征,包括认识到领地和栖息地的区域范围。也就是说,鱼类知道自己在哪里,也知道自己去往何方。年长的鱼类教会后辈们如何选择食物以及避免危害,任何年龄的鱼都可以通过观察其他鱼类获悉找寻食物的地点。另外,鱼类显示出了被生态认知行为学家称为联系推理的能力,即将过去得到的经验运用于全新环境的⁶¹能力。在这些从不眨动的眼睛后面,有一个“他”在那里吗?某个拥有权利的“他”?

我相信会有人认为把鱼类视为有思维能力并有权利是太荒诞不经了。他们会说鱼类的大脑十分原始,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极度低级,以至于他们不可能负荷大量的心理活动。我们应该明察秋毫,果断地划清界线,将鱼类排除在平等权利的考虑之外。

也许是吧。也许又不是。我当然清楚我的同情之心延伸到哪里,但为了论断的严密性,我愿意将我的结论局限在争议最少的两类动物,即哺乳动物和鸟类。(我用“争议最少”这个说法是因为有些哲学家坚持认为动物,包括哺乳动物和鸟类,是完全没有思维能力的。我将在下文的第8条反对中回应这个观点)。在本章后面的反驳对动物权利进行批评的言论中,我主要维护的是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权利。除了在第六章中有一部分专门涉及鱼类屠宰之外,

后续章节关心的是主要动物使用行业如何对待以上的两类动物。

打开牢笼

承认这些动物所拥有的权利将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动物使用行业正在剥削数十亿计这样的动物。他们的生命被夺走,身体被伤害,自由被剥夺(比如被皮草工业和制肉工业等)。一旦我们认识到他们的权利,所有这一切都将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我们应该马上停止这些行为,而不是将这些行为改良得更加“人道”一些。动物权利支持者们所面对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要打破所有牢笼,而不是将它们尺寸扩大了事。

承认动物权利所带来的远不止这个艰巨的任务。在前文关于人权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有时候那些权利受到侵犯的对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在青少年身上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他们的柔弱为那些靠剥削他们牟利的个人或团体制造了可乘之机。

目睹弱势群体遭受到如此对待时,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我想答案是既明白又有力的:我们有责任采取干涉行动,站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受害者理应得到我们的帮助,那是他们的权利,不是我们的“仁慈”恩惠。受害人越是弱小,我们提供帮助的责任就越发重大。

当受害者是非人类的动物时,这种责任并不会因此减少。我们有义务代表他们对侵害行为进行干涉,站出来替他们说话,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动物受害者理应得到我们的帮助,那是他们应得的,不是我们施与的“仁慈”恩惠。他们的无力使得我们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而非相反。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也提到在维护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对象的利益时我们的行为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们肯定不能为所有的受害者作一切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也提到这个限度绝对不是零。我们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袖手旁观。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会在第四和第五部分试着给出这两个大问题的部分答案。现在,让我来用自己的经历为以上的讨论作一个简短的总结。

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是大约十年)以及做了许多“发现”和“认清”的工作才走到那一天——当我照镜子时,我简直认不出镜子里的人是自己了——一个踌躇不前者终于走完了怀疑和探索的旅程。我到达了道德发展之路上的一个点,在那里,我终于与那些天生仁慈者和后知后觉者们站在了同一条水平线上。我惊奇地发现,从镜子里向我张望的那个人是一个动物权利论者。那一刻才是我一生的工作真正开始的时刻。有那么多的问题要回答,特别是那些被动物权利的批评者们提出的问题。

反对动物权利的意见

有时候,一些动物权利的批评者们会就事实谈论问题,而不是对动物权利论者进行人身攻击。尽管动物权利论者经常被视为非理性的极端主义者,我们却欢迎这种就事论事的讨论而不是人身诋毁。我们相信在公平的辩论中,我们的立场终将获得承认。每当批评者们希望表达反对意见并且愿意进行公平对话的时候,我们就高兴地说(引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名言):“来吧,让我们好好讲讲道理”。

在列出反对动物权利的几个典型论点之前(对于学界的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几个典型的反对意见,我在《动物的权利与人类的过错:道德哲学导论》的第七章中作过分析),我要重申本章开头关于动物是否是生命主体的讨论中所说的一些话。我们所面对的局面有点像法庭上的情况。在那个情境中,鲜有靠一项证据或者一条论据就可以定罪。在大部分案例中,是由累积起来的一连串事实以及层层叠加的一系列论断来最终影响天平的倾斜方向。 63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关于动物权利的辩论中。没有一件事实或者一条论断可以决定输赢。动物权利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无论是支持这还是反对者都不应寄希望于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让所有的声音都可以发出来,并且不受任何打断(而不像现在媒体所做的那样)。

毕竟,有时候确定哪方持有真理是需要时间的。

早前,我们已经摆出了支持动物权利的事实与论据。而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挑战动物权利论的事实与论据。读者们可以像陪审员那样,在听取了双方意见以后,自行决定真理究竟站在谁的一边。

1. “那植物怎么办?”

在我的经验里,最经常听到的反对动物权的声音可以被浓缩成一个问题:“那植物怎么办?”如果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孜孜不倦地为植物争取平等权利的人士,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在看到植物受到不公平对待时的难过心情。可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并没有特别关爱植物的心思。他们的论点不是植物学意义上的,而是逻辑学意义上的。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动物权利论者说动物(就象猫、狗、狮子、犀牛等等)拥有权利,那么逻辑上他们也应该认为植物(比如番茄和大黄,辣椒和狗尾巴草)同样拥有权利。既然(这种反对的逻辑是这样的)狗尾巴草不享有权利,那么狗也就不应该拥有权利了。

不管这种反对是否出于好意,它都是站不住脚的。回想一下那些支持将动物视为生命主体的论据。一根狗尾巴草怎么能满足关于常识与普通语言、共同的身体以及生理结构等等的条件呢?番茄与我们拥有同样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活动吗?辣椒有和我们一样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吗?

如果有人说“那只辣椒想要出去散步”，我们可以理解那人想说什么吗？不，我想不能。动物权利论者为动物所做的辩护并不在逻辑上决定我们应该拥护辣椒的权利。

这是不是意味着动物权利论者应该对植物为所欲为？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容忍盆栽植物，并相信只有死的植物才是最好的植物？当然不是。有许多条理由可以要求我们轻踏大地，我们所珍视的许多观念也教导我们尽量减少对周围生命的伤害。这个关于植物的问题并不能真正构成对动物权利论的挑战。 64

2. “动物又不是人”。

从字面上来讲这当然是对的。狼与海豚、老鼠与猪都不是人类。尽管这是事实，但是这样的声明并不能回答为什么动物不能拥有权利，就好像“人是人”这样的话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拥有权利一样。

对于这种反对的最合理解读可能是：因为动物并不是我们种群——即所谓“智人”——中的一员，所以他们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权利。但是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也注意到，这种生物学上的事实并不能影响道德判断。它所揭示的无非是某些生物（人类）属于一个生物学上的物种，而另一些（例如狼等）则属于另一个物种。但是这样的物种划分与伦理的思考毫无关系。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拥有某些权利而狼则没有，这种判断绝不可以只是建立在物种的区别之上。

请注意：你不能以牵强的充满偏见且无关的理由来拒绝他者的道德权利。种族就是这样的理由。性别也是。换言之，生物学上的区别都属于这类无理的“理由”。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认为物种可以成为决定是否享有权利的关键因素呢？这在逻辑上讲不通的。从道德上来说，这种观点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异曲同工，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物种歧视。

3. “动物权利观念简直荒谬！”

有时候，批评者们会驳斥动物权利为荒谬的观念。为什么它是荒谬的呢？通常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人都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65 当探究这种指责的根源时，我们发现，作如是想的人开始往往只是认为给猫选举权或者给狗宗教信仰自由是很愚蠢的想法。但接下来，他们就推断出给任何动物以任何权利都是很愚蠢的。

这种观点有点不知所云。它认为动物要么没有任何权利，要么就要享有一切权利。没有一个严肃的动物权利论者会认同这样的观点。例如，我们认为儿童在成年以前不应该享有投票选举的权利。显然，人类不一定享有一切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如果这在人类身上适用，那么没有任何理由它不能适用于动物。

4. “动物们根本不知权利为何物。”

这是当然。没有一种人类之外的动物会理解权利是什

么,即使是他们中智力水平最高者,如灵长类。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大猩猩们会了解权利的核心是理直气壮的要求而非卑躬屈膝的乞求。毫无疑问,那些认为动物们不理解权利概念的批评者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接下来他们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一论断中推测出什么呢?答案是:“动物没有权利”。换句话说,他们试图从“动物不理解什么是权利”这个论断中,直接得到“动物没有任何权利”的结论。

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一点。没有人会真的相信,在你拥有一样东西之前你必须完全理解它。想想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幼儿没有肾脏和肝脏,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肾脏和肝脏是什么东西;我们的远古祖先们没有 DNA,因为他们根本不知 DNA 为何物。显然,这样的推论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在拥有一样东西之前,我们并不需要首先完全理解它。为什么在动物是否拥有权利的问题上我们要持另一种观点呢?到目前为止,对此还没有人给出满意的解释。

注意,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影响我们对不同人群是否享有某些权利的判断。幼儿们不明白什么是权利。事实上,许多成年人也对“权利”二字不明所以(有很多年我自己就是个例子)。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人都不享有权利?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一种思维方式在人权问题上处处碰壁,它肯定也不能指导人们在动物权利问题上的思考。

5. “动物们可不会尊重我们的权利。”

66

我把这种反对称为“塞伦杰蒂国家公园模式”。想象一群哲学家正漫步在塞伦杰蒂国家公园，突然遭到一群饥饿狮子的袭击。“等一等！”，哲学家们叫道，“你们可别想侵犯我们的权利！”啊，他们的抗议毫无作用，最后他们都化为狮子们的美餐。所以说嘛，如果动物们毫不尊重我们的权利，他们就没有什么权利来要求我们去尊重他们。

对于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有多种回应方式。首先，我们注意到他人是否尊重我们并不构成承认他们享有权利的前提条件。例如，当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得不到他们的尊重。第二，如果一个孩子做了损害他人的事情（比如用枪支误杀了他人），我们并不能说“好，从今往后，这个小孩就没有任何权利了”。当损害他人的是狮子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这么说。

6. “那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种反对意见紧接上一条而来。还是想像那些在国家公园里行走的哲学家。他们认为如果狮子们拥有权利，他们就不能采取任何自卫措施以免损害对方的权利。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这就等于说，如果一群老鼠正在巴黎散播腺鼠疫，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因为我们要维护他们的权利。当我们不能在动物面前自卫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就像塞伦杰蒂的哲学家们一样，我

们会死光。

我把这种反对意见称为“末日论”。它也许可以是很好的反讽手法,但作为一种逻辑论证则缺乏基础。任何一个严肃的动物权利论者都不会认为,在面对威胁我们身体、生命和自由的行为时,我们应当放弃自卫的权利。恰恰相反,动物权利论者承认自卫权,并且通盘考虑其中的许多因素,如平等性(即在自卫过程中不应过分使用暴力)。也就是说,当面对威胁我们人身安全的行为时,我们采取适当的自卫行为阻止暴力伤害是完全正当的。

从道德上来说,对于非人类的施暴者,以上原则也完全适用。没有动物权利论者会认为,在狮子面前,那些哲学家应该坐以待毙而不能动一根手指头。

7. “动物们互相都不尊重对方的权利。”

有时候,动物权利的批评者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基于动物互相对待的方式,而不是他们如何对待人类。例如,他们会指出,狮子捕食瞪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牛排?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狮子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吃瞪羚,而我们则不是。狮子们必须做的事情并不能用来作为我们可做可不做的事情的正当理由。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反对意见离我们通常的做法有多远。那些率先发难的人通常都驾驶汽车、穿着衣服、使用电脑、刷卡消费,可是没有任何动物做这些事情。这是

67

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这样的生活而去模仿动物？那些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人准备好野外生存了吗？我不这么认为。那么我们为什么偏偏要模仿食肉动物吃肉这一特殊习性呢？毫无例外的是，当我问起这一问题，我从来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8. “动物根本就是无意识的。”

这是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的著名结论。他认为人类拥有非物质性的心智以及物质性的身体。相反，其他的动物只有物质性的身体而没有心智。对于笛卡尔来说，动物们是意识不到任何东西的。无论你是焚烧一只活的小狗还是生剥海豹的皮，他们都是毫无知觉的。世界上的动物就如同充气玩具一样毫无感觉。

如果哲学家们早已将笛卡尔的这种观点束之高阁，那么对于我们将是莫大的安慰。然而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时至今日，仍有大把享有终身教职的哲学教授们理所当然地将“禽兽”归于没有心智的行列。他们是怎样论证的呢？大体是这样的：因为动物们什么也说不出来，所以他们什么也意识不到。或者说得浅显一点，因为动物们没法说英语或者意大利语或者别的什么语言，所以他们是没意识的。

一些动物权利论者已经指出，有动物(如猩猩)可以掌握手语来与聋哑人进行交流，以此作为对上述观点的回击。尽管这种回应是合理的，但它让步得也太厉害了。仔细想

一下就会发现,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能力与掌握语言的能力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想想看,我们如何教孩子学说话。我们用手指着不同的物件,然后念出他们的名称。父母们举起一只小球,说:“球”。或者他们指着狗,说:“狗”。等等。如果无法使用语言就意味着无法感知外部世界,那么孩子们就永远不可能学会说话了。因为在学会语言之前,他们必须意识到父母说了什么以及他们指向了什么。否则,他们永远学不会使用语言。一旦我们承认小孩的非语言性感知能力,就没有理由否认动物们也可以拥有这样的能力。笛卡尔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68

9. “动物没有灵魂。”

在林林总总的反对动物权利的观点中,有些是具有宗教根源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就像其他的反对声一样,它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如果动物们没有灵魂,他们就没有“死后的生命”。当他们的肉体死去时,他们的存在体也就完全灰飞烟灭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宗教都持上述观点。印度教和许多美洲原始信仰就是明显的反例。甚至主流基督教神学家(如约翰·韦斯利)也在圣经中找到证据证明动物是有灵魂的。

但是为了论证的方便,让我们姑且假设动物是没有死

后的灵魂的。有两点是需要我们搞清楚的,第一点是逻辑上的,第二点是神学上的。在逻辑层面上,有没有灵魂并不能决定是否享有权利。灵魂的存在与否只能用来回答这个问题:“某某死后会怎么样?”然而权利问题却是不能通过死后的存在形式来确定的。对于是否拥有权利的问题来说,用死后存在的形式作答就好像用牙齿数量来回答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从神学层面上来说,认为动物死后没有灵魂,因而可以在活着时对他们为所欲为的说法也是近乎变态的。任何严肃的神学理论都会支持相反的看法。正因为动物没有死后的存在,我们更应该尽可能地使得他们仅有的这次生命过得安康。

有时候不幸会降临到好人身上。比如约布(Job,圣经人物)。他的庄稼歉收,他的家人死去,他的名声被毁。即便如此,只要他有不死的灵魂,总有一天他在天堂中将会蒙受上天加倍的恩典和福报。然而对于没有灵魂的动物来说,他们永远不会有这一天。不会有天堂里的福报,也得不到上天的垂爱。他们所拥有的只有眼下的生命。那么我们是说:“对于他们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还是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得他们的仅有的这次生命过得幸福”?如果一个人所信仰的是仁慈的上帝,而不是魔鬼撒旦,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动物没有灵魂”这种观点其实并没有削弱动物权利论者们所坚持的看法，它事实上反而支持了动物权利论。而使动物在仅有的生命中获得幸福的最好方式，就是尊重他们的权利。当动物权利论者与其他人好好理论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大家的诉求经常是殊途同归的。

10. “好吧，至少上帝赋予了我们统治权！”

那些有着宗教背景的人，尤其是认真对待《圣经》的基督徒一般不会认为“权利”存在于他们基于信仰的伦理里面。在《圣经》里你完全找不到道德权利这样的概念。你可以明白无误找到的，则是上帝赋予人类对动物的统治权。这是通过下面这段著名的话来宣布的：

上帝说：“我将把人塑造成如同我的形象。他将统治海里的鱼，天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整片大地，还有大地上所有生物。”于是上帝将人塑造成如同他的形象。男人与女人都被创造出来。上帝赐福于他们，并告诫说：“尽情繁殖吧，让你们的子孙遍布大地，并且征服它。让他们统治海里的鱼，天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整片大地，还有大地上所有生物。”（《创世纪》1:26 - 28）

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阐明了其他动物是为人类所用的吗？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表达了人类可以毫无顾忌地限制动物的自由、伤害他们的身体或者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夺取他们的生命？

这不是我阅读《圣经》的方式。取得上帝所赋予的统治权并不代表我们拿到了一张可以随便填写的空白支票来满足我们的愿望。正相反，作为造物主在地上的代表，我们是背负着巨大的责任的。简而言之，上帝要求我们对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待以仁爱，一如他创造这一切时的仁爱之心一样。而就我的理解，这也是“被以上帝的形象创造”的真正意义所在。

我想任何阅读《创世纪》开篇的人都不会对上帝在创世时所报的希望产生另外的理解。大家应该记得上帝是在第七天创造动物的，这也是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间。我认为这种创造的顺序正昭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极为重要的亲族关系。另外，我在这个开篇中找到了更深刻的一种讯息。上帝创造动物并不是为了让我们使用的——不是为了我们的娱乐，不是为了我们的科学好奇心，不是为了我们的体育竞赛，甚至不是为了让我们吃。相反，这些正被以种种方式剥削的动物在创世之初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创造出来的。上帝在创世活动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对于每个个体的神爱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神秘而捉摸不透的。

“不是让我们吃的？会不会是印错了？”我可以听见充满怀疑的喃喃自语。对此，我的回答是：“不是印错了。这正是圣经所教导的。”上帝赐予我们的“肉”并不是动物的躯体，事实是这样的：“上帝说：‘听着，我赐予你们会结出种粒的植物，以及每一棵会结出果实的树木。他们就是你们吃的肉’。”（《创世纪》1:29）这个讯息再清晰不过了。伊甸园里没有猎人，只有采集者。人类在未堕落之前是全素者。我们不吃动物的肉，也不吃任何动物性产品，如奶和蛋。所以如果问上帝在太初之时对人类的希望是什么，至少在食物问题上是没有争议的：绝对不是巨无霸汉堡包或者奶酪煎蛋卷。

所以基督徒们应该每天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是否应试着重新走上回到伊甸园的旅程，回到与造物主的其他创造物的那种更加博爱的关系中去？或者我还是继续这种使我离上帝的期望越来越远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答案。在这里不用进行什么论证。我们也不用争执基督徒的每一个答案是否与他们盘中的食物挂钩。动物们在伊甸园里过着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完全是因为没有人侵犯他们的权利——这在我看来正是当今的基督徒应该做的。

“基督教动物权利论者”并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当然，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爱而非权利。但“基督教动物

权利论者”也可以是一种方便的基于信仰的表达方式,它的最终目的与一般的动物权利论者是殊途同归的,那就是打开牢笼,而非只是扩大笼子的尺寸。同样的,犹太教动物权利论者、伊斯兰教动物权利论者、印度教动物权利论者、佛教动物权利论者等都可以达到此目的。当动物权利论者拍全家福时,所有宗教背景的人都会被包括在内。他们属于这个大家族。许多人之所以会觉得信教者成为动物权利论者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因为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在“动物权利论者是什么人”这一问题上给人们制造了错误印象。

11. “让我们先解决了人的问题再说吧!”

71 这最后一个反对意见并没有试图挑战动物权的正确性。它只是想把动物权利论者放在他们应有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就是队列中的最后一个。“我们有太多烦人的人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从饥荒到战争,还有健康和教育问题。当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开始考虑动物权利的问题”,反对者如是说。

你不用费什么力气就会发现这是永远忽略动物权利问题的一个绝好办法。如果我们还算现实的话,就应该承认永远都会有一些人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贫困会永远伴随着我们”)所以,如果按照以上逻辑,我们永远不会有时间去关注动物权利问题。或者,持这种反对意见

的人只是不想听动物权利论者表达意见。我想不单是我有这种感觉吧。

我的经历告诉我,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有两种特点:第一,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从来不会严肃认真地去参与到解决人类问题的行动中去。相反,他们会将自己的时间大把大把地花在打高尔夫球或者看歌剧上面。他们是伪活动家,所参与的活动也不过就是捐一些钱(通常只是很少的)给拯救孩子基金会(Save the Children)或者乐施会(Oxfam)。换句话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间都不是花在“解决人类问题”上的。

第二,动物权利论者从来不认为这两件事是割裂开来的:要么你解决人类的问题,要么解决动物问题。我们将这两个问题视为一个整体:让我们共同解决人类的问题,同时也帮助处理动物问题。例如,人们可以在尽力帮助饥荒的受害者的同时坚持全素的饮食。或者在他们关注文盲问题的同时也拒绝购买皮草制品。动物权利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人一生中要做的全部事情。

向前看,向后看

对动物权利的反对意见数不胜数。虽然我们无法一一考察这些意见,却还是可以分析一些最主要的论点(其他的一些会在后续的章节提到)。公道地说,这些论点没有

一个是成功的。所有的反对意见都破绽百出。那么,对于动物权利,我们所坚信的又是什么?为什么要如此深信?

72 记得我说过我们所面临的局面犹如庭审中的辩论。没有一件事实或者一条论据是决定性的。我们所要做的是通盘呈现一系列相关事实以及一组互为支持的论据。在动物福利问题上,我相信当这一切积累起来时,最终的结果将会压倒性地支持这一结论,即:数十亿计的动物,包括哺乳动物和鸟类(至少)都是享有权利的。

这就是我经过多年的踌躇不前的生涯之后所最终到达的地方。这并不是一块我刻意寻找到的道德疆域。事实上,我一直认为是动物权利观念敲开了我的心门而非相反。还记得我说过看到甘地在他的书页之后嘲笑我的情景吗?当我重新回忆那次想象中的会面时,我终于明白那嘲笑的意义了。这个充满智慧的人,他一定早就知道我将走向何处了。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我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如同刚刚转变时一样充满热情。我写了一大堆论文和书籍探讨动物权利的各个方面。尤其是那本《为动物权利辩护》(*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对我来说最为重要。尽管我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修改狂(许多人知道没有一个句子可以完全让我满意,我总能找到可以修改的地方),但我完成这本厚达四百页的

书的手稿却只用了10个月。这是让我惊喜的经历。我早上写,下午写,晚上写。我写得毫不费力,一旦开始就不再回头和改变方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创作的过程本身是可以有生命的。那本书书写着自己,而不是我在书写它。书的末尾所达致的结论并非我一开始认定的那样。我就像是一个听写者,只是在一旁记下一切。

除了写作之外,开始有许多讲座的机会涌现出来(在大学,在游行中或者在议员面前等等)。当我的听众中出现我的哲学同道时,我就有了一些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历。下面是一个例子。

哲学家的一生中也都会有某些“里程碑”似的事件。比如,第一份教职,第一篇发表的论文,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等等。对于我来说,几年前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法哲学与社会哲学世界会议上发言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件大事。能够与许多世界知名的哲学家比肩而坐,对谁都会有一种吸引力。那些与会的专家一定以为我有什么重要的内容要说。结果他们发现我说的东西都幼稚可笑。

我与另一位美国哲学家是朋友。我告诉他对于这次会议的规模我始料未及。他善意地试着减轻我的焦虑。显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高规格的国际会议了。他让我不用过分担心发言会导致什么后果。这种会议接受论文的

73

尺度已经越来越松了。当时，他说：“别担心，你看还有一篇论文居然是讲动物和法律的！”他的语调难以掩饰心中的厌烦与鄙视。

我没敢告诉这位旅途劳累的朋友我与那篇论文的作者熟得不能再熟了。但从他告诉我的那些东西来看，我没有来错地方。那些绝顶聪明的大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一分钟去思考那些将主导我整个人生走向的观念。还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去与他们分享吗？还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去向他们发出挑战吗？在满腹狐疑的听众面前，阐明我的立场，提出我的问题：对我而言这是一次火的洗礼。我懂得了如何毫无畏惧地说出我所相信的东西，即便是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这是让我受益匪浅的一次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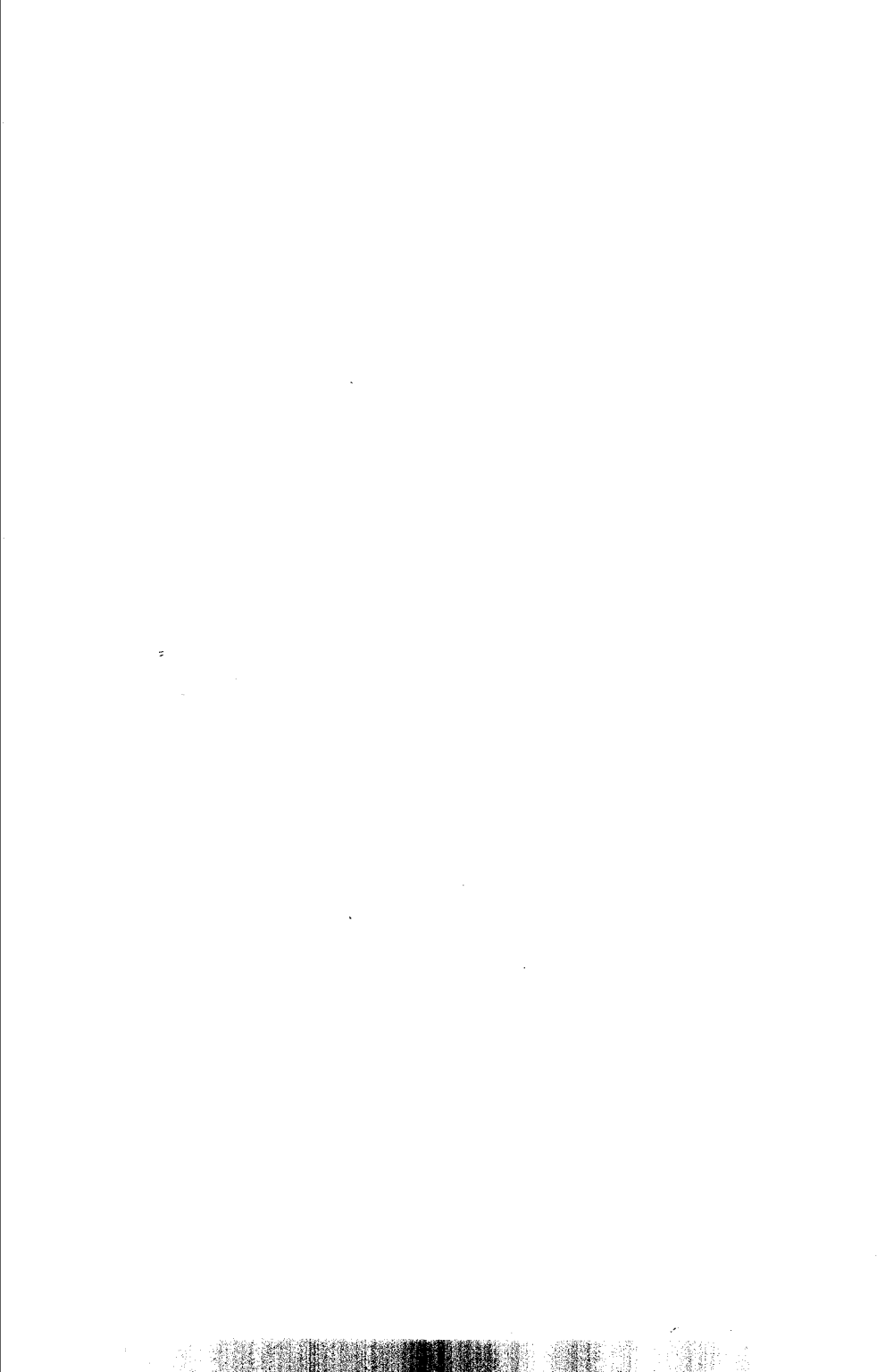
至于我的那位朋友，他在我发言时坐在前排，认真地听完了我的讲话。后来他向我承认会“好好思考”我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对他先前的“失礼”报以大笑。生活总是充满惊奇。我感谢他给了我这次受教育的机会。

在我的学习过程中的其他时候我都是一个观察者。我已经知道动物的一些遭遇，但是离我自己所期望知道的还有一段差距。我必须直视我所反对的那种恶行，无论它是多么丑陋。我必须克服那种想要回避的念头。这就好像是我与动物们的一种无声的约定。我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动物的苦难和死亡之中，作为对已死者的一种小小祭奠，无论他

们死在农场、旷野还是实验室。记得那个德国的动物保护者吗？那个在街上遇到一匹从头到尾着了火的马的德国老人。“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苦难？”那匹马好像在哭诉，“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时刻铭记着这件事，以此提醒我自己人类正在对动物施加的种种迫害。从那时起，我相信这样的记忆有助于我更好地为那些动物提供帮助。我在第六章到第十章会简短地讲述这些内容。

像许多人一样，每次我试着解释我所思考的东西时，自己就会同时学到很多东西。写这本书也是同样的经历。在我学到的众多内容中，有一样是很特别的。那就是某些重要词汇的意义，比如“人道”和“福利”。它们既可以被用来揭示真相也可以用来掩盖真相，关键就在于谁在使用它们。也许这两年我太专注于哲学了，以至于我的思维深陷泥沼，认为关于动物权利的争论完全是在抽象层面上的，而非现实意义上的。自始至终我都很愿意相信我的对手（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代言人们）在解释他们正在做什么时说的都是真话。

但写作本书时，我已经改变了想法。我不再让步。我 74
相信这些人在描述他们的行业所做的事情时完全不诚实。不仅如此，我还相信，在我阐明这些发言人所说的与其行业所做的完全不一致以后，任何地方的踌躇不前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



第三部分

言与行



第五章

我们跟爱丽丝学什么

有一些动物权利的反对者持论比较公允。他们完全 77
不同意动物权利的理念。他们也不会选择素食。不过，他们承认，应当据其本身的价值对动物权利观点加以考虑。尽管有那些与事实相反的陈词滥调，动物权利人士并不是只提出一些没有实据的聪明口号，或弄些难以理解的俳句咒语等。公平的动物权利反对者知道他们应该回答动物权利人士所提出的问题，而不应该去攻击那些提出问题的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认为它们有更好的主意。在他们看来，攻击是比讨论问题更好的策略。他们鼓励普通大众把关于动物权利的争论看成两

派之争,一派是明智的主张人道与负责任地对待动物的动物福利温和派,另一派是脱离现实的不赞成使用动物而喜欢暴力策略的动物权利激进分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行业的公共关系部门向大众媒体提供日常支持,让媒体发布有利于这些行业而不利于动物权利人士的各种信息。

得到这样的赞助之后,那些大众媒体就通过(并不总是,但是经常)展示和讲述少数动物权利人士的暴力和不合法行为,继而展示和报道那些行业所作的许多(假定的)好事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你不必是拉斯维加斯的发牌者就可以看出,这套言辞的纸牌是被暗中做了手脚而有利于动物使用行业的。除了非理性、厌恶人类、破坏法律的动物权利激进分子,谁还会反对动物福利、人道关怀和负责任的对待呢?

78 这不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我们对那些主要动物使用行业的发言人们所说的话——不只是关于动物权人士、也关于他们的那些行业所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信任呢?我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由这些发言人所描画的动物权利论者的群像只是混杂了一小点事实的大量虚构。至于这问题的第二部分,我希望能够说明,回答这个问题只需一个简单的词:“全不可信”。

汉普蒂·邓普蒂(Humpty Dumpty)^①的傲慢

对动物权利论者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们什么也不拦着。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指的,反之亦然。我们光明磊落,如此而已。即使不同意我们的人也很容易了解我们的想法。我们认为,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正在做极端有害的事情。我们认为,对于他们所作所为的惟一恰当的回应就是让它们停下来。放空笼子,而不是扩大笼子。任何人都不会误解这一点。

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代言人却不是这样。涉及到词汇的含义,这些人的灵感显然来自于矮胖子汉普蒂·邓普蒂。回想一下汉普蒂·邓普蒂在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与爱丽丝的著名对话:

“我不知道你说的‘荣誉’指的是什么”,爱丽丝说道。

汉普蒂·邓普蒂轻蔑地微笑着。“你当然不

① 汉普蒂·邓普蒂(Humpty Dumpty):旧时童谣中一个从墙上掉下来摔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喻指一经损坏无法修复的东西,或杜撰词义之人。——译者注

知道,除非我告诉你。我说的‘荣誉’是指‘一个美妙而无法反驳的论点’!”

“但是‘荣誉’的意思并不是‘一个美妙而无法反驳的论点’,”爱丽丝反驳道。

“当我用一个词,”汉普蒂·邓普蒂用傲慢的腔调说,“它的意思不过就是我想让它有的意思——不多也不少”。

那些行业发言人在使用诸如动物福利、人道对待和负责地照看等词汇时,他们一定也这样想,就像汉普蒂·邓普蒂一样,他们可以让这些词指向他们想要的任何意思。事实上,就如爱丽丝会告诉他们的那样,他们不能这样。

想想“人道”这个词。就像其他词一样,这个词的词义并非含混不清,像一个空的停车场,等着人们选择一个自利的定义去填满它。《韦伯斯特大词典》这样定义“人道”这个词:“以对其他人或动物的怜悯、同情或体谅为特征”。《美国大学词典》的定义稍有不同:“人道”被定义为“具有善意、仁慈或同情的特性”。当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发言人告诉我们他们人道地对待动物时,我们就应指望看到这些行业的实际做法显示出同情、体谅、善意和仁慈。为什么呢?因为(除非你是矮胖子汉普蒂·邓普蒂)那就是“人道”的意思。

再想想适当关照他者福利的行为是什么意思。《蓝登书屋大学词典》用“好运、健康、幸福”来定义福利这个词。《美国遗产大学词典》此条在上述解释外还加上了“康乐”。任何讲普通英语的人在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动物时都不会产生什么歧义。

比如,如果我告诉你我对我的猫和狗的福利有适当的关照,你就会对我的行为有合理的期待。你会期待着看到我能确保他们(对食物、水、房舍和运动)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不会想看到我故意去做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情——比如折断他们的腿,或烧伤他们的眼睛。如果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发言人说他们关心动物的福利,我们就应该有同样的期待。为什么?因为(除非你是汉普蒂·邓普蒂)这就是“关心动物福利”的意思。

后面五章要描述在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里动物被饲养的若干条件,以及他们日常受到的另外一些对待。通过这些章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发言人是怎样把那些条件和对待说成是“人道的”,又是怎样自诩关注“动物福利”。既然这些词的意思清楚明白,我们就知道期待的是什么:比如,表明怜悯、同情和仁慈的条件和待遇;旨在促进动物的健康、幸福和康乐的条件和待遇。事实上,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些发言人谈到“人道对待”和“动物福利”时说得天花乱坠(所谓“负责任地照顾”也是一样),但是,他

们所做的与他们所说的并不相符。

为上面斜体字所表达的意思定一个名称是有益处的。我把它叫做“言行不一的声明”(Disconnect Dictum)。只要发现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言行不一,我就会说“记住这是言行不一的声明”或者“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言行不一的例子了”,等等。在下面的章节里,这种用法对于动物权利论辩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清楚。其实就在此刻,它的作用也应该是清楚的。

就像是一面红旗,“言行不一的声明”能够让我们注意到某些不如此就可能忽略的重要事情,这里我指的是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花言巧语。这些人不知疲倦地说他们对待动物如何人道、负责,适当关照其福利,等等。但是,80 (正像与汉普蒂·邓普蒂对话中的爱丽丝一样)有公平心的人会理解,这些行业的发言人不能随意杜撰这些词的含义。

“虐待者 纳粹 说谎者”

不论何时,动物权利论者想要批评这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发言人,都会引火烧身。这些人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相信应该如此。他们把自己视为专家,而批评他们的动物权利论者……啊,哪能比得上他们。动物权利论者如果竟敢对那些自认为了解行业情况比他们多的人

提出怀疑,就得准备受到大量的言辞暴力。多年来,我有过多次遭到这种不友善对待的经验。

顺便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被邀请在一所美国的大学做一个公开讲演(不能说出是哪一所大学)。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的教授们被激怒了。他们散发抗议信,在信中把我描述为狂热分子、煽动者和蛊惑人心的政客。

关于我的各种公开讲演,那些研究者则声称我倡导暴力;传播不实之词;反科学和反理性。说我声称有权通过暴力手段把自己的伦理观念强加给他人;并煽动听众从事违法活动。

受到感染,又有其他教员插进来说,我是那些实验室闯入者的“关键人物”(我曾经访问一所大学并发表演讲,然后离开。第二天,动物解放阵线破坏了一个实验棚,解救了一些动物)。接着有一个“建议”,说应该撤回对我的邀请,因为在最近一起一个研究者在开车路上被枪杀的谋杀案中,我是主要的嫌疑人。说法不止这些,不过我想读者已经掌握了个中要义。只能说这些人居心叵测。

他们说的没有一个是真的;所有那些纯属编造。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到这些?因为它表明了,不喜欢动物权利思想的专家们在试图诋毁那些竟敢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的方面有时会走多远。所以,是的,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动物权利论者如果对那些自认为了解行业情况比他们多的人提

出挑战,就需要准备受到大量的言辞暴力。由于我不想因为错误的理由而受到诋毁,所以要花点时间来澄清体现在“言行不一的声明”中的那种批评的性质。

通常,人们说假话都会有两种可能性。或者他们知道那是假话,或者他们不知道。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他们就是言不由衷,他们说这话就是在撒谎;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们说这些话就是真诚的,只不过碰巧弄错了。当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发言人说什么是假的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要么是在撒谎,要么是弄错了。

许多动物权利人士认为他们就是在撒谎。许多人相信,这些发言人完全知道他们的行业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对待动物。毕竟,这些人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专家们应该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像“人道”和“福利”这样一些简单词汇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不是在这里谈论火箭科学——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动物权利人士相信那些发言人在谈到这些行业的所作所为时是在信口开河。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说这些呢?为了两个原因。首先,他们需要作出遵守联邦法律的样子,这些法律要求“人道地”对待动物;其次,他们需要打消公众疑虑,让公众相信在其不易接近的那些地方“一切都好”。

这些是严重的判断。如果这些判断成立,它们会对这些发言人的道德品格提出严重怀疑。如果它们属实,这些

专家就不可被信任。如果是这样,这些专家就是在说谎。

它们是不是属实,我让其他人去判断。我要提出的批评是不同的;它不包括“煽动者”的含义,也没有对道德品格的负面评价(比如,我不会说行业发言人们是“虐待狂、纳粹、说谎者)。”我愿意假定行业发言人全都真诚地相信他们各自行业所做的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人道地对待动物,适当地关照其福利。假定他们的真诚没有问题,我的批评是:就如我希望在下面几章说明的,这些行业发言人在说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所说的不只是有时是假的;它们从来都是假的。

我知道,那些并非动物权利论者的善良人们将发现这难以置信。不是有若干保护动物的法律吗?不是设有许多检查员以确保法律得到执行吗?我们不是有许多兽医以保证动物得到适当对待?此外,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极少被指控违反法律。对动物们来说,事情不会像我说的那么糟糕。

让我在这里暂且指出三点:

第一,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发言人在使用“人道照顾”一词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在机械地复述政府要求他们说的话。联邦《动物福利法》国会政策声明的头两条是:“(1)确保被用于研究设施或展览目的或用作宠物的动物得到人道照顾和对待”;“(2)确保动物在商业运输过程中得到人

82

道对待。”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发言人全都这样说并非偶然。他们都说同样的话是因为政府要听到这样的话。

第二,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确实很少被发现违反《动物福利法》。比如,1990年进行了13050次检查,只发布了27件投诉。这样的一年并非特例。这样就得出差不多98%的守法率。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统计不是表明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在为动物提供“人道照顾和对待”方面真的做得不错吗?

读者要自己作出判断。就如我希望能够说清楚的,动物所得到的这种法律保护只是造成了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鲜有违反现行法律这个事实并不表明动物得到了很好的对待,而是表明所谓“人道”对待的法律标准定得太低,法律的执行也太可怜。几乎没有例外(我对例外会给予适当注意),我在下面五章里要描述的对待动物的做法完全合法,因此与“人道照顾和对待”的法律规定——对同情、善意、爱心和仁慈的真实赞美——完全一致。如果那不是如此严酷的虚假,说这些就会是可笑的。但是,正如我说的,读者须要判断真理在哪里,是在行业代表们不知疲倦地说的那些话里,还是我刚才所写的话中。

最后,在把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标准做法合法化方面,兽医的角色是一个无法形容的悲剧,他们对动物的背叛大矣。几乎没有例外(我对例外会给予适当注意),我在下

面几章所描述的动物虐待与美国兽医协会(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AVMA)赞同的政策完全一致。

公众心目中的兽医都是些热爱动物的人。要不为什么他们首先成为兽医呢。他们绝不会对动物虐待袖手旁观和忍受这类事情。他们不全都是动物权利运动的成员吗？好吧,坦率地说,不是。事实上,美国兽医协会努力地把自已同动物权利思想区分开来,宣称“不能赞同动物权利论者的哲学观点和个人价值,如果这些观点和价值与为了人的利益(比如食物和纤维)或者是为了嘉惠人类和动物而实施研究而负责任地使用动物不一致。”然而,动物福利是另一种东西。据说,由于其“对动物福利的长期关心和奉献,对动物的人道对待和关照”,“美国兽医协会对动物福利的奉献无可比拟。”

让我们来看看。“对动物福利的奉献,对动物的人道对待和关照。”“负责任地使用”。这些词汇听上去很熟悉。⁸³很难让公众相信,代表美国大多数兽医——肯定不是所有的兽医,当然不是拥护动物权的兽医协会(AVAR)的成员们——的全国性组织的言辞同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所用的如出一辙。有了这样的朋友,动物们就不需要任何敌人了。



第四部分

变 形



第六章

变动物为食物

对大多数人来说,放弃肉食是极端困难的,就好像它是不可能的事情。天生仁慈者却不这么看。因为他们不会去吃朋友,而动物正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不吃肉类(除非父母强迫他们这么做)。后知后觉者也终究会不计得失地转化为素食者。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市的特殊教育教师丽贝卡·哈普(Rebekah Harp)就是一个例证。直到好几年前她还一直是一个肉食者,尽管她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同情动物的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她写道:

有一次,我正在一家高档饭店享用牛排午餐。我环顾四周,观察周围的食客。每次我想起这件事,脑海中就像播放慢镜头一样,仿佛是奥利弗·斯通的电影里的场景。电刀锯开牛肉的声音被放大,鲜血和油脂流满了碟子,这一切让我作呕。惊恐的牛等待着被屠宰的画面闪过我的脑海——那是我最后一次吃肉。既然这些牛和我的猫狗没有什么区别,我凭什么心安理得地吃这些动物呢?

认识改变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是一个醍醐灌顶式的时刻。肉食者丽贝卡·哈普变成了素食者丽贝卡·哈普。就是这样。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加里·库提克和吉莲·库提克夫妇(Gary and Gillian Cutick)身上。加里是一个理疗师,吉莲是一位建筑师,他们居住于拉雷(Raleigh)市。在一次交通堵塞中,他们的车停在了一辆密密麻麻装满了猪的大卡车后面,这些猪正在被运往屠宰场的路上。卡车托斗的金属外壳上凿了些用来通气的圆形孔洞。里面的猪挣扎着从这些孔洞中向外呼吸,有的还用后腿站立起来想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就在那个时刻,在加里和吉莲的面前,有十双甚至更多双眼睛盯着他们。这是发生认识改变的绝佳时刻。对他们来说,先前的那些“裹在玻璃纸里的东西”变成了

“将要被杀的生灵”。当时,这对夫妇并没有与对方说一句话,但是他们同时在那个时刻决定从此不再吃猪肉。正如加里描述的:“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是想让情况好起来”。后来他们聊起这件事时,都觉得如果只是不吃猪肉就有点太虚伪了。其他的动物也在被运上不归路。回到家中,他们不再吃冰箱里的很多东西。这对于动物来说,真是一次难得的双倍实惠。

与后知后觉者相反的是,踌躇不前者要“搞清楚”许多事情才能放弃肉食。首先,我们要痛苦地想象没有肉吃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你看,这是牛排;这是烤土豆;这是沙拉。把牛排拿掉,还剩下什么呢?一块烤土豆和一些沙拉。怪不得踌躇不前者一开始会认为成为素食者就像是发誓禁绝食欲以及甘愿受穷。

当然,最后,踌躇不前者会发现其实他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食谱里发现十分丰富多彩、美味而富有营养的非动物性饮食。真正让我们感到惊奇的,不是我们损失了多少原来的菜肴,而是我们得到了那么多新的食物——不是别人教会我们,而是要靠自己慢慢发现的全新食谱。

有一件事却是可以从别人那里得知的,那就是作为我们的食物而被饲养的那些动物是如何被对待的。知道这些事情使我大大改变了对动物认知水平的认识。像我这样的城里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农场动物,而在阅读甘地的著作之

前,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去了解他们。可是当甘地的思想浸润了我的身体,我明白了应该试着去窥探那些我看不到的东西。我必须走进畜棚,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我希望看到明亮和愉快的场景。遗憾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一头孤独的黑牛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的阴影。

那是一家坐落于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农场,离我住的拉雷市有大约一小时的车程。经营农场的那户家庭主要靠烟草来挣钱,不过他们也进行小规模屠宰作业。当地的农民会在早上把他们的牛、猪或羊带来,随后在下午取回切割包装好了的肉。在那里我遇到了那头黑牛,当天惟一会在农场走向死亡的动物。

89 我一周前打电话给农场主预约了访问时间,说自己“是一个大学教授,想做些调查”。到达那里的时候,那头牛正在畜栏里,隔壁就是一间小屋,在那里他会被大卸八块。场主用一把小口径猎枪抵住牛的额头。一声枪响在空旷的四周回荡。牛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就轰然倒下,不是缓缓地,而是像一把倒塌的折叠椅一样立即倒地。然后农场主的帮工将一根小棍插进牛脑袋上的弹孔里拼命搅动(用他的话来说是在“搞乱他的脑子”)。他随后用绳索捆住一条后腿,将牛吊起到和他眼睛水平的高度,用一把用旧了的刀插进牛的喉咙,使很大的劲儿来回穿插。

血开始流出来了。不停地,一直在流。对于这些从还

在呼吸的牛的体内喷涌而出的鲜血，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就好像一个消防栓被打开了一样，只不过里面喷出来的不是水。好几年前我所切割的动物并没有流血，当他们遇见我的刀叉时，他们早已经死去多时了。可是生命究竟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即便那头牛被剥了皮，被切成肉块以后，那些脱了毛的蓝白混杂的肉还在颤抖。

谢过主人之后，我驱车回家，并试着分析所看到的東西。随后的几星期里，我会访问一些更大的屠宰场，观看成百上千的猪与鸡在大规模的死亡拆卸流水线上咽下最后一口气，就像我在这一章将要描述的杀猪过程一样。实际上，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确实将他们的工作比作“反过来的装配流水线”。家禽屠宰者夸耀地宣称惟一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鸡的叫声，在屠宰猪的地方，仅有的不同点就是他们不能用猪的叫声。那些亲眼目睹的大屠杀让我永生难忘，死亡数量让我难以想象。然而最不能忘却的还是那头孤独的牛。他很年轻，浑身乌黑。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那么充满了信任，没有一丝恐惧。也许只有在倒下的一刹那他才感觉到那彻头彻尾的背叛。

最后需要提醒读者一点。尽管本书前言中提到的那些网站上的照片很有些血淋淋且让人揪心的内容，却并不能完全展示工厂化农场里动物的真实生活。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从外部观察到的生活。我们所没有看到的，是从他们

体内感知的生活,这是需要我们去想象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绝大多数这样的动物,准确地说是数十亿计的动物,在活着的每一分钟里都在承受苦痛。生理上,他们受各种慢性恶疾的折磨;心理上,他们则被日复一日积累着的压抑感和迷失感所压垮。从远处看他们好像与我们在儿时漫画书里所看到的动物别无二致。可是从内部观察,他们却不过是那些健康祖先的可悲可怜的影子。很大程度上,他们完整意义上的生命正等待着被解救。本章最后将要介绍的农场动物庇护所将教会我们如何去做。

小牛肉产业

小牛肉,尤其是所谓的粉色或喂奶小牛肉,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餐好菜里的主角。它需要由上等的厨师精心烹调,需要在最好的餐厅里才能享受得到,法国餐馆或者意大利餐馆将是首选。它的鲜嫩是人尽皆知的,只用叉子就可以把它切开。没有软骨,没有瘦肉。只有柔软的人口即化的嫩肉。一谈起美味佳肴,有些人发现他们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

可是对于那些最终变成小牛肉的小牛来说,情况就绝非如此美好了。这些小牛(另一说法“特喂小牛”)是牛群中的多余者。他们大多数是荷尔斯坦因种(Holstein)奶牛群里出生的公牛。大多数多余的小牛,不论公母,都会被作

为普通肉牛养大。可是每年有大约 80 万头小牛会进入一个专为他们准备的美国市场。那就是喂奶小牛肉市场。

进入这一产业的小牛通常在出生几小时或几天后(行业推荐的标准是小于 7 天)就被从母亲那里带走,然后被拍卖或者送往签约的小牛肉生产商。长久以来,粉色小牛肉总是供不应求。小牛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屠宰了,那是为了防止他们吃下太多富含铁质的食物,比如母乳或者草料,那会使他们的肉色从粉色变为红色从而降低消费者的兴趣。

不难想象,这些小牛大多体形很小,一般才重 90 磅左右。正因为他们那么小,那粉色而鲜嫩的牛肉的供应量也就很有限,这使得每一磅小牛肉的价格居高不下。因此,应该是只有有钱人才消费得起才对。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欧洲,然后是在 60 年代的美国。一种全新的小牛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它可以使小牛活到 4 至 5 个月大。这期间小牛的体重比刚出生时增加了 3 倍,而他们苍白的肉色及其鲜嫩程度却不会打折扣。有了体形更大的小牛,小牛肉产业就可以用更合理的价格开拓市场了。

这套小牛肉生产方式要求把小牛永久地囚禁在互相隔离的畜栏里。在美国,推荐的畜栏尺寸为 24 英寸宽 65 英寸长。一套这样的生产设备通常包含 50 个到 3000 多个这

样的畜栏,平均是200个。美国境内的约1400个这样的生产厂大多坐落于印地安那、密歇根、纽约、宾西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其中宾西法尼亚一地就有450家左右。

因为小牛喜欢舔舐他们周围的东西,又因为金属畜栏含有会使小牛肉颜色变深的铁质成分,所以关小牛的畜栏一般是木质的。现已停办的小牛肉产业时事通讯《畜尔街日报》(*Stall Street Journal*)解释说:“小牛肉的颜色是我们赢得市场的关键因素……‘淡色’小牛肉是高档俱乐部、酒店和餐厅需求量很大的高利润商品。‘淡色’或粉色小牛肉与小牛肌肉中铁的含量有关”。

当然,如果小牛的饮食中完全没有铁质,他们的生命就会有危险,养牛者的经济利益也会受到威胁。因此在为小牛准备的完全液体化的饮食里也加了一些铁质(这种液体是脱脂奶粉、维生素、矿物质、糖分、抗生素和催长剂的混合)。在他们短暂的一生里,小牛们的食物就是每天两次被喂食这种液体。而所谓的“喂奶小牛”被喂食的就是这种“奶”,而不是他们母亲的乳汁。

小牛肉生产者有充足的理由不让小牛们接触真正的牛乳和其他富含铁的食物。按照《畜尔街日报》的话来说:“小牛肉生产商的两个目标,第一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尽可能重的小牛;第二是要保证肉的颜色越淡越好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对于小牛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长

期处于缺铁(也就是贫血)的饲养状态。

当小牛体形还较小并且可以在笼舍内转身的时候,他们被拴上一条金属的或者塑料的绳索来防止他们转身。当他们长到 300 到 400 磅大而无法在窄小的笼内转身的时候,那条绳索可能会被拿走。不管是不是用绳索拴着,这些小牛都被迫保持静止的状态。小牛是出了名的活泼好动的。我们都曾见过这些活跃的小生命蹦跳着奔跑在宽广的草原,他们柔嫩的肌肉在这时候变得结实,以支撑日益增长的体重。然而在限位畜栏里养大的小牛却不是这样的。囚禁保证了他们的肌肉处于柔弱无力的状态,这样他们的肉质就能保持鲜嫩。照《日报》的话来说,这“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

囚禁单只小牛的畜栏装有板条式的地板。这些板条要不是木质的,要不就是金属覆盖了一层塑料。从理论上来说,板条之间的空隙可以方便排泄物的清理收集。而实践中,这种理论并不怎么奏效。小牛躺下的时候,他们往往就躺在自己的排泄物里。当他们起身时,他们的脚在湿滑的板条上站立不稳。由于不能转身,小牛们无法清理自己的身体。由于贫血,小牛们一动就有可能摔倒,所以他们学会了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地站立不动。这种对周围环境的消极适应对他们的生理结构产生了影响。他们的膝盖总是明显的肿胀和疼痛。

92

打开牢笼。

独立的科学观察者证实了一个常人都知道的事实。小牛们承受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痛苦。生理上，他们忍受着肿胀的关节、紊乱的消化系统和慢性腹泻带来的折磨；心理上，他们孤独的囚禁生活使可怜了他们更加憔悴。在整个生命里，他们被剥夺了哺乳和吃草的机会；他们不能伸展自己的四肢，也永远无法享受新鲜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

总之，在小牛肉生产厂里饲养的小牛几乎被剥夺了天性所赋予的一切，因此他们表现出因心理失调而引起的行为紊乱（如刻板行为或卷舌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动物活得很糟糕，不仅生理上如此，心理上也是这样。当命中注定的那天来临，他们被运往屠宰场——不是作为鲜活的生命，而是作为生产商和消费者共同制造的发育受阻的“绝妙好肉”的生产机器。死亡对于这些动物来说或许是一件比他们所经历的生命更好的东西。

当然，小牛肉产业也会扯起动物福利的遮羞布。美国小牛制造业组织如此声明：“因为小牛肉生产者认识到他们的生计决定于小牛的健康和幸福，人道地生产小牛肉是本产业的首要考虑”。“人道地生产小牛肉”，这是它的原话，不是我捏造出来的。他们试图使我们相信业主们以同情心、仁慈和友善以及真正的关爱来对待他们的动物。知道“言行不一的声明”吗？这些人所说的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沾不上边。再也没有比这更言行不一的“游戏”

的了。“人道地对待”只不过是这个产业的代言人们使用的修辞手法。它完全缺乏事实基础。遗憾的是,许多人还是对其深信不疑。如果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政府调查员或者美国兽医医学联合会的发言人会告诉我们的,难道不是吗?可是我所描述的那些事实没有一件触犯了哪条法律,没有一件违背了美国兽医医学联合会对于“人道”对待小牛的“令人感动”的支持。没准儿那是因为一切都还挺好的吧。

工厂化农场

与其他供人食用的农场动物相比,用来生产美国食客盘中小牛肉的小牛总数是微不足道的——区区 80 万比起 93 每小时超过 100 万,每天 2700 万,每年 100 亿被屠宰的农场动物,又算得了什么?每小时 100 万,这仅仅是在美国。然而,尽管小牛的数量不大,每只小牛的一生却在很大程度上浓缩了当下商品化动物养殖业的现实。

田园牧歌式的农庄早就已经成了遥远的传说。不知为什么,即便动物权利论者持续多年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宣传,许多人还是坚持认为农场动物正生活在清新自然的乡村环境中。真相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大多被卷入现代商品化养殖业的动物们过着和小牛们差不多的生活。集约化饲养系统(“工厂化农场”)是被普遍采用的方法,而绝非个案。正

如下文所要揭示的一样,不只是小牛,猪、鸡以及其他供人类食用的动物都已成为生物机器。

工厂化农场崛起的原因并不难找。经济利益、政府的支持以及价格优势都促成了其发展。说到底,动物饲养业是一门生意,要的就是用最少的投入换来最大的收益。小牛肉产业的主题正是牟利思想的一种变奏。

工厂化农场要求把动物从室外搬到室内。这是关键所在。室内养殖使得很少的几个人就能管理成百,甚至成千上万(例如蛋鸡或者肉鸡)的动物,而这在动物自由漫步的室外是不可能的。

另外,农场主们会千方百计使动物尽早可以被出售。他们会采取各种措施,比如限制动物的活动、操纵动物的食欲以使他们比在自然状态下吃得更多,或者在饲料里加入增长激素以使动物增加体重。用《畜尔街日报》的话来说:“要用最短的时间生产出最重的小牛(或者鸡和猪)”。那些无法通过这门功课的农场主最终会在市场上失败。许多人确实失败了。由于无法与邻近的大饲养场竞争,又无力应对有强大政府支持的跨国企业,那些田园牧歌式的旧式农庄已经成了濒危种群了。对于美国来说,在供人食用的动物饲养领域,“农场工业”已经全面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农业”。

94

关于工厂化农场的具体情况,许多书里已经做过介绍。

如果读者对这方面的信息感兴趣,可以参考注释中提及的相关书籍,或是访问前言中提到的网站。尤其要推荐的是那些详细记录工厂化农场对人类健康以及环境质量带来的巨大危害的研究,因为本书较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只需剪影似地概要介绍一下动物在工厂化饲养的条件下是如何被对待的。这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小牛肉产业中小牛所忍受的那种悲苦。由于动物被作为一种商品,他们无权得到一点点尊重。正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对于他们的折磨与剥削不需要任何理由。又因为折磨与剥削甚至不需要借口,它们就疯狂地被施加到动物身上。

养猪业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一亿头猪被屠宰。在出生后的四到六个月时间,他们大多站或躺在铁丝网表面上,随后他们会被转移到金属或水泥制成的板条上。脚伤、腿伤以及皮肤上的擦伤对于这些猪都是家常便饭,并且得不到任何治疗。痢疾、霍乱、旋毛虫病和其他疾病也都是司空见惯的。新生的幼猪在没有任何麻醉措施的情况下被剪去尾巴和在耳朵上打槽。在极度拥挤的条件下,这些天性温和的动物有时会互咬同类。

那些生长不够快的小猪(所谓的“侏儒”)会被头朝下

地活活砸死在水泥地板上。由于空气中弥漫的灰尘、皮垢以及氨气,许多猪都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据统计,有70%左右的猪在屠宰时患有肺炎。

重约400磅的母猪在生产和哺乳期被长期囚禁在仅宽2英尺的铁制限位畜栏里,而这种哺乳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不断重复。而将母猪拴在限位畜栏的前部可以进一步限制其活动。一位荷兰的动物学家描述了母猪的反应:“她们拼命地向后挣扎,拉扯着绳索。母猪会奋力甩动头部,扭转身体以摆脱束缚。通常她们会发出尖厉的嘶叫,并且有时会冲撞畜栏。这常会使她们摔倒在地。”

95 马修·斯库里(Matthew Scully)发现,在美国,母猪的处境更加糟糕。这位布什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描述了他在北卡罗来纳一家还算较好的养猪场里看到的景象:

伤口、瘤块、溃疡、脓包、淤青、囊肿、擦伤、被撕裂的耳朵、肿胀的腿,到处都是这些东西。吼叫、呻吟、咬尾巴、扭打以及其他被称为“恶行”的东西比比皆是。疯狂地咬栏杆和锁链、“咬”空气或用想象中的稻草铺窝等等,都是十分典型的反常行为。每隔三个或四个畜栏,还有许多“失败者”,只有当他们眨动眼睛你才会发现这些已经完全崩溃的生命还有一口气……你的同情或者无

动于衷都不会使这些生命过得更好或者更加悲惨，他们对于世界来说已经不存在，除了作为一堆肉以外。

饲养场的主人向斯库里保证这些动物正在享受“人道”对待。当被问及这些猪会作何感想时，农场主兴奋地表示：“他们很喜欢这样！”

把在如此糟糕的环境和工厂化养殖场里的猪与他们本可过上的生活作一番比较。两位苏格兰科学家将一组工厂化集约饲养的猪放到一个小公园里，然后退到一旁观察他们会怎样进行他们的生活。伯纳德·罗林(Bernard Roll-
ing)如实记录了他们的所见：

我们发现那些猪相互合作，建了一些公共的窝。这些窝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有用来防风的墙，还有供他们观察周围环境的开阔视野。这些窝离他们的取食地点有一定的距离。在回窝之前，这些动物会带一些额外的材料来修补他们的窝。每天早晨，这些动物会走到至少7米远之外行大小便……。

这些猪会与某些同类建立复杂的社会联系，而进入这一区域的外来猪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完

全融入。有些猪之间会建立起特殊的关系——例如，一对母猪在产后会待在一起，同吃同睡。一个窝的同性动物之间会在一起活动，并且关注伙伴的外出活动。年轻的雄性会留意学习父辈的行为举止。幼猪们会进行学习性的游戏。秋季时，一天中51%的时间被用于进行拱地。

怀孕的母猪在生产之前的几小时会选定一个生产地点，通常该地点会离公共窝巢很远（某一次甚至达到了6公里之远）。他们会建起专门的窝，有时候甚至会用木块垒起的墙。有好几天的时间母猪不会允许其他的猪进入她的产房，但最终会允许另一只母猪进去与她共享这个窝，通常他们在先前已经关系密切了……小猪生下5天之后就开始试着在附近走走了。

96 当评价这些发现时，斯库里时常提起人类的天性。他说“这些猪与一般的猪没什么不同……他们令人惊奇地保持着自己的天性。”

显然，斯库里在北卡罗来纳的养猪场里看到的一切是“人道养猪”的产物。国家猪肉生产商顾问委员会的声明如此写道：“猪肉生产者一直以来都认识到他们在道德上有义务人道地对待所饲养的猪”。自始至终，“猪肉生产者

努力地为猪提供人道的照料”。那些“动物权利论者和素食主义者”才是不可信的；是他们在“混淆善良的公众的视听”。真是谢天谢地，“有法律保护猪肉生产者免受动物权利活动者的暴力侵害”。真是别有洞天，我们的国家猪肉生产商顾问委员会“抵制一切涉及动物权利的法律法规”。

把猪变成商品，将他们完全转化成冷冰冰的货物，这就是养猪业的思维方式。“母猪应该被作为一台有价值的机器，它自动弹出小猪来，就像香肠制造机一样”，一位沃尔肉类公司的经理如是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养猪业者在这些方面尤其在行。

家禽养殖业

家禽养殖业不单是指养鸡业，它还包括鸭、鹅、珍珠鸡、雉、鸽子、鹌鹑和火鸡。但鸡所占的数量还是最庞大的，不论是肉鸡还是蛋鸡。他们的遭遇很能代表工厂化养殖的家禽的状况。

肉鸡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 90 亿只鸡被屠宰。一般来说，他们被饲养在低矮的金属格笼里，有的场棚甚至装了 3 万只鸡。每只鸡的空间常常只有一平方英尺。由于择优养殖的缘故，这些鸡在屠宰时的平均重量可以达到他们祖先的两倍。可是因为他们的骨骼结构没有变化，脊椎受伤、骨折以

- 97 及关节炎时有发生。另外,体重增加使得他们的心血管处于紧张状态,心脏病成了家常便饭。每年有数百万的肉鸡因此而非正常死亡。

养鸡场中弥漫的刺鼻氨气味道来自于分解粪便。这种气雾会损伤动物的免疫系统和呼吸道。眼疾,甚至致盲都是时有发生。

在被屠宰之前,雄性肉鸡平均活6个星期,雌性肉鸡则是7个星期。以鸡在自然状态下的生存周期来说(在健康状态下,鸡一般可以存活12至15年甚至更长),那些被屠宰的肉鸡还都处于幼年。他们极端短暂的生命却充斥着持续不断的折磨和强烈的痛楚。

蛋鸡

在美国,无论哪一天,都有大约3亿只鸡在下蛋。一只鸡每年平均产蛋多少只呢?250只左右。每只鸡的平均寿命是多久?两年。

大部分的蛋鸡被装在所谓的“电池”里,也就是排列整齐的金属笼子。住在下层的鸡永远“沐浴”在上层邻居的排泄物之中。不管处于什么年龄,这些鸡的生存条件都是极端逼仄的。通常大约有10只鸡(平均在7到8只)挤在一个文件抽屉大小的空间里。

蛋鸡的生理特征并不适合长期站在铁丝上。几乎有一半的蛋鸡都患有腿部或脚掌的畸形。更多的则因为与笼子

的摩擦而伤痕累累。而所有蛋鸡都会由于断喙所带来的疼痛心有余悸。

“强制换羽”是业内的一种常用手法。为了“激励”下一个产蛋周期的出现,蛋鸡在长达 10 至 14 天的时间内被断绝食物,被迫换羽。在这段时间内,她们会损失 25% 的体重。有将近 10% 的蛋鸡会在换羽期死去。

正如生在奶牛场的小公牛一样,生在蛋鸡场的小公鸡也是生不逢“地”。由于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是 50%,所以每年有 1.5 亿只公鸡一出生就会被杀死。屠杀的方法是千奇百怪的。有时候,这些新生的小鸡被直接扔进垃圾桶里,压在下面的就因窒息而死;另外一种情况是将这些小鸡活活踩死。使用麻醉剂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当然,我们的养鸡业主们都是坚定地支持动物福利,反对虐待动物的。美国家禽与禽蛋联合会在其出版的《动物护理指南》(“*Animal Care/Well-being Guideline*”)中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对动物的虐待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⁹⁸事实上,美国家禽与禽蛋联合会“一直以来都支持人道对待动物”。那么,这样的“人道对待”是什么样的呢?它碰巧就是刚才我们所描述的那种样子。现在的这套系统被认为“是符合普遍认可的人道对待标准的”。而这也包括“令业主和动物都受益”的强制换羽和断喙做法。

正如在其他肉类产业中那样,言行不一的文字游戏在

养鸡业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养鸡业代言者的所言与养鸡业主的所行毫不相干。我相信,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在看到了养鸡场里所发生的事情以后,都会体会到那些富有语言技巧的人在描述这种行径时字里行间所充斥的可悲的虚伪。

养牛业

奶牛

美国有至少 50% 的奶牛是常年在室内饲养的。他们通常被置于水泥地面上,而这恰恰是他们的生理结构无法适应的。结果,很多奶牛在起身站立时感到痛苦。大部分没有被室内饲养的奶牛被放养在一块“干地”上,那里既没有一根供他们咀嚼的青草,也没有一堆供他们休息的草垛。

通常情况下,奶牛一年人工受孕一次,在 3 到 4 年之后,他们被作为肉牛便宜卖掉。(餐厅与饭馆里 40% 的汉堡牛肉来自被抛弃的奶牛)。由于转基因和优化育种的缘故,有的奶牛一天可产下 100 磅牛奶,这是他们正常产量的 10 倍。这些额外的分量给奶牛乳房很大的压力,并且增加了腿和臀部的伤害。有 20% 的奶牛患有乳腺炎。在良好的环境之下,健康的奶牛可以活到 25 岁。

肉牛

被出售的肉牛(仅在美国,这个数字就高达每年 3500

万)通常会被烙印、去角、阉割(对于公牛),任何一项都没有麻醉措施。生于一州,养于另一州,屠于第三州的情况并不鲜见。即便是在跨越几百英里的长途运输途中,也没有水、食物和基本的医疗照顾。

肉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饲养场度过。大一点的饲养场占地几百亩,却饲养超过 10 万头牛。这些动物常年在室外,没有任何遮蔽以及草垫,有的只是尘土、烂泥以及粪便。这些动物是天生的反刍动物,喜欢草和粗饲料。而在饲养场,他们的食物毫无例外的是谷物(还有大剂量的生长激素),这会加速他们的体重增长以及增加肉中肥瘦相间的成分以提高售价。

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因为顾及肉牛的遭遇而放弃盘中的汉堡并最终不食牛肉,国家牧场主牛肉协会希望人们相信,“牧场主承诺给予他们的家畜最完善的人道照顾”。事实上,他们的确“在道德上有责任”这样做。

“人道”屠宰

每个人都应该去至少一个屠宰场看一次。那会是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我现在还保存着关于那头孤独黑牛的记忆。大一点的屠宰场藏在更不为人知的地方,那里充满了动物被卸下时的叫声,牛的惨叫以及猪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嘶叫。许多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说动物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被

运来,他们会竭尽全力地反抗,不想被送进那有去无回的斜道。那些挣扎最厉害的动物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接受电棍、铁链或者猛踢的待遇。这些动物的无助,还有我们在这些死亡机器前深感无能为力的那种无可奈何,是每一个动物权利论者的噩梦。当动物被卸下卡车时,任何试图帮助他们的努力都已为时太晚。

猪的屠宰在肉类加工业中具有代表性。他们被赶进一个狭窄的空间,在那里有电击器将他们击晕,以使其失去知觉。这是1958年通过的人道屠宰法案所规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农场动物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群,家禽却被明确地排除在该法案之外)。在失去知觉之后,猪的后腿被拴上链条以使他们垂直悬挂,随后他们被置于一根运送带之上,等着他们的是一种用于撕开他们喉咙的刺刃。流血过多而死之后,猪被浸入一缸滚烫的水,然后被去除内脏。他们再也没有恢复知觉。至少理论上屠宰的过程应该是这样进行的。然而在现实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这正如盖尔·埃施尼茨(Gail Eisnitz)对美国屠宰工业进行的独立调查所发现的一样。

作为美国人,我们会因正直品性而深感自豪。我们希望动物,即便是屠宰场中的动物,都得到公正的对待。当然,为了动物的福祉,人道屠宰法案正在得到积极地贯彻。尽管动物的一生受尽痛苦与剥削,他们的死应该是无痛的。

或许在过去我们还能相信这一点,可是埃施尼茨的书出版以后,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埃施尼茨记录了如下事实:

1. 屠宰场的工作人员有时根本不知人道屠宰法案为何物。

2. 负责监督人道屠宰法案执行情况的检查员并不需要在动物被屠宰的区域出现。

3. 在那些区域发现非法行为的检查员可能被指控为“渎职”。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他们看见了所发生的事,他们就是去了他们不该去的地方;如果他们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他们就是渎职。所以,他们就渎职了。

4. 那些因为发现触犯人道屠宰法案的行为而试图停止前往屠宰地的动物队伍的检查员“被场主辱骂、重新指定或者暴力攻击,然后,这些检查员会因为卷入争斗而被处分,被降低工作考核分数,或者被进行刑事调查,继而被解雇或者面临其他形式的报复以使他们听话”。

5. 猪经常是在完全有知觉的情况下被扔进装满沸水的水缸。正如一位工人所说:“(这种情况)一直是这样的”。

埃施尼茨就人道屠宰法案的执行问题询问了熟悉情况的人。罗伯托·马西亚斯(Roberto Macias)自成年起就在肉类加工业供职。作为国家食品检查联合委员会的前任主席,马西亚斯直白地表示“人道屠宰法案根本没有被执

行”。事实上,美国 2700 所屠宰场的情况十分糟糕。马西亚斯估计“有 90% 的兽医甚至不能有效地执行肉类安全规定。并且(他冷冷地说)我无法想象一个检查员可以因为屠宰场违反人道原则而停止动物队列”。换句话说,只要动物们进入屠宰室,任何关于“人道对待”的想法都应该从窗口被扔向九霄云外。

101 病畜的遭遇可以代表动物在屠宰场中享受的“人道”对待是什么样的。这些动物是那种因重病缠身或者重伤而无法站立和行走的。根据不同屠宰场的情况,这些病畜可以在地上躺上一天或者更多的时间,期间没有水、食物和医疗照顾。不管是死是活,最终他们会被锁链拖进屠宰室或者被叉式升降机吊起来。一次美国索格比(Zogby America)民意调查显示,有 79% 的成年受访者反对屠宰病畜。

在议会于 2001 年决定禁止出售病畜之前,奶牛养殖业积极地游说,试图删去该法案。为什么奶牛养殖业反对这项最低限度的立法呢?因为“大多数病重的奶牛在不能产奶之后仍可以被屠宰以取肉”。

肉类加工业也强烈反对关于病畜的立法。为什么要浪费一只动物呢?按照美国肉类学会(American Meat Institute)的说法,“所有宗教信仰的一个主题便是对于动物的尊重,避免他们遭受痛苦,并且感激他们为我们提供食物。在肉类加工业的实践中,这一主题得到弘扬。无论其宗教信

仰如何，肉类加工场所的工作人员十分关心家畜的福利，并且越来越意识到人道的处理所能带来的好处”。当病畜的待遇被认为是“人道”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正生活在言行不一的文字游戏的国度。不管肉类工业的发言人们如何解释其动机，他们所言都是不可信的。

鱼类屠宰

我们已经在第四章中讨论了鱼类是不是生命主体。他们能感知这个世界吗？他们知道别人正在对自己做什么吗？不管别人在乎不在乎，他们在乎如何被对待吗？我想对于每个问题来说，答案都是肯定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也会使我们放弃杀戮他们以食其肉。不幸的是，在鱼的问题上许多人却有不同看法。

美国渔业每年大约屠杀 70 亿条鱼（这还不包括贝类）。动物福利法案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保护并不适用于鱼类。当涉及其养殖、捕获、试验用途以及屠宰时，鱼类被明确排除在该法案之外。鱼类是如何被屠宰的呢？琼·杜奈尔（Joan Dunayer）描述了渔场中屠宰鱼类的一些方法：

在屠宰时，大多数鲑鱼（他们来自鲑鱼养殖场）被倾倒入冰与水的混合物中。他们为了呼吸而拼命挣扎，这种痛苦持续将近十分钟时间，直到

缺氧使他们失去知觉……大多数三文鱼被倾倒入注入了二氧化碳的水中。二氧化碳会麻痹他们，但是大多数三文鱼在被割破鳃弧(gill arches)放血时还有知觉。按照标准，当电流穿过鲑鱼的鱼缸时他们就应当失去知觉了。由于电流并不在他们的大脑内传导，他们只是感到震颤。如果电流太微弱的话，他们在被电锯或其他利刃割断头部的时候还是有知觉的。

尽管鱼类被公开排除在联邦法律的保护之外，渔业还是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人道地屠宰鱼类。以英格兰的鲑鱼养殖场为例，人道屠宰协会骄傲地告诉人们，业者们正开发一种电动杀鱼机“以使得在保持现有方法的速度与效率的同时人道地获取鱼肉”。仅仅因为鱼肉加工业快速杀死鱼类并不表明他们不人道地杀鱼，不是吗？

那些为“运动娱乐”目的而屠杀鱼类的美国人(每年屠杀2.45亿条)也宣扬“人道”的方法，如下便是几例：

普里斯特短棒(Priest)

所谓普里斯特短棒是一种杀鱼时用的短棍。这些小棍可以从商店买到，或者在家中用一段水管来自制。用普里斯特短棒迅猛地击打鱼眼部后方的部位可以迅速致其死亡。要做好这一动作需要进行一些练习。如果击打得大

轻,鱼仅仅是被打晕,随后就会恢复。关于鱼在厨房里突然活过来的故事数不胜数。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打两下。如果使用得当,这种方法是比较人道的,也是钓鱼者们最经常使用的。

向坚硬表面摔砸头部

他们将鱼头部向下捏着,然后将其砸在石块、围栏或者工具箱上。对于体形较小的鱼类如鲭鱼,这种方法较为有效。但对于大型的鱼类,该方法则显得笨拙。

当这样的行为被视为人道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正被文字游戏所环绕。有时候,人们所能说的最坏的话语往往是在说他们自己。如果鱼类有权利,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可是,我的观点仅仅是:将鱼类作为生命主体的理由是充分的,因此就我个人而言,宁可选择在道德上较为谨慎的做法以使鱼类可以从这一存疑问题中得益——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人们假设鱼类拥有权利并做出相应的对待。“鱼素者”(pesce vegetarian)存在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了。至少应该如此。

农场动物庇护所

《兰登书屋大学词典》(Random House College Dictionary)对于“庇护所”的定义包含这样的字句:“任何提供庇护

103

的地方”。农场动物庇护所正是如此:他们为动物提供一

个安全的环境,动物在其中可以自由行动。通常那些动物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待遇。动物在被救出工厂化农场的恐怖环境之后,其外表、行为以及健康状况的变化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关心家禽者联盟的卡伦·戴维斯(Karen Davis,她为了保护鸡和其他鸟类而孤军奋战)讲述了在她的庇护所里的两只鸡的故事,这种事情并不鲜见:

在来到关心家禽者联盟之前,佩尼和甜豆过着凄惨的生活。她们从出生就被塞进一个狭窄铁丝笼内……她们除了下蛋和吃粉状饲料来下更多蛋之外不能做任何事情。在被救出来之前,佩尼和甜豆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太阳。三个月以后,这些可怜的母鸡彻底改变了。三个月前,她们的羽毛凌乱,她们的鸡冠病恹恹的,她们的眼睛黯淡无光。她们从来没有走动过,也不曾舒展她们的翅膀。她们几乎站不起来,更不要说飞翔了!

现在她们用她们健壮的腿在院子里尽情奔跑,带着雪白的羽毛,鲜红的鸡冠以及明亮的眼睛,就像舞蹈家一样矫健地移动。

较为著名的农场动物庇护所有“动物家园”(Animal Place)和“苏瓦纳农场”(Suwanna Ranch)。他们都坐落于

加州,后者是由人道农业协会经营的。这一领域的先驱——农场动物保护组织(Farm Sanctuary)有两个庇护所(一个在纽约州,一个在加州)。他们如此描述正在兴起的农场动物庇护所现象:“农场动物庇护所为受难的‘食用动物’提供了长久的保护,它也教育了公众,使他们知道了与肉类、奶制品、蛋类以及家禽生产相连的动物的苦难。通过它的救护行动与教育努力,这一运动正在改变社会对待‘食用动物’的方式”。

我们的文化教育我们不要将佩尼和甜豆视作独立的生命。对猪也是一样。我们的文化给了我们一副充满偏见的有色眼镜,使我们认为一头猪就可以代表所有的猪。而大多数人(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实际上从未真正了解过一头猪。

我最喜欢的一个关于猪的故事化解了这种偏见。这个故事发生在苏·科(Sue Coe)遇见洛丽·博斯顿(Lorri Bauston)的时候。前者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试图以绘画和版画来帮助动物的艺术家,后者则与她的丈夫吉恩·博斯顿(Gene Bauston)一起创办了农场动物保护组织。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某次苏的作品展。在一幅她的版画作品中,苏使用了一张猪的照片。那幅版画表现了很多只猪,但有一只是基于那张特别的照片的。

当洛丽看见挂在墙上的那幅版画时,她留下了眼泪。

“那是希望!”她叫了起来。“是的,是的”,苏说道,“总是有希望的”。“不”,洛丽回答道,“我是说,那里面有希望!”苏坚定地重复道:“永远都会有希望的”。“不”,洛丽更坚定地答道,留着泪指向画中那张照片中那只猪,“我指的是画里的这只猪:她的名字叫希望。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就是这样。如果追踪那幅画的源头,那么苏的作品里的那只猪正是“希望”。洛丽从世界上千百万只猪里认出了她的朋友。这个故事表达了什么?如果我们真正看见一头猪,我们会像洛丽·博斯顿一样知道我们并没有看见所有的猪。

“可是为什么洛丽会哭呢?”每次我说起这个故事,别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答道:“那是因为,在苏的画里,希望正在被送往屠宰场的路上”。

当发现人们常常低估农场动物的智力水平时,我觉得无话可说。也许每个人都听说过猪其实不比狗笨。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有研究表明猪的部分行为与某些灵长类动物相似。例如,猪会像猩猩一样利用其他猪所知道的信息去误导别人,从而使自己更方便地获得食物。

所以,猪确实是聪明的高度社会化的动物。那么绵羊是不是聪明的呢?问一下那些研究绵羊的人,我们就会发现,答案也是肯定的。绵羊表现出很强的记忆能力。他们不仅能很快记住对方的脸(不管是羊还是人类),而且可以

在两年之后还记得那张久未谋面的脸。英国巴布拉汉姆学院(Babraham Institute)的凯斯·坎德里克(Keith Kendrick)博士是发现上述行为的人。他认为“绵羊的高度发达的脸部认识能力表明他们很看重与羊群中的伙伴以及人类的那种社会联系”。在访谈中,凯斯博士承认,尽管他“还不是一个素食者”,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过羊肉了”。他可以算是我见过的一个正在转变的“踌躇不前者”。

牛有记忆吗?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后面有些什么?在詹姆斯·拉维克(James LaVeck)和杰尼·斯特恩(Jenny Stein)的一部影片里(名字叫做《可以平静的国度》),我们遇见了年轻人哈罗德。他在一个农场长大,和他的家人一起饲养、照顾和屠宰动物。听了吉恩·博斯顿的一席谈话以后,他决定认养一头叫做斯尼克斯的小牛。哈罗德访问了农场动物保护组织,在那里与斯尼克斯共度了一段时光。离开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与斯尼克斯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一年以后,哈罗德回到那里。这是他对当时情景的描述:

105

所有的牛都在棚舍里,斯尼克斯就在那个最远的角落呆着。当然,自从我上次见到他已经有一年时间过去了。我走到离他不远的地方看着他,叫了一声:“斯尼克斯!”然后张开双臂。难以置信的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向我跑了过来。他来

到我跟前,把头靠在我的胸口。他就那样用额头撞着我的胸口,然后把身体靠向我。

这当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可是斯尼克斯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表现得那样。如果我们稍加推理就会得到合理的解释:斯尼克斯记得哈罗德,并且很高兴能够见到他。

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些被饲养在空地上的鸡的脑袋里有什么。作为这个地球上最受虐待的动物,鸡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最聪明和最社会化的鸟类。新近的研究只是验证了卡伦·戴维斯和博斯顿夫妇早就知道的事实:鸡不仅能够学习,而且还会教育别人。他们并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愚笨。

动物权利论者以为,只要人们更多地认识到农场动物的认知能力,他们离开牢笼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可不幸的是,农场动物业主们并不这么看。负责研究猪的智力水平的麦克·门德尔博士(Dr. Mike Mendel)在就猪与某些灵长类动物的相似行为发表评论时表示,“更好地了解动物的智力可以使得农场主们更得心应手地处理动物的一些问题。比如猪的暴力倾向问题,它造成的伤害和死亡使英国每年大约损失 2000 万英镑的收入”。换句话说,对猪的智力水平的深入了解并没有使猪的剥削者们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道德,反而使他们试图运用这一新知识来更高效地实施剥削。在他们眼中,只有利益,

没有生命。

结 论

在读到甘地的书之前,我几乎从未直接接触过农场动物,也对他们的生活毫无兴趣。是甘地的素食理念促使我下决心走进工厂化农场和屠宰场去亲眼见证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想知道政府和“美国兽医医学联合会”关于“一切都好”的论断是否真实可信。我所见到的东西对我人生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篇章里面你可以读到一些我所看到的东106西。这不会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阅读体验。不幸的是,有时真相就是如此。

在把动物作为食物的问题上,动物权利论者的立场是简单而又鲜明的:应该停止食用动物的躯体(“肉”),也不应该继续食用“动物性产品”,比如奶、奶酪和蛋。对于商业化动物养殖来说,不侵害动物权利,包括生存权,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根本的一点是,商业化动物养殖违背了动物受到尊重的权利。为了人类的利益,哪怕是想象中的利益而伤害动物的身体、限制他们的自由或者夺去他们的生命,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培养一种更加尊重动物的饮食方式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尽管在当今美国这还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并且可能会带来些许不便。在本章的开始我曾经说过,一份非动

物性的美味、丰富而又有营养的菜谱正等着我们去发现。这份菜单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丰盛美食。对于我和南希来说,发现这份菜谱并享用它,比我们学过的任何历史和人类学课程都更能向我们展示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正如我所说的:素食生活所带给我的惊奇,不是我失去了多少传统的食物,而是我得到了那么多全新的菜肴。

至于美国的那 100 亿只会在今年被饲养和屠宰的农场动物,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字句来形容他们所要忍受的制度化残暴虐待,每天、每分钟,甚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甘地的众多名言之中,有一句特别适用于当下。“一个国家的伟大及其道德进步,可以从动物所受到的待遇来评判”。很遗憾,我最热爱的祖国美国在这项指标上得分不高。

第七章

变动物为衣物

吃肉的最堂而皇之的理由是“这是必须的”。任何一个精力充沛的美国人都知道我们必须吃肉。一天不吃上三顿甚至更多的肉,我们就无法摄取充足的蛋白质。而没有充足的蛋白质,我们要么会生病,要么会死掉。这也是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年轻时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107

关于蛋白质的神话(你必须吃肉以获得蛋白质)曾经得到公众的广泛接受。可时代变了。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所需的蛋白质完全可以从无肉的饮食(素食)以及非动物性的饮食(不吃奶、蛋和奶酪的全素食)来获取。就

连以前对素食主义并不友好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举起了白旗。在—项最新的评估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认素食以及全素食是健康的饮食选择。

不管怎样,人们为吃肉的必要性找到的解释不外乎获得两件极为重要的东西:健康和生存。可是就人类对非人类生命所—直进行的另—种剥削行为来说,这种解释却是行不通的。那就是从动物身上剥下他们的皮毛作为人类穿着的衣物。是的,如果我们是生活在遥远北方的因纽特人,穿着皮草也许是健康和生存所必需的。可是对于行走在纽约街头的人来说呢?或者对于那些在芝加哥或亚特兰大的大商场里买东西的人来说呢?阿斯本的滑雪小屋里的游客?不,健康与生存并不构成在这些场合穿着皮草的充足理由。真正的原因是时尚。说老实话,在某些圈子里,再也没有比皮草更叫得响的时尚宣言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以前我给南希买了那顶好看的貂皮帽。

至于用动物的皮毛制作的衣物和附件,它们和皮鞋、皮带以及羊毛衫—样平常。这些都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标准服饰。那么谁有可能反对购买皮革和羊毛制品呢?有很长—段时间,我自己也穿着这两样东西。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这么做是错的,我肯定会认为他们脑子有毛病。这是因为那时我并不知道动物们为了他们的这身皮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这一章讲述了人类剥削动物以获得其皮毛的几种方式。首先我们会看到关于一种起源于美国的皮草的描述。这一部分也会包括每年发生在大西洋西北部(加拿大和格陵兰)的海豹大屠杀,关于卡拉库尔大尾绵羊(秘鲁·中亚)皮毛的信息,以及国际猫狗皮毛市场的一些事实。除了皮草之外,本章也涉及其他产业如皮革业和羊毛业。在结尾部分,我们会看到动物权利论者在此问题上的道德立场,以及一些关于我们今后购买衣物的建议(当然这些建议不是来自于缝纫专家)。

美国皮草工业

皮草工业所消耗的动物数量随时代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2001年,美国大约有450万只动物被杀死以取其皮毛。貂是最主要的皮草来源,大约80%的零售皮草制品使用貂皮制成。

皮草从哪里起源?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设陷阱捕兽是获得皮毛的主要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今,那些注定成为皮草贸易受害者的动物被饲养在那些业者们称为“农庄”的地方。“农庄”这个词使人联想到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只不过主角变成了貂或者其他皮草用动物。事实上,皮草农庄与真正农庄的距离,就像小牛肉制造厂和大草原的距离一样遥远。一个更合适的名字

是“皮草工厂”，因为这些地方生产皮草动物的方式与轧钢厂生产钢梁的手法别无二致。

皮草工厂

109 全世界的皮草工厂拥有一样的建筑设计。它们由离地面几英尺高的长长的铁丝网笼子组成。这些笼子的上部有顶棚，并且被围栏围住（围栏防止那些意外漏出牢笼的动物逃脱）。一间皮草工厂可以饲养从 100 到 10 万只不等的动物。被饲养的皮草动物包括貂、南美栗鼠、浣熊、猓獾以及狐狸。美国农业部在 2001 年提供的数据是全美有 324 家皮草工厂。

关母貂的牢笼有时会被装上 8 只动物。而在野外，貂的领地可以达到 2.5 英里长，在那里，除了他们的脚印，你很难觅得他们的踪迹。作为夜行性动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水里，是名副其实的游泳好手。被关在笼子里的貂就好像离开了水的鱼。在醒着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不停地踱步，一个来回，两个来回，三个来回……他们被缩小了的生命边界就由在铁丝笼内的轨迹所定义。

在关于小牛肉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这种重复的刻板行为是典型的心理失调的症状。其他形式的刻板行为（例如重复跳上笼子侧壁以及转动头部）也表明了同样的情况。由于被以非自然的方式囚禁而无法表达他们四处游泳的天性，皮草工厂里的貂显示出一切神经质甚至精神病的症状

(在所有的皮草动物身上都有这种现象)。

不管严重到什么程度,皮草工厂里动物的精神状态对于那些饲养他们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影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们会采取必要行动去确保动物皮毛完好无损。例如,在拥挤的笼养环境下,狐狸有时会互相攻击。在野外闻所未闻的狐狸相食的情况在皮草工厂里时有发生。业主采取的措施是降低笼舍中动物的密度,从一笼8只降低到一笼4只,甚至到一笼2只。在某些情况下,“问题动物”会被消灭掉。

屠宰的手段中延续了这种保持皮毛完好的努力。割喉的方法不会被使用,正如在小牛屠宰中一样。不使用任何止痛措施的非刺入式方法是最普遍采用的。对小型的皮草动物如貂和南美栗鼠来说,常用的方法是弄断颈部。然而,由于对动物,尤其是更大型的动物使用这种方法十分费力,用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使其窒息也是经常使用的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肛部电死也是一种选择。首先将一个金属箍套在动物的口鼻部,然后金属电棒的一端强行捅进狐狸的肛门。打开电源开关以后,动物就被电死——从内到外被烤熟。有时候这一过程在动物死前被重复多次。处理得当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取没有瑕疵的毛皮。南美栗鼠饲养业理事会是全美栗鼠工厂的代言人。它试图使人们相信栗鼠皮毛产业“对其所饲养的动物采取人道的饲

110

养方法,并且在所有工序中防止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这一定可以解释,为什么理事会认为拧断脖子和体内电死是可接受的屠宰方法了。

在2002年,苏格兰加入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行列,开始禁止纯粹为了皮草目的而饲养貂和其他动物。美国的立法者则没有看到改变的必要。华盛顿认为皮草工厂是人道的化身。那些“农庄”的代表们自己也这么认为。美国皮草协会的声明这样写道:“从动物福利的观点来看,关于使用动物的社会传统和法律体系都是建立在如下前提下的,那就是人类为了自身利益而使用动物的权利必须与负责任的人道对待相伴随”。确实,“如今的皮草动物是世界上得到最好待遇的家畜了”。

这不是我编出来的。美国皮草协会确实是如此描述皮草工厂里动物所受到的对待的。他们得到“人道”的照顾,被施以同情、仁慈和关爱。他们是“世界上得到最好待遇的家畜”。最可悲的是,这很可能是事实。与小牛、猪和鸡相比,这些终日在笼中踱步,跳上笼壁或者不停转头的动物过的简直就是乡村俱乐部的生活。愿上帝原谅我们。

设陷阱取皮

对于皮草工厂主来说,获得完整的皮毛可能不是什么难事。可对于在野外捕捉动物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难题了。他们获得的皮毛可能因沾满血迹或者支离破碎而没有

经济价值。有时候,这种“浪费”是由于受困的动物遭到了天敌的袭击。另一种情况是受困的动物会疯狂地试图逃脱,从而造成了皮毛的损伤。更有甚者,受困的动物会忍痛咬断自己的腿以求逃脱,这会使得设陷阱者根本得不到皮毛。动物之友组织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努力,强烈反对皮草工业。他们估计 1/4 的野外受困动物(约 625 000 只)会选择弄断自己的腿逃走。动物之友组织的文献使我们相信,受困的动物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身体咬开。该组织估计,动物从被困到死亡或被人杀死之间,最长会有达一星期的时间(平均是 15 小时)。

在美国,捕兽夹和捕兽套(conibear)是最广泛使用的捕兽工具。捕兽套会抓住动物的头部、颈部或者上半身;捕兽夹则会钳住动物的腿脚。后者的设计是十分简单的。捕兽夹的钢牙先被一根弹簧张开。再将诱饵装上一块对压力很敏感的重量。当动物碰到诱饵时,弹簧被放开,捕兽夹瞬间合起。

被捕的动物所遭受的生理损伤就好像被猛关上的车门夹住手指。动物行为学家迪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认为,被捕兽夹夹住的动物所感受的惊恐“是我们无法完全体会的,因为这种惊恐是伴随着一种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无助感。他们被困住,他们不能逃脱,他们的反应经常是用牙齿去咬金属的捕兽夹,结果牙齿尽断,有时

111

甚至咬断自己被夹住的腿”。这种陷阱的野蛮性甚至使得美国兽医医学联合会也公开表示反对。可是,时至今日,在国有土地上禁止这种捕兽夹的立法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

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来设计更“人道”的捕兽夹。这种尝试的意义就和“人道屠宰”一样虚伪。在捕兽夹的问题上,有人尝试使用带垫的捕兽夹。可是这些替代方案没有一样在美国被采用,金属捕兽夹照旧被全美的 100 000 至 135 000 名设陷阱捕兽者所使用(使用的频率不得而知)。而这是在美国兽医医学联合会已经公开谴责其残忍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在欧盟十五国,金属捕兽夹从 1995 年起就已经是非法的了。两年之后,欧盟国家、加拿大和俄罗斯签署了《国际人道捕兽标准协议》(Agreement on International Humane Trapping Standards)。撇开那些关于“人道陷阱”的动人说法,这一协议的基本目的是要宣扬一种论调,那就是有些捕兽夹是好的、仁慈的,另一些则不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文字游戏的另一个版本。当有人借这种协议向我们介绍所谓“人道陷阱”时,我们可以礼貌地打断并告诉他们:“你也许骗得了你自己,你却骗不了我们”。

无论使用何种陷阱,那些设备本身显然不能分辨皮草动物和所谓的非靶标动物,例如野鸭、猛禽以及伴侣动物。“仁慈的”捕猎者把这些他们不需要的动物称为“垃圾动物”。由于没有规定捕猎者应该报告这方面的数据,所以

我们很难获得关于“垃圾动物”的信息。动物之友组织估计,每年有大约 400 万到 600 万的非靶标动物死于陷阱。假设那个数字是 500 万,那么,也就是说,每天有 14 000 只非靶标动物死于非命,每分钟就会产生 10 只“垃圾动物”。

捕猎者也会在野外捕捉像貂和海狸这样的两栖动物。水下的陷阱是普遍采用的手段。貂在被捕后会挣扎最多 4 分钟,而海狸则可以挣扎 20 分钟。最终,这些动物被活活淹死。相对来说,水下被捕的动物很少咬断自己的腿,“浪费”的情况也不多见。

112

无论是用工厂皮草还是捕兽夹皮草,毛皮大衣的制作需要大量的动物尸体——动物的体形越小,则对数量的要求愈多。动物之友估计,一件 40 英寸长的毛皮大衣根据款式不同,会需要 16 只山狗、18 只猞猁、60 只貂、20 只水獭、42 只红狐狸、40 只浣熊、50 只紫貂、8 只海豹、50 只麝鼠或 15 只海狸。当然,被捕杀动物的痛苦和死亡只是一部分,还要加上非靶标动物的伤亡,以及动物在死之前痛苦挣扎的时间(平均 15 小时,动物之友的估计)。在进行了简单计算之后,我们发现,一件 40 英寸长的毛皮大衣可以等于 16 只山狗的尸体加不知数量的非靶标动物的尸体,再加上多于 200 小时的动物的痛苦。对于其他的动物也可以作出相似的计算。就像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物一样,毛皮大衣绝不仅仅只是用来满足眼睛的需要的。

听一下 NPD 时装世界的主席兼零售趋势分析专家马歇尔·科恩(Marshall Cohen)的话,你就会知道动物受苦的真相。某些富有的美国人要“让全世界知道经济不景气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穿着毛皮大衣你就像是在说:‘别人都在受穷,但我没有’。”也许金钱会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自恋狂。对于有线电视节目“时尚在线”的主持人罗伯特·弗尔迪(Robert Verdi)来说,好像确实如此。他对一位《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记者如此说道:“有一次我穿着我的浣熊皮大衣在第五大街上遇到了反对皮草的抗议者,他们举起宣传画向我大声喊叫:‘他们曾是可爱的动物!’我对他们说:‘是的,他们曾经很可爱,不过现在,他们更加华丽!’”为了使人们不去追究弗尔迪身上的毛皮的历史,美国皮草信息顾问委员会的凯斯·卡普兰(Keith Kaplan)站出来向人们保证:“我们的皮草工业承诺人道对待动物”。

国际皮草市场:三个例子

西北大西洋海豹捕猎

其他形式的大规模野生动物屠杀行为也可以在皮草工业中找到买家。再也没有比西北大西洋海豹捕杀更臭名昭著的行为了。

113

在欧洲人到今天的加拿大和格陵兰定居之前,那里的

原住民很早就开始依赖海豹为生了。可他们为了生存而狩猎,仅仅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杀少量海豹。不久以后,新来的定居者们就开始改变这种局面。即便不是生活必须,即便动物的尸体会被整个扔掉(海豹肉是出名的难吃),你还是可以出售海豹身上的某些东西。真正有市场的就是海豹皮。用了不多久,海豹工业取代了原住民猎人。如今,每年在加拿大和格陵兰被屠杀的海豹以其惊人的数字(保守估计为 500 000 只,2003 年仅在加拿大就屠杀了 350 000 只)代表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洋哺乳动物屠杀。这两个国家都有计划在 2003 年继续扩大限额。

死亡最主要集中在格陵兰海豹身上(约 95%),无论是新生的,幼年的还是成年的。在那些被杀的海豹中,有独立观察者估计 80% 处于 12 天到一岁的年龄段。没有法律规定必须取走整只海豹(即海豹皮和躯体),所以很多情况下捕猎者只会取走海豹皮。

当然,将这些每年都发生的事情称作“狩猎”是创造性的修辞手法。想象一下这幅场景:有些海豹,许多是新生儿,躺在冰面上。他们绝不是赛跑能手,呆在那里就像一些无辜的水壶一样。这时候,来了一些勇敢的“猎人”。他们用一端带有铁钩的大木棍将这些海豹活活打死,或者用枪将他们射杀。你能从这里发现任何一点“狩猎”的影子吗?文字游戏。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我从宽口瓶中夹取腌黄

瓜时也是在“狩猎腌黄瓜”了。

就像其他有争议的话题一样,人们经常在一些关于猎杀海豹的事实上产生分歧。例如,人们在有多少“猎人”参与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关于海豹捕猎对于两国经济的重要性也存在争议。

这些争论被收入了本章的注释里。我相信,公正的读者会发现参与此项活动的人相对来说很少(大约占获得许可证的 15 000 多个商业团体及个人的 1/3)。我也相信读者们会发现,如果算上相关的所有成本(包括政府的直接补助和其他单独的补助形式),两国每年的海豹捕猎最后是赔钱的。对于为何要继续这种捕猎的解释是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

114 这种捕猎得以继续,是因为很少有议员或别的什么代表愿意得罪强大的海豹商业利益集团以及他们更加强大的盟友渔业集团。纽芬兰渔农部长约翰·埃福德(John Eford)如此为这些利益集团讲话:“我愿意看到 600 万只海豹被杀,不管有多少海豹被杀或被卖,被毁或被烧,我可不管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杀得越多我越高兴。”只要像埃福德这样的政客继续掌权并左右政策制定,大规模的海豹屠杀仍将继续。就是那么简单。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公众呼吁停止这种捕杀。没有人会忘记那些被公布的照片和录像。黑衣捕猎

者用木棍将毫无防卫能力、睁着大大眼睛的白海豹活活打死。他们无辜的鲜血在冰面上流淌。作为对公众呼声的回应,加拿大立法者规定,杀死小于两个星期的小海豹(海豹从那时换去身上的白色毛发)为非法行为。然而,正如其他旨在规范捕猎的法规一样,这些限制只有在被触犯而不是遵守时才显出价值。加拿大政府对于海豹捕猎的检查极不严格。至少格陵兰是诚实的,这使得它与加拿大的伪善划清了界限。在格陵兰,打死或射杀白海豹不是非法行为。而将其定为非法将是违宪的行为(格陵兰最高法院这样认为)。

自1983年起,欧共体的加盟国就禁止了白海豹皮的进口。美国在其1972年的保护海洋哺乳动物法案中也有相似的禁令。这些禁令的积聚效应是显而易见的:白海豹皮的市场急剧萎缩。今天,大部分“高级”的海豹皮都被出口到挪威(一个非欧共同体国家),而难吃的海豹肉在加拿大得到“改良”(这项改良得到了大量的政府补助),他们通过某些化学成分使海豹肉吃起来像意大利腊肠。我们决不可低估这背后的政治力量。在1994年,加拿大海豹产业还穷得见底;到了1995年的“肉类补助”通过以后,海豹捕猎回到了1975年的水平。2003年2月,加拿大的渔业部长罗伯特·蒂博尔特(Robert Thibault)宣布,在三年内捕猎了975 000只格陵兰海豹,任何一年都没有超过350 000只。

另一个造成加拿大海豹捕猎复苏的原因是市场上对于海豹鞭的需求。尤其是在亚洲,人们为了所谓的壮阳功效购买含有海豹鞭成分的滋补品。需要更好的勃起?去吃海豹鞭吧。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完整的海豹鞭可以卖到 500 美元。当“伟哥”开始用于治疗男子性功能障碍后,海豹鞭的市场缩小了 3/4。

115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负责执行关于海豹捕猎的法规。在这些规定中,有一项规定捕猎者在动手剥皮之前对海豹进行“眨眼”测试,以确认其已经死亡。如果他们眨眼,就表明他们还活着。如果不眨眼,则说明他们已经死亡。渔业和海洋部的官员坚持认为该项规定“被严格地执行”。他们的保证是毫无根据的,兽医学博士玛丽·罗伯茨(Mary Roberts)的发现可以作证:

我看过了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 1998 年得到的关于商业海豹捕杀的新录像证据。尽管距离 1997 年发布的录像资料已过了整整一年,显然,负责监控捕猎过程的渔业与海洋部以及负责规范海豹捕猎的加拿大海豹捕猎者协会在保障海豹不受痛苦的问题上毫无作为。另外,海洋哺乳动物法规以及加拿大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也被搁置不理。

罗伯茨博士绝非激进的动物权利论者。她事实上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专业人士,担任安大略省副司法部长的动物看护评估委员会主席以及安大略省兽医学联合会的动物福利主任。如果你问我们应该相信谁,渔业和海洋部的发言人还是罗伯茨博士?我想一个公正的人很难选择前者。

罗伯茨博士所提到的痛苦是真实而可悲的。有些海豹被用木棍暴打,有些则被射中,慢慢地死去,那是很痛苦的死亡。有些受伤但还有知觉的海豹被在冰面上四处托拽。尽管官方不承认,事实是很多海豹在活着的时候被剥皮。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得并不频繁,那么也许还能令人稍感安慰,尽管它本应从不发生。可不幸的消息是,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一项在2001由一队素食者进行的独立科学研究显示,有42%的海豹是被活剥皮的,也就是大约130 000只。

数字是会使人麻木的。有时候,它们会使真相显得不那么真实。那些多年追踪海豹捕杀的人知道情况有多糟糕。然而,直到米奇·杜尔(Mickey Dwyer)的《在水一方:一个捕海豹者对纽芬兰海豹捕猎的陈述》问世以后,公众才真正了解这一切。事情比人们想象的恶劣百倍。在一种支持残忍的氛围笼罩下,那些捕猎者已经远远超越常人的道德底线。这是杜尔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我听那些抗议捕海豹的人说捕猎者都像野

人。他们是对的。在那里你不野蛮不行！……你在这行干得越久你就会变得越野蛮。有一次，做了没多久的“狩猎”之后，我就已经存了10只海豹头了。我们用这些头玩两个小时的“头球”。这就跟打冰球一样，不过我们不用冰球棍，而是用打海豹的木棍把海豹的头打向还在抽搐的两具海豹尸体之间。我们轮流玩“球”，打完几场之后，眼球、牙齿、头盖骨碎片以及下颚骨满地都是。达瑞尔（杜尔的朋友）赢了球，不过我们都挺开心的。

除非我们认为其他的捕猎者不会去如此寻“开心”，否则我们就绝不会相信加拿大渔业部长蒂博尔特信誓旦旦的保证：“加拿大非常重视人道捕猎。作为部长，我坚持这一原则，并且保证海豹捕猎是在人道地进行的，并且符合所有相关的法规”。

在这样的行径面前谈论“人道”对待，比不诚实还让人厌恶。加拿大政府也知道这个。他们如此自信地认为海豹们正在受到“人道”的对待，以至于他们将未经授权的摄像和摄影定为犯罪行为。他们藏不住任何东西。一样也别想掩藏。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丽贝卡·阿德华斯（Rebecca Aldworth）没有被吓倒。她在2003年的捕杀中目睹了这些

事实：

屠杀的方法极度残忍。那些捕猎者用木棒打海豹,使得他们动弹不得。然后他们就开始割开海豹的身体,可是经常在这个时候那些海豹又开始动起来。捕猎者的反应是再一次棒打,海豹又不动弹了。然后他们重新开始剥皮,可是马上那些海豹又动起来。那些人常常不再理会,直接对那些还在抽动的动物剥皮。

至于规定的眨眼测试,阿德华斯说“几乎没有捕猎者这么做”。

格陵兰海豹被指为西北大西洋鳕鱼减少的原因,这是典型的栽赃嫁祸。有太多海豹在吃“我们的”鳕鱼,所以,“有必要”减少海豹种群的数量。这就是纽芬兰渔农部长的逻辑,不管事实多么与之背道而驰。事实确实与之背道而驰。1999年11月,已经有海洋生物学家指出被人类屠杀的海豹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一种“预防”措施所要求的量了,确切的数据是超过了两倍到六倍。过剩的海豹并不能解释鳕鱼数量的急速下降,真正的元凶恰恰是贪婪的过度渔业捕捞。

传说基督教传教士在试图归化爱斯基摩人时遇到了麻

烦,因为对方不能理解“上帝的羔羊”这个概念。由于他们从来没见过羔羊,这幅画面无法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于是,传教士们把“羔羊”替换成了“小海豹”。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选择了。正如韦尔福列德·格伦菲尔(117 Wilfred Grenfell)所察觉的:“这种通体雪白的小生命!看看他们躺在冰窝里的样子,那种柔嫩、无助的样子以及纯真的眼神。真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最合适的替代了”。那么,我们为什么每年要杀死千百万这样的生灵?这真是人类的“杰作”。

海豹捕杀得以继续,关键是背后有钱可赚。卖掉海豹皮,每一次转手就会有人赚上一笔。如果人们不再购买海豹皮、海豹肉或者海豹油脂制品,一切都将会结束。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这些。一小部分人稍微改变一下他们的行为就可以。除此之外,如果议员们有勇气站出来反对海豹业、渔业和皮草业利益集团,每年的屠杀也会停止。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动物的命运取决于我们选举谁和不选举谁。

卡拉库尔大尾绵羊(波斯羊)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那些从中亚国家——包括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毛皮制成的皮草制品。这些毛皮主要来自卡拉库尔大尾绵羊。羊的年龄越大,他们紧致而顺滑的卷毛就会变得越松弛。由于最紧致和最顺滑的卷毛可以卖到最好的价钱,波斯羊在出生1天到3天之

后就会被屠宰,或者在出生前的15天。后一种操作需要把怀孕的母羊杀死。这可能会使人大惑不解:为什么要杀死可以生产小羊的母羊呢?

答案是钱。一件用流产的小羊制成的大衣比起尺寸相当的从刚出生的小羊制成的大衣要贵一倍以上。如果后者可以卖到12 000美元,前者就可以25 000美元出售。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和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是使用波斯羊的服装设计师,而Fendi以及Neiman Marcus这些店铺则会出售波斯羊皮制品。

美国人道协会的网站上有位调查者在2000年3月所拍摄的录像。那部录像记录了“一只怀孕的母羊被倒掉,喉咙被割断,肚子被拉开一个大洞,以使得工人可以将还在其中的胎儿取出来。这些胎儿就是那些大衣以及时尚物件的‘原材料’。”被剥了皮的羊羔会被整个扔掉。

荷兰的动物权利团体“动物皮毛组织”提供的数据是,每年有400万只波斯羊被杀。一件标准尺寸的大衣通常需要60只卡拉库尔大尾绵羊羔羊。

猫狗皮毛

如果亚洲国家有人吃猫和狗,那么他们使用猫狗的皮毛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人养牛吃肉也用他们的皮,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一些亚洲国家的人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同呢?

118

每年有 200 万只猫狗在某些东亚国家被剥皮(美国人道协会的估计)。这些毛皮被出口至亚洲各国、欧洲以及北美。使用这些毛皮的产品包括长毛绒玩具以及外衣上的镶拼毛料。一件完整的大衣要求超过 20 只猫或者 12 只狗。如果是小猫和小狗的毛皮,那么要求的数量就更多了。

很多这样的作坊是很小的(顶多有几百只动物),但是对动物的残酷剥削却是很严重的。由于短毛猫和德国牧羊犬的毛质好,他们成为最受欢迎的动物。这些动物被囚禁在恶劣的环境中,没有人关心他们生活的质量。

屠宰的方式骇人听闻。猫有时被他们的所有者扼死、勒死或者被强迫灌水溺死。狗通常被金属丝吊死,不管他们如何绝望地挣扎;另一些时候,他们被用刀扎至流血而死。剥皮随后进行,有时候是在动物还没死之前。在这些野蛮的环境中,麻醉措施是天方夜谭。值得表扬的是,至少那些(还有那些杀死波斯羊的人)并没有说自己关心动物福利或者他们正在人道对待动物。

从 1997 年起,美国人因为人道协会所披露的国际猫狗皮毛贸易而感到愤怒。尤其使他们不可接受的是一些美国的商店出售的衣服明明镶拼有猫狗的皮毛,可是却被标上了其他的名号(亚洲狼,诸如此类)。美国人抗议说,人类无权剥夺猫和狗的皮毛。那是他们的皮毛;那是属于他们的,不属于我们。杀死猫狗以取其皮毛是野蛮而不道德的。

动物权利论者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只是我们觉得这种说法适用于一切被抢走了毛皮的动物。

猫和狗的皮。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改变观念的绝好机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无论是海狸或者山狗、貂或者海豹,他们的道德地位同猫和狗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许多人与后者有着更加亲密的接触。猫和狗与我们一起生活,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家庭成员。野生动物不是。可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最基本的共同点,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看到。在海狸和海豹的眼睛后面是一个生命,就像猫和狗的眼睛后面是一个可爱的生灵一样。当我们愈加认识到动物的感受力和认知水平,当我们改变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们一视同仁。

皮革

虽然所有美国人(希望如此)都抵制猫狗皮毛制成的服装,穿着其他动物皮草服装的人也相对较少,但是穿着皮革服装就像早上喝一杯咖啡一样平常了。皮革不仅仅指牛皮。美国的皮革名录包括猪皮、山羊皮、羔羊皮、马皮、蛇皮、野猪皮、鹿皮、蛙皮、鲨鱼皮、野牛皮、斑马皮、袋鼠皮、鳄鱼皮、蜥蜴皮、鳗鱼皮和大象皮。需要说明的是,牛皮在其中的比重是遥遥领先的。

欧盟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皮革供应者。意大利是最重要的生产国家,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其他皮革出口国包括中国、韩国、巴西、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加拿大和美国。当全球化的影响逐渐深入,皮革制造正在亚洲和南美洲找到新的温床。

皮革是如何被制造的?从屠宰场到皮革服装店之间经过了哪些步骤?艾略特·甘(Elliot Gang)做出了如下概括:

基本的步骤包括:从动物尸体上剥下皮,用一种盐和杀菌剂的混合溶剂进行清洗,然后把它浸在水里使其再水化。接着使用硫化物和氯化钙来去除毛发并且使得残留的肉更容易被去掉。随后,更多的化学药剂(和硫化物)会被用来处理这张皮。它被中和以及被施以硫酸溶剂以使得后期的着色剂可以穿透皮肤。在通过铬盐着色以后,它被拿出去晒干,等待进一步的处理。

听起来好像用了很多化学药剂?确实如此。这也是为什么皮革制造业总是与工人安全问题和环境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在本章注释中将有详尽的介绍。这些化学药剂对于制造皮革的工人以及对于江河里的水来说没

有任何好处。即便你不是一个动物权利支持者,你也可以发现皮革问题多多。但如果你是,你发现的问题肯定更多。

许多人可能认为购买皮革制品是不存在道德问题的。120 毕竟皮革来自那些我们养来吃肉的动物。买皮革制品无非就是买那些从已死的动物尸体上剥下来的皮而已。这有什么问题吗?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下面是一个例子,它可以显示我们对皮革的认识多么肤浅(相信我,在知道我将要描述的那些事情之前,我也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一切关于皮革的事实了)如果让我们说出在哪个国家牛的待遇最好,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是印度。这就错了。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会(印度)的一份未公布来源的录像带记录下了又老又病又瘸的牛被强行塞进卡车,在颠簸不平的路上被运往百英里之外。许多牛在运输途中死去。更多的则是受了伤。许多精疲力尽的牛倒在了地上,然而,就像那些病畜一样,他们必须被拽进屠宰场。那些还走得动路的牛被踢着踹着逼上了死路。为了使他们向前走,工人用红辣椒擦牛的眼睛,或者跺断他们的尾巴。就像卡拉库尔大尾绵羊一样,录像带里的那些憔悴的瘦骨嶙峋的牛被杀不是为了他们的肉,而是为了他们的皮。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个将牛视为圣物的国度。甘地若见到他所爱的牛在今日印度遭到的如此对待,一定会感到恐怖和

痛心。

撇开印度的残酷景象不谈,农民和经济学家都知道皮革工业为牛的饲养者提供了一笔必要的收入。动物养殖的成本不低,饲养者不会愿意放弃动物的副产品给他们带来的10%的额外收入,这其中大部分来自皮革。就像艾略特·甘注意到的:“政府和皮革业的数据显示皮革占了动物价值的6%到7%,在美国就是一年20亿美元”。如果农场主的利润率按照平均2%来算,那么美国消费者一旦抵制皮革制品,他们就维持不下去了。只要我们还继续买皮革制品,我们就是在支持与工业化生产动物密不可分的虐待动物行为。那些被用来制造鞋、皮带以及夹克衫的猪与牛正是那些在第六章中提到的生活在悲惨环境中的动物。在道德上,购买皮革制品并不是干净的行为。

羊毛

121 美利奴羊毛在美国的大小服装店里十分普遍。手套、围巾、背心、罩衫、外套:无论是什么款式的衣服,我们都可以找到用美利奴羊毛制成的。不过,恐怕很多人除了知道美利奴羊毛产自澳大利亚之外,并不知道它真正是怎么来的。

美利奴羊是羊毛产业为了解决一个棘手的经济学问题而出现的:如何使每只羊所能产出的羊毛最大化?羊毛产

业的答案就是：增加每只羊身上皮肤的面积。这不是印刷错误。羊毛业的答案真的就是增加每只羊身上皮肤的面积。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光滑的皮肤提供了 x 平方厘米的面积去长羊毛；但是褶皱的皮肤就像海底的珊瑚床，能提供 $x + y$ 平方厘米的面积来长羊毛。而这 $x + y$ 平方厘米的面积就使每只羊长出更多羊毛。

“褶皱的皮肤”就是美利奴羊的特征。作为经年累月的选择育种的产物，美利奴羊在几代农场主的培育之下拥有了现在的皮肤。有着褶皱皮肤的绵羊对于农场主来说当然是好事，这会使每只羊的产毛量最大化。对于羊来说这可不是什么福音。

当美利奴羊大小便的时候，褶皱的皮肤会存积尿液和粪便。这给了大苍蝇一个理想的潮湿之地来产卵。不用一天，这些卵就产生出幼虫，也就是蛆。他们会找最近的地方获取生长所需的营养，而这正好就是羊的身体。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处理，那些贪婪的幼虫会蔓延到宿主身体的其他部分并且可以在一天时间内就致其死命。山羊，甚至狗，都有可能成为其牺牲品。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失去水分以及血液中的蛋白质。

过了很长时间，羊毛产业才研究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种方法被称为“穆尔法”，根据其发明人 J. H. W. 穆尔 (J. H. W. Mules) 的名字而命名。穆尔是 20 世纪的一个澳洲羊

农。他用锋利的小刀将羊胯部的大块皮肤割去,当伤口愈合之后,这个部位的皮肤褶皱就没有了。没有了褶皱,苍蝇也就没有可乘之机了。换句话说,为了解决苍蝇的问题,农场主要去掉他们在美利奴羊身上苦苦培育的褶皱皮肤特性。

当然,由于化脓的伤口需要三到五周的时间愈合,这本身为苍蝇提供了一个潮湿的产卵地。因此“穆尔法”是否真正有效也存有疑问。至于羊对这种方法的反应,这里有一段文字:“用穆尔法处理以后,羊因疼痛而扭动身躯,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路,只为了减少痛苦”。

穆尔法只是美利奴羊毛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磨牙,农场主们宣称这可以延长羊的寿命。具体的实施过程是这样的。用锉刀或者圆片车刀把羊的牙齿磨到牙心,或者干脆将牙从牙床以上都切断。不管怎么样,两种方法都会使牙神经裸露出来。正如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在电影《马拉松男人》中那样,羊在磨牙过程中得不到任何麻醉。和穆尔法一样,羊并不会从这种方法中得到解脱。

美利奴羊还会遭受其他形式的肉体伤害,包括耳部打口(为了身份辨别)、剪短尾巴,对于雄性的羊来说,还有阉割。这些都是羊很小的时候就进行的,没有任何减轻痛苦的措施。阉割有三种形式:用一把小刀、用一件挤碎精索

的设备、或者是一个紧紧箍在阴囊上的橡皮套。

这些肉体伤害是不是听起来很残忍？事实上他们就是如此。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改革主席 M. D. 科比 (M. D. Kirby) 的说法，每年澳洲的绵羊会遭受 500 万宗肉体伤害。这些伤害如果被施加在猫和狗身上就会被定为虐待。所有这些“工序”，每一种都“侵害了动物身体完整的权利”，可当受害者是绵羊时，一切都是合法的。动物所受的痛苦并不能改变法律或者农场主。为什么会这样？从农场主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要羊毛的产量最大化。由于动物的痛苦并不在那个方程式之内，所以就没有必要考虑它了。

在剪羊毛的过程中，人类对动物的感受依旧无动于衷。作为城市居民的我们，天真的以为羊会被轻柔地抬起来去进行理发，就像我们去理发店一样轻松。是时候重新思考了。轻柔可不是这门生意的语汇。詹尼弗·格林伯姆 (Jennifer Greenbaum) 告诉我们为什么如此：

绵羊被狠狠地摔倒在地，任凭一把剃刀在他们被按住的身体上游走。无论是手工剔毛还是机器剔毛，割破皮肉的事情时有发生。粗枝大叶的剔毛操作会伤到乳头、阴茎、其他部位以及韧带。当被机器剔毛时，绵羊的脸部被紧紧地夹着……如果剔毛的人动作太大而将羊的身体扭曲到伤害

内脏的程度,死亡就有可能发生。如果羊的健康状况不好,或者剔毛对于羊的身体系统构成了太强的刺激,都有可能导致死亡。被剔了毛的羊赤裸面对世界。当他们被放回草原的时候,很可能受到阳光暴晒或者寒冷的伤害。

123 最后需要提出的一点是:一只美利奴羊总会有一天到不能再产出高质量的毛的时候。对于每年大约 700 万只羊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注定要走向中东的羊肉市场。羊被连拉带拽地塞进多层的大船,有一些可以运送 125 000 只动物。他们在海上过三个星期甚至更长。在那里,拥挤的空间不允许他们做任何普通的身体运动。一旦他们到岸,如果还活着(很多已经死了),他们就会经历新一轮连拉带拽,被带往恐怖而血腥的伊拉克或伊朗的屠宰场。如果食品标签上所写的都是真的,那么它们应该包括美利奴羊在最后的日子里所遭遇的苦难。这就是我建议的标签:“该羊毛来自那些终生遭受虐待的绵羊,他们之所以受苦是因为有些人想赚钱,有些人想显得时髦;最终他们被冷酷地杀死,因为有些人想赚钱,有些人想吃他们”。看了这样的标签,谁还会穿这种衣服?

美国的绵羊养殖业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都是澳大利亚故事的翻版而已。有一些具体细节可能不同,

但总体的故事概要都是一样的。绵羊们被养来吃或者穿，最终都是为了赚钱，赚得越多，投资就越划算。这一文化模式（动物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与需求）永远高高在上地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模式下，绵羊，和其他农场动物一样，只有两种存在理由：要么被吃，要么被穿。

结 论

南希戴着那顶貂皮帽子时美丽得无法言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貂皮存在。那是“它”，不是“他”。那是与泡菜和布袋装一样的冰冷物件。回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不应该买皮鞋或者穿羊毛衫，我会觉得他们脑子有病。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皮草、羊毛和皮革是怎么来的。一旦你知道了真相，你就会发生改变。他会帮助一些踌躇不前者看到另一个世界。

动物权利论者看不到任何正当的理由在“农庄”里饲养皮草动物，在野外设陷阱捕捉他们，在冰面上把他们打死或者把他们在出生之前就杀死。就像美国人看待猫狗皮毛的方式一样，动物权利论者如此看待所有动物的皮毛。同样的，动物权利论者不认为我们有理由将动物的皮毛转换为服装。这些动物从人类那里得到的不是“人道”的对待，而那些声称自己“支持动物福利”的毛皮商和猎人是在玩言行不符的文字游戏。当他们这么说的时侯，我们应该回

击道：“不，你不是这样的。你说的全是假话。”

124

用人类的经济利益来为这种虐待动物行为开脱是不符合逻辑的。靠损害他者的权利攫取金钱决不是正当的。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人类从这些贸易中获取的其他利益。女人们从一件奢华的貂皮大衣里得到的愉悦，或者男人们从一件笔挺的皮革外套里得到的欢喜，固然可以使这些人的生活更有乐趣。但是这种乐趣决不是剥夺他人（或动物）权利的正当理由。动物皮毛最适合的地方是长在动物自己身上。

动物权利论者不会穿着悲伤与痛苦的产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衣服可穿，根本不必靠蓄意谋杀来获得。我们可以在大商场和连锁店里找到许多非皮革的裤带、鞋以及钱包，邮购商那里也有（前言中提到的网站有一部分这些商铺的列表）。至于服装，我们有那些经久不衰的棉质以及法兰绒服装可选。另外，新的人工合成面料可以做得和羊毛一样棒。用人工合成面料制成的服装比皮草更保暖（自行车运动员穿的服装就是例子），而我们的人造皮革比真皮更防寒也更轻便。如果有人舍不得皮草的外观和手感，那么他们还可以选择人造皮草，它比皮草更便宜，而且现在十分时髦，甚至在滑雪胜地阿斯本也是这样。

第八章

变动物为表演者

人类拿动物取乐的做法已经延续几千年了。不管这种行为在何时何地发生,背后的逻辑总是一样的:训练动物做各种动作以博得观众一笑。在某种程度上,娱乐与体育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美式牛仔竞技被作为一项运动来推广,正如赛马(“国王的运动”)一样。与此同时,美式牛仔竞技和赛马也是人们找乐子的去处。然而,体育与娱乐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总体来说,体育包含了竞争的因素,有赢有输;娱乐就没有(想想摇滚音乐会或芭蕾)。但有些运动项目(如足球、冰球)也被视为一种娱乐。有些人会认为动物参与的活动也是一样的。例如,他们会认为斗牛和

125

灵猩犬赛跑既是娱乐也是体育竞技。我们将在第九章中说明,为什么这种看法不对。

本章所要展示的是野生动物被用作娱乐的几种方式,里面没有赢家和输家,至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输赢。那些在马戏团和海洋公园的野生动物的悲惨生活会向我们展示一对根本矛盾,即,为人类的娱乐而训练动物与尊重动物权利之间的矛盾。

传统马戏团

有些马戏团包含动物表演内容,有些则没有。最著名的动物表演马戏团有瑞林兄弟及巴纳姆和拜利马戏团(Ringling Brothers and Barnum & Bailey Circus)以及克莱德比蒂-科尔兄弟马戏团(Clyde Beatty - Cole Brothers Circus)。最著名的非动物表演马戏团有阳光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和新皮克尔家族马戏团(New Pickle Family Circus)。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我们的讨论集中在那些有动物表演的马戏团(通常被称为“传统”马戏团)。

传统马戏团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快乐的脸孔。多姿多彩的装饰,欢快的音乐声,绚烂的演出服饰。他们煞费苦心地想让“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喜欢这些节目。而许多孩子,包括他们的父母,确实感到乐趣无穷。里根一家就很喜欢观看马戏。在现在的社会,这一点不难理解。两个小时的精

彩节目,没有粗口,没有鲜血,没有枪,没有性。这两个小时里,平日里紧张地防范孩子看到不良信息的家长们可以松一口气了。无怪乎在许多人眼中,马戏代表了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也无怪乎人们会觉得反对马戏的动物权利论者是想要把欢乐与选择权从人们手中夺走。

事实是,传统马戏问题极多。在那张快乐的笑脸背后,深藏着一个严重剥削动物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打着“训练动物”的旗号,虐待动物是家常便饭;在那个世界里,动物福利法案和检查员们总是打着虚假的绿灯,告诉人们“一切都好”。

剥削种种

这一行业的本质决定了野生动物在其中遭受系统化虐待的命运。野生动物不属于马戏团,他们属于大自然,在大自然中,他们可以尽情表达自我——作为个体(如大象)或者作为一个动态社群的一员。这是马戏团的环境永远无法给予他们的东西。空间狭小、社会结构丧失、反常行为构成了马戏团动物剥削的真实图景。

狭小空间

你不必拥有像珍妮·古道尔那样丰富的动物学知识就可以知道,马戏团的环境离野生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十万八千里。通常情况下,一个马戏团一年有48到50周时间

在路途上奔波。在从一个演出地点向另一个演出地点迁移的途中,动物往往被关在卡车里。到了目的地,他们又面对另一种监禁,狮子老虎关进笼子,大象则拴上铁链。

127 关于笼舍尺寸的联邦法规甚至不能用“不明确”来形容,那简直就是“不诚实”。《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法规汇编》(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九章第 3.128 部分标题为“空间要求”。其中有如下内容:“笼舍的规格必须为每只动物提供充足的空间,使他们可以自由运动以进行各种生理动作及社会结构调整”。什么叫“充足的空间”和“自由运动”?规定里没有具体说明。这正是其不明确之处。而其不诚实之处在于,它暗示只要笼子拥有“充足的空间”,就可以满足后面的那些要求。而这是荒谬的。

如果我们多了解一些被训练来表演马戏的野生动物的情况,我们就会获得更宽广的视野。在野外环境下,狮子的日常生活范围从 8 平方英里到 156 平方英里不等。对于雄性老虎来说,这个数字是 8 - 60 平方英里(印度)甚至高达 400 平方英里(西伯利亚)。作为比较,你可以想象一下:旧金山占地 47 平方英里,波士顿 48 平方英里;芝加哥占地 227 平方英里,而纽约算上所有五个自治区也就 309 平方英里。

任何一个稍有感觉的人都不会相信马戏团为狮子与老虎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以使他们“自由运动”。瑞林兄弟

马戏团煞有介事地宣称他们的笼子有“走廊,就像新式屋车所有的那样”,“全部展开时,每个笼子有 36 英尺长,这为笼子里的 7 到 9 只动物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来走动、互相交流以及作运动”。如果你以为 36 英尺长的笼子就可以给狮子和老虎以“充足的空间”,那根本就是荒唐之极。这个道理连那些诚实的马戏团经营者也知道。大苹果马戏团的保罗·宾德(Paul Binder)解释,他为什么“从不进行大型猫科动物或其他需要笼养动物的表演”,因为“他无法提供这些动物所要求的空间”。

大象与狮子老虎一样需要空间。他们的生活空间有时候是一个 5 平方英里的水源充足的树林,有时候则是 1,350 平方英里的干旱大草原,那是比纽约整整大 3 倍的地方。大象经常一天走上 50 英里。“充足的空间”,“自由运动”。那个喜欢玩文字游戏的矮胖子也不能想出更好的说辞了。

社会结构的丧失

一旦进入马戏团,大型猫科动物的社会结构就荡然无存了。幼虎在他们的自然生活环境里会与他们的母亲一起生活多年。母亲们教授孩子生存的技巧,就像谆谆教导的老师。当小生命降生后,这些母虎自己外出捕食。尽管雄 128 虎倾向于单独生活,他们有时候会在捕猎中助一臂之力。

狮子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一个狮群里会有十几头母狮,他们都有亲缘关系,另外还有他们的后代。小狮子被母

狮们共同带大。但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尤为紧密，它会维系终生。在狮群的顶端是一头雄性首领，或者有时候是一组雄狮。在狮子的文化里，母狮担任猎手的角色，雄狮则是保卫者。有时候一群雄狮会组成一个团体在一起生活几年。

瑞林兄弟马戏团似乎对他们的“走廊”很有信心，以至于那里的狮子老虎无处可去也没有东西可以教授给后代。任何形式的社群，任何交互活动的机会在这里都是一片空白。在马戏团里，表演的狮子老虎也许在外表上与他们的野外亲戚别无二致，可是他们的野性早已被有意地一点点抽干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大象吧。每个人都对他们复杂的母系社会结构有所耳闻。一个大象族群一般由 8 到 15 只组成，有一只母象任首领。公象一到发育期就会离开族群，而母象则会一生留在母亲身边。有亲缘关系的族群会生活在一个相近的区域内，并且保持频繁的联系。在遇到危险时，他们会齐心协力，聚集起一个 200 头左右的庞大防御力量。非洲象的生活环境有 500 平方英里，因此象群的迁移路线决不是靠“本能”就可以知道的，而是要靠族群中的长者们传授。

在马戏团的环境中，这些都是空话。没有母系结构，没有亲族群落，没有迁移路线，没有任何符合这些神圣动物生活方式的东西。马戏爱好者厄尔·查平·梅(Earl Chapin

May)写道“马戏表演三件宝——小丑,花生和大象,这其中大象是最主要的”。不幸的是,梅关于大象的说法正是事实。像瑞林兄弟马戏团这样的传统马戏的死硬支持者宁愿放弃花生也不会放开他们的大象的。

反常行为

由于人类与动物言语不同,两者之间的交流全靠动作。任何一个看了动物表演的人都会了解到动物在想什么。我们在马戏场上见到的东西与我们在工厂化农场和皮草工厂里见到的动物行为没什么不同。狮子与老虎不停地踱步,来来回回,从来不会偏离那条狭窄的路线。大象们无时无刻不在摇晃,一次又一次,重复而又麻木。要不他们就上下点头,一会儿向这边摇一会儿向那边摇,一摇就是很长时间。有时候,行为比言语更有说服力。这些动物是有着严重精神疾患的动物,他们的心理已经被完全摧垮。而这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让老虎跳过火圈或者让大象可以用前腿做“手倒立”!而我们又得到了什么?

看见一头大象——真正的看见一头大象——彻底改变了加里·尤洛夫斯基(Gary Yourofsky)的生活。那个时候,加里23岁。他的继父是在马戏团里表演的小丑。每当马戏团到城里表演时,加里就会被带到后台。正是在后台隐蔽的角落,加里看见了一头被拴在柱子上的孤独大象。大象在那里控制不住地机械地重复摇摆。更重要的是,大象

看见了加里。那不仅仅是“看见”，而是紧紧地抓住了加里——那双哀伤的，充盈着无助的眼睛刺穿了加里的身体，刺痛了他的心。正如加里自己所描述的那样，那时候仿佛周围的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大象的凝视以及他自己的意识：意识到大象在看着他，看穿了他。那庞大的动物就好像在用人类的语言质问他：“我究竟做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对待？为什么你不帮帮我？”这是一个醍醐灌顶式的时刻。离开那头大象的时候，加里有了全新的身份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从那时起，他成为了一个动物权利论者。因为那头大象，加里现在成为最坚定地是所有动物的权利辩护的人。

在这一章的草稿中，我曾经将马戏团中动物的生存环境与监狱里的犯人作比较。我写道：“如果有人被关在6—8英尺宽的牢房里的犯人拥有人类所需要的‘充足的空间’，那会是多么残酷的一个玩笑。事实上，狭窄的环境对于犯人来说正是一种剥夺，以作为他们所犯罪行的惩罚。对于笼中的猫科动物来说，狭窄的环境无异于这种剥夺，唯一的不同是他们根本没有犯任何罪过”。

当一位为我审稿的动物权利论者读到这部分时，他找到了我。他曾在狱中呆了三年多时间。他告诉我，马戏团里的动物所遭受的待遇“比起人类罪犯来说恶劣无数倍”。“对于人类罪犯来说，最严厉的惩罚无非是‘单独禁闭’，可

即便如此,法律还规定每天要给犯人一小时的时间外出放风。而且你至少还有足够的空间做体育锻炼,有电视机和书本看……甚至连蒂姆·麦克维(Tim McVeigh, 俄克拉荷马政府大楼爆炸案制造者)和‘大炸弹人’(Unabomber, 连环爆炸案制造者)这样的罪犯都被允许每天外出放风一小时”。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再犯我的错误。那些马戏团里的老虎、狮子、熊和大象的生活条件,远比最凶残的人类罪犯在牢中的条件还要差。

训练 = 痛苦

如果不侵犯野生动物作为野生动物的本性,你就无法训练他们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这种训练越成功,动物丧失的本性就越多。任何一个严肃的动物权利支持者都不会容忍这种丧失;他们必定会站出来高呼:“不许这样做!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30

更糟糕的是,驯兽师们一边对动物进行殴打和侮辱,一边还要为自己披上“专业人士”的外衣。现今的驯兽师所使用的工具与过去并无不同:鞭子、铁钩、铁棒、链条、电棍、口鼻罩还有拳头。

没有人否认,在过去,驯兽师们对动物百般虐待。而如今,这一行业的代言人们却要人们相信马戏团正在善待动物。他们告诉人们现在的训练方法来源于克莱德·比蒂

(Clyde Beatty)。比蒂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丛林里来的动物们是不能靠虐待训练好的”，驯兽师们应该“使用善待动物的训练方法，带着耐心和愉快的气质去训练动物”。这确实很动听，说得好象驯兽师们是靠在老虎耳边说好话哄他们去跳火圈似的。残酷的事实却是另一回事。

“摸他们没用！狠狠揍他们！”

卡尔森和巴恩斯马戏团(Carson and Barnes Circus)已经在北美巡演到第四代了。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给了美国最顶级的表演”。除了大象、狮子、老虎和马之外，这个马戏团还在向外宣传他们是“不断迁徙的路上动物园”。

卡尔森和巴恩斯马戏团的网站告诉人们“大象是通过积极鼓励的方式来训练的。驯兽师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很重要的……动物与他们的照看者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在训练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若缺乏信任度，动物在训练中就会产生恐慌情绪，这会使牠们变得难以训练。所以一定要在训练中保持平和、耐心，并且只使用积极鼓励的方法”。这实在是动听，好像训练已经不能再人性化了。问题是，我们要知道是谁在说这些话。所以，当你发现卡尔森和巴恩斯马戏团的实际情况与他的描述丝毫不相符时，千万不要感到惊奇。

蒂姆·弗里斯科(Tim Frisco)是卡尔森和巴恩斯马戏团的动物训练总监。他的训练方式被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

会的一盘录像带记录了下来,那绝不是什么“积极鼓励”。言语无法表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也许录像带的旁白是最好的说明了: 131

[弗里斯科]尖声地叫骂着,疯狂地殴打,不断地电击着已是濒危物种的亚洲象。大象发出凄厉的惨叫,竭力躲避这些攻击。弗里斯科向其他驯兽师传授如何用双手殴打大象以及用铁钩刺进他们的肉中使他们发出惨叫。他告诉驯兽师这些殴打必须确保只在后台进行,他们不能“当着几千人的面”做这些事情。

有一次,弗里斯科用令人发寒的语气告诉他的学生们:“碰他们没用!狠狠揍他们!你要是不敢揍他们就别干这行!”

该马戏团的所有者之一芭芭拉·比尔德(Barbara Byrd)接受美联社采访时,称弗里斯科的语言是“骇人的,恐怖的”。但显然她并不认为他的行为也是如此。比尔德夫人否认那盘录像带“证明我们伤害了大象”。尽管弗里斯科仍供职于卡尔森和巴恩斯马戏团,他已经被解除了大象驯兽师的职务。

那盘带子上的训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普遍现象?弗

里斯科式的训练是不是业界标准？或者他只是一个例外？遗憾的是，他并非例外。2002年10月，斯特林和雷德兄弟马戏团(Sterling and Reid Brothers Circus)的大象训练师大卫·A·克里奇(David. A. Creech)被弗吉尼亚州的诺弗克地区法庭宣布在三项虐待动物指控中有罪。证人指证克里奇反复用一根末端带刺的钢条殴打一头23岁的大象乔伊(Joy)。一位兽医作证说，他在大象的一条腿上发现了三处新伤。

所以，弗里斯科显然不是例外。那些马戏团的训练场是轻易进不去的，那里对于公众总是保持着其隐秘性。所以谁能说清动物在那里遭受了多少虐待呢？鉴于马戏团的说辞和他们的实际行为严重不符，举证的责任显然应该是他们的，而不是动物权利的支持者们。

法律泡影

动物福利法案以及相关的联邦法规是由美国农业部下属的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s Service)负责执行的。在马戏团问题上，该中心负责动物训练、看护、运输中的标准执行情况。这又是一个说得比做得好的例子。兽医佩吉·拉尔森(Peggy Larson)以前曾经在美式牛仔竞技中担任裸背野马骑手，同时也担任过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的检查员。她在加州的河畔郡

(Riverside County)作证支持禁止以娱乐为目的的大象表演时,强调政府在这一领域的长期监控是失败的:

马戏团的动物并不处于动物福利法案的有力监控之下。这由几个原因造成:如果一个马戏团出了什么问题,必须作出一份书面报告,而且相应的官员必须到该马戏团察看。可是通常情况下,这些程序都完成了的时候,马戏团已经到别的州去演出了,那里有另一套农业部兽医执法机构。如果那里的兽医要检查该马戏团,相同的程序要被重新进行一遍,可是马戏团是在持续迁移的。

美国农业部下属的兽医并没有在马戏团动物的易患疾病上面受过专门训练。他们不知道如何为大象诊病,也不知道大象或其他马戏团动物是否带有会感染人类的疾病。这些兽医不懂如何制服大象,也不懂如何适量用药以使大象可受控制。在采集血样和组织切片时,适当的控制是必需的。因此农业部的兽医不做马戏团动物的诊断工作。他们更关心笼养条件等其他情况。

另外,农业部的兽医必须与州农业官员一起工作,而后者对前者有绝对的控制权。许多州农业官员在马戏团动物疾病方面比农业部兽医所知

更少。一个州的政治利益往往会左右农业部兽医的正常检查……不幸的是,农业部兽医并不与州卫生部的官员合作。这些官员比起农业官员来更加了解人畜共患的疾病。可是他们很少了解马戏团动物的问题。他们是“局外人”。

缺少时间。缺少医疗知识培训。互相矛盾的政治利益。在现实面前,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一切都很好”、“所有动物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因为“我们有法律”,都变成了空话。我们有理由确信,政府的检查员们并没有充分保护马戏团里的动物免遭虐待。怎么能指望他们呢?在2001年,美国农业部颁发执照的单位多达9000多个,从路边动物园到研究实验室。那么检查员的数量又是多少呢?负责检查全国9000个持证单位的检查员数量是……100个。毋庸置疑,美国对于动物的所谓“法律保护”只是一个泡影而已。

“激进的观点”

133

为了维持现状,传统马戏团开始使用美国医学会的那套先发制人的方法了。在这方面,瑞林兄弟马戏团是行家里手。如果动物权利团体可以分发批评马戏团的传单,瑞林兄弟马戏团就可以分发批评他的批评者的传单。谁是它的批评者呢?不是那些正直的动物福利支持者。是那些宣

扬动物权利的激进分子。让我们看看瑞林兄弟马戏团的传单(题为“莫被示威者愚弄”)上有什么吧:“那些‘动物权利’团体想利用您对动物的爱心博取您的支持,而事实上,他们想靠推销他们的激进观点来挣钱,他们宣扬什么‘从人类的囚笼中解救所有动物’……不要将他们的过火主张与动物‘福利’观念相混淆,也不要以为,那就是人道和负责地对待动物”。

看看吧,“动物福利”、“人道和负责地对待动物”。是不是似曾相识?看看是谁在说这些话呢?又是一个主要的动物使用产业的领军人物。如果这世界上真的还有言行不一的声明这种东西,这个就是最好的范本。那些真心实意、百分之百关心马戏团动物的福利的人首先会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把动物从那里放出来呢?”他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真的把动物放出来。

“我可不要什么‘新型马戏’。”

那些固守传统的人很难想象没有动物表演的马戏(他们将其称为“新型马戏”)。大苹果马戏团的董事长阿兰·斯里夫卡(Alan Slifka)写道:“我认为没有动物表演的马戏就是一个悖论:就像一个没有树木的虚拟热带雨林,一座真正的水泥丛林。在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社会,那些将我们与心灵本质紧紧相连的仪式,比如马戏,应该获得更多认同”。

即便忽略那时髦的“将……与心灵本质紧紧相连”的说法,斯里夫卡的逻辑仍深陷于维持现状的泥沼。并不是很久以前,人们还在说没有畸形人与残疾人表演助兴的马戏是“一个悖论”呢:长着狗脸的女孩、龙虾一样的男孩、没有腿的杂技演员、四条腿的人、两个头的婴儿还有连体婴儿,这些在当时都很受人欢迎。还好,一种新的良知生根发芽并逐渐传播开去,使人们认识到这种表演的不道德甚至可憎。这样的表演也曾经是马戏的传统,仅此而已。停止这些表演,对于马戏团和那些喜欢马戏的人来说都是好事。动物表演也是马戏的一个传统,仅此而已。不再使用动物作为表演工具,也会是一件好事。

那些只知道传统马戏的人也许会觉得斯里夫卡言之有理。他们会认为看一场没有动物表演的马戏会失去很多乐趣。可是那些试过新型马戏的人却不这么看。《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评论2002年7月26日阳光马戏团的一场表演时这样写道:“让动物表演成为过去吧……通过这些改变,阳光马戏团重新定义了21世纪的马戏。它创造了一种老少咸宜的娱乐形式”。甚至斯里夫卡也会同意这种说法。2003年1月,我们市的报纸报道了阳光马戏团要来演出的新闻,拉雷市旅游与传统管理局认为:“阳光马戏团的到来为拉雷作为一个顶极旅游胜地的光环锦上添花”。他们从来不会这么说瑞林兄弟马戏团——这个30

年来一直到拉雷表演的马戏团。(顺便说一句,阳光马戏团在拉雷的演出持续了整整三个星期,有两场是在周末。观众们坐满了整个表演场。我和南希看的那场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为他们喝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那些表演是真的,一切有如梦幻!)

有前瞻性的人并不会坐等马戏团们自己去改变。巴西、哥斯达黎加、芬兰、以色列、新加坡和瑞典是立法禁止马戏团使用动物表演的国家。美国的18个郡和城市,包括科罗拉多的波尔德、佛罗里达的好莱坞、加州的纽波特滩、北卡罗来纳的橙县已经禁止野生和珍稀动物的表演。加拿大的四个省也已有相似规定。还好,有迹象表明另一种良知正在生根发芽,并开始传播出去。

海洋哺乳动物表演

全世界许多海洋公园和水族馆有海洋哺乳动物表演。例如,圣迭戈海洋世界就以逆戟鲸、白鲸、海象、北极熊、企鹅和北极狐的表演而著称。他们的网站上有如下对动物表演的描述:

《傻子与房子》:两只海狮——克莱德与西莫会向您展示一场令人捧腹的“傻子与房子”,这个房屋维修电视节目以恶作剧式的破坏而闻名……

克莱德和西莫会表演基本的房屋维修工作如修门把手、贴墙纸、通下水道以及电工。

《莎木的冒险》：世界著名的逆戟鲸——莎木是“莎木的冒险”节目的主角，他将与小莎木和纳木一起为大家献上一场互动性十足的表演。

《海豚大发现》：海豚大发现节目是一场水花四溅激情四溢的表演，我们以高速的节奏为您献上豚尾行走、跳高等节目，其间还穿插了搞笑场面，让您满意而归！

就像其他利用野生动物赚钱的产业一样，“笼养海豚产业”（里克·奥巴里的说法，在随后的章节里我们将详细提到他和他的妻子海琳·奥巴里 [Ric and Helene O'Barry]），强调它作为教育者和自然保护者的身份。他们对自然保护的贡献十分有限，没有濒危动物是靠海洋公园来保护的。至于教育目的，毫无疑问，观众们从两只受过训练的海狮修门把手的表演中学到了点东西。问题是，这个东西是什么？是海狮不喜欢门把手吗？还是海豚愿意为了一条死鱼任人摆布？还是（引用专栏作家戴夫·巴里 [Dave Barry] 的话）海豚“被关在水泥池子里并每天表演把戏时的自然反应”？另外，这些关于教育与自然保护的说辞也很难与圣迭戈海洋世界自己对于动物表演的介绍相

符。他们的真正目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是“恶作剧式的破坏”,是“水花四溅激情四溢的表演”。那纯粹就是旧式的娱乐。

海豚在“海豚大发现”节目中的用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此类节目。对这类海豚表演的评估放在其他的海洋哺乳动物表演中也是有说服力的。

自然环境中的海豚

海豚在古希腊占有特殊的地位。任何杀死海豚的人都犯下了冒犯神灵的死罪。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海豚是哺乳动物而非鱼类,而许多古希腊人相信人类与这位“海洋表亲”有生理和精神上的联系。无数的传说和壁画将海豚描绘成淘气而勇敢的精灵,他们让孩子们骑在背上或者救起落水的水手。在希腊人眼中他们如此神圣,以至于在德尔斐神殿发布预言的神,那个在宙斯与凡人之间传达讯息的神,不是别人,正是海豚之神阿波罗。

如今,对于海豚有了更好了解的我们,却变得不能欣赏 136 他们的神奇了。我们知道他们经过了百万年的进化。他们有着发达的大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他们也是最活跃的一种动物。海豚一天能游上 40 英里。甚至“睡觉”时,他们也在上下左右运动。由于能够屏住呼吸长达 20 分钟,他们可以轻易潜到 1600 英尺深。

海豚的社会性也是叹为观止的。他们可不是离群索居

的生物,而是生活在大小不一的群落里。新生海豚会在母亲身边四到五年。大多数雌性海豚不会离开群落,而有些年轻雄海豚则会离开原来的群落。在幼年岁月里,小海豚从长辈那里学到各种东西:如何驾驭水流、哪里寻找食物、如何鉴别掠食者等。长幼海豚在一起游泳、觅食、嬉戏。在自然状态下,他们的寿命是20至50年。

离开原先族群的海豚有时候会回来,也就是说海豚家族会出现几世同堂的局面。他们的这种社会纽带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不同的族群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不为外族所知的交流方式。因此,将一只海豚从他的族群带走对于他自己和亲人来说都是一件影响至深的大事。

海豚捕捉

海豚捕捉中的野蛮行为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提过了。那些船拼命追逐一群海豚,直到他们筋疲力尽游不动为止。接着他们放下一张网,抓住整群海豚,将他们捞上甲板。海豚在甲板上挣扎和尖叫,而捕捉者则开始挑选最心仪的猎物(2到4岁之间的海豚),而把其他海豚扔回海里去。许多海豚死在了甲板上,因为惊吓所致。另一些则受了伤。海豚族群的完整性遭到了永久的破坏。现在,世界上大约1000只被囚禁的海豚几乎都有如此遭遇。

海豚福利

笼养海豚产业的发言人总是坚称他们竭尽全力促进海

豚的福利。例如,海洋公园通常会有专职兽医,动物们会吃饱喝足,饮用水洁净卫生,温度也被控制在适宜的范围等等。谁还能有更多要求呢?

这种逻辑的剥削本质令人不寒而栗。我们要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如果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他们的福利,你首先就不会把他们弄进来关在这里。你以为人们都是那么容易愚弄吗?”

137

如果你觉得这么说有点过头或者带有偏见,那么想想看:海豚一天能游上40英里,而且能潜到四分之一英里深处。在自然环境里,他们生活在庞大的社会关系中,并且活跃地通过回声定位穿梭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一旦被囚禁,这些动物就被局限在水泥池子里(通常只有24英尺长,24英尺宽,6英尺深),或者在水下笼子里。那里没有海豚族群。在这些与世隔绝的世界,周围环境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没有挑战,没有趣味。

坦白地讲,这简直比不诚实还糟。动物权利论者认为,那些口口声声称自己为“真正关心海豚的福利”的人是不知羞耻的,他们把海豚变成了无处可去、无家可归、无深水可潜、无阔水可游的动物。就像伯尔尼大学脑科学研究院的主任吉尔吉奥·皮列里(Giorgio Pilleri)教授看到的那样:“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将鲸类动物囚禁起来的做法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习惯了庞大生活空间的动物被关在局

促的环境里……甚至那些关于笼养鲸类动物的标准本身也是人类无知的一种体现”。

无力的困境

我早先提到过的里克·奥巴里曾经是一个海豚训练师。事实上,他可能是最著名的海豚训练师,因为他训练过的海豚出演过著名的电视连续剧《鳍》。有一段时间,奥巴里是笼养海豚的支持者。在迈阿密海洋馆任职期间,他不仅训练海豚,而且还参与海豚捕捉。

现在的里克·奥巴里不再是那时的奥巴里了。触动他的心灵的时刻发生在1970年。那时候,一只由他为电视剧训练的海豚凯西死在了他的手里。当他呆呆地看着水里的凯西的尸体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动物的心灵。认识改变就这么发生了。他知道了海豚是什么样的动物,也知道了自己曾经如何对待他们。从那时起,奥巴里活着的意义就是解放所有还在囚牢里的海豚。

138

奥巴里和他的妻子海琳是“海豚计划”的领导者。海琳有海豚训练的第一手资料。她将这些动物的处境形容为“无力的困境”,因为“那些海豚完全要靠饲养者才能吃上饭。一旦饿极了的海豚缴械投降,开始愿意吃死鱼的时候,训练者就让他们知道,只有好好表演才能得到饭吃:一条鱼。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反常的行为才被根植于海豚体内”。通过运用这种权力,训练者们成功地迫使海豚取悦

人类。

这里再引用一段海琳的话(这次比较长,因为其重要性):

将食物控制伪装成“沟通”,是圈养海豚业惯用的一种障眼法,讽刺的是,海豚们被强迫进行的种种表演倒成为了这种骗局所依赖的证据了。举几个例子:当海豚用尾巴“行走”或者“玩”篮球时,观众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海豚的淘气天性的表现。当他们“亲吻”训练师,用鳍鼓掌,或者在被问到“你高兴吗?”这样的问题时“欢快”地点头时,这些举动都为他们增添了些许人类的特点,并使观众有了这样的错觉,好像海豚与人之间真的有可以互相交流的共同语言。可是对于那些海豚来说,所有这些行为都仅仅只是为了获取一条鱼。

把这种情况称为“假象”是准确的。这些动物并不“喜欢打篮球”。他们对这项运动没有一点点概念。事实上,让观众有这种感觉恰恰违背了海洋世界的教育宗旨。他们的训练师在网站上警告说:“当我们学习动物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能错误地将人类的特点与思维方式付诸动物。将人类的特点赋予动物是将他们人格化了。所以当你观察动物

行为时,一定要小心这种错误的假设!”可如果不是通过“将人类的特点赋予动物”,那些大人孩子们又如何去理解海豚们“淘气的天性”呢?这难道不是这些演出的最终目的吗?演出的成功与它的存在的理由构成了一对最大的矛盾。

139 很难说下面哪件事情是最具侮辱性的:海豚被训练得像小丑一样表演,有人领着工资在训练海豚做这种事情,而那些靠这个赚钱的人还在告诉我们可以从观看海豚表演愚蠢的动作之中学到知识。即便是最好的海洋公园(那些完全合法的路边动物园和其他海豚展览还要更糟)对于动物来说也是水泥监狱,监狱里的囚犯们被判的惩罚就是过一种完全被剥夺了自由的生活却还要表现得很“快乐”。这些监狱既没有教育作用,也不存在自然保护的功用。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就像让——米该尔·库斯托(Jean-Michael Cousteau)所观察到的,海洋公园不过就是“营利性的商业投资——海洋里的马戏团”。

结 论

各种各样的动物被训练来表演“绝活”或“特技”以取悦人类。本章所描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动物在马戏团和海洋公园里的悲惨遭遇。许多人,尤其是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喜欢观看这样的表演。动物有时能让我们发笑,发出“啊”

或“噢”的叫声。你会对他们的绝活啧啧称奇,并且赞叹驯兽师们的技术。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曾经我也是这“很多人”中的一员,我可以理解这种观点。如果不改变认识,大多数人永远也不会觉得动物表演有什么不对。如果我们认为狮子、老虎、大象和海豚天生就属于马戏团或海洋公园,我们又怎么会觉得让他们表演是一种错误呢?不然他们在那里面干什么呢?

动物权利观点不会这么看。我们认为野生动物就是野生的,他们生来不是为了表演的。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抓进马戏团或海洋公园里面。训练他们表演各种杂技只会增加伤害。不能因为有些人想要有点好看的东西娱乐,或者有些人想要赚钱谋生就去侵害动物的权利。对于人类的利益,不管有多少,都不能构成野生动物变成杂耍演员的正当理由。以一个动物权利论者的观点来看,只有当所有的笼子、所有的水池都是空空如也的时候——只有当所有的表演动物都获得自由——才是公理得到伸张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是激进主义者。

从波尔德到巴西,人们为了禁止野生动物和濒危动物表演而进行努力。同样,也有人为了阻止海洋动物表演而四处奔波。英格兰的人们在很多方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榜样。他们对海洋公园如此失望,以至于他们不再光顾这些

公园,而曾经这些公园是宾客盈门的。他们就是不去了。看来,英国人是真正的动物权激进分子。结果呢?结果他们使全英国的海洋公园全部关门歇业。

140 然后,我们又看见了南卡罗来纳州的人们。那里的立法机构富有远见和勇气,他们立法禁止所有鲸鱼和海豚表演(尽管它坐落于大西洋海岸,是海洋公园发展的黄金地带)。

这些戏剧性的解救可以发生在如此不同的地方,发生在如此迥异的文化背景之下,并且通过如此大相径庭的方法,你很难否认:只要结合正确的策略和勤奋的工作,动物权利支持者可以在任何地方造成改变。

第九章

变动物为竞赛者

没有人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类喜欢上一种有动物参加的活动并将其称之为“体育运动”。我们所知道的是从公元前 680 年的古代奥运会开始就有马车赛跑;而公元前 4500 年中亚的游牧民就开始赛马了。可是,人类首先将动物用于体育竞技的确切时间和地点,无论其是作为人类的对手还是互相竞争,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41

不管这是从何时开始的,如今有千百万的动物在体育竞技中受到剥削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的受伤或者死亡似乎并没有引起人类竞技者的关心。当然,这些人非常愿意和你谈论动物“福利”,以及他们“人道”对待动物的责任。

我们很容易衡量这种所谓关心的真实程度,只要我们问问这些人是否曾经因为动物福利的考虑而停止或者改进过他们正在做的那些事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很大程度地揭示他们所说的“关心”有多少真诚的元素。就我所知(如果我错了,欢迎指正),那答案只有两个字,从未。

就像对动物的其他形式的剥削一样,本章所涉及的也只能是一小部分以体育之名对动物权利的侵犯。我们的讨论比之现实中正在进行的剥削就好像只是一本大书的某一章的几段一样。尽管如此,这里谈及的一些运动项目(打猎、美式牛仔竞技以及灵猩犬赛跑)都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动物权利论者在将动物用于竞技这一议题上是极端主义的,即不允许动物被以任何形式用于任何一种竞技活动。我们一贯都是反对动物竞技的。

打 猎

142 为竞技目的而打猎的人正在减少。如今拥有打猎执照的美国人不到5%,这只有1970年的一半,比起我小的时候更是少多了——那时,我对那些常去打猎的大男孩羡慕不已。但打猎作为一项体育活动仍是很大的产业。动物基金会(The Fund for Animals)估计,2000年全年用于打猎的总支出(包括枪支、弹药、服装等等)是210亿美元。这笔钱意味着堆积如山的动物尸体。基金会统计了每年在美国

境内死于打猎的动物数量为 1.34 亿只,包括 3500 万只哀鸠、1300 万只兔子、2650 万只松鼠,1200 万只鹤鹑,700 万只野鸡和 1650 万只野鸭。

尽管体育打猎者总是喜欢以猎鹿问题参与到关于打猎的辩论中(基金会估计每年被捕杀的鹿是 600 万只),事实上,绝大部分被捕杀的动物都与鹿无关。限制捕猎的动物(只在特定时间被允许捕猎的动物)包括水鸟、高地鸟类以及哀鸠,而不受限的动物(没有时间和数量限制)包括山狗、豪猪、乌鸦和草原土拨鼠。

打猎作为体育运动渐渐失去其流行性的原因很简单:大多数人看不到其中有什么体育成分。曾几何时,打猎的一项主要精神是公平追逐,有人以为现在的猎手还像以前一样靠自己的智慧与技术与他们的猎物进行公平的斗智斗勇,使动物有足够的逃脱的机会。无须大惊小怪,现在的猎人使用着动辄数千美金的技术装备——火鸡、鹿、鸭子、麋鹿叫声模仿哨、银质涂胶诱鹿器、仿母鹿诱雄鹿器、无气味衣、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或者三维伪装系统(Shaggie 3 - D Cover System)。如果你穿着 Shaggie 走进丛林还打不到猎物,那就怪了。可是那些鹅和鸭子,那些松鼠和哀鸠,那些鹿和其他的动物,他们又有什么呢?只有他们的感觉器官。当然他们还是有方法逃跑的,这也是为什么杀死他们还算是一项运动。

汉普蒂·邓普蒂归来

143 如果你认为因为动物还能逃跑就使得打猎堂而皇之的成了一种体育运动,那你就错了。正如矮胖子汉普蒂·邓普蒂所说,人可以让一个词表示任何他们想要的意义。他们可以说“荣耀”的意思是“一个很棒的论据”。可是,显然词语的意思并不会因为某些人说了什么而轻易改变。

“体育”一词的意思也是如此。仅仅是“公平追逐”还不足以被称为体育。不管那些猎人们如何持相反意见(对于那些将垂钓、美式竞技牛仔、灵 猊犬赛跑和赛马称为“体育”的人也是如此),体育的真意是那些参与其中的竞技者必须是完全自愿的。这就是为什么棒球、足球和高尔夫是体育运动而在古罗马圆形竞技场中所进行的那些屠杀则不是。

打猎与棒球、足球和高尔夫不同。它就像是古罗马人的那些所谓“比赛”一样。在圆形竞技场里,与狮子角斗的角斗士们并不是在自愿参加一次“幸存者”节目,每年那几百万只被杀的动物也如此。你可以叫它“休闲打猎”,但它绝不是体育。

“人道”打猎

猎人们并不愿意别人认为自己残忍。正相反,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上最最人道的人。安·索西(Ann. S. Causey)解释了原因:

真正的体育猎手出于对于所猎动物的尊重，对于动物所受的痛苦是十分敏感的，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将这种痛苦降到最低限度。正规的武器和技巧训练可以有效地减少捕猎过程中造成的痛苦。从人道的角度来说，一只不受束缚自由生活的动物迅速地死在技术高超的猎人手中，比起农场里的那些屠杀和大自然里自然发生的杀戮来说都更好。

所以，照此看来，那些把松鼠和郊狼打得脑浆四溅的人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充分展示了他们的仁慈、爱心、友善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至少比工厂化农场做得好，更不要提其他动物了。

这种所谓的仁慈什么也不是。你 cannot 通过指出其他人对动物更残忍而显示你的人道。从逻辑上讲，索西所说的那一套无异于在说，强暴犯罪还可以分出“人道强暴”来。也许你觉得“人道强暴”这种比喻比较不雅，可是像安·索西这样的为体育打猎辩护的人并没有使我们看到“人道打猎”与这种比喻有什么不同。

猎人收藏家

在“人道猎人”的圈子里最登峰造极的要算猎人收藏家了。这些人的嗜好就是收藏各种动物的头颅，就像其他

人收藏邮票或者漫画书一样。不同的猎人都自己所要收集的一套清单。所谓“非洲五巨头”清单就包括猎豹、狮、象、犀牛以及南非大水牛。而“北极大满贯”则有驯鹿、麝牛、北极熊和海象。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海象都是保护动物。可是，在 1994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的猎人收藏家愿意花 6000 到 6500 美元来完成“北极大满贯”这份清单。

《纽约时报》的记者 C. J. 奇弗 (C. J. Chiver) 描述了一次这样的狩猎。打猎者名叫彼得·斯塔德维尔 (Peter Studwell)，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成功商人。因纽特向导将斯塔德维尔带到冰面上，那里正有一对海象在休息。当他们靠近时，海象好奇地看着他们，并没有害怕。当他们离海象 15 英尺时，向导告诉他可以射击了。于是他开火，只一枪就把海象打死了。

斯塔德维尔自己说过，他杀死过 45 种不同的动物，包括 11 只熊、10 只麝鹿、6 只驯鹿、3 只驼鹿、两只麝牛、一只野牛、一只美洲狮以及大概 300 只鹿。他起居室的墙壁上挂了 147 件战利品。那只海象将成为第 148 件。斯塔德维尔非常自豪。“那是我杀过的最大的家伙了，跟那只野牛有一拼”。

作为一个旁观者，奇弗如此评论斯塔德维尔的捕猎：“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成就。想想他是如何捕杀海象

的？在因纽特人的帮助下，那就像是做很长时间的船去射击一把大椅子”。当然，椅子不是活物，所以射击椅子不能成为“体育”。

封闭式打猎

相对来说，很少猎人有机会把海象加入他们的收藏（奇弗的估计是少于 1000 人）。相当多的人（没人知道确切数目）更乐意于参加一些更加没有挑战性的类似射击椅子的活动。

全美大约有 1000 处提供封闭式狩猎设施的场所。在大多数州都有这种地方（只有 14 个州禁止这种狩猎），在广告中他们通常被称为“狩猎保护区”。

在封闭式狩猎中被捕猎的动物包括亚洲和非洲羚羊、野牛、熊、斑马和麋鹿。这些动物很多都是人类饲养的，因此对人有着天生的信赖。他们被围在有限的区域内。当打猎者决定要打那种动物时，他们就被带到相应的区域。他们靠近时，动物并不会受到惊扰。对动物来说，这不过是有一个人类访问者而已。可是随后，那些猎人们就会瞄准他们的猎物，扣动扳机。

145

“公平追逐”在这里完全是不存在的。封闭式打猎就好像射击水桶里的鱼一样，是为那些既想获得战利品，又不愿意费时费力地在丛林里追赶猎物的人量身定做的。以下的描述来自美国人道协会的一位调查者所拍摄的录像：

那只科西嘉羊停了下来，抬起头大口吸着空气。它从树叶的缝中向外张望。那个从头到脚穿着迷彩服的猎人慢慢地举起一把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十字弩，放了一箭。当弓弦的声音响起的一刹那，羊猛地回过了头——正是那个时候，锋利无比的箭次穿了他的右侧腹部。他发出痛苦和恐惧的叫声，往前跳了一下，被铁丝栅栏缠住动弹不得。这时猎人离他不过20码远，他又射了一箭。羊再一次发出了凄厉的叫声，还是右侧腹部。它拼命往铁丝栅栏上撞。可是紧接着又来了第三箭、第四箭，一箭在侧面，一箭在背上。猎人有意识地不去射中他的头部和肩部，以免损害了他的战利品。他向羊吼道：“你要摔倒也要给我好好地摔，别把我的箭压折了”。那将死的动物蜷缩在栅栏的底部。六箭之后，向导用一颗子弹结束了动物的生命。

每只350美元，科西嘉羊是比较便宜的选择。要是想打一只犀牛，你就得花20 000美元。而这还不包括旅行、住宿、吃饭和雇佣动物标本剥制师的费用。

“那些动物从哪儿来？”

那些动物从哪儿来？非洲羚羊和犀牛可不是美国本土

的动物。他们怎么会在德克萨斯的“狩猎保护区”中出现呢？有时候，他们来自私人饲养者，他们专门为人提供“战利品动物”，也从来不提“动物福利”或者“人道对待”。但有时候，这些动物恰恰来自美国的两个极力宣扬这两种概念的地方——动物园和马戏团，其中不乏知名的动物园和马戏团。

动物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可以说明问题。美国最好的动物园属于美国动物园与水族馆联合会。它有一项书面的政策禁止将“多余”的动物园动物（在动物园出生，却没有足够的空间饲养）出售。可是，没有什么可以真正阻止动物园将剩余的动物卖给动物交易商，后者则会将他们转卖给封闭式狩猎场。《圣琼斯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的调查显示“从1992年到1998年这段时间中从已注册动物园被卖出的哺乳动物有19 361只，其中的7 420只（即38%）被卖给了贸易商、拍卖公司、打猎农场、不明身份的个人以及未注册的动物园和农场”。引人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吸引着那些经常光顾封闭式猎场的“人道”猎人的“战利品动物”（瞪羚、斑马、甚至犀牛）曾经把动物园和马戏团当作自己的家。动物园（还有马戏团）的管理者们的伪善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146

“真正的”猎人

有些猎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猎人）对封闭式

狩猎和斯塔德维尔式的收藏嗤之以鼻。射杀笼养动物或者躺在冰面上的海象比之真正的狩猎就如同在鱼市购买三文鱼之于捕鱼。可是,那些所谓“真正的猎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把它看作是体育运动。至少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错误:体育运动是必须以自愿参与为基础的。

“真正的”猎人不仅认为自己有权打猎,而且也认为打猎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真正的”猎人们是不会以沉默来捍卫自己的行为,恰恰相反,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为自己辩解。可是,当我审视他们的辩解时,我发现那不过是许多故事的堆砌,真相却从未被人提及。我们可以在这里听一下这些故事(你可以在前言里提到的网站中看到更多这种故事)。

1. “我天生就是猎手”

“人类打猎是由于天性使然。杀死其他的动物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大概所有人都听说过这种解释。如果说这种话的人是博特·雷诺德在电影《判决》里遇到的密林中的原始人,那么也许我们还能接受。可事实上,在参与体育捕猎的人里可以列出一大排重量级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奥特加·加赛特[Ortega y Gasset]、特德·纽根特[Ted Nugent])。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想一下利奥波德——这位极富影响力的丛林爱好者,

写下了著名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他告诉我们“对打猎的热爱在人类当中是普遍存在的”。奥特加·加赛特甚至走得更远,他宣称打猎的欲望“深深植于人类心中,永远在向每个人召唤”,那是一种“长进了人类每一条神经的情感”。

这种“天性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实的证据总与这种说法相反。怎么解释那95%从不打猎的美国人(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呢?难道他们缺乏一些基因?难道动物权理论者每次吃沙拉时都是在刻意压制我们屠杀动物的天性吗?你无法拿这种说法当真。打猎的人绝没理由将这种行为归因于他们的基因。

2. “‘爱’让我这么做”

另一些支持打猎的理由有着爱欲的暗示。奥特加的写作中就有这方面的涉及。他认为鲜血“有无可比拟的令人欢愉的力量”。那些宁愿欣赏野生动物照片而不打猎的人,在奥特加看来就像是拿精神恋爱代替真正的男欢女爱。正如兰道尔·伊顿(Randall Eaton)——一个坚定的狩猎支持者——所宣称的:“猎人对于猎物的感情是一种深沉的狂爱,……他深深地爱着他杀死的动物”。

这里有点不对劲。我爱南希和我的孩子们。我也很高兴他们同样的爱我。可是我们不会想要杀死对方。在这方面,我不认为里根的家庭会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是的,会有

一些心理变态的情况造成因爱生恨的悲剧。例如,有的女人会把自己的孩子淹死,然后说:“我爱看见他们这样”。但是任何人都会认清这种事情的本质: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所引发的悲剧性事故。对于那些声称自己爱着那些动物尸体的猎人,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想呢?

3. “那是宗教性的活动”

许多支持打猎的文字是宗教赞美文。他们试图使我们相信,通过杀死动物,我们打开了通往神性的大门。用大卫·彼得森(David Petersen)的话来说,打猎“是我经历的最真切的宗教体验”。詹姆斯·斯万(James. A. Swan)更详细地描绘了这种场景:“任何人都可以说动物是特别的,甚至是神圣的。但是只有当人意识到某物可能引他进入另一个超越现实的存在形式时,他才会感觉到这种神圣性”。这就是野生动物的尸体所能起的作用:他们可以“引他(一个猎人)进入另一个超越现实的存在形式”。

148

对于这种想法你真的很难说什么。《E 环境杂志》的编辑吉姆·莫塔瓦利(Jim Motavalli)听到这种“不知所云的宗教论”时只能摇头。也许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但是或许我们也可以试着做一个符合逻辑的类比。如果有人这么说:“任何人都可以说别人是特别的,甚至是神圣的。但是只有当人意识到某物可能引他进入另一个超越现实的存在形式时,他才会感觉到这种神圣性”。

如果我们用某种独特方式看待这个世界,这种说法就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当然不能说人类不可能是“特别的,甚至是神圣的”。但是如果紧接着有人告诉你,杀人可以“引他进入另一个超越现实的存在形式”,所有人(希望如此)都会反对。我们并不能为了一种宗教上的提升而去杀人。但如果为了宗教理由杀人是错误的,为了同样的理由杀死野生动物怎么就是正当的呢?那些以宗教为理由打猎的人看来要花费时间解释一下了。

4. “我们这是在帮助他们”

那些猎人们最喜欢的故事常常把他们自己粉饰成死去的野生动物的最好的朋友。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冬天对于野生动物来说非常难熬。许多动物会因为环境以及饥饿而倒下。这两种方式都会缓慢地折磨动物直至他们死去。但这些动物十分幸运,因为猎人们随时愿意伸出援助之手。那些被狩猎专家射死的动物是最为幸运的了。他们很快地死去,没有什么感觉。再也没有比这更人道,更符合“动物福利”精神的了。

“伪善”是最能概括这个故事的词汇了。理由如下:首先,大多数被猎人捕杀的动物都不是面临冻死或饿死的种类,包括5000万只哀鸠,2500万只兔子和松鼠,2500万只鹌鹑,2000万只野鸡,1000万只野鸭,这些都是最明显的例证。

第二,那些确实面临生存问题的动物,往往也是年幼的、年老的、生病的、瘸腿的等,他们才最容易死去。如果猎人们真的如他们所说是为了减轻动物的痛苦才杀死动物,他们就应该杀死那些年幼的、年老的、生病的或者瘸腿的动物。但是,这恰恰是那些猎人们不愿意在一天的打猎后带回家的东西。他们愿意带回去的是那些个头最大和最健康的,而那刚好是最有可能熬过寒冷冬天的动物。所以,“伪善”的确就是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

5. “那很好玩!”

在所有关于爱以及宗教的说法后面,有一个最最简单和没有争议的事实。猎人们在打猎中得到了乐趣。他们喜欢穿梭于丛林之中,在树底下坐上好几个小时,或者在突然站起时的晕眩中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另外,和一帮伙计或者姑娘们在林中玩耍,与大自然交流确实是很让人愉快的事情。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当所有的边边角角都被抹去之后,你会发现打猎的真正乐趣还是来自杀戮本身。如果你对此存有疑问,看看那些街边报摊上卖的狩猎杂志吧。那些照片里的猎人们手里拿着动物的尸体,咧着大嘴,甭提有多高兴了。如果让他们拿个椅子照相,他们绝不会这么开心。

我想,从这里就可以解释那些猎人为什么打猎了。杀死动物的唯一原因就是那很刺激。密歇根的威廉波蒙特医

院(William Beaumont Hospital)进行的研究表明：“当见到一只鹿时,有些猎人的心律会加快一倍,尽管他们只是站着不动”。想象一下他们杀死动物时所经历的快感吧,那是一种使你不寒而栗的感觉。听听这种话：“是啊,我这周末要去好好杀上几只鹿玩玩”。也许那些猎人们不会觉得说出这种话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猜想大多数人会的。那些猎人之所以要说那一套故事,什么天性、宗教以及对动物施以恩惠把他们打得脑浆迸裂,都只不过是想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相上转移开而已。喜欢杀戮不是一个真正人道的人会津津乐道的。有谁会这么强调：“把我当什么都行,千万别把我当人!”?

“把野人们带进来!”

那些支持打猎的组织如国家猎枪协会当然不喜欢“崇尚暴力”而又“反美国”的动物权利论者对打猎说三道四了。他们的反应早在预料之内：“我们的打猎传统正在受到某些人的威胁,他们被误导并试图用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世界。反打猎人士正在用欺骗性的公众宣传攻击打猎运动。他们用虚假的学校教育项目,对守法运动人士的人身攻击以及破坏私人财产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150

很清楚的一点是,国家猎枪协会并没有正面回应动物权利论者的诉求,而是采取了老套的人身攻击来对付。这样的策略虽然缺乏逻辑,有时却是很有力的。在美国政界,

国家猎枪协会是可以呼风唤雨的。动物权利论者知道金钱可以买到多少影响力。但我们也相信许多美国人可以认清这种恶毒的攻击,理解动物权利论者的追求。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是对话的机会,让双方都可以心平气和地把道理讲清楚。猎枪协会是无法阻挠这种对话的。

《纽约时报》的 C. J. 奇弗在他的关于海象捕猎的报道中描绘了一段他所听到的两个因纽特人向导之间的对话:“我真搞不明白那帮人怎么管这个叫运动”,一个向导说,“我们把他们带过去,他们就往那儿一坐。我们帮他们找到海象,还得把他们带到跟前,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开枪。然后我们还得帮他们切了海象的头,再把它运到他们船上去。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嚷嚷:‘我打中了一只!我打中了一只!’”。

这番话可谓道破了真相。在这种打猎里根本没有体育元素可言。我幡然醒悟,其实根本不用羡慕小时候的那些打猎的大男孩。当我的父母不让我去打猎的时候,他们做了父母应该做的事。

美式牛仔竞技

牛仔职业竞技协会(Professional Rodeo Cowboys Association)的立场是支持动物福利,反对动物权利。动物权利的哲学是必须停止在美式牛仔竞技中使用动物。可是牛仔

职业竞技协会不想那么做。与之相对的是,动物福利的哲学是“基于人道的对待和使用动物。支持动物福利的目标是改善动物的福利。支持动物福利就意味着相信人类有权使用动物,但与权利相伴的是人道对待和看护的责任”。牛仔职业竞技协会塑造了一个完全遵守上述原则的形象,他们不仅有严格的动物福利规章,还要求每场它所资助的比赛都必须有当值兽医在场。

牛仔职业竞技协会所资助的比赛只是美式牛仔竞技的冰山一角。在全美每年举行的大约5000场牛仔竞技中,有85%不是由该协会资助的。在这些比赛中,牛仔职业竞技协会的规章是没有效力的,也不会有当值兽医在场。即便与牛仔职业竞技协会相关的比赛是无可指摘的,并不意味着大部分牛仔竞技比赛都是如此。

牛仔竞技被看作一项“运动”,而牛仔们则是“运动员”,他们比试勇气和技巧,看谁能赢过动物的速度和力量。在各项比赛中积分最高者将获得现金和其他奖励。牛仔竞技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去年有大约2500万人观看了至少一次牛仔竞技。Wrangler,一个牛仔裤品牌,是2002年全国牛仔竞技锦标赛的联合赞助商。其他赞助商包括科尔斯啤酒、道奇汽车以及杰克·丹尼尔威士忌。从2001年起,全国牛仔竞技锦标赛就由ESPN体育电视网向全美直播。

151

牛仔竞技的“体育性”甚至还不如打猎。大多数情况下,打猎中的动物至少还有逃脱的机会。可是牛仔竞技中的小牛和公牛(有时候是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这些动物逃脱的唯一方式是被绳套勒死或者被运去屠宰。

“这些马怎么会乱蹦?”

骑光背马(无马鞍)是牛仔竞技的“经典”项目。牛仔竞技协会将这一活动追溯到早期牛仔们用未被驯服的马相互比赛骑术的活动。今天的骑手们被要求用马刺刺他们的马,并且根据刺马的技巧得到相应的积分。其他的打分项目包括骑在马上的时间、控制马的能力以及马的跳动程度。事实上,50%的分值是看马(或者牛)能跳得多猛烈。可以知道,比赛者和组织者们为了刺激马的暴跳需要采取各种方法。

参加这些比赛的马匹都不是未经驯服的野马。他们是久经沙场,参加过多场比赛的老手了。在不比赛的时候,这些马不会这么跳跃。跳跃是要有一系列人为刺激带动起来的。这些刺激包括在马离开隔离栏时用电棍电击以及猛收侧面缰绳(一根拴在马的胸腔后部的缰绳,而对胸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使马剧痛)。这根缰绳收紧的部位正是马的各种重要器官集中之地,有批评者指出它会夹伤马的腹股沟和生殖器。

大型动物兽医佩吉·拉尔森曾经是一名光背马比赛骑

手。她认为很多的疼痛是由马刺引起的。“牛仔竞技协会关于要求马刺是钝器的规定是骗人的，他们说这样马就不会被刺伤。其实刺伤不是问题。连续的钝器击打会造成内部组织伤害。通常当马的淤伤还没好的时候，新一轮的蹦跳就又要开始了。所以伤害就会累积。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当肉碰到钢铁，受伤的肯定是肉”。

那么，马为什么会跳得这么猛烈？因为他们惊恐并且疼痛！为什么有些马比其他马跳得更猛烈？因为他们更加惊恐也更加疼痛！这就是将动物的惊恐和疼痛作为评分标准的“运动”的变态逻辑。 152

绳套套牛

除了骑术竞技，其他的主要项目还有绳套套牛以及人牛摔跤。牛仔职业竞技再一次将绳套套牛活动追溯到了西部牛仔时代，那时候，牛仔们通过绳套抓住那些需要进行医疗照顾的小牛。

绳套套牛进行的时间并不长。当小牛被放出来以后，牛仔就骑着马开始疯狂的追逐。一旦小牛被绳套套住，牛仔就必须奋力将其拖倒在地，并且将牠的任何三条腿拴住。这个过程完成的瞬间，比赛者要举起手，然后骑上他的马，放开绳子。如果小牛在六秒钟内挣脱，那么刚才的一轮成绩就不算。比赛者们会花很长时间训练这项技能——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反复进行这个过程，通常是在同一只小牛

身上一次次地重复进行。而这种训练并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和其他参与牛仔竞技的动物一样,小牛在这一过程中是没有发言权的。无论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得表演。并且他们也会遭受和其他动物一样的惊恐和疼痛(在这里被拧一下尾巴,在那里被电击一下)。然而,在小牛身上还会有另一种折磨。

在被绳索套住以前,小牛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0英里。很多情况下他们是被猛然拉住然后被摔在地上。(尽管这种结果被定为非法,但没有任何惩罚措施。)它们一开始跑得越快,被拉住时摔得也越猛,他们的脖子被勒得也更紧。有些小牛再也不用演第二次了。他们要么当场死在尘土中,要么在表演结束后慢慢死去。

看看今天的勇敢牛仔们!他们俯身栓住一只惊恐而不知所措的小牛(通常只有4到5个月大),牠的颈部和背部都受了伤,满身都是擦伤和瘀痕,骨头断裂,还有内出血。难道那些呼吁禁止牛仔竞技,尤其是绳套套牛的人都仅仅是因为偏执地喜欢小牛吗?

让我们看看兽医学博士 E. J. 菲诺奇奥的一封信中的某些段落吧。这封信是写给罗德岛的立法机构,要求禁止用绳套套牛的:“作为一个已经从事大型动物兽医工作20年的人……我亲眼见证了在这项活动中小牛突然死亡的过

程。由于在每小时 30 英里的高速奔跑中被突然勒住,他们的脊髓受到了致命的伤害。我也收治过因此而瘫痪的小牛……还有气管严重受损的小牛……猛摔在地会伤到小牛的某些内部器官,使他们在痛苦中缓慢地死去”。而人们把这个叫做“体育运动”。

佩吉·拉尔森表达了她的异议。“以我多年与大型动物打交道的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牛仔竞技从本质上来讲是极不人道的。而其中最残忍的就是用绳套套牛项目。”

拉尔森博士引述了另一位权威人士 C. G. 哈勃的论述。他是一位有着 30 年兽医经验的美国农业部肉类检查官员。他写道:“我曾经见到过那些参加牛仔竞技的人把动物送到罐头加工厂。那些牛简直是体无完肤,只有头部、颈部、腿部和腹部的皮还与肉粘在一起。有的动物断了六到八根肋骨,把肺都刺穿了。我甚至见过有动物皮下积血达到 2 到 3 加仑。”如此“动物福利”还是不要再谈吧。牛仔竞技协会的写手们还煞费苦心的想要给血淋淋的现实一个好听的名字,他们把绳套套牛称作“栓绳游戏”。就在这种游戏中,小牛们的生命从此消逝。

许多国家及地区性的动物保护组织都反对牛仔竞技的项目。“尊重与仁慈对待动物”(SHARK, Showing Animals Respect and Kindness) 组织领导人史蒂夫·印地(Steve Hindi)正是使用他的长焦相机和夜视相机把牛仔竞技的那

些深藏在暗处的残忍暴行公诸于世的。如果任何人对于这里的描述有所怀疑,SHARK 的录像资料可以告诉你一切。

眼不见不为实

那些真正见过牛仔竞技虐待行径的人知道电视播出的比赛并非这项活动的真相。ESPN 体育电视网是不会把电棍和暴虐地撕扯动物尾巴的镜头播放出来的。在节目播放过程中,解说员也不会讨论侧面缰绳的位置及其作用。考虑到这些节目的赞助商背景以及将这一活动塑造成健康的“家庭娱乐节目”的需要,这些处理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更过分的是,电视台还决定将受伤和死亡的镜头也切掉。

卡伦·查普曼(Karen Chapman)在《号外》(Extra)杂志中描绘了一匹马是如何在 2001 年牛仔竞技总决赛中死去的。“一匹 14 岁的名叫大草原的马在骑光背马项目中背部断裂而死。在 17 000 名观众面前,他被用动物担架抬出场外。尽管 ESPN 正在直播这场比赛,可是 7 秒钟的延迟播放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在马倒下的一刹那镜头被切断,而解说员对这件事绝口不提。一个小时以后,马的尸体就被处理掉了”。

154

ESPN 对于绳套套牛项目的删节也是很经常的。观众永远看不到套索将小牛拉倒在地以后,小牛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些镜头被毫无例外地删去。原因并不难找。当被问及此事时,牛仔竞技协会的专员史蒂夫·哈切尔(Steve

Hatchell)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担心人们会对套牛项目产生看法。因此我们想把它最明亮的一面呈现给观众。我们希望这一项目可以吸引更多观众，而不仅仅是牛仔圈里的人”。

可是牛仔竞技协会的喜好是怎么影响到电视剪辑的原则的呢？赛事组织者与直播室里的技师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我们(牛仔竞技协会)决定电视里放什么”，哈切尔对《怀俄明雄鹰论坛》(*Wyoming Tribune-Eagle*)说，“ESPN在这一点上没有发言权”。

当你面对这种权力的时候，你很难不感到愤懑。它不仅肆意地将暴行施加在动物身上，而且还能决定人们该看到什么不该看到什么。牛仔竞技协会很清楚人们不会对看不到的东西群起而攻之。所以干脆就不让观众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了。最关键的是“吸引更多观众，而不仅仅是牛仔圈里的人”。

灵獭犬赛跑

没有人确切知道“灵獭犬”(greyhound)这一名字的由来。有人猜测，在很早以前，灵獭犬的皮毛都是灰色的(gray)，也有人认为这一名称是“希腊犬”(Greek hound)的变体，因为这种狗起源于希腊。

不管词源学意义上“灵獭犬”的真正来历是什么，我们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动物在人类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在古埃及,灵 猊犬被认为象征王权;依照当时的习俗,他们的尸体被制成木乃伊,葬在主人的身旁,以示尊崇。荷马(Homer)十分赞赏灵 猊犬阿古斯(Argus),因为只有牠认出了多年漂泊后回家的奥德修斯。而在丹麦王卡努特统治英格兰的 11 世纪,任何杀死了灵 猊犬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

155 作为犬类中历史极悠久的一支,灵 猊犬也是跑得最快的。瘦削的身材和修长的四肢造就了这位赛跑健将。在巅峰时期,一只灵 猊犬可以在短距离奔跑中达到 45 英里每小时的速度,也可以在一英里奔跑中保持超过 30 英里每小时的平均速度。不幸的是,灵 猊犬的这一才能却被那些见钱眼开、毫不关心其权利的人类利用了。

“福利”对“权利”

国家灵 猊犬协会是北美比赛用灵 猊犬的官方注册机构。他们阐明了灵 猊犬赛跑背后的哲学,那也是一个熟悉主题的变奏:

动物福利观念的核心是承认人类对动物的使用——用作食物、制衣原料、研究、教育、竞技、娱乐以及伴侣——是完全合理和必须的。前提是我们负责地和人道地使用他们。

与之相反,动物权利观念反对一切对动物的使用,不管

其多么人道……

动物福利支持者会承担人道对待动物的责任？

下面的文字会告诉你这与现实有多大的距离。

他们把这称为人道？

全世界都有灵 提犬赛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在亚洲、欧洲以及美洲各地，到处都有赛狗场。在美国，15 个州就拥有 48 个赛狗场，其中 1/3 在佛罗里达。根据美国灵 提犬赛跑跑道所有者联合会(American Greyhound Track Owners Association)的报告，这项活动是美国的第六大最吸引观众的项目，每年有超过 3000 万的付费观众。

每年这一产业要人工繁殖 34 000 只灵 提犬。最快的和最健壮的灵 提犬从 18 个月大就开始赛跑生涯了。有一些会在法定的必须退休年龄——5 岁——退休。大部分灵 提犬在 3 岁到 4 岁之间就“退休”了。身体伤害(如骨折和心脏病)是“人道”的训练师和所有者们所不得不承担的经济损失。

大约有 1/3 的灵 提犬是不能参加赛跑的，因为跛足、疾病或者只是不够快。每年因此而被杀的灵 提犬估计在 20 000 只左右。屠杀的方法包括枪杀、棒杀以及电击。

对这一伟大种族的最大侮辱也许就是将他们出售或捐赠给实验室。这些温顺的动物因为其纯种血统而成为了某些试验的理想试验品。而实验室所用的灵 提犬数量决不

是小数目。从1995年到1998年,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就使用了2650只当地饲养者捐赠的灵提犬。在同样时间段内,其他大学的使用数量是:堪萨斯州立大学111只;阿拉巴马大学254只;爱荷华州立大学595只。

对于那些赛跑的灵提犬来说,日复一日,生活的唯一内容就是被剥削。他们被关在狭小的木条箱里,有些只有3英尺见方。在没有赛跑的日子,这些动物会在木条箱里被关上22个小时,有时,这些箱子甚至被叠起来放在一起。而在不吃饭的时候,他们的口鼻是被罩住的。

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灵提犬被关这么长的时间,灵提犬爱好者联合会(Greyhound Lover's League)的回答是,“犬类基本上是不好动的,成年的宠物犬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房子附近。灵提犬的木条箱就是他们的床”。至于为什么这些动物的口鼻被罩上罩子,以下解释反映了该产业对于人道对待动物的“坚定支持”。“如果没有罩子,这些动物就会因为啃咬笼子上的木条而伤及口唇”。换句话说,该产业对付一种剥削(将灵提犬关在笼内)所造成问题的方法就是施加另一种剥夺(将灵提犬的口鼻罩住),这就是更加人道的对待!在灵提犬赛跑界,言行不一的文字游戏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特别虐待

特别虐待行为(饿死、遗弃或殴打)十分普遍,而且绝

不仅限于美国。2000年夏天,全世界的动物权利论者都被发生在马德里附近的梅蒂诺德尔坎波(Medino del Campo)小镇上的暴行所震惊了。为《访问》(Interviu)杂志撰稿的作者洛尔·席尔瓦(Loles Silva)报道说,有数百只失去赛跑能力的灵猥犬被吊死在附近的松树林中。显然,灵猥犬的主人们认为这些动物获得了“人道”的死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被认为速度不足以参加比赛的灵猥犬被吊着,而他们的后腿却刚刚可以碰到地面。没有人知道这些动物在最终放弃努力而咽气之前挣扎了多长时间。

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不会发生相类似的事情。2002年5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了阿拉巴马州的利利安市郊外发现的埋有数千只灵猥犬的坟坑。由于被认为跑得太慢,他们被卖给了一个叫罗伯特·罗德(Robert. L. Rhodes)的人。他“人道地”用一颗子弹结束每只灵猥犬的生命。“他们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他在接受关于屠杀的调查时如是说。

作为被授权监督此次调查的巴尔德文郡区检察官,大卫·韦特斯通(David Whetstone)反驳了罗德的说法,认为那些狗决不是马上死去的。维特斯通承认他过去也去观看赛狗,但在看到了被他称为“灵猥犬集中营”的坟地之后,他正在重新思考是否应该继续观看这样的比赛。

“我们以前也见过这种东西”,维特斯通说,“一个叫做

希特勒的人为了建立一个超级种族而做着同样的事。他们过度繁殖这些狗,因为他们想培育出一个超级品种。那些被杀掉的狗并不是不健康,只不过他们跑得不够快而已”。灵猓犬赛跑有多“健康”,多“干净”呢?难道一个巴尔德文郡区检察官的话还不可信吗?

值得欣慰的消息是,一些动物权利支持者正在帮助安置那些“不被需要”的灵猓犬。专职负责领养灵猓犬的组织遍布美国各地和世界其他角落。(如需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本章所提供的网上资源)。这些努力是十分重要也是非常让人钦佩的。但是,对于那些正在遭受业主虐待的灵猓犬,这样的努力却又来得太晚了。真正解决“灵猓犬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停止赛跑本身。动物权利论者不会接受任何妥协。

结论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就注意到,以体育之名对动物权利的侵犯行为不可能在这样短的篇幅内被全部涉及。我们的讨论所及的范围只不过像是一本大书里的几行。但是本章所提到的项目却是具有代表性的,可以使读者了解为什么在将动物用于竞技(无论何种项目,以何种方式)的问题上,动物权利论者是采取极端主义态度的。

在打猎、牛仔竞技、灵猓犬赛跑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

(如赛马、斗鸡、斗牛)中,根本没有一点“体育运动”的元素。这里面只有人类的统治、人类的剥削、人类的残忍、人类的虐待。任何一个尊重动物权利的心灵都容不下如此野蛮的行径。

动物权利论者相信,文明社会最终将禁止一切诸如此类的“体育运动”。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所言:“总有一天,公众将不能容忍这种建立在虐待和屠杀动物基础上的娱乐”。动物权利的支持者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我们也注意到史怀哲最后的话:“这一天会到来的。可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第十章

变动物为工具

159 当被问及是否应将动物用于研究时,大多数人会提起那些从动物实验中所获得的重要医学成果。拯救生命的外科手术(心脏、肾脏和其他移植);延长生命的药物(抗癌、治疗糖尿病以及高血压等)。如果没有动物实验,人类将会怎样?回到中世纪的黑暗。

可真的是这样吗?是不是所有公共健康领域的重要进步都归因于“动物试验”?即便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损“动物”利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吗?

我曾经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简单而相似的。第一个,是;第二个,也是。即便我开始对动物的认知水平

有全新的认识,我还是为动物实验作辩护。如果通用汽车的研究者们认为在撞击试验中使用狒狒有助于制造出更好的安全带,我又可以争辩什么呢?只要不给动物造成“额外痛苦”,我就无话可说。由于没有研究者会否认这一点(不会有人说:“我总是保证我的动物遭受额外痛苦”),那些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都不会去反对这些研究。

后来,我开始产生怀疑,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脑海中。终于,我开始放弃原先的想法。现在,我不再认为人类所取得的医学进步来自“动物试验品”。现在,我认为即便是研究所必需,我们也没有理由用动物作为研究工具。现在,我甚至认为,解剖死亡的动物、为教育目的而伤害动物以及用动物测试产品安全性等行为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我想阐明的是,这些做法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替代途径,我们根本无须使用动物就可达到上述目标。

“人道照顾”

在科学领域对动物的工具性利用可以分为三类:教育用途、测试用途以及研究用途。丝毫不用惊诧的是,那些赞成将动物作上述使用的人也是动物福利的坚定支持者。请看“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将自己描绘成“唯一专注于改善公共政策,以促进生物医药研究、教育以及产品安全性测

160

试中动物的人道使用的国家性非营利组织”。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成员包括“超过 300 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医学和兽医学院校、教学医院、志愿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协会、制药企业以及其他动物研究相关的公司”。它还自称代表了“科学界在实验动物使用的立法和规范制定问题上的共同呼声”。那么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和它的成员们支持什么呢？他们支持“在研究、教育和产品安全性测试中负责任地使用动物,并提供人道照顾”。换言之,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以及它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正在另一领域开始他们的言行不一的文字游戏。

将动物用作教具

在教育中,对动物的使用是一种惯例。例如,美国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每年要解剖超过 600 万只动物。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解剖还不是常规内容。部分由于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对活体解剖运动,科研机构顺应潮流,规定学生在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学课程中只许解剖动物尸体。

被解剖的动物要么是从野外抓捕而来,要么就是从收容中心购买的。有时候牠们是专门培育的,或者来自屠宰场,甚至是被偷来的。大多数动物在来到教室的课桌上之前都经过动物贸易公司的转手。提供解剖动物赚头不小,那是一个数百万美元的产业。

解剖动物的饲养和看护一般处于公众视野之外。“闲人免进”是挡住公众的最好办法。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会的一位调查者获得了一些影像资料,使我们可以一窥这个隐秘世界的内幕。

这些资料展示,运送动物的贸易公司的猫被挤在狭小的笼内以至于无法直起身子。有些已经明显患病,另一些看上去奄奄一息。他们被运达之后,调查者发现,“他们被工作人员用铁钩猛刺猛戳,把他们从已经很拥挤的两、三个牢笼里赶进一个铁笼。然后,他们被送进毒气室。当工作人员将甲醛注射进他们的静脉时,许多猫还在蠕动。化学药剂进入他们身体的时候,这些猫的脚掌会突然收紧。他们随后就被储藏和包装起来,送往遍布全国的各种学校”。

对于动物供应商来说,这是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吗?解剖所用的数以百万计的动物难道都遭受如此残酷的对待?除非这些供应商的墙是透明的玻璃,否则谁又能知道事实的真相?

“学生必须靠解剖来学习生理构造”

为什么教室里要进行动物解剖?“那是学习生理构造的唯一途径”。这也许是最普遍的答案了。可它恰恰是不正确的。那些真正了解学生学习解剖学过程的人也会如此认为。

乔纳森·巴康比(Jonathan Balcombe)仔细研究了相关

文献。他得出的结论是,那些通过替代手段如计算机模拟来学习的学生与通过解剖来学习的学生的得分处于同一水准,有时甚至更高。他引用了近 30 个相关学术研究,他们的结论都是相同的。显然,单从学生学习效果来看,解剖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也许又有人会说,解剖的真正目的是要使学生掌握一系列科学工具的使用方法(如解剖刀、缝合线等等)。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令人不解的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学生都要做这些试验,因为最终会在工作中使用这些工具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学生。另外,即便是希望学生至少使用一次这样的工具,也有更好的办法来训练他们。交互式录像节目可以使学生重复模仿,而不会出现“样本”被损坏不能再次使用的情况。这种类型的节目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医学和兽医学教学中。那些坚持认为高科技替代方案只适用于医学院学生而只有真正的动物才能满足基础教育需要的人只会贻笑大方。

改革之风

162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教师在告别过去,转而使用高科技替代方案。世界范围内,放弃解剖已成为一种趋势。阿根廷、以色列、荷兰、斯洛伐克和瑞士已经将解剖剔除出中小学课程,而在英国、德国以及瑞典,解剖在教育中几乎已经绝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

生正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直接对必修的解剖课说“不”。他们的勇气让我钦佩!要是我当初在生物课上也如他们一样勇敢就好了。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对于每个人都应是一种触动。作为动物权利支持者,他们敢于站出来,即便这意味着对权威的挑战甚至面临惩罚。这些孩子是真正的勇士。他们是如此“不与现实妥协”。

犬类实验室

零星的反抗还是存在的,甚至是在最高层的教育机构中。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该学院的管理层和员工铆足了劲要与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那么,他们竭尽全力所要维护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犬类实验室”。

犬类实验室曾经是一代又一代美国外科医生走进走出的地方,那个时候,无论是美国医学会还是美国兽医医学联合会都不曾想过要去进行阻止。作为医学院一年级的典型科目,狗先被施以麻药,然后它的胸腔就被打开,使学生可以看到正在跳动的的心脏,以及注射各种药物对心脏跳动产生的影响。麻醉剂的剂量经常不足。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自己的日志中就记载有狗(他们有时被连续使用7小时以上)表现出“痛苦的反应”。在展示的结尾,狗会被杀死。犬类实验室的辩护者相信如此这般就可以使学生们获得关于生理学和药学的重要知识。每年仅在科罗拉多大学医学

院就有数十只狗被这样杀死。

不管过去有多少条理由为犬类实验室辩护(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医学院,包括牛津和剑桥,从来没有使用过犬类实验室作为教学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可以为之辩护的说辞了。高级的替代方案(光盘、交互式电脑程序、尸体练习以及直接观察人体手术)已经被广泛使用。

163 有些软件可以精确模拟人体生理构造并反映药物如何影响心律及血压。

当然,迟早有人会说:“教师有权决定如何进行教学。这事关学术自由!所以你们这些动物权激进分子别想指挥我们该怎么做”。

由于还没有禁止犬类实验室的法律出台,教授们当然有权继续向学生进行这样的教学活动。但是任何形式的自由,包括学术自由,都是与责任紧密相连的。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教授们今年,或者明年、后年还可不可以使用犬类实验室,而在于他们应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不仅因为那些被浪费了的狗的生命,还出于对学生所受教育的考虑。所有相关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犬类实验室并不是向学生传授实验知识的最佳途径。美国有四分之三的医学院,包括那些最顶尖的(哥伦比亚、哈佛、约翰·霍普金斯、斯坦福、耶鲁)都不再使用活体动物了。某些顽固的教授当然可以扯起学术自由的幌子,在课程中继续延续一种早已过

时的传统。但是学生、管理层、理事会以及资助者们应该看到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固执,并不是为了使广大受教育者得到更好的教育,并且只会给学校的名声抹黑。

科罗拉多州的动物权利论者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运动试图阻止犬类实验室(以及其他有害的动物使用行为)在该州的医学院继续存在下去。2003年1月份,当管理层宣布对秋季入学的学生取消犬类实验室科目时,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为什么?请原谅不是为了“伦理的考虑”。是经济上的原因促成了这一决定。“因为成本”(每年17 000美元)。那么,如果未来学校的经济情况好转呢?我们被告知“该决定不是永久性的。大学官员会在今年年底重新进行视察”。由于医学院的管理层这么认为,动物权利极端分子们就不得不进行一些外部监督了。幸运的是,广大的波尔德市社区正在采取行动。2003年1月31日,《波尔德每日观察》(Boulder Daily Camera)发表社论,称犬类实验室是“残忍和……陈腐的”。该报要求大学“做正确的事,永久关闭犬类实验室”。这正是动物权利论者呼吁了多年的事情。没有持久的恒心,人们将一事无成。

你的动物伴侣可能会死在实验室里

必须认识到这个简单事实:你的动物伴侣最终可能会命丧实验室。尽管动物研究产业的发言人们向你信誓旦旦地保证,这绝不会发生。你应该清楚的是:这的确会发生。

庇护所是一个具有肯定含义的词汇,意为“提供保护的场所”,一个“避难处”,一个“避风港”。所以,“动物庇护所”就应该是动物们躲避危险获得保护的所在。以这种理解,庇护所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动物交给那些肯定会伤害他们的人。做这种事的庇护所就是与自己的宗旨背道而驰。不幸的是,某些动物庇护所对这种背叛毫不以为耻。

“从收容所获取实验用动物”,这一交易使动物庇护所与动物研究产业成为了生意伙伴。在大部分地区,这种交易都是合法的(只有 13 个州禁止了这种行为)。而在那些地方,交易是如此进行的。一个猫狗贸易商(官方称作 Class B dealer)从随机的货源处取得动物。这些货源包括那些让自己的猫狗“获得自由”的个人以及愿意提供猫狗的动物收容所。而贸易商随后就将这些动物卖给生物医药研究实验室、制药公司或者大学(它们可能会将其用作教育用途,例如犬类实验室)。要成为一个猫狗贸易商不需要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甚至被判重刑的囚犯也能胜任。只要交上 50 美元获得美国农业部颁发的执照,人们就可以开始这门生意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思维试验。想象自己是一个猫狗贸易商。我们自问:“当我们去动物庇护所时,我们最希望找到的是哪种狗? 哪些狗比较容易处理(我们的顾

客也会有相同的考虑)？”当然不是体型庞大的、强壮而富有攻击性的狗了。不是那些有脾气的动物。我们需要的是小型或中等体形的、性情温和、喜欢与人在一起的动物。也就是说,我们最希望获得的动物也就是那些最容易被认养的,最可能走出收容所的动物。

另一件事也不能被忽视。这些动物已经学会了信任人类。这正是贸易商和研究者们可以利用的一点。没有搏斗,没有撕咬。只有平静的、充满信任的行为。可以是善意的摇动尾巴,或者,对猫来说,就是轻柔地拱起背脊。难道人类的背叛真的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吗?原谅我,如果这显得愤世嫉俗。

当他们成为生物医药产业的一部分财产,这些动物又有着怎样的遭遇呢?没有人确切知道,因为人们并不特别关心这件事。秘密调查以及文献研究则是两种试图揭示真相的途径。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会的另一位调查者记录了从收容所被卖到实验室的狗在俄亥俄州的赖特州立大学疥疮研究中遭受了怎样的对待。以下是该调查的一部分摘要:

165

这些狗被感染上疥疮。通过在他们全身散播一种极微小的螨虫,试验人员使他们患上这种皮肤疾病。这会造成持续的强烈的瘙痒、疮口以及

最终的死亡。一只叫做吉尼斯的狗身上的疥疮极为严重,以至于她不断地兜圈子,因为极度的瘙痒而一刻不能停止下来。当人接触她时,她发出惨叫。她拒绝进食与饮水并且失去了身体的平衡感。那凄厉的叫声从紧闭的门外就能被人听见。最终,吉尼斯孤独地死去,没有得到任何兽医治疗,因为那会“干扰”试验的进行。

那些喜欢狗的人会希望这样的实验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它太恐怖了。但是,我们必须相信,这确实发生过。基于以上调查(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并未参与半点)得到的证据,赖特州立大学因为违反动物福利法案而被处以20 000美元罚款。

罗伯特·埃克斯特恩(Robert Eckstein)向我们展示了文献研究所能揭示的东西。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随机搜索,埃克斯特恩得以追踪52只被收容所“贡献”出来的狗最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支持负责药物医生委员会(Physicians Committee for Responsible Medicine)的创始人兼主席尼尔·巴纳德博士(Dr. Neal Barnard)概括该项发现时写道:“试验持续时间的中位数是10天。有32%的试验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最长的一个试验进行了五年半。66%的试验会造成动物极大的痛苦。13%的试验对未经麻醉的动物施加

痛苦。1/10 的狗在试验过程中意外死亡”。

了解吉尼斯以及埃克斯特恩调查中狗的遭遇是很重要的。尽管这只是十分零星的知识,它也足以打碎实验室紧闭的大门,即便只是打开很小的一道缝隙。它使我们得以窥见那个隐秘的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这也使我们有了武器去回击那些依靠这些猫狗为生的人。他们总是会说:“反正这些动物迟早要死的”。对于这些动物来说,死亡已是一种幸福,比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囚笼生活,以及永远得不到治疗的疼痛。

动物研究产业的代言人们(例如美国促进医学进步 Americans for Medical Progress)轻轻松松地将以上所描述的事实贬斥为“又一个动物权利的无聊故事”。他们说动物权利论者“就靠打动富有同情心的宠物爱好者来达到目的。他们告诉人们被盗宠物正在被卖给研究机构。可事实上,在生物医药研究领域并没有宠物的市场”。他们提供的证据又是什么呢?美国促进医学进步组织引用的一项研究显示:“现在的科研活动并没有需求去维持一个庞大的被盗宠物市场”,美国促进医学进步组织就此得出结论:“没有需求就没有交易”。

166

作为受人尊敬的美国促进医学进步组织专家们,我们由衷地希望他们的医学知识比逻辑学知识强一点。没有“庞大的被盗宠物市场”并不等于“没有市场”。即便事实

上真的没有一个“庞大的”被盗宠物市场,也不代表没有需求,以至于没有交易。这是很荒唐的逻辑。你可以试着这样想一下。假定你的狗被偷了,卖给了一个猫狗贸易商,并最终像吉尼斯一样死在了疥疮试验中。再假定一个美国促进医学进步组织的代表说:“所有的证据显示并不存在一个庞大的被盗宠物市场供于科研”。可是造成你的狗惨死的实验室并不需要一个“庞大的被盗宠物市场”。它只需要一只狗的市场:你的狗。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都可以去联系“动物的最后机会”(Last Chance for Animals)组织的克里斯·德洛斯(Chris DeRose)。美国促进医学进步组织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如果他们联系过克里斯,他们就会获得一份长长的名单,这份名单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宠物死在实验室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及时地在最后一刻救出自己的动物。

将动物用于毒性测试

毒性测试是以科学的名义对动物进行利用的许多方式中的一种。这些测试希望通过对动物施用某种有害物质来获得其对人体危害的相关数据。有害物质种类繁多,从具有潜在治疗效果的药物到洗发水、除臭剂、润肤液、香水、下水道清洁剂、洗洁精、杀虫剂以及各种工业溶剂。处方药的问题我们会在下面的关于动物研究的部分讨论。现在,我

们所要涉及的是化妆品以及家用化学产品的毒性测试。

不同的毒性测试使用不同的方法。有时候,动物被强迫咽下某种测试物质,有时候则是吸入,或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他们的皮肤或眼睛上涂抹某种物质。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有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正被卷入其中,并且该数字会持续上升。举个例子,目前化学工业被要求在未来的6年中对3000种化学药剂进行五种形式的动物毒性测试。仅仅这些测试就会需要数以万计的动物,如果它们是像过去那样进行的话。而这也只是未来所要进行的诸多毒性测试中的一部分。在整个毒性评估领域,所使用的动物数量应该是以千万计的。

167

毒性测试是在测试产品安全性的名义下进行的,意在最大限度地减小消费者的潜在风险。联邦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是很模糊的。用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话来说,在投放市场之前,生产商“必须对安全性提供足够的证实”。但是,如何提供“足够的证实”则需要每个生产商自己去决定了。尽管许多人以为化妆品与日用化学品被要求进行动物毒性测试,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法律规定必须进行动物毒性测试。

五成致死试验(LD₅₀)

在过去的60年间,一种常规的毒性测试是“五成致死

试验”(LD₅₀)。LD 代表了致死剂量(lethal dose),50 则代表 50%。正如这个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五成致死试验希望获得的是可以导致 50% 的被试验动物死亡的那个剂量。这个实验有两种形式:喂食以及涂抹。这里只涉及喂食药剂的形式。

以喂食为形式的五成致死试验是这样进行的:试验人员将经过浓缩的被测物质喂给动物吃下,有一些动物吃下较多的剂量,有一些动物吃下较少的剂量。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东西都有一个致死剂量。正如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 1493 - 1541)几个世纪前就发现的那样:“任何物质都是有毒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完全无毒的。剂量的大小决定了该物质是毒素还是救命良药”。甚至水都可以导致 50% 的被试动物死亡,只要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喂食足够的剂量。为了控制变量,同时也因为动物们不会心甘情愿地吞下诸如涂料稀释剂或圣诞树喷漆这样的东西,试验人员用试管将一定量的被测物质倒进动物的喉咙。控制变量的另一种方法是不使用麻醉剂。被试动物的数量从 10 只到 60 只不等。对他们的观察期可以长达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内 50% 的动物会死去,剩下的动物则被杀死。他们的尸体被解剖及检查。根据药剂在不同浓度下被吞食的结果,试验人员将被测物质标上不同的毒性级别。五成致死试验就是那些贴在刹车油、家用地板蜡以及工业溶剂瓶子上的“请

勿吞食”标签后面的故事。

如果说制造商们有责任向消费者明示其产品的安全性,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早已超越了那个“请消费者好自为之!”的时代了。但是对于五成致死试验的依赖是否就是减轻了消费者身上的负担?通过动物的生命来减轻这种负担又是否在道德上站得住脚?这是每个有理智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科学界对于五成致死试验的批评者认为它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些批评很多来自有毒物质产业的内部。五成致死试验的结果在不同的实验室中各不相同,甚至在同一个人实验室中的不同时间内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实验动物的性别、年龄以及饮食都会如同其所属种类一样左右试验的结果。即便试验的结果在被试动物身上是可重复的,其对于人类的价值也可以忽略不计。那些在急诊室工作的医务人员每天处理大量意外中毒事件,他们从不会在治疗病人之前查询五成致死试验的结果。任何相反的结论都代表了对医疗急救的无知。

更糟糕的是,人们会发现毒性测试尤其是五成致死试验的结果并不能有效保护消费者。负责医疗医生委员会的总顾问明迪·科斯班(Mindy Cursban)发现:“照理来说,应该将任何未被证明是安全的物质定为有毒的,但是政府的政策却允许在大多数日常化学用品中加入那些已经被证明

是有毒的物质,这些用品包括肥皂、洗发水、染发剂、香水、指甲油清洗剂、清洁剂、漂白剂、油漆、胶水、机油、油性笔、蚊帐、汽油、化妆品、蜡烛、毛毯以及家具腊”。如果是这样,那么“保护消费者”听起来更像是空谈。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动物,那么将他们用于毒性测试的结果就决不是可以忽略的了。对他们来说,实验室里的生活宛如人间地狱。拿五成致死试验来说,动物经常是在被杀死之前就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的症状包括腹泻、痉挛、口鼻、眼部和直肠出血。理查德·赖德(Richard Ryde)是前剑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生理学家,他在研究中曾使用动物做实验。他描绘了动物在化妆品五成致死试验中的惨状:

由于大部分的化妆品毒性并不是很强,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只小白鼠或狗要被杀死,就要将大量的化妆品塞进他们的胃里,这会阻塞甚至挤破他们的内脏,或者以其他物理伤害将他们杀死,而不是通过化学药剂的反应。当然,强制喂食——即便是喂食正常的食物——本身也是出了名的残忍的过程,正如我们从绝食抗议的囚犯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如果被强制喂饲的不是食物,而是大量的粉底、眼影或者染发剂,那么可想而知痛苦会如何

加倍。如果为了满足官方所规定的正确操作方法而使用刚刚足够杀死动物的剂量,那么死亡的过程会被延长且更加痛苦。

为了使人们不至于过分反对,通常,研究者们会强调所使用的动物“只有老鼠”。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老鼠是不会呕吐的,这使得实验过程中他们连仅有的喘息都不可能获得。

动物权利支持者相信五成致死试验是错误的,因为它侵犯了动物的权利。它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动物受到了令人发指的伤害,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他们的生命被夺去。为了什么呢?为了进行一项毫不可靠的实验,使得制造商们在面对突发的中毒事件时可以拿出法律的挡箭牌。毕竟,标签上写着:“请勿吞食”。

替代方案

为了回应越来越高的批评声,一些实验室正逐渐摒弃五成致死试验而采用“有限”试验——比如 LD10,只使用 10 只动物。然而对于这些试验来说,原先的科学和道德批判仍然适用。不管使用了多少动物,这种试验都是既不精确也不道德的。

如果制造商们真的很在意对消费者的保护,他们就不会采用不可靠的测试方法,尤其是当更好的方法摆在面前

的时候。遵从这一逻辑,他们就应该放弃五成致死试验和其他动物毒性测试而采用一系列非动物的测试方法。瑞典的科学家已经证实,通过在四种玻璃器皿中进行的培养基测试就可以预测一种物质对人类的毒性。这种方法的成功率达到80%,远高过五成致死试验的65%。15个百分点的差距不是可以轻易忽略的。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政府又在哪里?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双赢方案,既可以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又可以尊重动物权利。那么,就禁止五成致死试验吧。动物权利论者缺乏这样的权威。其他普通公民组成的团体也是。只有我们所选举出来的政府才有必要的权力,而动物权利支持者们坚定地相信他们会为了大众的权益而正确地行使他们的权力。

170 欧盟的领导者在改革产品测试方法的道路上走在了前面。2003年,他们投票通过决议,禁止在欧盟国家生产的化妆品使用毒性测试(如五成致死试验),同时,也禁止使用上述测试的外国产品在欧盟国家销售。不过,这决不代表所有毒性测试的终结,甚至在欧盟也不是这样。但它至少代表了某种趋势的开始。

肮脏的头发?

“那怎么行?!”我可以想象有人会叫起来,“那些动物权利论者本来要我们不吃肉,还不能穿羊毛衫,现在他们居

然又不让我们洗头发和刷牙!”事实可不是这样。市场上有许多高质量的化妆品和洗漱用品并没有经过动物测试,他们可以在社区便利店以及理发店里被轻易找到,大商场的专柜里也有。你绝对不可能靠寻找脏头发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动物权利论者。事实上,动物权利论者可以使用未经残忍测试的产品把家里打扫得干净如常。你可以从前言中提到的网站上了解相关产品的信息。

将动物用于科学研究

实验研究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在治疗型研究中,实验的目的是为了使被实验的对象受益。例如,如果我自己自愿接受一次实验性质的心脏手术,那么无论是外科医生和我自己都会希望这次实验能给我带来好处。与之相对的是,在非治疗型研究中,被试者受到的伤害完全不是以他的最终受益为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从他们身上获得必要的信息。塔斯克基梅毒研究正是这样一种研究。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在这个部分,我们的讨论范围仅限于在有害的非治疗型研究中使用动物的情况(为了简单起见,我将其称之为“研究”或“活体实验”)。

研究的种类

当人们被问及对于在研究中使用动物实验的态度时,人们总是会首先想到医学研究——那些帮助人们对抗癌症

- 171 和糖尿病的研究。但是,这些重要研究不过是整幅图景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不应忽视的是那些从来不会出现在媒体视野之中的研究,正如杰夫·迪纳(Jeff Diner)所记录下的一样。以下是他所描述的例子的一些概要:

眼部研究:在这类研究中使用的动物包括猴、兔、狗、猫等。有时候这些动物的眼睛被灼伤或遭到其他伤害。另外,研究者还会缝上他们的眼睑,或者将眼睛移除。

烧伤研究:研究者用化学试剂或者辐射将动物(天竺鼠、小白鼠、狗等)烧伤。或者他们会遭遇“烫伤”,从轻度到三度不等。烫伤是通过将动物的一部分或全部身体浸入滚水、用滚烫的金属板接触皮肤或者蒸汽来实现的。

辐射研究:动物身体的一部分或全部被暴露在射线之下。在另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强迫动物吸入辐射气体。在这些研究中使用的动物包括:狗、猴、大鼠、小鼠以及大鼠鼠。

大脑研究:大脑活动与行为的研究在各种动物身上进行,包括猫、狗、猴、兔和鼠类等。这些动物遭受了直接的创伤(通常是对头部的物理伤害),手术处理或者电刺激(例如在进行了移植手

术以后)。

电击研究:这种研究着眼于各种动物对于电击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但主要集中在兔子身上。强度不一、频度各异的电击被施加在动物的腿部和尾部。

攻击性研究:主要研究社会孤立、脑功能损害以及睡眠缺乏所引起的攻击性行为。

压力研究:被试动物被置于极度寒冷和炎热的环境中;被剥夺了深睡眠(高速动眼睡眠);被限制行动以及陷于营养不良,以便研究者观察及生理心理反应。

军事研究: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下,研究者使用各种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来进行各种常规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核辐射以及超声波武器的测试。

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动物在这些研究中受到的伤害。当动物被淹死、闷死以及饿死;当他们的四肢断裂,内脏破损;当他们忍受心脏病、溃疡、瘫痪以及各种伤口;当他们被强迫吸入烟雾,咽下酒精,吃下各种药物比如海洛因和可卡因——当动物们在实验室里被迫接受这一切时,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说:“是的,但是他们受到伤害了吗?”

172 有必要认识到的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研究都是常规性的。从摘除眼球到烫伤试验,从窒息到击碎内脏,没有一件是非常规的研究。主持实验的人都没犯法,也没触犯任何一条规定。所有的过程都十分完美地与“负责地使用和人道地对待实验动物”的原则保持一致。这些就是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话,经典的言行不一的文字游戏。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被淹死、闷死和饿死的动物得到的是“人道对待”。

“(并非全部动物的)动物福利法案”

在美国,有多项联邦和州法案适用于研究中的动物使用。在联邦层面,《动物福利法案》只适用于试验过程之外的动物看护和照顾。它明确地将联邦政府排除在“设计、规划、指导研究机构从事其所认定的研究”的角色之外。另外,动物福利法案将“动物”定义为“任何活的或死的狗、猫、猴、(非人)灵长类、天竺鼠、大鼠、兔以及其他由美国农业部认定被用于研究、试验、测试及展览用途的此类热血动物”。令人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动物中缺少了小白鼠、鸟类、农场动物和鱼类。而这些动物占到所有试验动物的90%。

在2000年,联邦立法机构提议将啮齿类动物和鸟类纳入到“动物”的定义中。该修正案最终被否决(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是最积极的反对者之一),令动物研究界人士

大舒了一口气。美国政府在“动物福利”和“人道和负责地使用动物”问题上的不真诚由此可见一斑。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动物被用作科研用途。但人们都同意该数字可能达到数百万。所以,争议的核心是有多少百万? 15? 50? 或者两者之间? 一个合理的估计是在两者之间,也就是 2500 万到 5000 万左右。

法律的执行

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该中心在保证马戏团动物受到“人道”对待方面“功勋卓著”)再次受到委托,在实验室动物的使用中监督《动物福利法案》的执行情况。那些不使用法案中列出的动物的研究机构则不在法案的施用范围之内,另外没有获得联邦资助的机构以及使用自己培育的动物的机构也不在法案的监控之下。尽管有这些限制,大约有九千个研究机构、动物贸易商以及动物运输商等处于法案的管理之下。有人估计,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的检察员们在完成主要职责——防止州间的带病动植物运输——之外,最多只有 6% 的时间花在执行《动物福利法案》上。

由于持续的预算削减,1990 年代初期,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的检察员数量就下降了 20%。到了 2001 年(参见先前的关于马戏团动物的讨论),只有 100 个检察员

还在任了。在1992年和1995年,该中心的总检查办公室举行的内部会议指出,“中心无力对相应机构作所要求的检查”,即便是在该机构已被报告有违反动物福利法的情况。作为回应,该中心的官员指出:“由于人手的限制以及预算的减少,我们无法进行某些后续的检查”。因此,那些过去被查出违反动物福利法案的人可以继续“威胁动物的健康和安全的行为而不会受到中心的干涉”。

173 考虑到这些因素,那么法律提供给实验室动物的保护就可以说是很简陋的了。显然,如果你认为那些紧锁的门窗后面是一个“一切都好”的世界,你就是犯了幼稚病了。甚至是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的官员(他们可不是动物权利极端分子)也不承认那里没有问题。

“正面”:研究者们赢,“反面”:动物们输

法律规定,大部分研究机构必须建立动物看护和使用委员会制度。制度化看护与使用动物委员会(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s, IACUC)负责审查研究机构的计划草案以决定其是否可以获得批准。根据该委员会的评估结果,一项研究可以按计划实施、被要求修改或者从理论上讲可以被禁止。委员会所援引的有些标准涉及研究的破坏性以及所能引起痛苦的强烈程度。最深层的原则其实是成本效益分析。动物不能受到“非必要”的痛苦。简

单地说,那些造成极大痛苦的破坏性的研究必须证明可以获得重要结果才可以被批准。

2000年7月,一份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捅破了制度化看护与使用动物委员会所制造的动物保护假象。这份研究显示,在大部分案例中,被一个制度化看护与使用动物委员会批准的计划书会被另一个委员会否决。这并不能引起人们对“人道使用”和“负责照顾”的信心。正如该研究的作者之一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委员会审查的可靠性几乎就是随机的,就好像是掷硬币游戏。”对于动物来说,这就取决于他们是不是处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正面”:研究者们赢,“反面”:动物们输。

利益论

对于活体实验来说,真正的伦理上的辩护只有一条。它是这样的:人类因为活体实验而得到好处。实际上,我们因为活体实验而得到了大量的好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很大一部分人类健康和长寿方面的成就来自动物活体实验。经常被提到的这方面成就有:心脏手术、疫苗(小儿麻痹症疫苗、天花疫苗等)、治疗白内障的手术以及脊柱受伤者的恢复治疗技术等等。活体实验的支持者们相信,要是没有这些通过实验取得的医学成就,人类因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终身残疾率以及青少年死亡的比率都要比现在高

很多倍。

这些辩护者们并不对动物的处境无动于衷(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他们承认,在活体实验中使用的动物会在试验过程及实验室的笼养环境中遭受痛苦。他们也认为这些痛苦很令人揪心,应该尽一切可能将其减至最低。例如,为了防止过分拥挤,动物们应该被关在较大的笼子内。但是,他们却坚持这样的论点,即,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像活体实验那样为人类健康带来如此巨大的好处,而这些好处使得动物所遭受的任何痛苦都是值得的。

问题来了

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利益论中不包含任何动物权利考量。该论点所展示的一切就是对非人类动物所作的活体实验如何可以使人类获益。而这个论点所无法展示的是,为什么这种目的的活体实验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你不能通过证明人类获得多少好处来说明动物是否拥有权利。

175 除了带来上述问题,利益论还忽视了许多重要议题,而它自身所包含的信息又不多。除非这些被忽视的因素得到重视,否则利益论始终是站不住脚的。

利益论忽视了什么？

任何一个基于利害权衡的理论都不应只在“利”的一面大做文章。它也必须清楚展示相关的害处。但是利益论的支持者们在两方面都很失败。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要把动物的痛苦降至最低，却固执地将可能的替代方案置于边缘地位。这已经很令人痛惜。不仅如此，他们还过高估计了人类从活体动物实验中获得的利益，并且忽视了人类因为活体实验而吞咽的大量苦果。更根本的一点是，他们不能够提供合理的方法论基础来解释为什么跨物种的利害比较是合理的。让我来依次分析他们的这三点失败。

过高估计了获利

利益论的支持者们试图使我们相信，人类的很多重要的医学成就都要归功于活体动物实验。事实却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公共健康学者已经告诉我们，活体实验在公共卫生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其实是十分微弱的。大多数真正重要的人类健康进步是来自生存条件的改善（如公共卫生条件）以及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方面的进步。而这些都与动物实验一点关系也没有。

过低估计了危害

利益论的支持者们总是轻易忽视因为依赖动物实验的结果而造成的数以千万计的死亡和致病、致残案例。有的时候,危害来自依赖动物实验所引起的乐观;另一些时候,危害则来自依赖所引起的保守。处方药物的负面作用就属于前者的一个例子。

176 在面世之前,一种处方药物往往要经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众所周知,将动物实验的结论推导至人类身上是存在问题的。具体来说,就是有许多对动物不存在毒性作用的药物对于人类却是高度有毒的物质。这也许会让你震惊。事实上,每年处方药物的副作用会造成大约 10 万美国人死亡,另外有 200 万人因此而被送往医院救治。这使得处方药物的副作用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致死原因,仅次于心脏病、癌症和脑溢血,而利益论者却从来不提此事。

更糟的是,负责监督处方药物的食品药物管理局估计,医生上报的药物副作用反映只占实际情况的 1%。也就是说,有一件上报的药物副作用,就有 99 件没有被报告。显然,在活体实验的辩护者们证明人类所获得益处远超过危害之前,他们必须承认对动物测试的依赖导致了多么严重的问题。

当美国的动物实验支持者们还在坚持要求继续进行试

验时,欧盟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研究如何用人类的血液细胞来检测药物。这项测试不仅更加经济简单,而且也比在兔子身上进行的研究更加精确,虽然动物活体实验界十分青睐兔子。

由于依赖动物实验结果而造成的保守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小的危害。吸烟的致癌效果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人类流行病学研究就揭示了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然而,50年的反复努力都无法在动物身上引发烟草相关的癌症。尽管公共卫生界一再呼吁,各国政府数十年来仍然拒绝进行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大规模教育行动。如今,每五个死亡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与吸烟有关,同时,有近60%的直接保健花费被用于与烟草有关的各种疾病。

如果动物实验的结果不能左右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我们可以避免多少诸如此类的灾难?也许知道了真相的人们会说:“我们可以避免很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然而,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当动物实验的支持者们忽略了这些危害的时候,他们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

科研意识形态

最后,活体实验的支持者普遍无法解释为什么可以进行跨物种的利害衡量。当人们认为活体实验对于人类的好

处大于其对于动物的危害时,人们必须首先证明这样的比较是说得通的。比如,在某种经过动物测试的药物中,动物所受的伤害如何被等价换算成人类的受益?在这里,单单引用美国哲学家卡尔·科亨(Carl Cohen)的话是不够的(科亨是世界上著名的利益论辩护者之一)。他说:“我们这个物种所受的痛苦确实要比其他物种的痛苦更加重要”。这样的论断不仅没有说明这个“更加”确切代表多少,也没能回答人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要这么想。

很显然,除非利益论的支持者们给出一条令人信服的方法论理由,证明跨物种的利害比较是确实可行的,否则,那种认为人类所获利益超过动物所受痛苦的说法,更像是毫无根据的意识形态描述,而非确定的事实。

结论

不仅是动物,就连人类自己也曾经被用于有害的非治疗型实验中。毫不奇怪的是,那些人类“天竺鼠”们并不来自富有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背景,不来自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也不来自可以行使自己权利的阶层。是的,那些经历活体实验的人往往是被强行征召的,他们是孩子(基本上是婴儿)、老人、精神病患者、穷人、文盲、“劣等”种族的人、同性恋者、军事人员、战俘、囚犯以及严重智力残疾人土。

人体活体实验背后的科学根据不言自明。使用人类进

行活体实验可以有效地避免从其他物种的实验结论推延至人类的麻烦。这样说来,用人类进行活体实验比起任何动物实验来说都会带来更多的益处。

我相信任何支持人权的人都不会赞成如此研究。这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结论,这是根据我们的道德权利逻辑所得出的自然结果,这包括人类得到尊重的权利。如果运用前面的章节所用过的类比,我们可以说,个体权利是道德游戏中的一张王牌。不能因为他人的获益而伤害我们的身体,剥夺我们的自由或者结束我们的生命。

动物权利论者在动物活体实验问题上持同样的见解。结果并不能成为手段的借口。即使人类确实获益良多且并未从中损失什么,这也不能作为侵犯动物权利的开脱。恶行不能带来善果。而动物活体实验正是我们所不该做的恶行。



第五部分

齐心协力 179



第十一章

“是的……,但是……”

推广动物权利是一件难事。动物权利论者可以尽可能 181
地澄清关于自己的种种误解。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我们可以把动物所遭受的苦难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可以揭穿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代言人的种种虚伪修辞。我们可以拆穿所有假象,告诉人们写在纸上的法律和专职的检查人员并不能保证在农场、实验室、马戏团和皮革工厂里的动物们“一切都好”。我们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而我们又得到了什么?抵制,拒绝。那些已经认识到动物认知水平的人;那些真心实意关心动物的人;那些乐于接受改变的人;那些不断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的人——那些

我称之为“踌躇不前者”的人。即使动物权利支持者已经说完了该说的话,做完了该做的事,许多人就是不愿意走出决定性的一步。那些原本隐藏在水面下的东西已经被完全揭露了。人们已经可以看到真相而不只是被遮遮掩掩的粉饰太平。但是人们脑海中的画面往往是不能长久的。它缺乏持续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人们会把动物看成有生命的“他们”,而更多的时候,他们习惯于把动物视为无生命的“它们”。拒绝,拒绝,拒绝。

为什么?是什么挡在人们前面,使人们不能获得真正的认识改变,使人们可以坚定地站起来说:是的,动物拥有他们的权利?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不同的踌躇不前者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在原地踏步。事实上,踌躇不前者有一长串的理由来拒绝接受承认动物权利所带来的改变。这些理由的共同形式就是:“是的……,但是……”。例如,“是的,动物权利确实是有根据的,可是……”,这后面就会跟上说话者自己的一些顾虑。

182 在这种时候,我总是与踌躇不前者站在一起。如果考虑到人们要在生活中放弃多少东西,那么这种抗拒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我就曾经是一个踌躇不前者。我了解无法作决定时的感觉,就像站在悬崖边上。每个人都有理由在把动物权利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之前犹豫再三。在这最后一章里,我会讨论那些最经常被踌躇不前者提到的用

来拒绝动物权利的理由。但在这之前,我还有些话要说。

动物权利论者面对着很多挑战。最严峻的问题是(1)人数还太少,(2)还缺乏来自公众的认同。我们将如何推进动物权利运动?我们如何将这一议题从今天的社会边缘地位推到伦理道德讨论的中心议事日程中去?我们要怎样才能摒弃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和习惯?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才能乘着小船去翻动北极的冰山?

动物权利论者并不幼稚。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人愿意将这一运动的目标转化为现实,动物权利的未来将是暗淡的。诚然,一些勤奋之人的努力也许会在某地成功扩大某种动物的牢笼尺寸。但是,如果人数太少,影响力太微弱,那么动物权利支持者们将永远不可能打开牢笼的那扇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所有的踌躇不前者。他们才是动物权利运动的未来。没有他们的加入,动物权利运动将停滞不前(甚至不进反退)。所以,无论怎样,动物权利论者都应该为踌躇不前者提供真诚回应,尤其是当他们说:“是的……,但是……”的时候。也许不能面面俱到,但这就是我在这一章中所要做的:提供真诚的回应。

以“太消极”回绝

在先前的章节中我已经提到过,动物权利论者总是被看成一群“反对”之人:反对肉类制品、反对奶制品、反对皮

草、反对皮革、反对打猎、反对牛仔竞技。这份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这会引来人们熟悉的“是的……但是……”反应：“是的，我支持动物权利，可是谁愿意成天这样消极地看世界？”

我不会替动物权利论者们道歉。我们确实就是反对以上这一切以折磨和虐待生命为特征的可憎之事。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也有坚信和认同的东西，也就是“赞成”的一面。毫无例外的是，动物权利论者们热爱自己的家庭和家；他们拥护人权与正义；他们支持自由与公平；他们富有同情心；他们热爱和平，宽以待人；他们相信对于有特别需要的人应该给与特别的照顾；他们赞成人类应该可持续发展，保持清洁的环境；他们认同人类对于子孙万代的责任。

183 对于那些不想“消极”地看世界的人，我想提一个简单的建议：尽可能去多认识一些动物权利论者。也许你所认识的太少了。我们会很乐意地谈论自己所珍视的那些积极的事物。如果公众听不到这些，如果他们听到的只有消极反对之声，那是因为积极的一面不够“刺激”，不够性感和爆炸性，从而引不起媒体的兴趣。

以“太滑稽”回绝

踌躇不前者的另一个拒绝理由是，他们觉得有时候动物权利支持者的行为太滑稽，太离谱。“是的，动物权利是

高尚的观念”他们说,“但是,我不想加入那种扮成公鸡反对工厂化农业或者扮成大猩猩跳来跳去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那是把严肃的社会问题低俗化了”。

在回应这个顾虑之前,我们必须提到媒体的趣味。这对于动物权利论者和其他试图传播自己信息的团体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问题:我们如何引起媒体的注意?答案:做一些非法的或者离谱的事情。无论用哪种方式,媒体报道的方式都会使一些踌躇不前者望而却步。

我会在后面详谈非法行为之事。关于太离谱:主流媒体需要在长篇大论的头条之外有一些可以展示的东西。动物权利论者于是值得充当一回逗乐的角色。这是件坏事吗?我不这么认为。例如,人们在街上裸体奔跑以反对皮革可能(注意斜体字)成为合法的公众教育的一部分,只要这件事情所引起的其他反响没有盖过我们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动物被关在笼子里,而他们不应该在那里。如果你觉得有些团体做的有些过火,那么你可以建议他们低调一点,或者转而支持其他的团体。但请不要因此完全放弃动物权利观念。

踌躇不前者应该清楚这种“逗趣主义”并不仅限于动物权利运动。其他社会运动也会以滑稽的行为吸引媒体注意。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那么不妨去参加一次旧金山的同性恋大游行。游行者们打扮成葡萄、橘子和香蕉,那也够

滑稽了吧。那么他们打扮的方式就可以成为拒绝同性恋者权利的理由吗？我想没有人会这么说。那么对于打扮成小鸡在街上游行的动物权利支持者，人们是不是也可作如是观？我们做出关于生活的重大决定时，绝不可以因为有人在叫“咯咯咯”就畏缩不前了。

以“太名人化”回绝

184 有些踌躇不前者拒绝动物权观念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运动总是太名人化。看一眼全国性的动物权利组织的出版物吧。有时候，那上面充斥着各种名人的照片以至于你以为你在看《人物》杂志。对于那些已经对日益膨胀的名人文化感到厌烦的人们来说，看到动物权利组织向摇滚歌星和电影明星寻求帮助可能真的会使他们退却。“是的，动物权利是重要的观念”，有些踌躇不前者会这么说，“可是，我不想卷入一个依靠名人来维系的运动”。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自己也有如上的感觉。当说话者的身份比他所说的话更重要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现在，随着本书写到结尾阶段，我似乎也变得成熟了一点。名人对于动物权利运动的捐助可能（请再次注意黑体部分）会成为公众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面这件事吧。名人们可以打开普通人打不开的一些门。也许保罗·麦卡特尼（披头士成员）不吃肉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应该

素食。但是,至少他可以使一些人(尤其是年轻的踌躇不前者)开始对自己每天的饮食打上些问号:为什么他自己不这么吃?我想你很难去反对这件事。

另外,其他的社会运动也会打名人牌。民权运动并没有拒绝伯特·兰卡斯特(Burt Lancaster)、昆西·琼斯(Quincy Jones)、卡门·麦克雷(Carmen McRae)以及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与游行队伍一起高唱《我们终将胜利》。也没有哪一个反对越战的活动家会拒绝来自琼·比斯(Joan Baez)或者简·方达的反战呼声。名人的力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我们要接受的事实。既然如此,他们就会为各种社会运动造势,动物权利运动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需要直面现实,而不因为现实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就裹足不前。

以“无趣”回绝

动物权利论者有时候会做一些十分无趣的事情。举个例子:一个动物权利组织试图通过强调媒体中的一些悲惨故事作为广告来帮助动物。有一则广泛报道的新闻是关于一家人面对被连环杀手杀死的女儿的故事。那个组织就利用这一媒体氛围来打出他们的广告:“如果你认为被连环杀手杀死的女孩很悲惨,那么想想那些屠宰场中动物的遭遇吧”。你应该想象得到那情景。媒体给了这则广告苍蝇

大小的一点空间,而那个组织还认为这次宣传很成功。

动物们在屠宰厂里正遭受残酷折磨。我现在不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道理大家都是懂得的:富有爱心的人会在他人遭受磨难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同情。他们决不会利用其他人的悲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很明显,那些制造了上述广告的动物权利论者正在过一种远离现实的生活。许多人对那则广告嗤之以鼻,我也一样。每一个人都应该拒绝这样的广告。如此宣传只会招致敌意和怨恨。以这种方式见于媒体并不会为动物权利运动和动物们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它只会强化人们对于动物权利支持者的固有成见。如果你自己都无法向身处厄运的人投去关爱,你又怎么能指望他人去关怀动物的疾苦?

这样的动物权利论者无法得到我的认同。但他们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动物权利论者。当类似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躲起来,因为来自朋友和熟人的抨击令我们无法招架。所以,当踌躇不前者说:“是的,我会加入动物权利运动,可是他们做的事情太无趣了”,他们应该意识到,这样的人只是动物权利论者中的极小部分。他们的不妥当行为不应成为阻碍您加入的理由。

以“太自以为是”回绝

有一些踌躇不前者因为看不惯动物权利论者的自以为是

而拒绝加入。“是的,动物权利是一个高尚的想法”,他们说,“但是看看那些人,这种观念使他们以为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纯洁。”我能理解这种反应。我也认识一些自视甚高的动物权利论者,使我不得不躲得远远的。这里有个例子。

支持动物权利的人有足够的理由不穿皮草、皮革或羊毛制品。想象一下皮草工厂里的场景、牛在印度所遭受的对待以及澳洲的农场主的杂交绵羊,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有所不穿了。我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与这些恶行相关,所以棉花制品和人造皮革成了更好的选择。

再清楚不过了。是有些动物权利论者想要让你知道他们有多正确而你有多不对,仅仅因为你脚上的皮鞋。我知道某些人会对穿着“不正确”的人大光其火。

那样的动物权利论者也没有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会用一页多的篇幅来探讨这一情况。

186

以棉花为例。它也不是完全与动物沾不上边。棉花也许是世界上被喷洒最多化学药剂的作物了。除草剂、杀线虫剂、杀真菌剂。所有关于“杀”的化学药剂都被施用于棉花之上。当雨水来临,将这些药剂冲进附近河流小溪的时候,鱼类和其他动物就会遭殃了。而在这之前,平整耕地的机器就已经杀死了许多陆生动物。结果呢?动物权利论者买的任何一件棉质衣服都沾上了动物的鲜血。

至于用人造皮革制造的鞋和皮带:这些是石化产业的

副产品。那里充斥着石油泄漏和数不清的受害的动物。任何时候一个动物权利支持者穿上一双人造革的鞋子，他的双脚也就粘上了动物的鲜血。

这就是我所描绘的动物权利的困境。想象一张庞大而复杂的蜘蛛网。网有一个中心，它也有边缘。可以把这张网看作是代表了世界上的恶行，最坏的事情在网的中心，越靠近边缘的罪恶越轻。

那么，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施加在动物身上的罪行应该在哪个位置呢？想一想，每年有数十亿计的动物被故意伤害；每小时有数亿动物的自由被剥夺；每分钟有数万动物被蓄意杀害。动物权利论者认为，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的罪行应该处于那张蛛网的中心位置。

而棉花工业与石化工业对动物犯下的罪行应该放在哪里呢？与前者不同，他们对动物的危害并非出于故意。这对于动物权利论者来说就是差别所在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不支持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所以我们购买其他产业的产品时，并没有与这一责任相抵触。当然，由于其他的产业并非没有问题，我们也应能省则省。须知，简单的生活其实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所以，动物权利论者们并没有理由自以为是，把世界分成高尚的和不高尚的两块。从道德上来说，你我都不是至善。因此，踌躇不前者应当明白，那些冲着你的皮衣发火的

动物权利论者只是个别,没有谁可以代表整个群体。自以为是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动物权利支持者的标签。踌躇不前者千万不要被某些人的不自知而吓退了。

以“总爱揭人短”回绝

动物权利论者越来越多地使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揭露”。就好像是要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邻居在干什么一样。举个例子说明:假如隔壁有位妇女的职业就是把猫弄瞎,而街对面又有一个男人每天要帮忙杀死上万头猪。“揭露”就是要让所有的街坊邻居都知道这两个人不是在沃尔玛超市作正经活儿。

对于那些被“揭短”的人来说这决不是愉快的时光。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会感到尴尬、受挫乃至愤怒。有时候对于社区里的其他居民这也不是什么好事。你甚至开始担心这会对社区的房地产价值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也许踌躇不前者会说:“是的,我确实认为动物权利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受不了这种‘揭短’的东西,我不想卷入一场容忍这种行为的运动”。也许应该问一句,哪种行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所有美国公民都享有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言论集会自由的权利,虽然是短短几行字,却代表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既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所谓“揭短”也就是:一种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形式。非动

- 188 物权利人士也许不喜欢这种形式,从我个人来讲,我也不喜欢这种形式。但是每个人,包括非动物权利人士,都应当捍卫这一宝贵的言论自由权利。只要有一个人丧失了一部分自由,我们所有人就都丧失了一部分自由。

以“太暴力”回绝

暴力与破坏是孪生兄弟。破坏是暴力的一种形式,只不过他针对的往往是物而不是人。破坏者们破坏的是物品而非个人。这样的例子包括砸碎家具和窗户、在房屋和树上喷涂、连根拔起植物以及把办公室和公寓搞成一团糟。破坏是暴力行为中的一小部分。

有些动物权利论者会进行财产破坏。毫无疑问的是,一些人在读到关于皮草商的窗户被打破以及活体解剖者的办公室被搞乱的新闻时会产生抵触情绪,或者,人们会不喜欢那些演变为暴力行为的“揭露”集会。所以,让我尽可能把话说清楚:绝大多数的动物权利论者不是破坏者。我们知道一些愤懑的动物权利支持者会拿麦当劳的玻璃窗出气,或者特德·纽根特的越野车也会成为某些业余动物权利人士示威的理想目标。但愤懑不应成为借口。不管他人怎么说,大部分动物权利人士支持者都不是不守法的人。

动物权利支持者会不会做比这种破坏更出格的事情?是否曾经有过更严重的暴力行为?如果我们听联邦调查局的,那

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动物解放阵线的发言人坚持认为,该组织的破坏财产行为是“非暴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行动人员会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证动物(和人)不受伤害”。

《美国传统词典》将“暴力”定义为“以侵犯、破坏和虐待为目的而使用物理力量”。它并没有说破坏行为中必须包含生命体。当我们使用暴力的时候,不一定要伤害到人才算。

许多踌躇不前者因为这种暴力事件而对动物权利运动心生畏惧。“是的,动物权利是很好的想法,我也打算支持,可是我不能容忍这些暴力行为”,他们如是说。对于所有的回应来说,这也许是最棘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花时间来对其进行探讨。但这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说清楚的。 189

首先我们应该回忆一下第一章中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内容。动物权利的反对者们设计了一个计策,就是制造一些与动物权利有关的暴力行为报道。而且还不是是一点点。他们的计划是制造大量这方面的报道。就我个人来说,我认定有些牵涉动物权利支持者的暴力行为事实上是别人做的,甚至有可能是某些动物使用产业雇用的“内部人”所为。记得李奥·赫斯彻吗?记得“动物权恐怖分子试图谋杀社会栋梁”这篇报道吗?我想在这件事上我们说的已经够多的了。

请注意这种讨论总是有一边倒的倾向。在一边,所有动物使用产业的工作人员都是守法的好公民,另一边,所有的动物权利支持者都是违法分子。一面是非暴力的楷模

们，一面则是愤怒的燃烧瓶投掷者。这不仅对动物权利论者是极不公正的，而且也是在掩盖真相，掩盖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业者们所做的一切。想想那些以科学之名对动物们所做的是吧，这只是一个例子。

他们将无辜的动物淹死、闷死、饿死；他们使动物四肢断裂，内脏受损；他们将动物烧伤，暴露于辐射之下，被进行各种试验性的手术；他们使动物受到惊吓，遭到幽闭，或被置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下；他们将动物致盲或弄瘫痪；他们强迫动物患上心脏病、溃疡以及带上各种创伤；他们让动物吸入烟雾、咽下酒精，消化各种药物如海洛因和可卡因。然后，他们却说动物权利论者崇尚暴力？动物权利论者的暴力行为（我指的是破坏残害动物业者财物的行为，下文会做出解释）比之那些动物产业所为来说简直就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合法的甚至是受尊敬的职业（比如活体解剖实验）并不代表非暴力。事实上，“文明”社会中最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正是人们每日每时对动物所做的事情。而这种暴力的合法性只是使得一切更糟。

190

我不是一个甘地式的和平主义者。我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暴力。特别是当你要保护无辜者时（比如为了救那些正要被其泯灭人性的父亲杀害的孩子），使用暴力并没有错。当然，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暴力的发生。并且，只有当我们已经穷尽一切非暴力的方法仍没有效果时，

才迫不得已地使用暴力。像我这样的非和平主义者(大概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类)不一定就会变成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从道德上来说,动物权利论者为保护无辜者而行动之前应满足以下条件:

1. 动物是无辜的。
2. 只在使动物免遭严重伤害的必要时刻才可使用防卫行动。
3. 绝不可以过度使用暴力防卫行动。
4. 只有当一定时间及环境内所有非暴力手段已经穷尽,才可以考虑暴力防卫手段。
5. 因此,仅在这些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暴力防卫才是正当的。

对于这一连串逻辑我们应作何感想?如果所有的先决条件(1到4)都是真的,我们又怎么能避免结论5呢?的确,甘地式的非暴力主义者可以避免结论5的发生。他们不接受任何暴力手段,即便是在保护无辜者的情况下。然而,大多数人不是甘地式的非暴力主义者。对我们来说,这条推论是站得住脚的。

我个人认为,在绝大部分以动物权利名义进行的暴力行动中,第2条条件都是不能满足的。为什么?因为大多数这样的行动都不是对严重受害的动物的救援。大部分暴力活动都属于财产破坏,纯粹而简单的财产破坏。在这种

案例里,再怎么辩护也是无法为之正名的。

那么,其余少量的行动,也就是那些用暴力手段救援动物的行动,又怎么样呢?比如,将动物从一个大实验室里救出来以后,又把实验室付之一炬。以上面的条件来看,这样的暴力行为正当吗?

我仍旧认为它是不正当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类行动中,条件4未得到满足。我认为,动物权利论者,尤其是动物解放阵线的成员,还远没有达到穷尽一切非暴力手段的地步。诚然,这会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诚然,非暴力解决问题的结果常常很不明了。诚然,在人们尝试用非暴力方法去拯救动物的过程中,每一天、每
191 小时都会有动物受苦和死亡。可是即便如此,在我看来,只要动物权利支持者还有一种非暴力的方法没有尝试,使用暴力手段在道德上就是不正确的(这也会是策略上的巨大失败。因为即便动物被成功解救,媒体对此的报道也会充斥类似“激进主义”字眼,相反,动物遭受的种种不公就会被掩盖。动物权利运动每使用一次暴力,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产业代言人就越有话说)。

动物解放阵线的支持者当然可以反驳我所说的话,他们可以认为决定暴力是否正当的条件不只是我列出的那么几条。例如,他们可以说,一次成功的破坏行动可以迫使一间动物虐待企业关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动物被直

接拯救出来,但是实际上却有许多动物因此而不用再受活体解剖实验或者剥皮之苦,因此这种暴力也是正当的。然而,我们想象这样的论点还为时过早。因为目前的问题是那些动物解放阵线的支持者根本不承认他们使用过暴力,要想让上面的论述变得有意义,你至少得让他们先承认自己做过什么。

暴力在追求社会正义的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总是会将人们分化开来,尤其是在伦理和策略的层面上。但是在本质上,它却不会分化动物权利论者。我认识一些曾在监狱服刑多年的动物权利支持者,他们为维护非人类生命而触犯了法律,使用了暴力手段。他们中的有些人相信,动物权利运动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非暴力方法;另一些人则认为对话的时代已经过去;还有一些人相信行动的时刻已经来临。

我从未怀疑过这些行动者的真诚、决心或者说勇气。他们让我想起了曾经读到过的(我已忘记出处)甘地的一些感想,他说比起那些因为懦弱而支持非暴力的人来说,他更钦佩那些因为勇敢而采用暴力的人。所以说,我承认动物解放阵线的人们是真诚而勇敢的。也许,有些人反对他们所采取的暴力行为是出于懦弱。然而,我始终认为,动物权利论者们使用暴力是错误的,它不仅无助于,更会伤害整个动物权利运动。

踌躇不前者们还会因为某些动物权利论者的某些暴力行为而望而却步吗？我想，这不是一个拒绝动物权利观念的好理由，正如我和南希不会因为某些反战者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放火焚烧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而改变我们的反战信念一样。大部分的动物权利论者当然反对战争。是那些主要的动物使用产业的别有用心宣传混淆了美国人的视听。为什么还要给这些机器更大的影响力？那些还为自己着想的人，尤其是踌躇不前者，不应听任他们摆布。

以“太没指望”回绝

动物权利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以至于有些踌躇不前者因为觉得它不现实而拒绝接受。“是的，如果动物的权利得到尊重，世界将会更加美好”，他们说，“可是，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本没有指望！”

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几千年的西方文明都在教育我们，动物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和满足人类欲望的。其次，我们的普罗大众深深被这种古老文化所教化，与此同时，主要的动物产业花了成千上万美元的广告费，在法律的的保护下告诉人们动物的存在就是服务人类和满足人类的需要。最后，我们还有社会建制来强化这一认识（教育系统、宗教机构、法律传统、餐厅、服装店、家庭娱乐、生物医药产业、以及所谓的体育运动

等等)。在这些强大的力量面前,踌躇不前者说:“是的,动物权利是一个伟大的想法,我也愿意出力,可是,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本没有指望!”

我要说的是,动物权利运动不是创造乐观主义者的。相反,应该由乐观主义者们来创造动物权利运动。动物权利支持者们应该将一种乐观的态度带进运动中来。那些不相信人性的光明面,对动物的美好未来缺乏信心,以及对长期奋斗缺少预期的人——这些人不会坚持长久的。他们就像风中之烛,马上就会熄灭。动物权利运动不是为那些缺乏恒心,喜欢每天找些新花样的人准备的。对于忠实的动物权利论者来说,这场奋斗是终身的奉献。对于忠实的动物权利论者来说,我们所花的时间、才能和精力不是为了什么无望的目标。那些正在默默坚持的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正在数萨哈拉沙漠的沙粒。

我们对于美好未来的信念是根植于历史中的。在某一时期,人们觉得为印第安人、黑人、妇女、智力残疾人士或者193残疾人赢得平等权利是不现实和遥不可及的。如果我们的先辈们都这么接受现实,如果他们向那些呼唤平等的声音投去冷眼,那么黑人可能还处于奴役之中,也不会有妇女参加投票选举。当然,为了实现人类平等而进行的斗争都还没有完全结束。当然,动物权利论者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甚至比起前人在宣扬人权时面临的挑战还要大得多。但历

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定不移的社会运动不仅是会带来改变的,事实上他们已经带来巨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从来不是轻松得来的。

以“没什么我能做的”回绝

适度的谦虚精神使我们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最伟大的。我们所能做的事总有一个限度。但是这也会导致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什么也干不了。参加动物权利运动时就会产生这种感觉。“是的,我也觉得动物权利是伟大的想法”,有些踌躇不前者会说,“可是,我做不了什么”。那又怎么样?接下去的话是什么呢?接下去的话是(虽然没有说出来):“所以,我不会向前走一步去支持动物权利”。

很聪明,但要是如此就逃避了动物权利所带来的挑战也未免太草率了。每个动物权利支持者都可以做些什么。例如,他们可以自己的行动为别人树立榜样。成为动物权利论者并不使人变得“纯洁”。但它确实可以使别人从我们的努力中看到动物权利的真实性。那些不承认动物权利的人很难不注意到动物权利支持者的言行。所以成为支持者本身就是一种宣扬,本身就可以引起别人(尤其是家人和朋友)的思考。那本身就是做出了贡献。

除了以自身言行为动物权利论者的真诚作证,那些原本踌躇不前后来加入这一事业的人们还可以做出自己独特

的那份贡献,不管它是什么。动物权利运动的向前发展离不开许多双手,或者说离不开许多支桨的推动。他们所贡献出的多样性,无论是捐赠艺术作品、参加辩论、发挥组织才能、展示公关本领、丰富活动内容还是投寄邮件、为流浪动物寻找家园、接听电话、制作网页、折叠简讯材料、开动复印机或者参加反对瑞林兄弟马戏团的游行——这种多样性的贡献正是事业繁荣的基础。每个人都可以为动物权利事业出一份力。而每个人所贡献的这份力量对于整个事业来说,都是最特殊、最独一无二的。

以“不够激进”回绝

当有些踌躇不前者因为觉得动物权利运动过于激进而望而生畏时,另一些人却因为它看起来太保守而失去了兴趣。持前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动物权利论者都是一群不守规矩的捣乱者,成天就想着怎么把一个禁闭着动物的机构放火烧掉。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动物权利论者是一群只会在星期天义卖素食烤饼的老好人。那些希望参与更激进运动的人(因为他们认为激进的变革是必需的,当然这也是正确的)并不满足于通常的动物权利传播方式:折页、传单、烛光晚会、写请愿信(给政客、报纸以及主要的动物使用产业从业人员)、产品抵制、游行示威或者在一年一度的美犬大赛上筹款。这些是有意义的努力,所有的都

194

是。但是它们不能体现动物权利事业期望带来根本改变的这一性质,也不能为这一事业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凝聚力。同样,名人语录或者打扮成公鸡的示威者也是一样。“是的,我认为动物权利是一个革命性的目标”,有些踌躇不前者会说,“可是,我没有看到革命性的手段。在我决定加入之前,我得看到更加激烈一点的东西”。

“更激烈一点的东西”?我也深表认同。以下有两种宣传方式可能会需要更大胆的参与才行。

前面的关于动物解放阵线的讨论也许让你以为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公民违法行为。这不是我的看法,同样它也不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看法。我曾经违反过法律,秉承的是与这两位伟人同样的精神: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的精髓是公开化,而不是隐秘行动;是非暴力,而不是暴力。当非暴力不合作开始进行的时候,参加者们不会奔逃和躲避。打破法律限制的人应该直面法律。成功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会制造伤害和恐惧。想想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①当她拒绝离开座位坐到公共汽车的后排去

① 罗莎·帕克斯是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位中年黑人缝纫女工。1955年12月1日,罗莎·帕克斯下班后乘公车回家。在车上,她不肯给白人让座而违反了该市歧视黑人的法规遭到拘捕。她的非暴力不合作违法行为引起美国五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年轻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领导了这次民权运动。他的住宅被人炸毁,他本人被逮捕。马丁·路德·金一生被逮捕三十次。他说“如果我们天天被逮捕,如果我们天天受剥削,如果我们天天遭蹂躏,切莫让任何人把你弄得心性卑劣。我们必须以爱为武器。我们必须怜悯和谅解那些仇恨我们的人。”——译者注。

时,她成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化身。她是一个违法者,但她是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违法者。我相信每一个动物权利论者都会愿意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行动,即便那将意味着被投进监狱。我也相信,除非我们已经严肃认真地进行过真正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否则我们就不能说已经用尽了所有的非暴力手段。

第二种较为激烈的宣传方法就是“以爱心制止杀戮”(Compassion over Killing)组织的做法。他们的招牌式的违法行为被称为“公开救助”(open rescue)。与经典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同,“公开救助”触犯法律的方式是窃取他人“财产”——受虐动物;但它并不包含任何暴力元素。195

“以爱心制止杀戮”组织的一次行动是这样的。2001年4月,他们得知在一个大型的电池鸡养殖场中动物的生存状况很悲惨。他们首先致信该公司,要求进行一次参观,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在夜色的掩护下,四位该组织成员秘密造访了该养殖场,发现那里的情况比他们想像中的还要差:已死去的鸡仍与活着的同伴共处一笼,有些鸡的翅膀和脚被缠在铁丝中,许多已经伤痕累累。这些秘密访问者用录像带和照片记录下了一切。

在这些铁证的支持下,“以爱心制止杀戮”组织正式要求相关机构进行调查。“对不起”,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州检察官只应执法机构的要求进行调查”。于是他们联系当

地的郡治安官,并作了同样要求。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了,治安官到现在还没有回电。

“以爱心制止杀戮”组织决定自己动手干预此事。当他们再次“造访”该养殖场时,他们带回了八只急需进行医疗救治的鸡。“以爱心制止杀戮”组织做了正确的事。他们说,这样,整个世界就会知道:“我们的违法行为仅仅是偷偷带走这些鸡。如果要逮捕我们就悉听尊便”。可是你知道后来如何?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捕,而他们救出来的鸡也被人认养,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了真正的鸡的生活。

这件事情还有值得回味的地方:主要的报纸和电视媒体都给了这次“公开救助”行动正面的深度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得知了鸡的笼中厄运,并懂得他们不应该被关在那里。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终,故事都是围绕着鸡本身展开,既没有名人的发言,也没有奇装异服的示威者讲述关于吃鸡蛋的事。对了,也没有消防车开过来。

这样的非暴力行为可以反复重演吗?“以爱心制止杀戮”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行性了。他们在另一个电池鸡养殖场揭露了同样的惨景(11只鸡被塞进抽屉大小的空间)。这一次他们救出了10只鸡,并且再次表示愿意被捕。可他们还是没有人狱。只不过,禽蛋生产者联盟(United Egg Producers)的负责政府关系的副主席坎·克里朋(Ken Klippen)毫不知耻地仍旧像往常一样为蛋类工业开脱。他向

记者们保证(现在看来毫不稀奇):“把鸡关在笼子里是人道的生产鸡蛋的方法”。对于那些现在还在寻找吃鸡蛋的理由的人来说,克里朋先生就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理由。

那些不甘心只在星期天卖卖素食烤饼的踌躇不前者不应该因为“动物权利运动不够激进”而放弃。除了动物解放阵线某些方式之外,那里还有许多充满创造力的激进的非暴力运动形式。我想就连甘地和金博士也会颌首认同的。 196

向前挺进

这里是另外一幅图景。在我们的面前耸立着一面巨大的砖墙。它代表的是对动物的压迫。动物权利论者有一个首要任务:使这面墙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而我们面对的只有一个小问题:这一目标不是瞬间或短期内可以达致的。那么,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那些砖块一块一块地卸下来,直到那面墙最后倒塌。尽管现在我们不能停止所有的动物剥削,我们却可以在明天停止其中的一部分。总有一天,这样的剥削会完全停止,而不只是在改善一点条件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以下是我所说的那些改变的具体实例。每一条的前提都是主要的国家性团体之间积极和互信合作的结果,并以广大动物权利支持者作为群众基础。在某几条中,相应的立法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动物权利论者必须在政治舞台上

积极运动,并注意到这种方法的挑战和不足。在有些情况下,动物权利支持者必须参与到直接行动中去,无论是非暴力合作还是公开救援。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逾越法律的界限。那些可以被打开的牢笼包括:

- 将大象和其他表演动物从马戏团中除去
- 把现在被笼养海豚产业关押的海豚解放出来
- 完全停止封闭式狩猎
- 完全禁止灵 猩犬赛跑业
- 不再有皮草工厂
- 结束海豹屠杀
- 禁止将活体解剖列为必修课程
- 不再有犬类实验室
- 禁止在毒性测试中使用动物,从禁止五成致死实验

开始

- 停止将收容所动物卖给实验室的行为
- 完全取缔猫狗贸易商

曾经有一位哲学家将我描述为一个“两眼放光的乐观主义者”,也许一些踌躇不前者也是这么认为。“你真的认为这有可能吗?”他们也许会问。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将每个支持者的能量汇集起来,包括那些新鲜血液,然后将这种能量通过精诚合作聚焦在一点。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如此,那么

我列出的每一条,甚至更多我们可以想到的,都是有可能实现的”。在不确定的海洋里,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我们不去尝试,我们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可能的。

想象有一天,皮草大衣如同鲸骨束腰一样被服饰潮流所遗忘;屠宰场只在历史书里出现;实验室的大门上赫然写着“严禁动物入内”。这些难道真的是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那些对人性和道德持悲观态度的人也许这么认为。但是像我这样对人类向善的能力保持乐观的人会说,“不”!总有一天,也许不是我的有生之年,动物权利论者会见证胜利的时刻,那是在多年奋斗之后的幸福时刻——那一天,所有的牢笼都将空空如也。

结论

即便动物权利论者已经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即便我们将动物产业及其贸易中的所有骗局统统揭穿,仍会有人踌躇不前的。很简单,动物权利论者自己的某些言行也会吓退一些人。自以为是的矜夸;无趣的广告;暴力行为。在这三件事情上,我与踌躇不前者站在一起。既然如此,那些仍在观望的人们就不应该由于无法认同某些动物权利论者的观点而拒绝更清楚地认识动物。事实上,与所有人想法一致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可因为“只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就裹足不前。正如我前面所说,动物权利事业的前进

全要依靠那握着许多支桨的许多双手。对于那些还在岸上犹豫的人来说,正有一支漂浮在水中的桨等着你呢。

我之所以要把这本书献给所有的踌躇不前者,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是动物权利运动的未来。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更多的人加入,动物权利运动就将停滞不前(如果没有退步的话)。踌躇不前者确实就是如此重要。

198 第二个理由是出于个人考虑。由于我曾经也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所以我特别能理解那些无所适从、问这问那并寻找答案的人。随着经历的事情日益增加,或快或慢地,我们会达到对动物的更深理解。能够将其他动物视为一个独特的“他”或“她”,这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事,不管这种认识还多么浅。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帮助那些踌躇不前的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向前迈进一步,继续抵制以压迫动物为核心的文化模式的侵蚀。

可能你就是那个踌躇不前者。也可能有一天,当你照镜子时,你惊讶地发现镜中有一个动物权利支持者。希望我所写的一些话可以对你的生命旅程有些帮助。

结语：那只猫

回到那只我们在前言中谈过的猫吧。她是那么无辜，199
没有任何过错，在遭受人的残暴对待时却是那么孤立无援。
甚至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仍然想要喊叫：“请停
下！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请停下！”

就像对待这只可怜的猫一样，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对
待其他动物们如果没有更糟糕，也是同样糟糕。这些行业
的发言人说他们的产业会人道地对待动物；说他们总是给
动物适当的福利关照。但是，他们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做
的。我们已经多次确切地确认了这一点。我敢说，正如我
在前言中说过的，比起动物们在这些行业中所受到的虐待，
那只毛茸茸的猫所遭受的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吧。她还算是

幸运的吗？

仔细想想吧。尽管她生活在一个小笼子中，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分钟还陷入极为可怕的酷刑和疼痛之中，但此前，她或许过着稍合本性的生活。然而，那些被竞赛行业盘剥用来赛跑的灵提犬却决不可能过上稍微合理的生活。那些被限制在仅可容身的畜舍限位铁栏中的产仔母猪的情形也决非如此。出生在马戏团和那些在娱乐行业中长年被野蛮残酷训练用来表演的大象、老虎和狮子的情形更非如此。貂和其他被囚禁在铁丝格笼中的动物们怎么样呢，他们能过上稍微合理的生活？不可能。那些在研究中被用来做实验的黑猩猩，在20年、30年甚至40年里反复被用于实验，他们会有稍微像样的生活？不可能。那些在格子笼中被饲养的母鸡和在板条箱中被囚养的小肉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仅在美国就有数十亿动物过着决不合乎本性的生活。所以，或许那只猫还算是幸运的，不是吗？也许这很难说，也很难被相信，但是我想情形可能正是这样。

猫的插曲引出两个进一步的观察。首先，在节目中，这个厨子并没有假装他在人道地对待猫，或者他关心猫的福利。他对待那只猫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并无懊悔之心。但是，关于这个人，可以说：至少他是个诚实的人。其次，那里也没有假装有政府官员根据类似美国《动物福利法》之类的规定来保证猫正在被人道地对待。没有出现类似 A-

PHIS 监察员之类的人。所以，关于这个中国村子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或许可以说同样的话：至少他们是诚实的。

而我们对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可以说同样的话吗？我们能说，他们至少是诚实的？对此，许多动物权利人士会给予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发言人所说的是弥天大谎。我还不曾提出这样的指控。我只是指控这些发言人说了假话。至于诚实的问题，我打算让这些行业的记录本身说话，并请每一位有公心的人自己据此去判断。

这些年来，那只毛茸茸的白猫常常萦绕我的心！我想那是因为，对我来说，她的悲惨境遇已经成为受人掌控的所有被剥削的动物的象征。她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无辜受害者。她在面对人的残暴时那么无助。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总是感到对这个故事的其他版本的需要，而这个版本应该以它应有的方式来结束。

最后的版本：HBO 的摄制组花一整天时间准备好去拍摄在那个饭馆吃猫的片段。当他们第二天早晨到达时，那个厨师的神态失常，顾客们则不知所措。“出了什么事？”他们被问到。摄制组被领到通常关押动物的地方。所有的笼子都是空的。所有的狗们都不见了。所有的猫们（他们中的第一个，就是那只毛茸茸的白猫）也都不见了。在那个地方站着我们两个人，你和我，等待着，准备解释，准备去面对不管是什么样的未来。

致谢

201 有许多人在我寻求帮助的时候慷慨地贡献出了他们的宝贵时间。特别要感谢杰弗瑞·梅森(Jeffrey Masson)在前言中的褒奖,我只希望本书能如他所夸奖的一半那么好。

我多年的好友苏·科(Sue Coe)应该不用说也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还是让我说出来吧。我毫不怀疑苏的艺术品(梅森的作品也一样)是具有历史价值的。百年或更多年以后,只要人类还能够生存下来,苏的作品就会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展出。而我是多么心急地把她的作品放在了本书的封面上。

劳拉·莫雷蒂(Laura Moretti)是我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天生仁慈者之一。她创建了 [www. tomregan - animal-](http://www.tomregan-animal-)

rights.com 这一网站,为本书作了必要的补充。“补充”也许不是一个恰当的词汇。劳拉所创造的完全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伟大杰作。能够有这样一位天才的人士为动物权利而奋斗是一件多么幸运之事!而能够在这些人士的帮助下将信息传播至更多的人又是多么荣幸之事!在这样的礼物面前,一声“谢谢”是完全不够的。

伊芙·德法罗(Eve DeVaro),罗曼与利特菲尔德出版社的编辑,不知疲倦地向出版商阐述了本书的价值。如果没有她的努力,本书也许永远无法与读者见面。多谢你,伊芙。我也很感谢莱斯利·伊文斯为本书的润色做出的贡献。

当遇到难以解答的问题时,我会毫不犹豫地请教专家。他们总是不知疲倦地提供帮助,即使有时候他们所贡献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我所要求的范围。我要感谢乔纳森·巴康姆(Jonathan Balcomb),特里·巴纳托(Teri Barnato),基姆·巴列特(Kim Bartlett),吉恩·伯斯顿(Gene Bauston),梅里昂·波尔茨(Marion Bolz),安迪·布雷斯林(Andy Breslin),奈德·布余克米奇(Ned Buyukmihci),梅里特·克里夫顿(Merritt Clifton),克里斯汀·多尔查克(Christine Dorchak),凯瑟琳·多尔(Catherine Doyle),米兰·恩格尔(Mylan Engel),丽莎·弗兰泽塔(Lisa Franzetta),詹妮弗·拉涅尔(Jennifer Lanier),德比·利耶(Debbie Leahy),唐

娜·利托维茨 (Donna Litowitz), 麦克·马卡兰 (Mike Markarian), 艾里可·米尔斯 (Eric Mills), 阿丽莎·穆林 (Alisa Mullins), 里克·奥巴里 (Ric O'Barry), 韦恩·帕塞尔 (Wayne Pacelle), 基姆·斯塔尔伍德 (Kim Stallwood) 以及保罗·沃特森 (Paul Watson)。

加里·科姆斯托克 (Gary Comstock)、席德·根丁 (Sid Gendin)、詹姆斯·拉维克 (James LaVeck) 和德尔特里西·冯·霍格维茨 (Dietrich von Haugwitz), 他们审阅了全部或大部分手稿并提供了有益的意见。

布鲁斯·弗雷德里西 (Bruce Friedrich) 不仅阅读和评价了许多草稿, 还提醒我注意相关的信息并向我介绍了前述许多专家。我想, 没有人提供的帮助能够比他提供的更多了。我真不知道如何感激才好。

另外, 我还要感谢所有那些不知名的动物权利支持者花时间维护和更新使我获得许多知识的网站。特别要感谢那些勇敢的调查者使公众得以了解动物使用产业的一些内幕。如果没有他们的勇敢冒险, 我们所知道的要比现在少得多。而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尽一切可能消除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强加给动物的罪恶行径。

最后, 让我将感谢献给我亲爱的妻子南希, 我忠实的伴侣。她对我的意义以及她对我生活的贡献不是言语能够表达的。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她在我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

不会有现在的我。她塑造了我的性格和世界观。爱默生曾经对朋友和爱人作了一番比较：爱人会面对面地看着对方，而朋友却会一同望着前方。既然爱人如此，那么我该看着南希的眼睛。然而，与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向前看。能够有一个同为爱人与朋友的人作伴，我有多么幸福。

注释

引文均在每一章内按节排列。引自网络的资料均提供网址。

序言:猫

To Love or Kill: Man vs Animals, 由 Anthony Thomas 执导, HBO Original Programming/America Undercover Series, 1996.

第一章:动物权利论者究为何人?

不真实的标签

动物解放阵线(ALF)被描述为卷入“一场非暴力活动,行动者采取一切预防办法以防伤害动物(人或其他的)。”见 [www. hedweb](http://www.hedweb).

com/alffaq.htm。我在第十一章审视了 ALF 的行动。一小群说自己是动物权利论者的人有时声言要伤害动物剥削者,但是这些不满者在动物权利运动中没有地位,也不会长久。

媒体

Paul Watson 的引文见于 2003 年 2 月 12 日 Brook Griffin 的报道,“Paul Watson Uses His Boat As a Method of Stopping Illegal Poachers,” *The Collegian* (Fresno: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2。

特殊利益政治

An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white paper, “Use of Animal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The Challenge and The Response,” 1992 (revised).

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

人伙啦! (上船!)

美国皮草信息委员会

他们绝不会那样做,对吗?

关于弗兰·楚特案件的更多信息,请参照我的文章“Misplaced Trust”, *The Animal Voice Magazine* 3, no. 1: 22-26。

John C Stauber and Sheldon Rampton, *Toxic Sludge Is Good for You* (Monroe, Main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5), 62-63.

只是更糟糕，

见 Merritt Clifton 关于 *A Declaration of War: Killing Animals to Save Animals and Environment* ^①一书作者身份和出版情况的叙述，见“A Late April Fool? Or Something Worse?”，载 *Animal's Agenda* (June 1991): 34 - 35.

关于 *Screaming Wolf* 一书更完整的叙述，见我的评论“Reader Beware: When It Comes to a declaration, What Is Meant May not Be What is Said”，载 *The Animals' Agenda* (October 1991): 24 - 26.

第二章：你如何成为一个动物权利论者

动物意识：达芬奇党人

涉及列奥纳多的引文见于 David Hurwitzd, “Leonardo DaVinci's Ethical Vegetarianism”，见 [www. ivu. org/history/davinci/hurwitz. html](http://www.ivu.org/history/davinci/hurwitz.html)；和 *The Extended Circle: A Commonplace Book of Animal Rights* 一书，由 Jon Wynne-Tyson 编撰 (New York: Paragon Books, 1989), 65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Walter Kaufman 翻译 (New Kork: Scribner, 1970)。

① 此处疑为 *A Declaration of War: Killing People to Save Animals and Environment* 之误，见原书第 17 页。——译者注。

观念转变

James LaVeck and Jenny Stein, *The Witness*, 2000。信息见 WWW.Tribeofheart.org/。

动物意识:得过且过的人

Kim Bartlett 对她和她儿子沃尔夫的动物意识的观察见于其与澳大利亚动物权利论者 Christine Townsend 的通信。感谢 Kim 让我看这些信。

最初的变化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An Autobiography: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扩展的动物意识

我早期关于在研究中使用动物的立场见“Animal Experimentation: First Thoughts”, 载 Tom Regan, *All That Dwell Therein: Essays on Animal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65 - 74。

第三章:人权

我在这一章里的论辩可以由我的其他两篇文章予以补充,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和 *Animal Rights, Human Wrongs: An*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除此之外, 见我与 Carl Cohen 合著的《动物权利论辩》(*The Animal Rights debate*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和我在 *Defending Animal Rights* 中的文章: “Mapping Human Rights” (66 - 84) 和 “Putting People In Their place” (85 - 105)。

塔斯克吉梅毒研究

关于此项研究的有用的信息可以登陆如下网页: www.kn.pacbell.com/wired/BHM/tuskegee_quest.html。

道德保护: 不得侵入

不得侵入 (No Trespassing) 的类比源于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道德重要性: 王牌

王牌 (trump) 的类比源于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London: Duckworth, 1977)。

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

1. “人有权利是因为人具有人性”

Carl Cohen 似乎持有这种观点。见他在 Carl Cohen 和 Tom Regan, *The Animal Rights Debate* 中的文章。

2. “人有权利是因为人类是人”

Michael Tooley 持有这种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 比如,

见其 *Abortion and Infantic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人拥有权利是因为人具有自我意识”

Tooley 也是许多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中的一位。见他的 *Abortion and Infanticide*。

4. “人有权利是因为人运用语言”

R. G. Frey 是认为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得享权利的前提的哲学家的代表。见他的 *Interests and Rights: The Case Against Anima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5. “人有权利是因为人生活于道德社会”

Cohen 在 *The Animal Rights Debate* 一书中主张这种立场。

6. “人有权利是因为人有灵魂”

在信徒们当中，“灵魂论点”是非常常见的。

7. “人有权利是因为上帝赋予我们权利”

阐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是 Andrew Linzey 的 *Christianity and the Rights of Animals* (New York: Crossroad, 1987)。

第四章:动物权利

一样的起源

Charles Darwin, 人类的起源 (“The Descent of Man”),

参见 Tom Regan 与 Peter Singer 编 *Animal Rights and Human Oblig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76), 页 72。

James Rachels, *Created from Animal: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Darwi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第 133 页, 第 166 页。

划定界限

Thelma Lee Gross, “Scientific and Moral Consideration for Live Animal Practice”, 《美国兽医学联合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222), no. 3 (February 1, 2003), 第 285 - 88 页。

对于鱼类认知水平的概述来自 Redouan Bishary, Wolfgang Wickler, 和 Hans Fricke, 鱼类认知: 一个灵长类动物的观点 (“Fish Cognition: A Primate’s Eye View”), 《动物认知》(*Animal Cognition*) 5(2002), 第 1 - 13 页。作者们将他们的发现称为“纯粹功能性的”。

反对动物权利的意见

2. “动物又不是人”

在《动物权利和人类过错》一书的第 8 章有对于物种歧视的详细讨论。

8. “动物根本就是无意识的”

笛卡尔关于动物的观点可在睿根和辛格编辑的《动物

权利和人类义务》(第 13 - 19 页)找到。

10. “至少上帝赋予了我们统治权!”

如您想阅读更详尽的讨论,请看我的文章“Christians Are What Christians Eat”, *The Thee Gener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oming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1991), 第 143 页 - 57 页。

第五章:我们跟爱丽丝学什么

汉普蒂·邓普蒂的傲慢

见 Peter Heath, *The Philosopher's Ali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 193。

“虐待狂 纳粹 撒谎者”

国会政策声明 [www.aphis.usda.gov/ac/awa.html #2131](http://www.aphis.usda.gov/ac/awa.html#2131).

美国兽医协会 (AVMA) 关于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的政策 www.avma.org/care4pets/morewelf.htm#rights.

拥护动物权利兽医协会 (AVAR) 接受动物权哲学。相关信息见 www.avar.org/avar.

第六章:变动物为食物

Rebekah Harp, “The Sounds of the Knives”。载于

Voices from the Garden: Stories of Becoming a Vegetarian, Daniel and Sharon Towns 主编, 第 35 - 36 页 (New York: Lantern Books, 2001)

小牛肉产业

每年 80 万头小牛被屠宰的估计数据是由美国肉类学会(www.meatami.com/)提供的。本章中其他的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www.usda.gov/nass/pubs/histdata.htm

从 *The Stall Street Journal* 所引用的话出自 Peter Singer, “Down on the Factory Farm”。载于 *Animal Liberation*, 2nd ed.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0)。

来自英国的一个政府委托的独立委员会首先进行了科学研究记录小牛以及其他高密度笼养动物的身心疾病, 包括刻板行为和其他行为失调。该委员会由动物学家 F. W. Rogers. Brambell 领衔。参见 1965 年《技术委员会关于集约化畜牧系统中动物福利状况的报告》(*Report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 to Enquire into the Welfare of Animals Kept under Intensive Livestock Husbandry System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另一个由英国下院农业委员会进行的调查——《养鸡业、养猪业和小牛肉产业中的动物福利状况》(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81)对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然而此种方式仍然继续主导着现今的美国动物饲养业。对有关动

物福利的科学研究进行了简短回顾的是 Joy. A. Mench, 布兰贝尔后三十年: 动物福利科学何去何从, *Journal of Applied Animal Welfare Science* 1, no. 2 第 91 - 102 页。更详细描述同时期情况的是 Richard. Ryder, *The Political Animal: The Conquest of Speciesism* (Jefferson, N. C.: McFarland and Company, 1998); 特别参见 Chapter 3, “The Science of Animal Welfare”。其中, Ryder 生造了“物种歧视”一词。

工厂化农场

对于工厂化农场的总体性调查包括 Michael W. Fox, *Farm Animals: Husbandry, Behaviour, and Veterinary Practice* (Baltimore: University Park Press, 1984), 以及 Jim Mason 和 Peter Singer, *Animal Factories* (New York: Crown, 1980)。另可参见 Matthew Scully, *Dominion: The Power of Man, The Suffering of Animals, and the Call to Mer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2)。

美国小牛肉产业 www.vealfarm.com/education/pdfs/special-product.pdf

养猪业

荷兰动物行为学家 G. Cronin 被引用在辛格, *Animal Factories*, 第 25 页

Matthew Scully, *Dominion*, 第 258 页, 第 267 - 68 页,

第 274 页。

Bernard Rollin, *Farm Animal Welfare: Social, Bioethical, and Research Issu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第 74 - 75 页

国家猪肉生产商顾问委员会 www.nppc.org

文中引用的沃尔肉类公司经理的话出自 *National Hog Farmer* (March, 1978), 第 27 页。

家禽养殖业

美国家禽与禽蛋联合会 www.poultryegg.org

养牛业

国家牧场主牛肉协会 www.beef.org

“人道”屠宰

Gail Eisnitz, *The Slaughterhouse: The Shocking Greed, Neglect, and Inhumane Treatment inside the U. S. Meat Industry*, (Amberst: Prometheus Books, 1997), 第 71 页, 第 105 页, 第 181 页, 第 206 页, 第 228 - 29 页。

索格比民意调查 (Zogby poll) 的结果为路透社所报道, 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nodowners.org/poll.htm

美联社的 Frederic. J. Frommer 于 2002 年 6 月 9 日报道了奶制品工业对于病畜法规的反对意见。该报道的标题为 “Dairy Groups Spent Generously on Lobbying, Contributions in Winning Farm Bill Battles”。可在 www.farmedanimal.net

看到。

美国肉类学会 www.meatami.com

鱼类屠宰

对于在商业活动和“运动”中被杀死的鱼类数量统计来自 Bruce Friedrich 的私人通信“Annual Aquatic Animal Mortality Caused by Fish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其中的数据是 1997 年的,毫无疑问现在的总数要更高。

Joan Dunayer, *Animal Equality: Language and Liberation*, (Derwood, Md.: Ryce Publishing, 2001), 第 137-38 页。

人道屠宰协会 www.has.org.uk/recent%20event.html#link7

关于“运动员”杀死鱼类的各种“人道”方法可在“*How to Humanely Kill Fish*”一文中找到, www.geocities.com/tony2kuk/fishkill.html

农场动物保护所

关心家禽者联盟 www.upc-online.org/

农场动物保护组织 www.farmsanctuary.org/

动物家园 www.animalplace.org/

苏瓦纳农场 www.hfa.org/refuge/suwanna.html

关于猪的智力水平在某些方面与非人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报道可参看 2002 年 9 月 11 日路透社的题为“Pigs and

Chickens Are Smarter Than You Think”的文章,网址为www.enn.com/news/wire_stories/2002/09/09122002/reu_48402.asp

Margaret Munro, 报道了关于绵羊的惊人记忆力的研究,题为《我们应给与他们更多尊敬:智力的迹象》(We Should Accord Them More Respect'; Signs of Intelligence), 载 *National Post* (Canada) On November 9, 2001。

电影《可以平静的国度》的相关信息可在网站www.tri-beofheart.org 查阅。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一则新闻显示了鸡有教育和学习的能力。这则2002年9月12日的新闻标题为“Q: 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 A: To Take a Lesson in Diet and Social Behavior”。该新闻可在 publicrelations@bristol.ac.uk 找到。

结论

甘地的话出现在 Jon Wynne - Tyson 编辑的 *The Extended Circle: A Commonplace Book of Animal Right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8), 第91页。

第7章:变动物为衣物

美国皮草工业

皮草工厂

关于皮草工厂的数目的数据来自美国皮草协会 www.furcommission.com/who/index.html

关于南美栗鼠饲养业理事会的信息可查询 www.chinchilla.com/ranch.html

设陷阱取皮

动物之友的网站 www.friendsofanimals.org

所引之 Desmond Morris 的话出自 Mark Glover, 载 *The Animal's Voice Magazine* 5, no. 4 (1992): 33 的“Eye of the Beholder”。Morris 也在 *The Animal Contract: An Impassioned and Rationale Guide to Sharing the Planet and Saving Our Common World* 一书中提到了设陷阱一事。(New York: Warner, 1990)

Robert Verdi 的话出自 Alev Aktar 发表在 2003 年 1 月 8 日的纽约每日新闻报上的故事 *Adventures in the Skin Trade. Used to Be Fur Coats Were for Ladies or Joe Namath. Today, Men Love Their Minks*)

Keith Kaplan 的话出现在 Shelley Emling 发表在 2003 年 2 月 8 日 *Atlanta Journal - Constitution*) 上的文章

“Fashion Trumps Compassion As Fur Makes a Comeback. Bright, Hip Styles and Chilly Temps Fuel Its Return to Favor, But Animal Activists Cry Foul”。

国际皮草市场:三个例子

西北大西洋海豹捕猎

关于捕猎的总体情况信息来自 Pagophilus 的网站 <http://pagophilus.org/hunt/index.htm>

纽芬兰渔农部长约翰·埃福德的话出自 St. John 的 *Evening Telegram*, March 31 1999。

加拿大渔业部长罗伯特·蒂博尔特的话出现在 2003 年 2 月 3 日 *Toronto Globe and Mail* 中的“更新”栏目,作者为 Jeff Gray。

ROberts 博士的话来自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出版的 *Canada's Commercial Seal Hunt; 1998 Investigation*。他的话也被引用在 Rebecca Aldworth, 的“Seal Song, Canada's Shame”一文中,见 www.animalsvoice.com/PAGES/features/seal.html

关于 2001 年加拿大海豹捕猎的兽医学研究的信息可在 Fur Free Alliance) 的网站 www.information.com/infurdesk/press/pres0206.htm 查询。

Michael J. Dwyer, *Over the Side, Michey: A Sealer's First - Hand Account of the New Foundland seal Hunt* (Hali-

fax: Nimbus, 1998), 第 140 页。

Rebecca Aldwoporth, “A Cruel Slaughter on Ice”, 2003 年 5 月 9 日。见 www.thestar.com

关于加拿大海豹捕猎可能已经超过“一个‘预防性’的管理模型”的发现发表于“Harp Seal Population Likely Declining”一文中, 见 www.imma.org/PBR/

Wilfred Grenfell 的话来自 Paul Watson 的 *Seal Wars: Twenty - Five Years on the Front Lines with the Harp Seals*, (Toronto: Key Porter, 2002), 第 29 页。Watson 的书对于想要了解这一年复一年的悲剧的人来说是必读的。

卡拉库尔大尾绵羊(波斯羊)

美国人道协会关于卡拉库尔大尾绵羊所拍摄的录像带的信息可查询 www.hsus.org/ace/a2046

动物皮毛组织的网站上也有关于卡拉库尔大尾绵羊的信息 www.bontvoordienren.nl/eglisg/index.php?action=karakul

猫狗皮毛

来自美国人道协会的信息可查询 www.hsus.org/ace/12014

皮革

Elliot Gang, 从他们背上剥皮 (The Skin off Their Backs), 载 *The Animal Agenda*, August 1999), 可查询 www.

animalsagenda.org

关于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会(印度)所拍摄的皮革生产录像带的信息可参阅www.petaindia.org/cleath.html

羊毛

素食者协会的网站描述了羊在被杂交以后的行为,
www.vegansociety.com/html/info/info21.html

对 M. D. Kirby 的引述出现在“Horrors on the Sheep Farm”一文中,载 *Agscene*, July 1986。

Jennifer Greenbaum, “What’s Wrong with Wool?”。
www.animalsvoice.com/PAGES/invest/wool.html

第八章:将动物用作表演用途

狭小空间

关于狮、虎和大象的生活范围及社会结构的信息可在
www.oaklandzoo.org/atoz/atoz.html 等网站查到。

两句引用均来自 Ernest Albrecht, *The New American Circu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95), 第 207 页, 第 218 页。

社会结构的丧失

Earl Chapin May, *The Circus from Rome to Ringling*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1932), 第 109 页

痛苦 = 训练

Clyde Beatty 的话被引用于 Wilton Eckley, *The American Circus*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4), 第 75 页。

“碰他们没用！狠狠揍他们！”

Carson 和 Barnes www.carsonbarnescircus.com/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会 (PETA) www.peta.org

美联社对芭芭拉·比尔德的访问摘要可参阅 www.impactpress.com/articles/junjul02/circus6702.html

关于审判大卫·克里奇的信息可参阅 Matthew Roy 的文章“Circus Trainer Convicted, Fined for Cruelty to Elephant”, 载 *The Virginian - Pilot* 2002 年 10 月 19 日。

法律泡影

Peggy Larrison 的证词于 2000 年 5 月 1 日被呈交加利福尼亚州河边郡主管委员会。见 www.api4animals.org/doc.asp?ID+806

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有 100 位检察员这一信息是由 Michael Satchell 在“Cruel and Unusual”一文中提供的, 载 *US News*, August 5, 2002。

“激进的观点”

瑞林兄弟及巴纳姆和拜利马戏团 www.ringling.com/

“我可不要什么‘新型马戏’。”

Alan Slifka 的话被引用在 *The New American Circus* 一书, 206 页。

2002 年 7 月 26 日的《波士顿先驱报》报道。引用于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会, 马戏现状 (State of Circus), www.circuses.com

Melissa Draper 撰写了关于阳光马戏团在拉雷市的表演的故事, 参见 2003 年 1 月 17 日的 *The News and Observer*。

海洋哺乳动物表演

圣迭戈海洋世界 www.buschgardens.com/seaworld/ca/

Dave Barry, 主题公园热: “Theme Park Fever: You’ll Know When You Go, (Raleigh, N. C., April 4, 2003)。

关于海豚的总体信息可在海豚计划的网站找到 www.dolphinproject.org

Giorgio Pilleri 的话可参见 William Johnson, *The Rose Tinted Menagerie* (London: Heretic Books, 1990), 168 页。

Jean - Michael Causteau 的话可在海豚计划的网站找到。

第九章: 变动物为竞赛者

打猎

关于打猎的数据请参看 <http://www.fund.org/library/>

[documentViewer.asp? ID = 85&table = documents](#)

“人道”打猎

Ann S. Causey, “On the Morality of Hunting”, *Environmental Ethics*, (Winter 1989), 第 334 - 35 页。

猎人收藏家

C. J. Chivers, “大猎物”(A Big Gam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2002。

封闭式打猎

美国人道协会www.hsus.org/ace/12017

“那些动物从哪儿来?”

关于美国主要动物园在为封闭式狩猎场提供猎物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参见 Michael Satchell, “Cruel and Unusual”, *US News*, (August 5, 2002), 第 29 - 32 页。

被动物园所出售的“剩余”动物的数字参见 Linda Goldstein 的“Animals Once Admired at Country’s Major Zoos Are Sold or Given Away to Dealers”, *San Jose Mercury News*, February 11, 1999。

“真正的”猎人

1. “我天生就是猎手”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Baltimore Books 1970), 第 227 页。

Jose orterga y Gasset, *Maditations of Hunting*, Howard

B. Wescott 翻译, Paul Sheperd 作序, (New York: Scribner 1985), 第 29 页。

2. “爱让我这么做”。

Jose Ortega y Gasset, *Meditationson Hunting*, 第 92 页。

Randall L. Eaton, “The Hunter as Alert Man: An Overview of Origin of the Human/Animal Connection”, 载 *The Human/Animal Connection*, Randall L. Eaton 编, (Incline Village, Nev.: *Carnivore Journal* and Sierra Nevada College Press, 1985), 第 9 页。

3. “那是宗教性的活动”

David Petersen, *A Hunter's Heart: Honest Essayson Bloodsport* (New York: Henry Holt, 1996), 161 页。

James A. Swan, *In Defense of Hunt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第 35 页。

Jim Motavalli 在第七届爱心生活节上对彼得森和斯万的“不知所云的宗教论”嗤之以鼻。该活动由 Culture and Animals Foundation 资助, 于 2002 年 10 月 4 日至 6 日举行。

5. “那很好玩!”

关于猎人们心跳加速方面的信息参阅 *Energy Times: Special Heart Issue*, 2003 年 2 月, 第 48 页。

“把野人们带进来!”

国家猎枪协会 www.nrahq.org/hunting/hunterimage.asp

美式牛仔竞技

职业牛仔竞技协会 www.prorodeo.com

“这些马怎么会乱蹦？”

Peggy Larson 的这句话以及以后的话都出自 Merritt Clifton, “Anti - rodeo Vet Was Performer,” 载 *Animal People* 3 no. 6 (July - August 1994), 参见 www.animalpeople.org/94/6/antirodeo_vet.html

绳套套牛

Dr. Finocchio 的话请参看动物保护学会 (Animal Protection Institute) 网站 www.api4animals.org/doc.asp?ID=1276

Dr. Peggy Larson 的话出现在 Merritt Clifton, “Anti - rodeo Vet Was Performer,” 中。

C. G. Haber, 兽医学博士, 出自美国人道协会的 1979 年的一次访谈。

尊重与仁慈对待动物组织 www.sharkonline.org/

眼见为实

Karen Chapman 骑术、绳套和剪辑 (Riding, Roping - and Editing), *Extra!*, (May/June, 2002), 第 25 页。

Steve Hatchell 的话 (“我们担心……”) 出自 Thomas Mitchell, “Giving Credence to the Rodeo Banner”, *Las Vegas Review - Journal*, (December 16, 2001)。

Steve Hatchell 的话, 出自 *Wyoming Tribune - Eagle*, (December 24, 2000), 转引自 Karen Chapman, 第 25 页。

灵猩犬赛跑

关于灵猩犬的总体情况信息来自 Grey2k USA 网站 www.grey2kusa.org

“福利”对“权利”

国家灵猩犬协会 www.ngagreyhounds.com/
他们把这称为“人道”?

灵猩犬爱好者联合会 www.geocities.com/greyluvrs-league/myths.htm

特别虐待

阿拉巴马州利利安市的灵猩犬坟坑的故事(《灵猩犬的悲惨结局,阿拉巴马的官员如是说》)作者是 David. M. Halbfinger。

结论

阿尔伯特·史怀哲的话出自 William Johnson, *The Rose-Tinted Menagerie* (London: Heretic Books, 1990), 第 150 页。

第十章 变动物为工具

“人道看护”

国家生物医药研究协会 www.nabr.org

将动物用作教具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会 petacatalog.com/peta/product.asp?dept%5Fid=12&pf%5Fid=VP511&msscoid=。

“学生必须靠解剖来学习生理构造”

Jonathan Balcombe, 解剖: 支持替代方案的科学根据 (Dissection: The Scientific Case for Alternatives), *Journal of Applied Animal Science* 4, no. 2 (2001), 第 117 - 26 页。

改革之风

Jonathan Balcombe, 学生和教师关于动物解剖的矛盾 (Student/Teacher Conflict regarding Animal Dissection), *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59, no. 1, 2000, 第 22 - 25 页。

犬类实验室

科罗拉多犬类试验室网站 www.stopcudoglabs.org/。

科罗拉多大学停止最后的犬类活体实验 (“CU Halts Last Dog Vivisections. Decisions made for Fiscal Reasons, Official Says”), 载 *The Boulder Daily Camera* (January 30, 2003), 作者为 Katy Human。

评论员文章, “Saving Dogs and Money, CU should Make Dog - Lab Ban Permenence”, *The Boulder Daily Camera*, (January 31, 2003)。

你的动物伴侣可能会死在实验室里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会 peta.org/mc/facts/fsc15.html

支持负责药物医生委员会 www.pcrm.org/issues/Animal_Experimentation_Issues/pound_seizure.html.

美国促进医学进步组织 www.amprogress.org/

动物的最后机会组织 www.lcanimal.org

将动物用于毒性测试

“五成致死实验”

对五成致死试验的结果不确定性(由于试验环境等其他因素)的经典科学批评参见 R. 路斯利(R. Loosli), 可重复性测试(Duplicate Testing and Reproducibility), 实验医学国际研讨会(Regamay, Hennessen, Ikic, and Unga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boratory Medicine)(Basel: Karger, 1967)。

Mindy Kursban, 支持负责药物医生委员会因虐待和无用测试将美国环境保护管理局告上法庭(“PCRM Brings EPA to Court over Cruel and Useless Tests”), 载 *Good Medicine*, (Winter, 2003); 第 11 页。

Richard Ryder, *Victims of Science: The Use of Animals in Research* (London: David Poyter, 1975) 第 36 页。

替代方案

关于 LD50 的玻璃器皿替代方案的详细信息请看 www.pcrm.org/issues/Animal_Experimentation_Issues/in_vitr_test.html

瑞典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摘要参见《玻璃器皿中进行的毒性测试比动物试验更精确》(In Vitro Acute Toxicity Tests More Predictive Than Animal Tests), www.pcrm.org/issues/Animal_Experimentation_Issues/in_vitr_test.html

将动物用于科学研究

联邦食品和化妆品法案可在 www.fda.gov/cvm/index/ffdc_act/ffdcatot.html 找到

关于欧盟的产品测试政策改革参见英国废止活体实验联盟 (British Un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Vivisection) 网站 www.buav.org/fcampaign.html

研究的种类

关于动物所参与的各种研究的最经典描述来自 Jeff Diner, *Beyond the Laboratory Door* (Washington: Animal Welfare Institute, 1985)。

“(并非全部动物的)动物福利法案”

关于用于研究的动物数量的信息,参见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 www.aphis.usda.gov

法律的执行

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所管辖的机构数量以及其监管中的种种问题都援引自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总检查办公室动物福利法案执行情况报告 No. 33600 - 1 - Ch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对于该中心运行情况的非正式看法,参见 Michael Budke,“Are Laboratory Animals Protected in the U. S.?”载 *Animal's Voice Magazine*, (Spring,1996):6-9。Gary Francione 在 *Animal, Property and the Law* 中对动物福利法案和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正面”:研究者们赢,“反面”:动物们输

Scott Plous 和 Harold Herzog,“Reliability of Protocol Reviews for Animal Research”,*Science* 27, (July 2001):608-9。引述来自 Herzog,它出自卫斯理大学新闻的一篇未标明日期的新闻稿。

过高估计了获利

关于动物实验的好处有多少夸张的成分,参见 Hugh LaFollette 和 Nail Shanks 的 *Brute Science: Dilemmas of Animal Experimentation*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6)另外,参见医学博士 Ray Greek 和兽医学博士 Jean Swingle 的 *Sacred Cows and Golden Geese: The Human Costs of Experiments on Animals* (New York:Continuum,2000),以及 *Specious Science: How Genetics and Evolution Reveal Why Medical Research on Animals Harms Humans* (New York: Continuum,2002)

过低估计了危害

关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物的毒性数据参见美国

会计总局, *Report to the Chairman, Subcommittee on Human Resources and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DA Drug Review, Postapproval Risk, 1976 - 1985*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所报道的1%的不良药物反应参见 D. A. Kessler, “Introducing MedWatch: A New Approach to Reporting Medication and Adverse Effects and Product Problems” 载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69, 1993, 2765 - 68。

对于由吸烟引起的60%的医疗费用的估计来自医学博士 Robert Shubinski 的深度经济分析, 参见 unr.edu/homepage/shubink/smokost1.html#cost2

在药物测试中用人体血细胞代替兔子的方法信息, 参见 www.euobserver.com/index.phtml?sid=9&aid=11188
科研意识形态

Carl Cohen, *The Animal Right Debate*), 291

第十一章:“是的……,可是……”

以“太暴力”回绝

The FBI 关于 ALF/ELF 的破坏行为的估计参见 www.fbi.gov/congress/congress02/jarboe021202.htm

北美动物解放阵线支持者团体将其纵火行为描述为

“非暴力运动”，参见www.hedweb.com/alffaq.htm

以“不够激进”回绝

“以爱心制止杀戮”组织www.cok.net/

Ken Klippen 被引述于 2002 年 12 月 4 日的美联社报道，标题为“Group Alleges Egg Farms Are Cruel”，www.cok.net/camp/inv/rb/article_ap.php。

索引

A

阿尔伯特·史怀哲

Schweitzer, Albert, 157

阿兰·斯里夫卡

Slifka, Alan, 133, 134

艾迪·拉马

Lama, Eddie, 23 - 25

艾略特·甘

Gang, Eliot, 119, 120

矮胖子

Humpty Dumpty, 78, 79, 80, 113, 127, 142. 参见“文字游戏”

爱德华·麦克科迪

McCurdy, Edward, 22

《爱还是杀戮:人类 vs. 动物》

"To Love or Kill: Man vs. Animals," 1, 2

爱丽丝(出自《爱丽丝漫游仙境记》)

Alice (from *Alice in Wonderland*), 77, 78, 80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78

爱利·韦塞尔

Wiesel, Elie, vi

安·索西

Causey, Ann S., 143

奥特加·加赛特

y Gasset, Ortega, 146, 147

奥维德

Ovid, 32

B

芭芭拉·比尔德

Byrd, Barbara

保罗(十二门徒)

Paul, the apostle, 25

保罗·宾德

Binder, Paul, 127

保罗·沃特森

Watson, Paul, 11

暴力

violence: 如何为使用暴力辩护,190;暴力的含义,188-89

彼得·斯塔德维尔

Studwell, Peter, 144

比尔·盖茨

Gates, Bill, 40, 41

病畜

“downers,” 100-101; 奶制品工业对其的态度,101; 公众对其的态度,101

波斯羔羊

Persian lambs. 参见“变动物为衣物”,“皮草工业”

伯纳德·罗林

Rollin, Bernard, 95

布鲁斯·弗雷德里希

Friedrich, Bruce, 202

C

C. J. 奇弗

Chivers, C. J.

C. G. 哈勃, 兽医学博士

Haber, C. G., DVM

仓鼠

hamsters: 其在辐射研究中的使用, 171

查尔斯·达尔文

Darwin, Charles, 57 - 58

踌躇不前者(得过且过)

Muddlers, 19, 26, 28, 34, 62, 74, 88; 以“太消极”回绝, 182 - 183; 以“太名人化”回绝, 184; 以“没什么我能做的”回绝, 193; 以“不够激进”回绝, 194 - 96; 以“太没指望”回绝, 192; 以“太滑稽”回绝, 183; 以“总爱揭人短”回绝, 187 - 88; 拒绝动物权利 181 - 98; 以“太自以为是”回绝, 185 - 87; 以“太无趣”回绝, 184 - 85; 以“太暴力”回绝, 188 - 92

《畜尔街日报》

Stall Street Journal, 91, 93

传统马戏团

traditional circus, 125 - 34, 196; 大象在其中遭到的剥削, 127, 128 - 29; 狮子在其中遭到的剥削, 127, 128; 老虎在其中遭到的剥削, 127, 128; 法律保护的不足之处, 131 - 32; 训练方法, 130

从收容所获取实验用动物

pound seizure, 164 - 66, 196

D

打开牢笼

empty cages, 10, 34, 61, 70, 78, 105, 139, 182, 197. 参见“动物权利, 其结果”

打猎

Hunting. 参见“变动物用为竞技者”

大苹果马戏团

Big Apple Circus, 127, 133

大象

elephants, 参见“将动物用作表演用途”;“传统马戏团”

大卫·彼得森

Peterson, David, 147

大卫·克里奇

Creech, David A., 131

大卫·韦特斯通

Whetstone, David, 157

戴夫·巴里

Barry, Dave, 135

蛋类工业

egg industry. 参见“家禽养殖业”;“将动物作为食物”

道德权利

moral rights, 38 - 52; 道德权利与 assistance, 41 - 42; 身体完整权、自由权、生存权, 37, 42, 43, 46, 48, 49, 50; 道德权利与平等, 39; 道德权利与公正, 40 - 41; 道德权利与 No Trespass, 38, 39; 道德权利与尊重, 42; 道德权利之概要, 43; 道德权利与 trump, 40. 参见“动物权利”;“人权”

德耶特里希·冯·霍格维茨

von Haugwitz, Dietrich, 202

迪米特里·梅里科斯基

Merejkowski, Dimitri, 23

迪斯蒙德·莫里斯

Morris, Desmond, 111

蒂姆·弗里斯科

Frisco, Tim, 130 - 31

地球解放阵线

Earth Liberation Front, 188

貂

mink. 参见“变动物为衣物”

动物的知觉

animal consciousness 参见“天生仁慈者”，“后知后觉者”，“踌躇不前者”

“动物的最后机会”

Last Chance for Animals, 166

动物解放阵线

Animal Liberation Front, 10, 11, 80, 189, 190, 191, 194, 195, 196

动物肉类学会

Animal Meat Institute: 支持人道处理动物, 101

《动物族类》

Animal People, 27

动物家园

Animal Place, 103

动物基金会

Fund for Animals, 142

动物皮毛组织(荷兰)

Bont voor Dieren, 117

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中心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s Service, 131, 165, 172, 173,

200

动物权利

animal rights: 支持的观点, 53 - 62; 动物权利的结果, 61 - 62; 与动物福利概念的比较, 12, 13, 14, 15, 77; 与反对虐待动物观念的比较, 9 - 10; 与仁慈对待动物观念的比较, 9 - 10; 反对意见, 62 - 71; 简单而深刻的思考, 9 - 10

《动物权利辩》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72

动物权利论者

Animal Rights Advocates (ARAs): 他们的直率品性, 78; 他们作为典型的美国人, 19; 他们被描绘成极端主义分子, 10 - 11, 12, 13, 14, 77; 他们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 11, 14, 18; 他们被描绘成厌恶人者, 17, 18, 77; 他们在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发言人眼中的形象, 10, 12 - 15, 16, 18; 他们被描绘为使用暴力者, 12, 14, 15, 16, 18; 对他们的积极评价, 19, 182; 公众对他们的认识, 11, 18; 他们的典型形象, 3, 17, 18,

77;名词解释,34;分类,参见“后知后觉者”,“天生仁慈者”,“踌躇不前者”

动物权利论者的立场

Animal Rights Advocates' positions: 关于变动物为衣物,123-24; 关于变动物为竞赛者,157; 关于将动物作为食物,106; 关于将动物用作表演用途,139; 关于将动物用作工具,162,169,177

《动物的权利与人类的过错:道德哲学导论》

Animal Rights, Human Wrongs: An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 3, 62

动物权利运动

Animal Rights Movement, 15, 16, 18, 19

动物福利

animal welfare: 与动物权利的对比,12,13,14,77

动物福利法案

Animal Welfare Act, 81, 82, 101, 131, 132, 172, 173, 200; 一些动物被排除在该法案之外,171

动物园

zoos: 其在封闭式狩猎中扮演的角色,146

动物之友

Friends of Animals, 16, 110, 112

多洛西·戴

Day, Dorothy, vi

毒性测试

toxicity tests, 166 - 70, 196; 替代动物的方案, 169; 欧盟对其的禁止, 169, 170; 五成致死试验, 167 - 69; 测试类型, 166 - 67

E

E. J. 菲诺奇奥, 兽医学博士

Finocchio, E. J., DVM, 152

厄尔·查平·梅

May, Earl Chapin

F

非暴力不合作

civil disobedience, 194

《非洲杀手手册》

African Atto, 17

狒狒

baboons: 被用于撞击试验

福兰·特鲁特

Trutt, Fran, 16

伏尔泰

Voltaire, 60

福利

welfare: 关于福利的讨论, 77 - 83; 福利的意义, 79

G

改变观念

change in perception, 23, 24, 25, 87, 88, 118, 119, 137, 139,

181. 参见“醍醐灌顶”

盖尔·埃施尼茨

Eisnitz, Gail, 100

甘地式的和平主义

Gandhian pacifism

工厂化农业

factory farming, 93 - 94

狗

dogs: 狗的食用, 1, 2, 118; 狗的皮毛(参见“将动物作为制衣原料”); 狗被用于“犬类实验室”, 162 - 63; 狗被用于眼部研究、烧伤研究、辐射研究和大脑研究, 171; 狗被用于医学实习 162 - 63

关心家禽者联盟

United Poultry Concerns, 103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115, 116

国家猎枪协会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保护“打猎传统”, 149, 150

国家灵 提犬协会

National Greyhound Association: 反动物权利,155;支持人道对待动物,155

国家牧场主牛肉协会

National Cattlemen's Beef Association: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99

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160,172

国家猪肉生产商顾问委员会

National Pork Producers Council: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96

Gleco, 格列果 28, 31, 54

H

海豹

seals (harp). 参见“变动物为衣物”,“皮草工业”

海狸

beaver: 参见“变动物为衣物”

海琳·奥巴里

O'Barry, Helene, 135, 138; 公开救援,195

海豚

dolphins: 海豚被剥夺自由,136 - 39;海豚在希腊思想中的反映,135;捕捉海豚的方法,136;自然环境中的海豚,136

海豚计划

Dolphin Project, 138

海豚饲养业

captive dolphin industry, 135 - 39. 参见“海洋哺乳动物展览”

海洋哺乳动物展览

marine mammal display, 134 - 139, 196

猴

monkeys: 猴被用于眼部研究、辐射研究和大脑研究

后知后觉者

Damascans, 23 - 24, 28, 32, 34, 62, 87

狐狸

fox, 参见“将动物作为制衣原料”

虎

tigers. 参见“传统马戏团”

怀特州立大学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165

活体解剖

vivisection: 使用动物(参见“将动物用作工具”);使用人类,177

J

J. H. W. 穆尔

Mules, J. H. W., 121

基督教

Christianity: 基督教与动物权利,69 - 70;基督教与人权,48 - 49

基姆·巴列特

Bartlett, Kim, 27

鸡

chickens: 鸡的智力, 105. 参见“家禽饲养业”; “将动物作为食物”

极端主义

extremism: 它的两种含义, 10 - 11

吉恩·博斯顿和洛丽·博斯顿

Bauston, Gene and Lorri, 104, 105

吉尔吉奥·皮列里

Pilleri, Giorgio, 137

吉姆·莫塔瓦利

Motavalli, Jim, 148

吉尼斯(狗名)

Genesee, 165, 166

加里·库提克和吉莲·库提克夫妇

Cutick, Gary and Gillian, 87, 88

加里·科姆斯托克

Comstock, Gary, 202

加里·尤洛夫斯基

Yourofsky, Gary, 129

家禽养殖业

poultry industry, 96 - 98; 肉鸡, 96 - 97; 蛋鸡, 97 - 98

家禽与禽蛋联合会

United Poultry and Eggs Association, 97 - 98;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

变动物为竞赛者

turning animals into competitors, 141 - 57; 绳套套牛, 152 - 53, 54; 封闭式狩猎, 144 - 146, 196; 其内在的残忍性, 153; ESPN 体育台对于美式牛仔竞技的报道, 153, 154; 灵 猊犬赛跑, 154 - 57, 196; 被赛跑产业养殖的灵 猊犬, 155; 被赛跑业者囚禁的灵犬, 156; 历史上的灵 猊犬, 154 - 55; 被赛跑业者出售作为生物医药研究用途的灵 猊犬, 155 - 56; “人道的”狩猎, 144; 狩猎, 142 - 50; 猎人收藏家, 144; 国家猎枪协会对其的辩护, 149 - 50; “真正的”猎人, 146 - 50; 美式牛仔竞技, 150 - 54; 马戏团与动物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146; 骑野马比赛, 151 - 52; 对灵 猊犬的特别虐待, 156, 157; 站不住脚的辩护, 146 - 49

变动物为表演者

turning animals into performers, 125 - 140

变动物为工具

turning animals into tools, 159 - 177

变动物为食物

turning animals into tools, 159 - 177

变动物为衣物

turning animals into clothes, 107 - 24; 美国皮草工业, 108 - 12; 猫狗的皮毛, 118 - 19; 其与病畜, 120; 工厂皮草 108 - 10, 196; 其在印度, 120; 国际皮草工业, 112 - 19; 皮革, 119 - 20; 活体运输和制造, 119; 美利奴羊, 122 - 23; 美利奴羊

毛,120;杂交,121;西北大西洋海豹捕猎,112-17,196;波斯羔羊,117;磨牙,121,122;以陷阱获得的皮毛,110-12;羊毛,120-23

杰弗瑞·穆萨耶夫·梅森

Masson, Jeffery Moussaieff, ix, 201

杰尼·斯特恩

Stein, Jenny, 23, 104, 105

教育,动物在其中的使用

Education, animal use in, 160-63; 解剖,161-162,196;“犬类实验室”,162-63,196

进化

evolution: 进化的理论,57-58

K

卡尔·科恩

Cohen, Carl, 177

卡尔森和巴恩斯马戏团

Carson and Barnes Circus, 130-31

卡伦·查普曼

Chapman, Karen, 153

卡伦·戴维斯

Davis, Karen, 103, 105

凯斯·卡普兰

Kaplan, Keith, 112

坎·克里朋

Klippen, Ken, 195

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

University of Colorado School of Medicine, 162 - 163

科研(活体解剖)

research (vivisection), 动物在其中的使用, 170 - 77; 利益论, 174; 对利益论的批评, 175 - 76; 各种科研, 170 - 71

《可以平静的国度》

The Peaceable Kingdom

克莱德·比蒂

Beatty, Clyde, 130

克莱德比蒂 - 科尔兄弟马戏团

Clyde Beatty - Cole Brothers Circus, 125

克里斯·德洛斯

DeRose, Chris, 166

克林顿总统

Clinton, President, 42

L

莱昂·赫奇

Hirsch, Leon, 16, 18, 189

莱昂纳多·达芬奇

- DaVinci, Leonardo, 22 - 23
《莱昂纳多·达芬奇传奇》
The Romance of Leonardo Da Vinci, 23
兰道尔·伊顿
Eaton, Randall, 146, 147
劳拉·莫雷蒂
Moretti, Laura, 201
勒内·笛卡尔
Descartes, Rene, 67
理查德·赖德
Ryder, Richard, 168
里克·奥巴里
O'Barry, Ric, 135, 137 - 38
丽贝卡·阿德华丝
Aldworth, Rebecca, 116
丽贝卡·哈普
Harp, Rebekah, 87
联邦调查局
FBI, 188
灵魂
souls: 其与动物权利, 68 - 69; 其与人权, 47 - 48
灵 猓犬
greyhounds. 参见“变动物为竞赛者”
灵 猓犬爱好者联合会

Greyhound Lover's League, 156

路易斯·卡罗尔

Carroll, Lewis, 78

罗伯特·埃克斯特恩

Eckstein, Robert, 165

罗伯特·蒂博尔特

Thibault, Robert, 116

罗伯特·弗尔迪

Verdi, Robert, 112

罗伯特·罗德

Rhodes, Robert L, 156

罗伯托·马西亚斯

Macias, Roberto, 100

罗萨·帕克斯

Parks, Rosa, 194

洛尔·席尔瓦

Silva, Loles, 156

M

M. D. 科比

Kirby, M. D. , 122

马丁·布伯

Buber, Martin, 22, 29

马丁·路德·金

King, Martin Luther, 194, 196

玛丽·罗伯茨, 兽医学博士

Roberts, Mary, DVM, 115

马歇尔·科恩

Cohen, Marshall, 112

马修·斯库里

Scully, Mathew, vi, 95, 96

麦克·门德尔

Mendel, Mike, 105

猫

cats: 猫被食用, 1, 2, 118; 猫的皮毛(参见“变动物为衣物”); 猫被用于大脑与眼部研究, 171; 猫被用于解剖, 161

猫狗贸易商

Class B dealer, 164, 166, 196

梅里特·克里夫顿

Clifton, Merritt, 27

美国促进医学进步组织

Americans for Medical Progress, 165, 166

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联合会

American Zoological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145

美国开国元勋

founding fathers: 他们与人权, 48, 49

美国灵 提犬赛跑跑道所有者联合会

- American Greyhound Track Owners Association, 155
美国农业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31, 132, 164
美国皮草协会
Fur Commission USA: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 110
美国人道协会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117, 118, 145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107, 176
美国兽医医学联合会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82, 92, 105, 111, 162; 反对动物权利, 82; 支持人道地对待和照看动物, 82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 187
美国小牛肉制造业组织
American Veal Industry: 支持人道地生产, 92
美国外科医学公司
U. S. Surgical Corporation, 16
美国医学会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4, 15, 133, 162; 反对动物权利, 12; 支持人道对待和负责地照看动物, 12
美式牛仔竞技
Rodeo. 参见“变动物为竞赛者”
米奇·杜尔

Dwyer, Mickey J. , 115, 116

绵羊

sheep: 其认知能力,104. 参见“变动物为”

明迪·科斯班

Kursban, Mindy, 168

N

奶牛养殖业

dairy industry. 参见“养牛业”;“将动物作为食物”

南美栗鼠

chinchilla. 参见“将动物作为制衣原料”

南美栗鼠饲养业理事会

Chinchilla Industry Council: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110

尼尔·巴纳德

Barnard, Neal, 165

鸟类

birds: 鸟类的智力,59 - 60

牛

cows: 牛的认知能力,104 - 5. 参见“养牛业”,“将动物作为食物”

农场动物保护组织

Farm Sanctuary, 103, 105

农场动物庇护所

farmed animal sanctuaries, 103 - 5

残酷对待动物

cruelty to animals, 9 - 10

O

欧盟

European Union, 111, 114, 119, 169, 176

P

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167

《旁观者》

The Witness, 23, 24

佩吉·拉尔森, 兽医学博士

Larson, Peggy, DVM, 131, 151, 153

皮草工业

fur industry. 参见“将动物作为制衣原料”

皮草信息委员会

Fur Information Council: 反动物权利, 14, 15; 支持人道对待与负责任的看护, 14, 15, 112

皮革

leather. 参见“将动物作为制衣原料”

破坏公共财产
vandalism, 188
普鲁塔克
Plutarch, 32

Q

乔纳森·巴康比
Balcombe, Jonathan, 161
禽蛋生产者联盟
United Egg Producers: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 195
琼·杜奈尔
Dunayer, Joan, 101
全素饮食
vegan diet, 106, 107; 其与伊甸园, 70

R

让-米该尔·库斯托
Cousteau, Jean - Michael, 139
仁慈
kindness: 对动物的仁慈, 9 - 10
人道
humaneness, 4

人道的

humane: 关于它的讨论,77 - 83; 其含义,78 - 79

“人道”打猎

“humane” hunting, 144

人道农业协会

Humane Farming Association, 103

“人道”屠宰

“humane” slaughter, 99 - 101

人道屠宰法案

Humane Slaughter Act, 99, 100

人道屠宰协会

Humane Slaughter Association, 102

“人道”陷阱, 116

“humane” traps

人权

human rights, 37, 39, 40; 其本质与重要性, 43 - 52; 人权与生活主题, 50 - 52; 关于人权的不令人满意的解释, 44 - 49. 参见“道德权利”

瑞林兄弟及巴纳姆和拜利马戏团

Ringling Brothers and Barnum & Bailey Circus, 125, 127, 128, 134; 反对动物权利, 133;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 133

S

瑟尔玛·李·格罗斯, 兽医学博士

Gross, Thelma Lee, DVM, 60

郊狼

Coyote. 参见“关于将动物作为制衣原料”

上帝赋予的统治权

dominion, given by God: 其意义, 69 - 70

上帝

God: 其与人类的统治权, 69 - 70; 上帝与道德权利, 48 - 49; 上

帝与人类生命起源

生命的主体

subject - of - a - life, ix, 50 - 52, 53, 54; 其与动物, 54 - 59; 其与动物权利, 59 - 62; 其与鸟类, 59 - 60; 其与进化, 56 - 58; 其与鱼类, 60 - 61, 101 - 2; 其与人权, 50 - 52; 其与 line drawing, 59 - 61; 其与哺乳动物, 59; 其与传教, 58

生物医学研究基金

Foundation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反动物权利, 13;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 12

圣迭戈海洋世界

Sea World - San Diego, 134, 135, 138

圣雄甘地

Gandhi, Mahatma, 30, 31, 32, 49, 72, 88, 105, 106, 120, 194,

196

狮子

lions. 参见“传统马戏团”; “将动物用作表演用途”

史蒂夫·哈切尔

- Hatchell, Steve, 152
史蒂夫·印地
Hindi, Steve, 152
嘶吼之狼
Screaming Wolf, 17
斯尼克斯(牛名)
Snickers, 104
斯特林和雷德兄弟马戏团
Sterling and Reid Brothers Circus, 131
苏·科
Coe, Sue, 103, 201
苏珊·安东尼
Anthony, Susan B., 32
苏瓦纳农场
Suwanna Ranch, 103
素食者饮食
vegetarian diet, 107

T

- 塔斯克基梅毒研究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38 - 43, 170
特德·纽根特
Nugent, Ted, 146, 188

醍醐灌顶

Damascan moment, 87, 129, 137. 参见“认识改变”

天生仁慈者

DaVincians, 21 - 25, 26, 27, 28, 32, 34, 62, 87, 88

天竺鼠

guinea pig: 天竺鼠在烧伤试验中的使用, 171

大鼠

rats: 大鼠被用于烧伤、辐射、大脑和电击研究, 171; 大鼠被用于
毒性测试, 167 - 69

兔

rabbits: 其在眼部与大脑研究中的使用, 171

W

韦尔德·阿尔·扬科维奇

Yankovic, Weird Al

韦尔福列德·格伦菲尔

Grenfell, Wilfred, 117

文化模式

cultural paradigm: 在其中动物被如何看待, 17, 18, 23, 25, 28,
29, 198

文字游戏

Disconnect Dictum, 79, 81, 92, 98, 101, 102, 111, 123, 133,
160, 171. 参见“矮胖子”

沃尔夫·克里夫顿

Clifton, Wolf, 27

物种歧视

speciesism, 64

X

席德·根丁

Gendin, Sid, 202

夏洛特·勃朗蒂

Bronte, Charlotte

小牛肉产业

veal industry, 90 - 93

小鼠

mice: 小鼠被用于烧伤和辐射研究, 171; 小鼠被用于毒性测试,
167 - 169

谢尔顿·兰普顿

Rampton, Sheldon, 16

《宣战: 杀死人类以拯救动物与环境》

*Declaration of War: Killing People to Save Animals and the
Environment*, 17

Y

阳光马戏团

Cirque du soleil, 126, 134

羊毛

wool. 参见“将动物作为制衣原料”

养牛业

cattle industry, 98 - 99; 牛肉, 98 - 99; 奶制品, 98

养猪业

hog industry, 94 - 100; 屠宰, 99 - 100

耶稣

Jesus: speaks to Saul, 25

伊甸园

Garden of Eden, 70

“以爱心制止杀戮”

Compassion over Killing, 195

鱼

fish: 鱼的认知能力, 60 - 61

渔业

fish industry: 其“人道”捕鱼方法, 102; 屠宰, 101 - 2

约翰·埃福德

Efford, John, 113, 114

约翰·斯托博

Stauber, John C., 16

约翰·韦恩-泰森

Wynne - Tyson, John, 23

约翰·韦斯利

Wesley, John, 68

约翰逊总统

Johnson, President Lyndon, 62

越南战争

Vietnam War, 29, 30, 37, 184

Z

杂交(马与驴)

mulesing, 121, 122

《在水一方：一个捕海豹者对纽芬兰海豹捕猎的陈述》

*Over the Side Mickey: A Sealers First - Hand Account of the
Newfoundland Seal Hunt*, 115

“眨眼”测试

“blink” test, 155, 116

詹姆斯·拉切尔

Rachels, James, 57

詹姆斯·拉维克

James LaVeck, 23, 104, 105

詹姆斯·斯万

Swan, James A., 147

詹尼弗·格林伯姆

Greenbaum, Jennifer, 122

支持动物权利兽医联合会

- Association of Veterinarians for Animal Rights; 支持动物权利,82
支持负责药物医生委员会
- Physicians Committee for Responsible Medicine, 165, 168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会
-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130, 160, 165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协会(印度)
-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 India, 120
职业牛仔竞技协会
- Professional Rodeo Cowboys Association, 151, 152, 153, 154; 支持人道对待动物, 150
制度化看护与使用动物委员会
-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s; 其不足, 173 – 174
- 猪
- hogs: 猪的智力, 104, 105
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
- major animal user industries, 4, 5, 11, 13, 14, 15, 16, 17, 18, 19, 61, 70, 73, 82, 133, 176, 186, 189, 192, 199, 200; 其代言人, 4, 14, 18, 73, 74, 77, 79, 80, 81, 101, 130, 181, 191, 199, 200. 参见“文字游戏”, “矮胖子”
- 尊重与仁慈对待动物组织(SHARK)
- Showing Animals Respect and Kindness, 152

关于作者

汤姆·睿根(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荣誉哲学教授)是公认的动物权利运动的知识分子领导者。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汤姆·睿根因其出色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而获得多项荣誉;获得“大学校友杰出教授”(University Alumn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称号;发表专业文章数百篇,出版著作二十余种;获得过电影写作和编导方面的国际大奖;并在全美和国外进行过数百次讲演。在他于2001年荣休之际,汤姆·睿根获得北卡州立大学颁发给本校教授的最高荣誉奖“威廉姆·夸尔斯 豪里德奖章(William Quarles Holliday Medal)。

同年,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利用他捐献的论文和大量

私人藏书建立了“汤姆·睿根动物权利档案馆”(Tom Regan Animal Rights Archive)——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动物权利学术研究档案馆。关于汤姆·睿根的学术生涯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档案馆可在网上查询：<http://www.lib.ncsu.edu/arights/>

他与妻子南希共同创立了“文化与动物基金”(The Culture & Animals Foundation)。(www.cultureandanimals.org)

译后记

汤姆·睿根(又译雷根)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动物权利哲学的倡导者。睿根教授的动物权利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他所谓的“生命主体”(subject - of - a - life)。作为“生命主体”,人与动物具有某些基本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包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能够意识到这个世界,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无论是涉及到身体、自由还是生命本身——的重要性,而且不管其他人在意与否,这些事情都会改变其生活的质量和延续性。因为这些相似性,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人的权利,不管这个人是天才还是愚者;同样是根据这些相似性,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动物的基本权利。因此,从根本上说,动物权利哲学表

达的是一种尊重生命主体的哲学。

美国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制定《动物福利法案》，迄今已推行数十年，动物福利观念比较普及。但是，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主要的动物使用行业，虐待和伤害动物的情况仍然广泛发生，有时还很严重。为什么？汤姆·睿根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动物不被认为是生命主体，动物不能够拥有权利。基于这一点，他尖锐地批评这些行业所宣称的“人道对待”和“负责任的照顾”，不过是利用所谓“动物福利”来掩盖对动物的剥削。他坚持认为，只是改善利用动物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动物应该拥有不被人类利用的权利。他的动物权利哲学要求人们为动物打开牢笼，而不仅仅是扩大牢笼。当然，他对动物福利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并不表明他认为扩大了笼子没有意义，或者比窄小的笼子好。

揆诸历史，涉及道德权利扩展的理论都曾引起极大争议，其实践都历尽艰辛。何况这一次是为“非我人类”的动物争取权利。汤姆·睿根深知他所面对的严峻挑战。因而，每当有批评者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和进行公平对话的时候，他就会引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名言，高兴地说：“来吧，让我们好好讲讲道理”。

《打开牢笼》就是一本讲道理的书。这本于 2003 年出版的新书，是他的动物权利哲学系列书籍中最简明易读的

一种。

有书评者认为，“在一个对其他物种的剥削已经机械化和制度化的世界里，动物们需要替他们说话的人。这个人就是汤姆。读了这本书，你会重新思考关于吃肉、看马戏、穿皮草或者支持动物实验等问题”。珍·古道尔说，“每个人的书架上都应该有这本书。”

本书由莽萍、马天杰合作翻译。具体分工如下：莽萍翻译前言、序言、第一、二、三、五章和结语、关于作者；马天杰翻译第四、六、七、八、九、十、十一章和索引、致谢。最后由莽萍审阅全书。需要说明的是，英文原书中指称动物的代词和人称代词并无不同。因此，本书译文在涉及指称动物的代词的时候，也与人称代词不加区分，而相应地采用“他、她或他们”以与原书对应。特此说明。

译者

2005年初春

“护生文丛”系列书目

1. 《绿色生活手记》(修订版)

莽萍 著

2. 《为动物立法》

莽萍 徐雪莉 编

3. 《动物福音》

[英]安德鲁·林基 著 李继慧 译

4. 《天、地与我》

维韦卡·梅农 坂元正吉 编 张卫族 马天杰等 译

5. 《动物福利》

[英]考林·斯伯丁 著 崔卫国 译

6. 《动物权利论争》

汤姆·雷根 卡尔·科亨 著 杨通进 江娅 译

7. 《打开牢笼》

汤姆·雷根 著 莽萍 马天杰 译

8. 《动物权利导论》

[美]加里·L·弗兰西恩 著 张守东 刘耳 译



有些书注定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汤姆·睿根就写了这样一本书。《打开牢笼》因为其逻辑性、理性和明快的风格而成为极具说服力的著作。请购买此书，阅读它，并介绍给您的朋友。每个人的书架上都应该有这本书。

——珍妮·古道尔

全世界的主要动物使用产业以及政府都声称他们“人道”地对待动物。《打开牢笼》拆穿了谎言。富有同情心的人在读到如此令人心惊的虐待行为时必将感到愤怒。

——杰里米·瑞夫金

作者以平静晓畅的文字请读者去面对人类施加在动物身上的惨痛，并为我们提供了三种选择：找到论证中的纰漏；为改变现状而工作；或者忘掉这本书。睿根的强有力论证使得第三种选择非常困难。

——M.C.纳斯巴姆，芝加哥大学

ISBN 7-5620-2713-7



9 787562 027133 >

ISBN 7-5620-2713-7/D·2673 定价：28.00 元